

夜遊神外傳（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東方白·著

一位俠士因「神偸」之名被淸廷宗人府扣押作爲人質，其子徐靑雲在限期內不得不去找一串念珠及一套法器，歷經艱辛及數次危難，終以一往無前及過人的機智找到宗人府所要的寶物，才討還老父之淸白…………

$4.00

第27年
19

編者話

清廷年代，地方上出現了不少刧富濟貧、扶匡正義的﹁神偸﹂﹁俠盜﹂，他們都是來自各方正義武林之士，往往把一己忠貞之抱負，爲民拯命，免致無辜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中。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夜遊神外傳﹂，是叙述一位俠義之士因冠有﹁神偸﹂之名而被清廷扣押作爲人質，在限期之內需要找到一串唸珠和一件法器，才能討還他清白身世，其子爲了拯救乃父，終於憑着一己過人之機智與胆色，獨闖宗人府找到所需寶物……過程驚險刺激，敬請先睹爲快。

*　　*　　*

西門丁的﹁雙鷹﹂故事後傳﹁囊中秘﹂，刋出已達八續，接近尾聲，今期情節高潮進入巔峯，敬希垂注。作者即將以另一俠情中篇﹁魔域赤子﹂巨著在第２１期與各位見面，敬請屆時留意購閱。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刋出是一篇社會警世倫理哀艷故事﹁飛女恨﹂。本文不但是時下社會一般飛男飛女的現實寫照，而且把他們所作所爲受到法律制裁和罪有應得寫得淋漓盡致，刻劃入微，值得一讀。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19期
（總號135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夜遊神外傳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奪得西貝唸珠

當吹鼓手引導着兩乘彩轎吹吹打打進入探花鎮時，看熱鬧的人如潮水般地湧了上來。今天是個黃道吉日。

「龍堡」與「虎堡」在武林中號稱「武林雙堡」，是武林中僅有能與少林、武當、崆峒、長白四大門派分享盛譽的兩個世家。而龍家嫁女，胡家娶媳婦這檔子喜事，可算是武林中一件大事件，胡、虎近似諧音，胡堡也就叫成「虎堡」了。

胡君實端坐在大廳門的太師椅上；這兩天心事多，火氣大，兩眼紅腫。堡中近日的忙、亂、吵、雜，今日達到了高潮。

他的身邊座位空着，那本是堡主夫人的座位，但今天也不例外，胡夫人仍在小佛堂中，而且門窗緊閉。

「老爺……」老僕胡昇顛着屁股奔入大廳，躬身道：「老……老爺……少爺說他……他有點中暑現象……新娘子也……也因爲火氣大……牙痛。所以少爺叫老奴來稟告老爺……先進洞房再說……一切都免了……」

大廳中有不少的至親好友，他的身後左右還有幾個心腹如總管等高手。這像什麼話？連拜天地及拜父母都可以免了？刹那間一股子火氣衝上腦門，像個即將爆炸的爆仗。他相信若非碍于情面，這些至親好友必然捧腹大笑。

眉與目不相識，只爲太近。

他對兒子胡繼祖的瞭解不謂不深，却絕未想到他會如此渾球，而新媳婦也居然會順着他。不過話又說回來，這話出自游手好閑，浪蕩逍遙胡繼祖之口，却也不算太意外。

「開碑手」胡君實自椅子上蹦了起來，揮手吼叫着：「什麼？不……不拜天地父母？這是什麼話？氣死我了……氣死我了！不要說中暑、牙痛，就是……」

「老爺，今天這日子您就少說幾句，」胡昇道：「您的眼睛也不宜上火，老奴這就去請少爺和少奶奶……」

胡昇出廳，至親好友也只能安慰胡君實，但這些人活了大半輩子，還沒聽說過這種鮮事。此刻哪一個內心不呼喊着，荒天下之大唐！或滑天下之大稽呢？

此刻新房門窗緊閉。三伏天，眞夠人受的。新郎胡繼祖和新娘龍娟併肩坐在床邊，屋外有很多親友下人，不免竊竊私語及窺伺，眞是從沒見過這麼沉不住氣的新人。

新郎胡繼祖低聲道：「東西都帶來了吧？」

新娘低聲道：「什麼東西？」

「就是那一串東西。」

「當然帶來了！」

「這東西既爲雙方家長議定之陪嫁物，令尊該交給我帶回來才對。」

「你值得信賴嗎？」

胡繼祖微愕，說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聰明人怎麼又糊塗起來了？」

「東西既然帶來了！就交給我吧！要知道，今天賀客盈門，良莠不齊，我們要特別小心……」

「由于我爹聽到風聲，有很多人覬覦這東西，早巳先派人送到男方家長這邊來了。」

一聽「男方家長」而不稱「公公」這口氣，就知道不大對勁，胡繼祖忽然掀起新娘的蓋頭。新娘端坐不動，右手却按在新郎的「志堂穴」上。

新郎失聲道：「妳不是新娘龍娟，妳是……」

新娘頗美，只是黑一些，她世故地笑笑，道：「你是什麼人？你是胡繼祖嗎？假鳳虛凰湊在一起，倒也很有意思呀！」

「莫非妳是『黑水仙』喬玲？」

喬玲笑笑，道：「當然，這種事是瞞不了你『夜遊神』徐青雲的。」徐青雲反手托住了喬玲的腕脈，其快逾電。

徐青雲道：「是胡君實請妳來的還是龍紹武？老實說，不管是誰請來的，妳的份量也不怎麼夠！」

喬玲冷冷一哂。「就憑你『夜遊神』一個人就想覬覦這一串唸珠？徐青雲，我們談談合作如何？」

「妳把新娘龍娟放在何處？」

「新郎呢？你又是何時掉包的？」

「就是在來此途中林中休息時……」

「彼此，彼此。」喬玲道：「爲了這東西，我們如果弄得兩敗俱傷，就便宜了胡、龍兩家，划得來嗎？」

「和妳合作，那和狐狸合作又有什麼分別？」

喬玲不以爲忤，說道：「東西在胡家的寶庫內，你是知道的，我對開鎖極有心得！」

「作無本生意的不會開鎖？不過，既然什麼鎖都會開，爲什麼還要和我合作？」他搜了她的身然後鬆手。

「你又不是不知道，『虎堡』中猛將如雲，謀士如雨，光是護院就有三十多人。有把握開鎖，可沒有把握全身而退。」喬玲調侃道：「看我，幾乎忘了你們徐家父子是幹哪一行的？」

「家父雖爲『神偷』，却從未中飽過不義之財，左手來右手去，全是救孤濟貧。至于我……」徐青雲道：「並未走家父的路子，而我們却又是世代富有。」

「這個我也知道，我問你，你到底合不合作？」

「妳要那個幹什麼？」

「你要那個幹什麼？」

徐青雲深深地嘆了口氣，他不便說，但他非得到那東西不可，反之，他的父親

就完了。這件事實在是不願別人插手，只是喬玲知道此事不比他晚，而且如果不合作，恐不易到手。他道：「好吧！我就冒一次險，妳去弄寶庫，我設法去弄胡君實，挾着他離開『虎堡』，應不會受到攔阻的。」

「你可千萬不要低估了『開碑手』的實力。」

「這是我的事，喬玲，如一切順利，咱們在此鎮西郊外半圯的火神廟中聚首，不見不散。」二人卸了新人裝分頭行事。

此刻已是酉時末，大廳中却還沒有掌燈，徐青雲來到大廳門外，胡君實，內總管霍振東、外總管梁英、護院領班藍靑，另外一人乃是胡君實的義兄「大漠人熊」司馬蔭，顯然已在等他，原來老僕胡昇也是練家子，剛剛回報，新郎新娘都是外人。於是大廳中鼓噪起來。

「徐青雲，」胡君實厲聲道：「我兒子繼祖呢？」

徐青雲道：「放心！胡君實，你那寶貝兒子毫髮未傷，一定會還你一個囫圇的兒子，他在來此途中，不久就能够看到他了。」

「大漠人熊」司馬蔭道：「君實，和他囉嗦什麼？先把他拿下就是了……」人已撲上，倚老賣老，他以爲不須三五十招必能擺倒這小子，所以砸出八成內力的一掌，算定對方接不下來。但是，對方沒有接，却一扭一旋貼了上來。

「狐步」！忽然有人失聲呼喊，這是「神偷」徐子飛的成名步法。司馬蔭一掌砸空，就變掌爲抓。在漠北，他是一號不可招惹的人物。

一抓再次落空時，徐青雲的身子已在空中。忽然胡君實大聲道：「這是『繞樑』身法——」幾乎同時，「嗍」地一聲，司馬蔭的衣領被徐青雲抓破。

胡君實爲他難過，司馬蔭却爲自己臉紅。因爲他的輩份比徐青雲高一輩有餘，年齡也幾乎是對方的一倍半。而且沒有超出五招，這當然也是大意輕敵的後果。

平常不屑做的事，目前都不計較了，胡君實一上，內外總管和護院領班不能不上。這工夫徐青雲已撤出了龍鳳雙匕。

此匕一長一短，長的一尺八寸，短的一尺五寸。雖非吹毛斷髮的寶刄，却非凡鐵。兩匕長短不齊，是有其妙用的。這當然是配合其父的「狐步」和「繞樑」身法設計的。

胡君實用刀，司馬蔭也亮出了巨劍，內外總管也用刀，護院領班藍靑用十三節亮銀鞭。這五人的實力總和，說得嚴重些，四大門派掌門人任何人一個接不下五十招。

但是，二十招已過，徐青雲雖然衣袖被胡君實的刀挑了道口子，褲子也被司馬蔭的巨劍划破，且有皮肉之傷，他的雙匕却仍是有攻有守，儘管十分吃力。

胡君實的「兩儀刀法」配上「開碑手」，刀焰如冰屑炸開；司馬蔭的「九十八連斬」劍式更是劍浪重疊，嘯聲震耳，內總管霍振東，人稱「閃電金刀」，以快出名。外總管「冷面人屠」梁英素來很少有笑容，只有在殺人時才會展顏，刀路全是走偏鋒。

其實藍靑的十三節亮銀鞭也不輸內外總管，只是客廳雖大，五人合擊一人，他的鞭有點施展不開，好久才攻出一鞭。

儘管胡君實這邊略佔上風，却極不是滋味。就在這時喬玲一瀉而入，突入重圍，似有與徐青雲共存亡的架式，但長劍本是攻向司馬蔭，突然變向，抵在徐青雲的「天宗穴」上。

此穴在背後肩下，自也是要穴之一，有此突變，打鬥立止。

關于「黑水仙」的爲人，徐青雲只知道她是個頗有名氣的女飛賊，風評也不太差，武林中一些年輕人趨之若鶩，但她的目光極高，如此而已，此刻徐青雲冷冷地道：「妳這是幹什麼？」

「幹什麼？」喬玲笑笑：「你問問胡堡主，這是幹什麼？」

「哈哈……」胡君實敞笑着，道：「答得好！答得好！喬姑娘！這兒就給妳和司馬兄了！諒他跑不了！胡某去接犬子繼祖……」

喬玲道：「胡堡主，你自管去！他飛不了的……」胡君實自前門走了，後窗外又瀉進一人，巨杵「嗡」地一聲掃向喬玲。喬玲一分神，在徐青雲的「狐步」之下一脚踩出三四步，來人正是徐青雲的義兄孫泰。

這次行動，直接參與的是徐、孫二人，還有一位，也正是他們三人中的老三呂志明，也許已到了鎮上。

這工夫喬玲趁挨了一脚，踉蹌後退之便，竟沒於大廳門外，這一手司馬蔭及內外總管等人頗爲納悶。只是現在又來了五個護院，徐、孫二人要脫身仍是不易。

此刻，喬玲逕奔內宅寶庫，此庫自成一小院落，有三個高手看守。這三個人最爲胡君實所信任，以前闖蕩江湖，一直不離左右，也可以說，昔年作的案子大多假手「北邙三怪」房氏兄弟。

寶庫是個地下室，有兩道鐵門，房老大房家松首先發現了他。喬玲大刺刺地道：「還有一個呢？」

房老三房家樓道：「妳是何人？」

「我是喬玲。」

「黑水仙！」房老大道：「喬姑娘來此有什麼事？我兄弟三人奉命，閑雜人等不得在此逗留。」

「誰是閑雜人等？」喬玲揮手道：「三位都請吧！胡堡主要我來替換三位。」

房老大愕然道：「胡堡主不久前還來過，並未表示要喬姑娘替換我們呀！」

「剛才是剛才，現在是現在。」喬玲道：「由于來了幾個棘手的奸細，堡中高手正在合力圍攻，但保護這兒最重要，所以才派本姑娘來。」

在此也能聽到打鬥聲，所以房氏兄弟也信了，這也是因爲他們略知堡主和「黑水仙」近日時有往還之故，房老大和房老二立刻向前面奔去。黑水仙道：「還有一個呢？」

「老三瀉肚，不久就回來了。」房老大道：「老三回來時，喬姑娘叫他到前面來……」

當喬玲正在弄那第一道門的巨鎖時，後面忽然有人沉聲道：「什麼人？」

喬玲連頭也沒回，道：「老大房家松

說，要你速到前面去，本堡來了奸細，堡主交待這兒由我負責。」

房家樑比較精明，冷笑道：「就算堡主叫妳負責保護此庫，却不會叫妳開啓庫門吧？」

「房老三，你不知道……」她緩緩轉身，却驟然出手，勁道足，速度快，「奪」地一聲一支月牙鏢正中房老三的心窩。並非房老三差勁，實在是喬玲緩緩轉身，語氣中也無半點殺機所致。

房老三的屍體迅速被移到隱秘處，她也很快地弄開了兩道鐵門。堡中人聲沸騰，打鬥聲仍在進行，她有點意外，這麼重要的地方，僅有這三人保護，尤其那麼重要的「東西」放在這寶庫之中？

庫中有不少黃白之物，整整齊齊，成垜地堆了兩疊。另有一個夾萬，喬玲知道胡君實是如何起家的，她以爲拿他的錢不傷天理。打開夾萬，首先發現了一個精緻的長型絨盒，打開看了一下，作了個神秘的詭笑，納入袋中，又拿了些銀票。

此刻大廳中的徐青雲和孫泰陷入苦戰，因爲除了司馬蔭，內外總管、護院領班之外，又來了三位賀客，這三人是也客人中的頂尖人物，一是「追星摘月」齊劍宏，一是「活閻羅」仇剛，另一個是高麗人飛刀名手金貫一。

當今武林，恐怕找不出幾人能在這七大高手下拖過三五十招的，但徐、孫二人雖然身受數傷，却折騰了近百招，內外總管受傷頗重，還撂倒了六七個護院。

「老二，你先走。」

「不，要死也在一起……」這美新郎胡繼祖忽然出現了。原來他在半途被制住穴道掉換，一個時辰後自解穴道，和其父錯過而未遇上。

胡繼祖一出手，徐青雲就有了主意，「狐步」幾個轉折，忽然扣住了胡繼祖的脈門厲聲道：「住手！」

四周的攻擊立止，司馬蔭不悅地道：「胡賢侄，你這是何苦？」

「是啊！」「活閻羅」仇剛喘着道：「你要是不插手，不須三五十招就能生擒他。」

徐青雲冷笑道：「仇剛，先別吹，不久的將來，我會給你一次機會，看看你能折騰幾招！」

這工夫胡繼祖被舉了起來。徐青雲低聲道：「小胡，那東西放在什麼地方？」

胡繼祖似乎很窩囊，道：「關於那東西……我也聽說過，却不知道到底在誰的手中！」

「胡繼祖，別忘了！你是胡家的孤獨一支！再不說實話，我們可要表演一手串魚的絕技了……」他作勢欲丢，孫泰雙手握杵，準備合作串魚，四周高手怒極却不敢動。

胡君實這個寶貝兒子雖不怎麼樣，畢竟是別人的看法，兒子總是自己的好。就在徐青雲作勢欲丢，而孫泰也作勢欲串之時，門外忽然有人高聲道：「徐青雲，慢着……」

來人是喬玲，手中拿了個長型絨盒，道：「你要的是不是這個？」

「也許！」

「放下胡繼祖，你可以帶走這個。」

徐步雲輕蔑地一笑：「原來妳是胡家堡的走狗。」

「在目前說這個是否對你有利？」

「看來胡君實的兒子比這個重要！」

「那是當然，放下胡繼祖，接住此盒。希望在場各位武林前輩看在小堡主的安全份上，莫要出手！」

這些叱咤風雲慣了的人物，今夜算是栽了，七、八個（事實上加上六七個護院有十餘人之多），竟未能重創這兩個年輕人，所以此刻一個個躍躍欲上。

徐青雲放下胡繼祖，一手仍扣住他的脈門，另一手打開絨盒看了一會，納盒入袋，仍然挾起胡繼祖，道：「到堡外放人，希望各位不要有僥倖心理，老二，我們走人……」

× × ×

在探花鎮與沙河村之間有零星幾戶人家，其中一家就是徐青雲和孫泰的落脚處，兩人一邊小酌，一邊相互療傷，孫泰道：「小徐，你一向對財寶視若糞土，爲什麼對這串唸珠特別有興趣？」

「這有一段秘辛。」徐青雲嘆道：「此物關係家父的名譽甚至生命。」

「有這麼嚴重？喬玲這女人在其中攪和什麼？她雖是個女飛賊，却一向不重視財貨的。」

「其實人多矛盾，如文人多好鄙薄富人，然於詩文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珠璣、錦繡等字句譽之。這又怎樣說呢？」

「這……」孫泰道：「的確，這麼說，她也在這混水中摸魚了。那他爲何得了手又以寶換人？她如果以計謀賺你，仍可救出胡繼祖吧？不過……胡繼祖這個敗家子眞有點邪氣，你不以爲今夜他的被俘有點……」

「老二，你近來進步多了！在分析事情方面確有進境。」徐青雲道：「胡繼祖應有自知之明，那麼多的高手圍攻我們，尚且不下，他那兩手怎可進入重圍？這很容易令人以爲他……」

「有意造成被俘的局面？」

徐青雲苦笑道：「以這小子的作爲來說，是不大可能的。另有件事我也感到迷惘，那就是龍娟！也就是黃梅雨。你是知道，黃梅雨的父親和家父是至交，黃老伯病重時曾有意托孤，但龍紹武也認識黃老伯，乃收爲義女，也就改名爲龍娟，她與我自幼青梅竹馬，而且在事前我們也有點默契，爲了獲得這串唸珠，她一定會作內應。可是今天事情居然……」

「新郎、新娘都被調換，這不能怪她，是喬玲這個女人作怪，也不知道她到底是龍紹武的人還是胡君實的人？」

徐青雲喟然道：「此珠到手，第一步已成功，仍要根據此珠再去找一套法器，前途仍是多所險阻，家父心焦如焚，可以想見。」

「如果徐老伯能和你一起來找這些東西，必然事半功倍。」

「誰都知道這一點，可是家父偏偏不能自由行動，等於被軟禁作了人質。」

孫泰忿然道：「這串唸珠還有什麼法器，和徐老伯又有什麼關連？」

「只要沾上一個『偷』字，管你是『俠盜』還是『神偷』？是不是非分之財一

介不取?只要有人一慫恿，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嫌疑就大了。於是家父百口莫辯，清廷鷹犬……不，這不能算是鷹犬，而是清廷宗室的『宗人府』，就伸手管這件事了。」

「怎麼?這麼一件鷄毛蒜皮的事，居然驚動了『宗人府』也插上手了?」

「不知內情的人，自以爲是件芝蔴綠豆的小事，事實上這件事和順治、康熙及乾隆三帝都扯上了關係，也只有『宗人府』才有資格管。而宗室中的最高職位，就是「管理宗人府」，「宗人府」的宗令通常爲年高爵顯，德望兼懋的皇親充任。你想想看，這檔事兒宗人府搭上手，能算是鷄毛蒜皮，芝蔴綠豆嗎?」

孫泰肅然道：「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串唸珠是什麼做的?如此珍貴?」

「它的珍貴，不在于它的本質，而在于它能代表的義意，當然，這秘密中所認識的東西的確價值連城。」

「老大，看看那串唸珠好不好?」事實上徐青雲、孫泰及呂志明三人，以呂志明最大，他二十九歲，孫泰二十七歲次之，徐青雲最小，只有二十五歲。三人結拜後，由于徐青雲果敢，有頭腦，而且身手也高，他們二人反而叫他老大。當然，呂志明的身手，也許和孫青雲差不多。

徐青雲取出絨盒，孫泰挑大了燈芯，徐青雲看了很久，又用放大鏡再看了好一會，忽然負手踱到窗前，一言不發。

孫泰一向知道他的脾氣，盛怒時反而不出聲。此刻見到他的胸部急劇起伏，分明心情十分激動。

「老大，你怎麼啦?」

很久很久，徐青雲才道：「咱們被要了……」

「是誰要了咱們?是胡君實還是龍紹武，或者喬玲?」

「是龍、胡二人合謀騙了喬玲，抑是喬玲騙了我們?目前還弄不清。」

「老大，你確定這一串是假的嗎?」

「不錯，眞唸珠共分五色，計一百零八顆，是由珊瑚、眞珠、貓兒眼、瑪瑙及金鋼鑽組成，據說其秘密就在第五十四顆上，雕成極小的字跡。關係一件駭人的秘密。而這一串的其他珠子相同，金鋼鑽却是以水晶代替，也沒有字跡。」

「老大，到底是什麼秘密?」

「老二，這件大秘密你知道的太早太多，對你都不是一件好事。這件事也許不能怪責喬玲……」

× × ×

連日陰雨，只是這種天氣非但不影响探花鎭的生意，過路客反而趕來歇脚避雨。因爲這鎭上要酒要酒，吃的有山珍海味，玩的還分「三等」哩。

大約是掌燈時刻，胡家後門走出一個三十左右的漢子，小路上有水，「潑刺」有聲，突然，有隻手搭在此人的左肩頭上，口中緩緩道：「哥們，咱們可眞是有緣哪……」

此人識貨，雖然小巷不過一丈五六寬，但自兩邊民房牆內來襲，不帶一點衣袂破空之聲，絕不是庸手。況且聽這口音，就不是堡內的同事或朋友。此人的反應不慢，緩緩轉身，在看到身後之人的瞬間，換了五個方位之下攻出七八手，勢如閃電奔雷。

但是，未看清對方是如何伸腿一勾，「蓬」地一聲，摔在泥漿中。

此人自然不會跟貼，雙手一撑地面，身子側射，以整個身子的重量，向來人腰上踩去。那知又是「蓬」地一聲，再次被人家砸落水中，同時還被點了穴道。

他醒來時，身上濕漉漉地躺在青磚地面上，看看一邊二人，這是那天小堡主吉日到堡中大鬧却被逃脫的二人。

「老兄，」孫泰道：「如果能說幾句好聽的，你八成還能活着糟塌糧食。」

漢子道：「徐少俠，你問吧!我知道的一定回容。」

孫泰道：「要是吃胡稽拉蓆子——胡編一道，可要小心你的皮!」

徐青雲道：「這位貴姓?在『虎堡』所司何職?」

漢子道：「在下藍青，說來慚愧，是護院領班……」

「什麼?護院領班?」孫泰打着哈哈道：「看不出，你老兄居然是護院領班。眞是落水狗上岸——抖起來啦!」

徐青雲揮揮手打斷孫泰的話，道：「老兄大概知道我到胡家去湊熱鬧的原因了吧?」

「徐少俠，我也不大清楚，只風聞是爲了一件什麼貴重的寶物，那天徐少俠去後，小堡主返堡，堡主也回來了，他說徐少俠上了當，帶走的是贋品。」

徐青雲問道：「藍青，眞的在何人手中?」

「徐少俠，這事連『黑水仙』喬玲都未必知道，在下怎麼會知道?」

孫泰撲上就踩了一脚，藍青沒吭一聲，徐青雲說道：「老二，先不必動粗。問問再說。藍青，東西是假的，喬玲不知道嗎?」

「徐少俠，依在下的看法，也許喬玲知道，在表面看來，她把假的交換小堡主旨在騙你，却也可能是一份好意……」

「他奶奶的!」孫泰又要揍人，被徐青雲阻止了。藍青道：「那天由于另外兩個高手負責去接眞的新娘，而不在府上，喬玲怕他們二人回來，二位不易脫身，才以假當眞，暫時騙二位離去。」

徐青雲道：「藍青，你在『虎堡』的身份不算低，却也不算太高，你怎麼知道這些秘密?」

藍青道：「在『大漠人熊』司馬蔭，『追星摘月』齊劍宏，『活閻羅』仇剛，以及去接新娘子的『怪駝』婁邑和「魔姬」筱紅等人未來之前，藍某在胡家頗受重視。那天事有凑巧，喬玲去盜寶，以寶換人，就連胡家父子都不知她的眞正動機，直到她去找新娘子要那眞寶時，才有人聽到報告了胡君實，正要兜捕，她僥倖逃出堡外，這事被我聽到。」

「你是說那東西在新娘子手中?」

「吉日那天大概在她身上，目前有未交出就不得而知了。」藍青道：「喬玲似乎被聘護寶，她出主意扮新娘，所以，她猜想東西會在後到的新娘身上。」

徐青雲道：「這光景，又下雨，你要到哪裏去?」

藍青回答道：「胡君實要我去請劉大夫。」

「藍青……」徐青雲道：「你還要繼續作胡家的打手嗎?」

「徐少俠，在下早有去意，今見少俠坦誠豪爽，如少俠信得過在下，願永生跟在少俠身邊。」

「藍兄，我信任你。老二，爲藍兄解開穴道。」

孫泰道：「老大，就憑這小子三言兩語就信任他了?」

藍青道：「孫兄放心!我藍青也是血性漢子，是非黑白也能看得出來，旣已決定跟着徐少俠，今生永不改變，少俠敢去的地方，在下也敢去。」

孫泰冷笑道：「這麼說，到『虎堡』去你也敢去哩!」

「當然!古人有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只要徐少俠不嫌我累贅，徐少俠敢去，就算赴火蹈湯，在下也敢奉陪。」

「你當然敢去啦!」孫泰道：「把老大誘去，還是大功一件哩!」

「老二，不必說了!我信任藍兄，決定去趟『虎堡』，要是凌晨寅時還沒回來，你可要挪挪窩兒。」

「老大，你對他的信任太過火一點了吧?」

「信人示己之誠，疑人顯己之詐。」徐青雲說道：「老二，我决定進『虎堡』，你自己要小心，記住，你可不要冒然進堡。」

「姓藍的。」孫泰揪住已經站起的藍青的胸衣，一字字地道：「你他奶奶的一口呑下鞋帮子——心裏有底。要是老大在堡內有個三長兩短，你可要酌量點!」

藍青正色道：「如果徐少俠有任何不測，藍某會先捨上這件爛命!」

「姓藍的!」孫泰鬆了手，說道：「以目前堡中的高手來說，那幾個最棘手難纏?」

「以在下估計，『怪駝』婁邑，『魔姬』筱紅二人較爲難纏，高麗人『飛刀』金貫一和『大漠人熊』司馬蔭，『追星摘月』齊劍宏及『活閻羅』仇剛等人差不多，只是堡主的身手如何?在下一直以來摸不透。」

「這一點藍兄說得不錯，」徐青雲道：「那天胡君實雖動過手，我總感覺他意有未盡，未出全力，這個人的確深沉得可怕。」

二人出了門，藍青道：「徐少俠，現在就去『虎堡』是否稍嫌早了些，二更還不到啊!」

「我們先到劉大夫處，胡君實不是要你去請劉大夫?」

「是的，可能是爲他治眼疾。」

「劉大夫多大年紀?是什麼樣子?」

「他大約四十五六，微胖，莫非徐少俠要冒充劉大夫?若不易容，恐怕不成，如果冒充他的助手還湊合。」

「他有幾個助手?」

「只有一個，和徐少俠的年紀及面貌略爲相似，由于他的助手李貴未去過胡家，所以，這回你可以蒙混一下，但不宜久躭。」

三人來到劉元墉名大夫處，被孫泰制住二人帶往鎭外住處，他們發現徐青雲確是略似劉大夫的徒弟。而李貴巳出了師，可以爲人看病。只是爲胡宅中人看病，却都是劉元墉親自前去。

由孫泰看守劉、李二人，徐、藍二人計議一番，就來到「虎堡」側門。自上次吉日徐、孫、喬三人溜出胡宅，「虎堡」不免外弛內張，只是藍青對堡內極熟，知道何處的戒備較鬆，何處的卡哨人手較熟?進入側門，專走無人戒備的路綫。

藍青低聲道：「徐少俠，大宅共七進，請您默默記住每進宅院的方位和格局。不熟的人很容易迷路。」

徐青雲道：「胡君實叫你去請大夫，迄未請到，你如何向他交待?」

藍青道：「在下爲他去拿過幾次洗眼藥物，剛才又拿了些，喏……」掏出一包藥來，說道：「如果今夜順利，少俠能得手，在下跟少俠遠走，也就不必回來了。設若未能得手，在下就把這包藥交給他，說是劉大夫出遠診，是他的徒弟爲他處方抓的藥……」

這工夫二人已來到胡繼祖的新房門外，這是一個跨院，有一幢飛簷走啄的小樓，樓左側有幾株高大垂柳掩住小樓大半，右側是一池塘，池內芙蕖盛開怒放。

二人一進院，一個女僕迎了上來：「藍領班，這位是什麼人?」

「噢!這個嗎?是劉元墉劉大夫的助手……」

「誰有病呀?」

「不是少奶奶嗎?」

女僕又道：「你胡說什麼?少奶奶好端端地……」

「你知道什麼?婦科的毛病很多。」說着話就和徐青雲上了小樓，女僕未弄清到底是怎麼回事?道：「藍大俠，你不便進入少奶奶的新房吧?尤其現在小堡主不在。」

「我當然不會進去，不過近來不大平靖，我必須在樓門外監視保護着。」

這工夫室內的少奶奶聞聲正要出房查看，正好徐青雲走了進來，四目相接，新娘子忽然移開了目光，道：「我沒有請大夫。」

徐青雲道：「梅雨，妳我在此相見，妳只會說這句話?」

黃梅雨很美，但也很冷漠，儘管由于她巳爲人婦了!但對過去的青梅竹馬友伴，似也過份冷淡了些，她漠然道：「我不認識你!李嫂……李嫂……」

李嫂在門外道：「藍青，你就辦不了一件俐落事兒。還不把這個楞頭青帶走!要是堡主和小堡知道了!你吃不了要兜着走!」

李嫂一撩門簾，這工夫徐青雲向外間的藍青使個眼色，藍青扣住李嫂的脈門輕輕把她拉到外間，門簾又放了下來。點了穴道，弄到別的屋中去了。

黃梅雨知道不妙，說道：「你要行兇嗎?」

「黃梅雨……」徐青雲冷冷地：「妳是眞的不認識我，還是狗頭上長角——裝羊?」

「在這兒你的命不値錢，只要我一吆呼……」

「妳吆呼一聲試試看！」

黃梅雨道：「你到底是誰？」

徐青雲說道：「連徐青雲妳也不認識了？」

「你是青雲？哎呀！你化粧易容了！我怎麼會認識你呢？你眞是！怎麼不早說？」

徐青雲來此前在劉大夫處見過劉元墉的徒弟，的確照李貴的面貌易容過，但只改變了少許，他不以爲黃梅雨會認不出來，何況他第一句話就叫出了她的本名——黃梅雨，但他以爲她也許有苦衷，他道：「我總以爲我們自㓜是玩泥沙長大的，稍微改變一點，妳必能認出來的。」

「其實除了不大敢認，怕繼祖吃醋之外，還有另一原因。」她低聲道：「護院領班藍青在『虎堡』幹了好幾年，素有忠心耿耿，怎麼忽然變成你的人呢？你能信任他，我怎麼能……」

徐青雲信了她的話，的確，嫁到胡家才數日，若因不檢點出了紕漏，怎麼對得起收養她的「龍堡」堡主龍紹武呢？他道：「梅雨，妳不知道我此刻的心情，那你怎麼會嫁給這個阿斗胡繼祖呢？」

「一言難盡。」黃梅雨泫然：「你是知道，『龍堡』和『虎堡』爲武林四大門派之外的兩大名堡，名頭不在四大門派之下，但胡家在京裏有後台，勢力很大，地面上的官吏也賣帳，舉例來說吧！每年初一到初三，縣裏管錄事的『書吏』；催財稅的『催租吏』；司田畝登記的『冊房』，管收錢穀的『櫃書』，以及『教諭』（等於今日的教育局長）；『巡檢』（等於警察局長）和『典吏』（編訓地方武力，守備城防要地者）等等，都會到「虎堡」來拜年，有的縣太爺初上任時還要紓尊降貴地登門拜訪呢！」

徐青雲哼了一聲，官、民的尊卑倒置，如此官箴也就不問可知了。

黃梅雨續道：「由於胡繼祖看上了我，向龍家說親，而我以前也不知道胡繼祖的素行如何。爲了報龍家養育之恩，也知道龍家懾於『虎堡』的淫威，進退維谷，我這才答應了婚事，並且還要龍家以一串唸珠作陪嫁。」

「原來如此，梅雨，我錯怪了妳！原諒我！」

「青雲哥，只是爲了犧牲自己解義父之困而辜負了你對我的一片至情……」

「不……妳還不能够算是胡繼祖的妻子。」

「青雲哥，我不是巳經嫁了嗎？」

「這個我知道，由於胡繼祖受了傷，你們迄今尚未圓房。」徐青雲道：「還有，胡繼祖表現得雖然窩囊，我却隱隱看出他的武功路子有點眼熟，可惜他只露了幾手！」

「青雲哥，我巳是胡家的人，配不上你了！爲了你的安全，你還是快走吧！」

「梅雨，如妳願意走，我可以把妳帶走，還有那串唸珠。」

「青雲哥，我跟你一走，就是私奔，我是龍家的女兒，對龍家豈非恩將仇報？」黃梅雨道：「至於那串唸珠，根本不在我的手中。」

「不在妳的手中？在誰的手裏？」

「在……在……胡家大小姐胡嬋的手中。」

「胡君實還有個女兒？」

「是啊！可厲害哪！連胡家主人也懼了他三分，在附近百里之內誰不知胡嬋之名？」

「她住在哪一進的大宅中？」

「算了吧！青雲哥，爲一串唸珠而涉險，划不來的！」

「嗨！妳那裏知道，這串東西關係重大……」

「她住在第四進的右偏院中的紅色小樓上。」

「梅雨，雖說我此來主要是找那串唸珠，但也希望妳跟我一道走。」

她有點驚愕，道：「青雲哥，你堅要帶我走，會破壞你的形像，對你實在是不值得的。」

「梅雨，妳似乎根本不想離開這個賊窩。」

藍青在外間道：「徐少俠，少奶奶暫時不想走，你必須速下決心，我們在此不便久躭！」

「藍青……藍領班，你在樓上嗎？」一聽口音就知道是另一護院領班佟福來，「虎堡」護院三十餘人，分成兩班，一班由藍青率領，另一班由佟福來負責，此人曾是運河中私鹽巨梟副總瓢把子。

「是啊……」藍青知道此人性喜漁色，本堡中的侍女丫頭被他弄過的不少，道：「請了個大夫爲少奶奶看病。」

「大夫呢？」

「剛送走。」

「大夫送走了！你還在上面磨蹭什麼呢？」

「這……少奶奶有個櫃子要移動一下，要我帮忙……」

這工夫佟福來巳經上了樓，道：「抬櫃子嘛！一個人不成，少奶奶的嫁粧都是上好的木料，重得很！反正我閑着也是閑着……」

藍青閉上了門，佟福來在外面獰笑道：「姓藍的，這是幹什麼？你可眞是旗杆上綁鷄毛——好大的（撣）胆子啊！」

藍青道：「不閉門不成，櫃子掉不過來。佟兄眞要帮忙。那就請進來吧！」他又開了門。佟福來走進來，一溜賊眼到處梭溜着。

這工夫藍青又把門閉上，雙手交叉胸前，頗有孩子哭抱給他娘的架勢，佟福來忽見內間的竹簾內影影綽綽立着一個人，却不是個女人，這樓上目前除了藍青是不應該另有一個男人的，他忽然感覺不妙，道：「你是什麼人？」

「你挺聰明，應該猜出來的。」

「你……莫非是漏網的徐青雲？」一股寒意昇上脊樑。

「嘿嘿……佟福來，你實在不該上樓的！」

「姓徐的，一個人不能總出鋒頭，那天我正好不在堡中……」

「不在是你的運氣，今夜在，那就要腳後根瞧北——（南）難看了！」

「找死……」佟福來自然知道徐青雲的厲害，那天七八個一流高手都沒有把他們留下來，如今他一個人，這種加減法他

還是會算的。其實當他證實簾內是徐青雲時，他幾乎巳知道自己的命運了，但他必須拚一下。

「野馬分鬃」，把竹簾切散紛飛，接下來是一式「鳳點頭」。左右手交替戮出，嘯聲震耳。但是人影一扭一旋，對面的人好像忽然消失在空氣中。

雖被死亡的陰影所籠罩，反應仍是一流的，身子半轉左肘砸出未中，右掌又閃電般地自左肘下穿出。

藍青以爲，換了他是徐青雲，未必能閃過這次令人窒息的攻擊，但是「啊」一聲，佟福來的左右太陽穴全塌了下去。

這一手不要說當事者佟福來；就是旁觀的藍青都沒有看清，此刻他瞪着眼不得不想自己和人家之間的差距，簡直不可以道里計了。

佟福來倒下，徐青雲拍拍手道：「藍兄，偏勞你儘快清理現場，咱們也好走人！藍兄可知此人的斷代史？」

「當然，護私鹽時，殺人如麻……」

黃梅雨一陣悚慄，她也不是普通女子，可沒見過這種殺人的手殺。她注視着徐青雲，忽然撲上，徐青雲感覺不僅是抱着一個無骨的胴體，簡直是一條蠕蠕而動的大蛇。

「青雲哥……屬于你的，你自管取去，如果你現在要的話……」

「梅雨，此非其時，來日方長，跟我走吧！」

「不，青雲哥，我一定要留下我那東西。因爲你說過，非要那東西不可！」

「好吧，梅雨，三天內我要把妳弄出去。」

「青雲哥，你的安全更重要，不要總是記掛着我，再說也不必緊三火四地把我弄出去。」

「嗨！妳那裏知道我只有三個月的時限？過了這九十天，家父有個不測，我能獨活嗎？」

她貼得更緊了，他深深體會到，她雖然仍是女兒之身，却具有少婦的成熟和魅力，這種感受可自她胴體的熱度甚至任何一次擁抱及一次觸碰上體會出來。

徐青雲本要和藍青去直接找胡君實，但來到胡嬋的小樓旁藍青低聲道：「徐少俠，胡大小姐就住在這小樓上。」

徐青雲向小樓上望了一下，他以爲黃梅雨說過，東西在胡嬋手中，這話也可能是猜測之詞，但不管在不在她的手中，既然來了何不上樓看看？

二人進入此院，到處花木扶疏，但院中無燈，樓上的燈火巳熄。此刻藍青在七八步外，一柄匕首突然在花叢中伸出，抵在徐青雲的「神道穴」上，冷峻地道：「什麼人？」

「小祖宗！」徐青雲未料到此院中戒備會如此森嚴，轉念間脫口而出，既佔了對方的便宜，也另有作用，因爲任何人在生命交關的檔口，也不敢逞口舌之利佔便宜。

「什麼？蕭佐忠？沒聽過這名字！」

「哎……哎……別誤會，都是自己人！」藍青奔上來：「這位蕭大俠剛來，難怪彼此不相識……」

這人一分神，忽感持刀的手被抓住一扭一抖，「蓬」然倒地，眞是乾淨俐落，擒拿到了這火候，再用這二字就太俗了，這人身子還未着地，巳被制住兩個穴道。

「藍兄，又交給你了，我去看看！」他指指樓上。

「徐少俠。」藍青低聲道：「我以爲那東西未必如少奶奶說的，在大小姐手中，再說胡大小姐很不好惹……」

這工夫附近突然傳來了急劇的步履聲，似乎在四五人以上。二人正準備應付，這時小樓上突然有個女郎伏在曲欄上向奔來的一些人道：「在西北方有個影子奔掠，你們要快追……」

徐、藍二人所站之處是在小樓的東南方，恰是相反方向。是樓上的少女弄錯了。抑是西北方剛才確有奸細入侵被她發現？或者這女郎瞪着眼說謊？後者似乎沒有可能。

「是！」那些人向西北方向追去，女郎立刻進入樓中且閉上了門。藍青低聲道：「徐少俠，這未免有點邪門。」

「這話怎麼說？」

「在下以爲胡嬋應該巳經發現了咱們二人。」

「發現了又如何？」

「既然發現了却又把那些護院引到相反方向去，我以爲她可能知道少俠要去找她，而她正好張網以待。」

「即使如此，我也要上樓，藍兄，請在樓下把風……」自有樹木那邊「一鶴沖天」上了樓，聽了一會，自窗中進入，因爲天熱，夜晚多不閉窗。室內雖無燈，仍可看出傢俱上泛出甄光瓦亮的光芒，几淨窻明，一塵不染，而且幽香陣陣。

他找遍了四五個房間，居然沒有人，當他推開最後一個房間的門時，忽然傳來了水聲，也傳來了嬌呼聲。往右側望去，室內也無燈，却可看出池中有個脂玉般的人兒坐在池內，隱隱可見其上半身。幸虧她是半側坐着，但仍看到那挺拔的雙峯。

色不迷人人自迷，這句話對不對呢？在某一方面來說，是不對的，色是迷人的。這可以說個故事來證明：老和尚帶着從未下山的小和尚到鎭上去，路遇一個美女，小徒覺得很好看，却不知爲何物。就問老和尚：師父，這是什麼？老和尚怕他爲色所惑，就說：這是老虎。小徒謹記在心。回山後老和尚問小徒，這次下山何物最可愛？小和尚不假思索地說：老虎。

徐青雲和黃梅雨接近，也只是適可而止。有其分寸，他還沒見過女人的胴體。尤其是這麼動人的，一愣之下，連忙縮回身子，道：「姑娘，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你是什麼人？」她轉過身子背部瞧門。

「徐青雲。」

「你還不快滾？」

「胡姑娘如把那串唸珠交出來，我馬上就走。」

「唸珠？誰說在我的手中？」

「胡姑娘，拿出來對雙方都有利。」

「如不拿出來，對我就很不利，是不是？」

「如果把胡姑娘弄走，還是要用唸珠來贖妳的。」

「徐青雲，有人說你是黑道上的白色人物，看來這話未必全對。」

「至少在下迄今還沒做過和這句話相抵觸的壞事。」

「是誰告訴你東西在我手中？」

「反正是貴堡中的人就是了！」

「你再不走我可要喊了！」

「我並沒有捂住妳的嘴，妳要喊儘管喊！」

她似乎沒咒唸了，道：「如果我手中有那東西，我一定給你。你可知道？我一個人頂了兩支，家伯去世，偌大遺產由我繼承。由于家兄不正派，家父的財產也由我繼承，有人毛估了一下，我有一千萬両以上的身價。」

「眞了不起！只不過這和唸珠仍不發生排斥作用。」

「那是家嫂的陪嫁之物，你想想看，怎麼會在我的手中？」

「巧了！告訴我這件事的人，正是妳的新嫂子。」

胡嬋一愣，道：「龍娟？」

「不錯。」

「她那麼乖？會把秘密告訴你？」

「她本姓黃，是我世伯的女兒。」

「是她叫你來找我的？」

「胡姑娘，時已不早了，你還是別再磨蹭了……」

這工夫樓梯一半處有人道：「小姐，堡內失踪了一位護院，且有人發現了敵踪，奉命要搜索一下。」

胡嬋道：「怎麼？連我的樓上也要搜嗎？」

「堡主說，連他的住處也可以搜。」這是最有力的答覆，其他任何住處都可以搜了。

「徐青雲，快藏起來！」

「不必了！把東西拿出來，我有辦法脫身。」

「你未免太自私了吧！你一顯身，我怎麼辦？」

「得了呢！胡大小姐，聽說連妳老子也懼妳三分，難道他會怪妳通敵不成？」

「那倒不會，被下人看到會不會蜚短流長？」

樓下的護院道：「大小姐，我要帶人上樓了……」

徐青雲道：「快拿出來！」

胡嬋道：「你這麼自私算什麼君子？先藏起來，待他們走了我再給你！」

徐青雲也以爲時巳急迫，不能不先迴避一下，三五個護院他不在乎，但聲張開來，七八個一流高手齊上，僥倖的事兒可不會再發生了，他記得上次胡繼祖吉日在大廳中與六七個高手動武，至少高麗人「飛刀」金貫一就未施展他的飛刀絕技，爲何不出手？不得而知，也許是由于人多，怕傷了自己方面的人，但也可能另有原因，如他出手，那後果眞難以想像。

「我可要警告妳，別弄鬼！這對妳沒甚麼好處，我不會一個人放單綫往『虎堡』裏闖的！」於是他藏了起來，領頭上樓的是食客吳大海，在嶺南一帶是頂尖人物。三十郎當歲，四十不到，早對胡嬋有意，可是她對他根本不屑一顧。此刻吳大海探進頭來，一雙賊眼到處掃瞄，還連連嗅着，道：「胡姑娘，好香啊！」

胡嬋半倚在床上，雙腿支起，拿了一本書，連眼皮子也沒撩一下，這工夫吳大海進入臥室內，道：「這兒除了香味之外，還有生人味，也可以說是男人味！」

「姓吳的，給我滾出去！」

吳大海吡吡牙向床上梭溜了一眼，道：「哥們，這是大小姐的香閨，就算是奉命行事，也不能老在這兒磨菇，走！」

吳大海帶着人一走，床上錦被一撩，徐青雲出現了，道：「不是爲了妳，我絕不會受妳蔭庇，躲躲藏藏地！」

胡嬋漠然道：「沒有良心，要不是早知你是黑道上的君子，你早就死在箭雨之下了！」

「箭雨？」

「告訴你，我的浴室及臥室內每個牆角上都裝有連環箭雨匣，只要一拉綫帶，至少有一百五十支小箭齊發！」

「這個我信，也有其必要，就以剛才的吳大海來說，就不是什麼好東西，東西拿來吧！」

「你眞以爲東西在我手中？」

面色一變，徐青雲道：「我不喜歡要我的人。」

胡嬋道：「其實我是救你，別不知好歹。」

「多餘！姓徐的如果在乎這幾個雜碎，今夜還敢來嗎？」

「你眞相信龍娟的話？」

「是不是應該信妳的？」

他不領情，是因爲他信黃梅雨的話，這本已使胡嬋不痛快，而一個十分自負的少女，把一個陌生男人藏在被下，甚至肌膚相接，而他卻一點也未被她的美色所吸引。

她不能不感到悲哀，甚至惱怒，儘管他如被她的美色所吸引而有所表示的話，她又可能視之爲色狼了。

就在這時，吳大海又在門口出現了，手中揑着一件很奇特的暗器，徐青雲一看就知道是嶺南譚家的獨門火器火龍梭。

這玩藝殺傷力大，威力範圍廣，所以也不須太準就可以殺敵致果，吳大海正是嶺南譚家的門人，他噙着一抹淫笑道：「大小姐屋中藏野漢子，要是說出去可不大好聽！」

胡嬋正要去拉那絲帶，吳大海沉聲道：「你只要一伸手，我這玩藝就出手，妳猜它有多大的威力？嘿嘿！能把你們身後那堵牆炸個大洞！」

胡嬋氣得牙根癢癢地，她長了這麼大可沒受過這等閑氣，吳大海道：「徐青雲，咱們有緣哪！」

「而且是生死之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你還想活？」吳大海道：「大小姐，妳到一邊去。」

胡嬋沒有動，這更使吳大海醋味大起，以爲她倒貼這個小白臉，事實胡嬋在想什麼？也只有她自己明白，正是所謂：人心隔肚皮，狐心隔毛皮。

「一回生兩回熟，才見了幾次面？就熱乎起來哩，我說姓徐的，你可眞是屁股上畫眉毛——好大的臉哪！」

徐青雲此刻還坐在床的另一端，道：

「吳大海，你要怎麼樣？」

「姓徐的，你現在沒有資格說話，站到一邊涼快去！」吳大海對胡嬋道：「我知道妳不會看上他，不過是受他威脅，我如果宰了他，妳怎麼謝我？」他那邪惡的目光中已經提出了要求。

「你們家裏有沒有鏡子？」胡嬋的回答很乾脆。

「胡嬋，妳似乎並不知道『火龍梭』的厲害！」

徐青雲道：「如果你能傷了我，我能使你如願以償！」

「去你娘的！我幹掉了你，你還能作甚麼主？」

徐青雲忽然往床上一側，似要躺下，那知這一手是反擊的先聲，他的身子在床上一縮一伸，手一抖，嘯聲乍起，吳大海持梭的手，正要揚起，手腕巳被兩柄小刀擊中，都戮入吳大海的腕脈之中。

快、準自不必說，這份反應和急智就神乎其神了，「叭噠」一聲，「火龍梭」掉在地上，吳大海抱腕歪歪斜斜退了三四步，因爲腕脈中刀，瞬間血脈不暢，全身失去了連絡。

幾乎同時，人巳自床上飛起，一掌切下，胡嬋呆了一下，撇撇咀不出聲，徐青雲道：「這具屍體妳希望如何處理？」

「你似乎對于殺人不當一回事。」

「妳居然以爲此獠不應該被殺！」

胡嬋道：「最好沉入荷池底下，因爲弄出堡外根本不可能。」

徐青雲在屍體上綁了一塊鐵，打開後窗，抓住雙足，就像甩鏈球一樣，屍體如箭射出，隱隱聽到「卜通」一聲，胡嬋道：「你丟到哪裏去了？」

「荷池呀！」

「哪個荷池？」

「『虎堡』中有三個荷池對不對？妳這兒一個，黃梅雨樓旁一個，另外內院胡君實院中也有一個，自然要丟入那個荷池中了！」

由此樓到胡君實的院落，隔了一進，少說也有十五六丈，居然奇準的落入荷池中，但胡嬋哂然道：「亡命作風！」

「如果沒有這亡命作風，那麼吳大海似乎不會輕易放過妳的。吳大海這種人，絕不甘于保持剛才妳讓我藏在妳被中那種局面吧！」

「你比他高尚多少？你和黃梅雨那女人……」

「別侮辱她！聽到沒有？」

「她？哼……」胡嬋冷蔑地道：「下三——！」

徐青雲揚手欲摑，但又收回手，道：「我走了！」他走出時，她的手巳摸到牆角那根絲帶，但沒有拉，他下了樓，聽到附近人聲鼎沸，也許有人發現了吳大海的屍體，打撈了上來，由于胡君實院落戒備最嚴，一具屍體凌空飛落，又發出很大的聲響，不可能無人發現。只是無人看到屍體是從那個方向飛來的。

由于胡嬋堅決否認東西在她手中，他又溜回黃梅雨院中。藍青道：「徐少俠！這樣戀棧不走太危險了！」

「藍兄，既然來了！總要查點頭緒出來。」

「剛才你殺吳大海那一手，好險也好俐落。」

「藍兄，我再問黃梅雨，如仍無頭緒，咱們就走人！」他上了樓，黃梅雨似巳入睡，他推醒了她，道：「梅雨，妳不是談東西在胡嬋手中嗎？」

「怎……怎麼？你還沒有走？」

「梅雨，東西到底在誰的手中？」

「不是在胡君實手中，就是在他的老婆手中……」她這麼稱呼是不對的，徐青雲也覺得很不順耳，不過他以爲黃梅雨必然是恨胡家瞞了一些事實，而使她嫁了這個敗家子胡繼祖，所以才這麼稱呼。

自吉日回家後，胡繼祖再也未上此樓，只是推稱受了傷，不便在一起。

徐青雲焦灼地道：「梅雨，我看妳根本不關心這件事。」

「不，青雲哥，你不走我的心就像吊着似的。」

「妳根本就不打算跟我走。」

「青雲哥，東西不弄到手，我如何甘心？」

「這就怪了！那東西既爲陪嫁之物，妳嫁過來才不過數日，怎麼會不知道在何人的手中？」

「哎呀！嫁過來就被胡君實收回，說是要交給胡嬋收藏。誰知道他到底交給了誰呢？」

想想胡嬋的作風，也不無懷疑，再想想幼時的黃梅雨，卻又不忍猜忌她。她道：「妳暫時不想走，我也不便勉强，妳要知道，我也是爲了妳好，和一個敗家子，窩囊處在一起過一輩子，豈不是大好生命的浪擲！」

「好吧！」她似乎痛下決定，神色有點怪異，道：「我跟你走，你先到外面警戒，我拾奪點細軟……」

徐青雲在外面等了得兩盞茶工夫，卻仍無動靜，樓下的藍青乾焦急，卻也不便催促他，他既然死心塌地要永遠跟着他，就不會改變的。

這時室內突然傳來黃梅雨的大叫聲道：「救命啊……救命啊……」

徐青雲入屋道：「梅雨，怎麼回來？」他發現黃梅雨倚在牆上喘氣，似乎猶有餘悸。她道：「我一喊，這個畫了臉的人就自側窗逃走了！」

看看側窗果然敞着，但窗外卻沒有人，這工夫院外有人奔來，其中之一道：「不錯，吳少奶奶樓上發出呼救聲……」

黃梅雨道：「青雲哥，快走！」

徐青雲和樓下的藍青打個手勢，他竄上側面樹的枝椏中，落下時，被人發現，這人道：「小子，別走！」竟是一個駝背老人。

徐青雲猜想必是「怪駝」婁鬯，倒不是怕他，此刻實在不宜招搖，立刻向北急竄。這方向正是內院。但下面又來了一個，竟是「魔嫗」筱紅。快到六十了的人，卻總是穿猩紅繡花鞋，臉上胭脂香粉太厚，大笑時會掉粉屑。

徐青雲掉頭往東，竟又來了兩個，一個是「追星摘月」齊劍宏，另一是「活閻羅」仇剛。再改變方向爲東北，金貫一又擋住了去路。

徐青雲絕不敢輕估此人，而金貫一也

沒有低估他，陰陰一笑道：「只要能閃過我的一柄飛刀，我就讓路——」嗖的一聲，飛刀已出手。

子母刀一出手就分開，而且像蝴蝶飛舞一樣，不規則的刀路令人防不勝防，徐青雲較上了勁，不管四面八方追來多少高手，非破他的飛刀不可，因爲他自己也好此道。

在兩柄飛刀上下左右翻飛襲到時，低喝一聲，徐青雲先是「狐步」，繼而施出「繞樑」，身子在空中轉打扭曲，「嗤」地一聲；褲角被刺破一個小孔。

人一落地，五個高手已包抄而上，那是「怪駝」「魔姬」「活閻羅」「追星摘月」和「大漠人熊」。金貫一居然袖手旁觀。旁邊有數大高手，徐青雲總是分神。

這五人的組合，比上次七人還要凌厲無儔。「怪駝」大叫：「都請讓開——」他那佝僂的身子蹦跳着，有如在地上彈跳而不規則的彈簧。成名的「龍門三跳」果然不凡。像個肉球在流瀉滾動。

但是，「龍門三跳」並不比「狐步」高明，也不比「繞樑」奇妙，所以「怪駝」的攻擊有如閃電，掌力渾厚，却未逼退徐青雲半步。

此刻「魔姬」撲上，她知道「怪駝」不會反對，一個如兀鷹閃掠，一個如怒豹撲噬。就連齊劍宏、仇剛和司馬蔭等人也都不禁暗暗折服，但徐青雲退了兩步，仍然接了下來。冷笑道：「老怪，玩藝是地道，不過要單挑嘛！還差那麼一點點——」拔起身子，以「繞樑」身法迂迴飛掠而去。五個老鬼竟未能咬上他的尾巴。

徐青雲剛才接了兩老怪七八掌，也不由氣血浮蕩，那種人物，一個年輕人能接下一個都已經該知足了。他此刻剛剛落在另一小院中的窗下，忽聞室內低聲道：「死人！這麼晚才來！」

徐青雲低哼了一聲，也不知如何回答？這工夫屋內的女人又道：「死吳大海，還不快點進來，你是誠心吊老娘的胃口是不是？」

一聽這口氣，自然心照不宣，可笑的是，這女人居然還不知道吳大海已經伸腿瞪了眼呢。

就在這時，四周都傳來了衣袂破空之聲，不必問必是那幾個老怪。一時情急，自窗子進入屋中。屋中漆黑，却隱隱嗅到脂粉味以及女人的髮油氣味。而且兩臂圈了過來。

如果推拒，這女人可能會嚷嚷，即使不大聲嚷，也可能被那幾個老鬼聽到。但是，他不屑沾這種便宜，甚至根本不以爲這是便宜，他退了一步，只讓對方抓住他的一隻左手：「吳大海……你這個死人……說好的，晚膳後那段時間來最安全……越晚越危險……我這兒是冷宮……哪個男人到這院子來，別人都會指指點點地……。今夜却讓我等了三個多時辰……」

這女人不會太老，至多三十五六，這由嗓音和手上的肌膚可以感覺外。這女人呼吸迫促，手還有點抖，徐青雲第一次體會到慾的可怕。

「蓬蓬蓬」有人在敲院門，道：「三夫人，有奸細混了進來，妳這兒要不要搜一搜？」

這女人正在火頭上，怒聲道：「搜你娘的頭！滾！滾！這是兔子不拉屎的冷宮，誰會進來。滾——」

外面正是司馬蔭帶着三個護院，這話太重了些，臉上有點掛不住。但一個護院低聲道：「司馬大俠，這娘們被堡主風乾了兩年多，火氣大得很，她就是這份德性，算了！犯不着……」

四人走後，這女人既咬又啃，死拉活扯往床邊移動，徐青雲內心一噁心，大力一推，這女人倒在地上。

「怎麼？吳大海，玩膩了是不是？告訴你，想甩！門兒也沒有，我要是豁出去向胡君實告上一狀……」

徐青雲吐了口唾沫在這女人的胸前，她似乎只穿了個肚兜。厭惡地說道：「下賤……」

這女人一聽根本不是吳大海的口音，吃了一驚，立刻大叫着：「有賊……來人哪……」

徐青雲心想，倒霉才會遇上這塊料。急忙自後窗穿出！這次人手集中得極快，由于這兒距胡嬋的小紅樓很近，他又自樹上上了樓。

自徐青雲走後，胡嬋一直睡不着，想了很多事，屋中也一直未亮燈，當徐青雲來到她的床前，正要走近去弄醒她時，她忽然伸手去拉那絲帶。而且滾到床下。她知不知道是徐青雲？這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於是不幸發生了。徐青雲絕對未想到她未睡，更未想到她會去拉那絲帶，「騰」一聲中，百餘支小箭齊發，不論他的「狐步」和「繞樑」身法如何快，如何絕，仍然中了三箭。

換了任何人，至少也要中十五箭以上。他退了一步苦笑道：「胡嬋！想不到我會死在妳的手中！」

「你……你是徐青雲？」她似乎聽出了口音，點了燈一看：「徐青雲！我眞的不知道是你……」是裝的？也就眞是裝的也很感人，因爲她已是淚光流轉了。

這三支箭一支在肩頭，一支在胸部，一支在大腿上，箭雖只有普通的箭一半長，但速度快力道大，都深入肉中兩寸餘。

「胡嬋，妳再拉一下，乾脆送我上西天算了！」

「快！快點上床躺下，我試試看能不能治療？」她扶他上床躺下，看了一下道：「徐青雲，你還算幸運，胸部這一箭最險，尙幸你的胸脯上肉厚，沒傷到肺部，要不，你一定會吐血的。只是腿上那一箭不知道有沒有傷到骨骼？」

她去拿了燒酒及藥箱來，道：「我要先拔你胸部的箭，你要忍耐點！」

「放心！箭在我的肉中，不是在妳的身上。」

「徐青雲，不要說了好不好？我很難過。」

「妳會爲敵人難過？」

「要是把你當作對頭，還會救你？」

拔下三支箭，上藥包紮，還服了藥，折騰了半夜，她抹抹汗道：「現在堡中鬧翻了天，我要把你藏起來。」

「我希望妳能把我送出去。」

「徐青雲，你這是爲我出難題，在目

前誰也辦不到。這上面有個秘密閣樓，你只有委曲幾天了！」

「這種三伏天藏在閣樓上？」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估計十天左右就好了，這些藥都是自大內弄出來的，很管用！」

「胡嬋，妳如果眞的關心我，請告訴我兩件事。」

「問吧！但是我沒有把握能够使你滿意。」

「第一，那東西到底在何人手中？其次，令尊有沒有出家人的朋友，如和尙及尼姑等等。」

「怪問題！你問這個幹什麼？」

「請回答我。」

「第一件，我是眞的不知道，只知道有一串唸珠是假的，家父也在找。第二件事嘛……」

她忽然打住，想了好一會才道：「我也不知道，但今年元宵節後某夜，我在睡夢中被驚醒，推窗望去，隱隱看到一個光頭的中年人躍越院牆向外逃竄，後面最少有四五個護院追趕。」

「以後呢？有沒有問令尊，那人是誰呢？」

「問過，他說小孩子別多管閑事。」

「胡嬋，我現在不得不信任你了，只是我希望不會由于我的信任爲自己帶來不幸。」

胡嬋道：「你現在是非信任不可了！人生總要冒些險對不對？」

「那就偏勞妳通知我的義兄一聲，叫他不要爲我担心……」

潛入虎堡尋寶

晚膳是最不馬虎的；儘管胡君實不是高官顯爵，却因宅深院大，人手衆多，也算是鐘鳴鼎食之家了。

胡嬋剛下了閣樓，僕人還沒收去餐具，黃梅雨來了。胡嬋是玻璃心肝，一看黃梅雨那一抹笑意，就知道她的來意不善。

「是新嫂子，坐呀！有什麼事吧？」

「也沒有什麼……這幾天聽說有刺客……堡內又死了幾個護院，天一黑就害怕，總希望有一個伴兒……」

胡嬋的反應奇快，道：「二姨娘和三姨娘都很寂寞，何不找她們聊聊？」

「妳又不是不知道的，和她們又談不攏。」

「說的也是，二、三姨娘脾氣不好，動不動就發牢騷。其實新嫂子也不必担心，妳那院落安全得很。」

「喲……」黃梅雨道：「哪裏安全哪？就連爹那院落的荷池中不也撈上一具屍體嗎？我是想妳我的年紀相當，要是能和小妹在一起，一定談得來——」

「那怎麼成？新嫂子和大哥正是燕爾新婚。」胡嬋道：「我可不能煞風景！」

「繼祖的傷還沒好，五七天內不便睡在一起……」目光在餐具上梭溜了幾眼，女僕正在端走，黃梅雨道：「喲！小妹，妳的飯量可眞叫人羨慕，一鉢飯，四個菜都吃得光光的……」

這一招胡嬋幾乎無法招架，的確，平常她吃不了一碗飯，幸虧李嫂機靈，道：「眞讓少奶奶見笑！今兒格奴才本要到大廚房去吃，小姐要奴才陪她吃，奴才的飯量嘛，一向如此，反正剩下也是丟掉！」

黃梅雨笑笑，道：「就算李嫂也在這兒吃了！這飯量也眞叫人羨慕！」

李嫂道：「平常老是吃大鍋飯，猛古丁一次小鍋飯，胃口就好得邪氣！少奶奶要是不信，再給奴才來二十個水餃，一碗大鹵麵外加二十個鍋貼，看看奴才能不能吃下去！」

李嫂是胡嬋的心腹，自然也知道少奶奶的弦外之音。總要爲小姐遮羞，蓋着點，只不過對于窩藏徐青雲這檔子事兒，她是一百個不讚成。

胡嬋道：「新嫂子害怕，何不叫大哥多派幾位護院在妳的院屋附近多加巡邏？我想那刺客不會是專程來找新嫂子的吧？」胡嬋的口齒也够犀利的。

黃梅雨道：「這刺客也眞很厲害！殺了人，本宅中人居然還摸不清他是走了抑是仍窩在本堡之中。」

「卜通」一聲，胡嬋心頭跳一下，她今天才知道黃梅雨有點道行，笑笑道：「新嫂子也未免把那刺客形容過份了吧？」

黃梅雨離去時道：「小妹，晚上可要小心點啊！」帶着曖昧的笑意下樓而去。

胡嬋有點犯嘀咕。

此刻黃梅雨逕自來到胡繼祖另一臥室內，這是在另一偏院中，胡繼祖本以爲是丫頭來了，乍見是黃梅雨，急忙把幾張圖塞在枕下，其實是避火圖，也就是春宮，據說火神是女性。

「繼祖，是什麼呀？還怕我看到！」

其實她可以猜到。

「沒有什麼，梅雨，眞抱歉！新婚已過了將近十天，我們居然還沒有同房。」

「我是無所謂，你的身子好了再說……」一屁股坐在床沿上，渾圓飽滿的臀部和大腿，在胡繼祖視覺上造成重疊的肉浪。只是他的目光中一點也沒有貪婪之色。

「繼祖，有句話我本不想說，可是爲了本堡的安全，又不能不說。」

「不能不說那就說吧！」

「據說那個護院就死在小妹院屋的附近……」

「梅雨，小妹一向正派，我們自小一起長大，對她最清楚了！」

「繼祖，你不知道……」

「不要說了！」胡繼祖表現了兄妹間的情感。當然黃梅雨還不知道胡繼祖這位花花大少對她不太熱乎的原因。

黃梅雨出了這個跨院，有個人盯上了她，而這工夫這院屋門外一個漢子走近黃梅雨，她低聲對那漢子說了幾句話，那漢子立刻走了。

盯黃梅雨的自然是藍青，他現在的身份還是護院領班。但黃梅雨知道，却未說穿。藍青立刻就盯上了那漢子。

果然不出藍青所料，那漢子身後側樹上潛上胡嬋的小樓，伏在後窗上窺伺。藍青也上了樓，一手往他肩上一搭，此人見是藍青，低聲道：「藍領班，幹啥？」

「你在這兒能看到什麼？浴室在那邊，窺春嘛！要到那邊去。」

「你……你說什麼？」

「少奶奶派你來眞是太危險了！來……」引導這漢子來到樓門外，作了兩聲蟋蟀叫聲，樓門開了一縫。漢子的雙肘被扣住，覺得頸子快要斷了，却又無法出聲，穴道被制，被攢了進去。

胡嬋問道：「藍青，這是怎麼一回事兒？」

藍青踢了地上的漢子一脚，道：「問他。」

這漢子知道糟了，他道：「小姐，我只是堡中二流護院，少奶奶的差遣我不能不從。」話是不錯，骨頭却不夠硬。

胡嬋道：「少奶奶叫你來幹什麼？」

「她說堡中有奸細，說不定小姐樓上也靠不住。」

藍青道：「你這雜碎眞不是玩藝，一旦被擒，立刻招供，這是不忠於主；當時我明明看到你想向她施『祿山之爪』，却被她用手撥開了！這又叫做惡奴欺主，僅此二點，你死有餘辜。」

這工夫徐青雲在閣樓上道：「藍兄，你知不知道如何處置此人？」

「願聞高見。」藍青上了閣樓。兩人咬了一陣耳根，藍青把這漢子帶走。胡嬋道：「你們要把這個護院送到何處？」

「妳最好不要多管這些閒事。」

「你似乎只以爲這護院下流欺主，並未想到做主人的不自重，才會造成這種現象。」

「我和黃梅雨自幼一起長大，別把她形容得太不堪……」胡嬋笑了一笑，不再多言。徐青雲似也未能眞正瞭解胡嬋這個姑娘。

× × ×

掌燈不久，黃梅雨掩掩藏藏地走向胡君實的書房，但藍青又自花叢中探出頭來，道：「少奶奶，借一步說話。」

黃梅雨一看是藍青，面色一變道：「又是你！眞是陰魂不散。你似乎忘了自己的身份。」

「沒忘，妳最好也別端少奶奶的架子，妳的骨頭有幾兩重，可瞞不了我！老實說，妳不大襯配！」

黃梅雨一臉殺機，道：「藍青，未免太過份了吧！我一直爲你保守機密，難道還不夠？我現在要是大喊『强奸』，你知道下場如何？」

「像妳這種女人値得强奸嗎？我眞爲徐少俠抱屈，他居然還以爲妳是個三貞九烈的女人。但是，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拆穿妳的眞面目。所以他仍然敬重妳，而妳却時時想害他！」

「你胡說！」黃梅雨道：「我倒覺得你夠恨，那個護院又不見了。」

藍青道：「失踪了人就以爲是我幹的，黃梅雨，妳要來找胡君實對不？」

「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些？」

「我警告妳，可別亂嚼舌頭，不然的話……」

「怎麼樣？」一個較爲蒼老而冷漠的口音來自藍青背後，藍青移步回頭，駭然發現此人竟是「冷面人屠」梁英。藍青不論如何高估自己也知道絕非敵手。

梁英道：「少奶奶，妳希望如何處置他？」

黃梅雨也看穿了這局面，藍青絕對逃不出此人的掌心，反問道：「梁大俠最好的處置方法是什麼？」

「他是哭着來的，就叫他一聲不吭地回去如何？」

黃梅雨挑挑雙眉沒吭聲，梁英只知道藍青叛了，却未聽到別的話，要不，他是應該先擒他送交胡君實的。

梁英道：「藍青，你這個欺主的惡奴！你說，是自己了斷還是我出手？」

「姓藍的就算不成，也不會採用那種窩囊的方式。」

「行！就憑這句話，也値得梁英動手！」此人平常冷面，每到要殺人時就會展現笑容。旣稱「人屠」，一出手就不留情。「迎門正踩」，目標是小腹。

藍青抽身一旋，本想反守爲攻，但二人的差距大了些，根本不可能，所以梁英一掌掃來，藍青又是手忙脚亂。不到五招，藍青已陷入對方的腿浪掌山之中。藍青和徐青雲在一起也不過十天左右，獲益不淺，正因爲如此，才能勉强支持十招，這工夫藍青蹲在地上，閃過兩脚，這最後一脚是絕對躲不過的，這時却有一隻手比梁英的脚還快，一抄一扭，梁英的身子向後飛出。

藍青等于死裏逃生，驚魂甫定，發現伸手摔出梁英的人竟是一個中年和尙，而梁英的身子飛出太快，頭撞石墩昏死過去了。

和尙出手就走，所以藍青、黃梅雨什至梁英自己都未看清他的面貌。藍青和黃梅雨也僅僅看到了他的側影。

沒有人知道和尙救人的動機，就連黃梅雨也不以爲和尙是藍青的人。

× × ×

胡嬋輕輕地上了閣樓，徐青雲正在打坐調息。這可能是他受傷後第一次打坐。她打量着他，證明他已經可以行功了。這閣樓上燠熱難當，在這盛夏之季，晝間晒熱的屋面，往往到天亮還沒有涼透。胡嬋每次上來一會就會出一身大汗。

但她此刻望着他，却一點汗也沒有。她貼近些細看，的確無汗，甚至于還能感覺他身上非但沒有熱氣，反而涼沁沁地。

胡嬋十分驚奇，除非死人身上才會涼，閣樓上這麼熱，身上固然會涼，但應該有汗才對。她再貼近些，以她的面頰去體會他面頰上的涼度，更加吃驚不已，因爲那不但是涼，簡直是冷。

她很想用手摸一下，到底冷到什麼程度？但打坐時絕對避免干擾。反之，有走火的危險。她正要縮回身子，他忽然睜開了雙眼。胡嬋嚇了一跳，道：「你不是在打坐？」

「當然在打坐。」

「正好完畢？」

「不是，只是因爲嗅到一股體香而停止的。」

「胡說，一心可以二用？」

「別家內功心法不行，本門則可，妳是不是奇怪我身上爲甚麼這麼冷？」

「是啊！這不是有點反常了？」

「不反常，熱天，身上應該涼涼地，冬天，正常人身上應該是熱的，除非是有病的人才不一樣。我只是比平常人更涼些而已。」

胡嬋這工夫額上已出了汗，道：「你一點也不感覺熱？」

「心定自然涼，由於妳心中先入爲主有個『熱』字，才會熱的。妳坐近點就不會太熱。」

胡嬋湊近了些，果然像坐在一塊冰附近一樣，道：「這是甚麼內功？有這麼奇妙？」

「太乙無極心法，胡姑娘！這些天來眞拖累妳了！」

「說這些幹甚麼？」胡嬋一向很刁蠻，今天却十分溫順，道：「你找那串唸珠有甚麼用？」

「嗨！」他長長吁口氣，說道：「如果我找不到，或者是超過三個月，家父就完了……」

「這和令尊有甚麼關係？」

「還不是這個綽號『神偷』害了他？唸珠關係一個極大的秘密，傳說家父手中有唸珠，清廷宗人府出面找家父，要他三月內交出那串唸珠。或唸珠上的秘密東西，家父要是自動找尋，機會還多些，但他作了人質。」

「你以爲唸珠在『虎堡』中？」

「不是以爲，而是確在此堡之中。」

「家兄大喜之日，喬玲不是交你一串假的？」

「不錯。但估計府上必然還有一串眞的。而令尊顯然早知喬玲會去盜那串假的，或者他們早有默契。」

胡嬋道：「那串唸珠到底關係一個甚麼大秘密？」

「妳最好不要問這麼多！」

「算，算了。原來到現在你還不信任我。」她要離開閣樓，但他拉住了她。

「胡嬋，我可以告訴妳，但這關係家父的生命安危，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

「不信任我就不要說嘛！」

「那串唸珠和一套法器有關，至於那套法器，又和順治帝的金身有關。」

「金身？」

「對，順治死後，康熙爲他塑了金身，據說是用了一千五百斤黃金……」

「一千五百斤黃金似乎不該被清廷如此重視。」

「當然，但這一千五百斤黃金是塑了個順治帝的金身，另外，金身背上還鑄有一部經文……」

「經文？甚麼經？」

下面有人敲壁三下，胡嬋立刻下了閣樓，是胡繼祖上了小樓，歪戴着青緞瓜皮帽，站在那兒身子不停地一顫一顫地，而且咀角上總是噙着對甚麼事都不在乎的神色。

「大哥有事？」

「嗯，有件噁心的事，妳可能還不知道。」

「我知道一點，是不是有個護院死在二姨娘的屋中？」

「小妹，妳怎麼知道的？爹要目睹的人守密。」

「世上哪有不透風的牆？」

「他娘的，眞丢人！」胡繼祖道：「下面風傳，二姨娘高價倒貼，有好幾個護院和她都有一腿……」也只有胡繼祖這種人才能在妹妹面前說出這種話來。

其實在二姨娘屋中發現的護院正是在胡嬋屋中被弄死的那個，也就是黃梅雨的心腹。那是在被弄到二姨娘屋中的同時，胡君實就發現桌上一張紙條，紙條上自然是寫了些告密的話。

× × ×

午夜稍過，牆外竄進了一個矯捷的身影。

這人檢起兩塊小石，向左邊花木叢中丢去，人却向右邊射去。她正是「黑水仙」喬玲，她自孫泰那兒探出口風，可能徐青雲陷在這兒。

孫泰自然不會對她說得太多，但她比孫泰機伶，自他的話中可以舉一反三，她對徐青雲有那麼一股推不掉的眷顧，表面上却又不肯表示出來。

她此刻的聲東擊西之法，固然把大多數的護院引到左邊去了，却仍有個老油子例外，蹲在右邊花叢中。喬玲一時大意，正好經過那兒，一隻手由花叢中伸出來，疾扣她的脈門。

喬玲猛吃一驚，急切中以攻代守，雖然稍遲了些，她還是攻擊對方的外臂。果然是遲了一步，她的脈門先被扣住。攻外臂的一膝立刻失去了力道。

「大妹子，送上門的三鮮不能不吃，哥們可是好久沒有開葷哩——」探頭去親喬玲的面頰。喬玲自悔大意，却是用不上力，萬分難過。

此人正是「虎堡」的食客「追星摘月」齊劍宏，身份頗高，却是個酒色之徒。像「黑水仙」這等成熟的姑娘，青春之浪橫流，似已溢出衣衫之外，這傢伙那有這份耐心？一邊去親，一手却邊施「祿山之爪」。

一個人在慾念大熾之下，精神是不會集中的，扣住脈門的手勁稍稍一鬆，喬玲的左手正好在對方的右肩處，「二龍搶珠」一戳向此人的招子。

一個是意馬心猿，一個是謀定而後動，「卜嗤」一聲，兩顆眼珠子已應手而出，接着就傳來了一聲慘嗥。正好附近有三四個人，其中一人竟是「怪駝」婁魯。此人一聞慘嗥聲就知道是齊劍宏遭了毒手，以「龍門三跳」撲上來。

喬玲含忿出手，也未注意這是個勁敵，婁魯伸手一格，喬玲差點痛得尖叫出聲，但她近年來也混出一點名氣，提起「黑水仙」，黑道人物輕易也不敢招惹。此刻她才看出是「怪駝」，正想抽身，「怪駝」快逾閃電，已在她的背上掃了一掌。

喬玲以爲今夜栽定了，拚命一掠，才不過一丈五六，「怪駝」道：「要走？」堪堪抓到，忽然一聲暴喝，一蓬白霧迎面襲到。

「怪駝」一嗅就知道可能是石灰，大袖交拂，已大半震散，但身形也停了下來，果然是石灰，原來這人是孫泰。

喬玲去套孫泰的口風，孫泰就暗暗跟上她，見她進入「虎堡」，孫泰雖知徐青雲在堡中無恙，但却不放心喬玲，他知道老大對她沒意思，但喬玲却有點剃頭担子一頭熱。

孫泰也知道憑二人進「虎堡」未免太冒險，尤其在上次事件之後，堡中戒備必嚴，正好牆邊有一堆石灰，他就抓了一把

，沒想到還眞派上了用場。

喬玲改變方向逃走，孫泰追了上來，道：「喬玲，傷勢如何？」

「不輕，不過還能……」一個踉蹌差點仆下。孫泰扶住了她，道：「快到我背上來！」

喬玲很倔，似不屑讓人揹着她逃走，可是孫泰知道一旦被俘會有什麼結果，挾起她疾奔東南方圍牆，也許是他們的運氣不錯，居然被他們脫出堡外。

胡君實剛被叫醒，來到大廳之中，有三位食客保護着，如「怪駝」、「魔姬」和內總管霍振東等。這工夫「追星摘月」齊劍宏被扶了進來，雙目變成血洞，血流滿面。

胡君實連打了兩個呵欠，道：「這是怎麼回事？齊大俠，你……你是怎麼了。」掏出鼻烟壺往鼻上一抹，連打了三個噴嚏。

這工夫齊劍宏渾身顫慄着，道：「胡堡主，是在下一時大意，讓喬玲那婆娘得手……」

「一共來了幾個人？」

內總管霍振東說道：「可能只有兩個人。」

胡君實張羅着：「振東，有沒有爲齊大俠上藥？」

「有，可是止不住血。」

胡君實惋惜地：「嘖嘖！齊大俠經驗老到，身手了得，但雙目失明，今後是否還能……不過齊兄請放心！既是在本堡中失去雙目的，胡某絕對負責，胡兄在此養老沒有問題！」

齊劍宏自然能聽出胡君實的口氣，像他這種人，怎麼會受人憐憫，把這兒當作養老院？何況，即使眞有此意，胡君實也不具備那種善心，說道：「胡堡主的盛情，在下心領……」舉掌自碎天靈，倒地而亡。

「這……」胡君實自座位上站了起來，大聲道：「這是從何說起？齊兄……你太想不開了……」居然淚光流轉，立即吩咐總管厚殮。

此刻，內院小佛堂中一燈如豆，木魚聲低沉，在夜空中迴盪。小神龕前蒲團上盤膝坐着一位風韻猶在的中年美婦，是她在輕敲着木魚。

自這中年美婦雙目微閉的面龐上，仍可找到她年輕時動人的風貌，和一種靜中有動的活力。這時美婦身旁站着一個灰衣中年和尚，但美婦敲着木魚未停。

「滌塵……我終于找到了妳……雖然一別十餘年，看來妳音容依舊……」

「你是什麼人？」美婦微微一震，木魚聲却仍然未斷。

「貧僧一元，妳應該能聽出我的口音的。」

「滌塵是何人？我不知道，這是『虎堡』的內宅，出家人應知檢點些，還不快走！」

「阿彌陀佛！」和尚道：「滌塵，以妳的智慧，應能分辨出昔年幾個人的誠心與假意。」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你再不走我就要召人來了！」

「滌塵，這也不能怪妳，」和尚低聲道：「昔年幾個人爲妳出家，看來至誠感人，但他們只不過是一時權宜，爲了那東西而暫時削髮，去接近妳。那是因爲青蓮庵附屬華光寺，因爲清廷勅建，相距只有一里路，而且一寺一庵時有往來，然而，他們幾個不久就還了俗，只有我此心不渝，永不還俗。」

「我是探花鎮上『虎堡』堡主的妻子，根本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你不走是不是？」

「滌塵，我和他們不同，絕非爲了那東西，但我只想問妳一句話，他們昔年也許以爲妳身上沒有那東西，一個個還俗而去，可否告知，妳是否眞有那串東西？」

「來人哪！有賊……」

「好！滌塵，我走，但……我還會來的……」

和尚離去，他正是救藍青的那個和尚，而小佛堂後廳外却有隻眼在窺伺。

×　×　×

徐青雲行功已畢，拉開閣樓的活門向下望去，胡嬋已睡，透過絳帳，仍可看到帳內的海棠春睡，他覺得這少女人很純潔？即使是情敵，也很少出言攻擊敵人。

藍青對他說過幾次有關黃梅雨的爲人，說她不太正派，胡嬋也聽到了，但她從不參加意見。

此刻徐青雲輕輕離開閣樓，在帳外打量胡嬋一會，心想，生長在一個罪惡之家，總是可惜……

此刻黃梅雨的院中一片死寂，樓上也無燈。胡繼祖一直稱病未癒，而且晚上也不宿此樓，但此刻，在有心人來說，却能聽到樓內有人耳語之聲。

「輕聲一點，你今天怎麼會這麼大意呢？」

「不會有人來的，胡繼祖爲什麼不來呢？」

「是我自稱有病的……」

「總不能老是有病吧？」

「拖一天算一天。」

「這麼說是不喜歡他而喜歡我囉？」

「哼……」

「今夜如何。」

「不行，什麼時候行我會告訴你。」

「妳不會是在吊我的胃口？」

「當然不會，情感未成熟，那就毫無意思……」

就在這時，後窗上敲了三下，黃梅雨打了個手勢，沉聲道：「誰呀？」

後窗外的人道：「徐青雲……」的確是他，他想問問她，黃家那輩子作了缺德事，出了這麼一個不要臉的女人。但他聽到附近有人走近，立即轉到屋子側面，就在這時，窗內潑出一桶水漬，且丟出一根點着的紙煤。

「呼」地一聲，窗外的人在火光暴漲中發出悽厲的慘呼。

原來潑出的是火油（煤油），窗外之人全身着火，滿地在翻滾，屋內的男人已自另一窗中竄出去。而黃梅雨也大呼「有賊」！

先上樓的是胡繼祖，道：「龍娟，這是什麼人？」

「賊，幸我臨危不亂，把一桶煤油潑在他的身上，然後丟出火種。」

那人已被燒得變了型，但火還在燃燒，胡繼祖道：「能潛入本堡，必非庸手，知不知道是誰？」

這工夫樓下院中忽然有人大聲道：「八成是徐青雲，我不久前好像看到他在此樓附近。」

「不大可能吧！」這工夫胡君實也由三兩個高人護着站在此院門口，道：「徐青雲不會那麼容易上當的。」

黃梅雨內心說不出是什麼滋味，自幼青梅竹馬，可是那份情感不知自何時起漸漸褪了色，越來越淡。現在聽了樓下金貫一的話，居然是憂喜參半。

剛才在黃梅雨屋中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黃梅雨道：「爹，我潑油時隱隱看出，這個人似乎正是徐青雲。」

「如果眞是他，那就太好了！許多高手都擒拿不了他，却被妳燒死了！」胡君實立刻下令全宅搜索。而金貫一在胡君實尚未下令之前已先離開。

其實有好多個高手不信被燒死的人是徐青雲，他們立刻各自悄悄地巡邏，設法證明這件事。

這工夫徐青雲正要返回胡嬋樓下，忽見附近有兩個人影，看身法絕非一般護院之流，立刻向相反方向掠到一個小院中。

一入此院就聽到有人在唸「嚴楞經」聲音來自那小佛堂中。徐青雲早知這兒有個小佛堂，也知道是胡妻在此終年唸經拜佛，却一直未注意她。

爲了迴避那兩個高手，他自側面窗中進入佛堂中。

「什麼人？」想不到唸經的女人的警覺性極高。

「是我。」徐青雲看清了神龕前蒲團上的中年婦人，四十左右，長髮未髻，披在背上，皮白如脂，雖僅薄施脂粉，仍掩不住她的美艷，她停止了唸經。

也許有點像胡嬋，或者胡嬋像她，徐青雲就產生好感。躬身道：「伯母是胡嬋的什麼人？」

「她是我的女兒！」

「噢……晚輩叫徐青雲，是令嬡的朋友……」

「朋友？」美婦仰起頭，看樣子是個失明的人，道：「沒聽小嬋說過和你是朋友。」

「伯母，晚輩說的是實話，是不是伯母不歡迎別人來此打擾？」

「也不儘然。也可以說請別人來也未必肯來。」

「伯母是說除了胡嬋會來，別人都不來嗎？新媳婦來過嗎？」

「提她幹什麼呢？」面色一沉，就和剛才的神態截然不同了，有一股懾人的冷漠。

徐青雲聽多了對黃梅雨不利的話，道：「伯母，新媳婦作錯了什麼事嗎？」

「這是胡家的家務事，不談也罷！你快走吧！」

「伯母是否反對晚輩和令嬡來往？」

「你們是如何認識的？」

「不瞞伯母說，晚輩十天前在貴堡中遇上大敵，誤走誤闖，進入令嬡的小樓，令嬡一時情急拉動了絲帶，於是，那箭匣就……」

「噢！那太可怕了！中了幾箭？」

「三箭，伯母。」

「三箭？」婦人顯然有點意外，道：「只中了三箭？」

「是的，伯母，我當時盡全力避過了數十箭。」

「不是數十箭，而是一百四十七箭。」婦人道：「那箭匣中一次會射出一百五十支箭。徐少俠，你很了不起！俗語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你過來……」

徐青雲走前，婦人道：「讓我摸摸你的臉。」

徐青雲蹲下來仰起臉，婦人伸出修長美好的手緩緩地放在他的前額上。這當然十分危險，如果這婦人是練家子或包藏禍心的話……

婦人很仔細地摸着，道：「徐少俠的相貌不錯，可以說很英俊，也很有福。」她的表情好像陷入回憶的憧憬中。

「伯母過獎了！」

「不是誇獎你，的確如此……」

這工夫徐青雲低聲道：「伯母，有人來了！」

「有嗎？我沒有聽到聲音。」

停了一會院門外有人道：「夫人，我們奉命搜索奸細，要進去搜一下。」

婦人低聲對徐青雲道：「他指的奸細就是你吧？」

「大概是的，伯母！」

「先藏在神龕底下。」

由于徐青雲聽出是藍青的口音，也就不太在乎，立刻藏在神龕之下。婦人冷冷地道：「要搜就進來搜吧！這道牆是擋不住你們的！」

搜索的人越牆而入，爲首者果然是藍青，他抱拳道：「夫人，堡主之命難違，還請夫人原諒。」

胡夫人不出聲，藍青道：「各位，夫人這兒不會有什麼，反正咱們是瞞上不瞞下，隨便看看吧……」他首先去搜神龕下，拉拉布幔，把徐青雲的衣角遮住，道：「走吧！夫人，打擾了……」

衆人走後，婦人說道：「藍青發現了你？」

徐青雲暗吃一驚，道：「伯母沒有失明吧？」

「有，但我的耳朵很靈，我能聽出藍青在拉布幔時呼吸有點迫促。」

「伯母，您眞是一位心細的人。」

婦人笑笑，這笑容很難解釋，道：「有目而不能視，不心細又如何生存？你幾歲了？」

「二十六，伯母。」

「父母還健在吧。」

「家母已過世，家父還健在。」

「你喜歡胡嬋，胡嬋也喜歡你嗎？」

「我想是的，伯母。」

「你最好不要在堡內躭得太久，但外面似乎發生了什麼事，搜得很緊，你就在此躭一夜吧！」

「多謝伯母。」

「徐少俠，我有子不如無子，那敗家子……」

「伯母，我就認妳這位義母吧！只要您不嫌我……」他拜了下去，婦人很激動

，表情也很奇特。

× × ×

此刻那具屍體已經多人鑑定，儘管已燒得焦黑一片，由于黃梅雨及金貫一等人的作證，加上一干護院們的附和，證明確是徐青雲。於是胡君實大樂，連夜慶祝，和部下痛飲。

胡嬋被外面的吵鬧聲弄醒，上閣樓一看無人，不由心頭一沉，她知道徐青雲剛癒，可能會出事，立刻叫李嫂出去打聽。

李嫂回來說了聽到的一切，千眞萬確，徐青雲被燒死在黃梅雨的樓窗外走廊上。

「燒死了？」胡嬋有一陣沉落感，老實說，到目前爲止，她根本還沒有愛上徐青雲。這是因爲她一直把徐青雲當作一個入侵者，她的父親是個無辜的被害者。

還有，他父親在找那唸珠，徐青雲也在找，她以爲在徐青雲身上較易獲得那串唸珠的消息。所以乍聞這消息，很難說是悲哀還是惆悵？

胡嬋正要親自下樓去印證這件事，忽聽黃梅雨的口音在院門外道：「小妹睡了嗎？」

胡嬋相信她是來印證這件事的。她聽到不少有關黃梅雨不正派的流言，但她不信，但有一點她却十分納悶，黃梅雨和徐青雲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她到底對徐青雲是否有眞情？抑是爲了她自己的立場，故作冷淡或勢不兩立？

反正徐青雲不在這兒，也不必怕她，胡嬋以爲探探黃梅雨的口氣也好，立刻叫李嫂下去開了院門。

黃梅雨上了樓，眉宇之間跳躍着娛心的色彩，道：「小妹，妳聽了這消息必會心花怒放。」

「新嫂子怎知我會心花怒放？」

「因爲『虎堡』的大敵已除，從此不必再提心吊胆了！」

「那個大敵呀？」

「徐青雲哪！爹說我是胡家的最大功臣，連那些高手都對他沒有辦法呢！小妹，去看看他那副死相如何？」

「我是要去看看。」胡嬋要下樓，李嫂却道：「少奶奶，聽說那個姓徐的和妳是自幼一起長大的，就那麼寒薄，一點情感也沒有嗎？」

「李嫂，姑不論他是一個偷兒之子，我旣爲胡家的人了，怎不站在胡家的立場說話呢？我要是帮着外人說話，別人又怎麼說？」

姑嫂二人來到黃梅雨的院中，因爲燒焦的屍體已移到院中了，由于衣服全燒光，加之身高和體型也像徐青雲，胡嬋不敢說這不是徐青雲。要不，他去了何處？他在此療傷這麼久，甚至她還要爲他處理便溺，他要走總會打個招呼吧？

儘管她還沒有愛上這個人，而且留他養傷另有用意，但一個被她救活的人落得如此下塲，內心自極難過。

這工夫胡繼祖在她身後打着呵欠，道：「這小子太咋唬了！這叫着惡貫滿盈！」也許是呵欠之故，眼中有淚水。

此刻黃梅雨已上了樓，胡嬋低聲道：「大哥，怎知這是徐青雲？」

「第一，當時徐青雲在她的窗外，當龍娟以爲是刺客而潑出火油，丟出火種時，正好高麗人金貫一在轉角處看到，的確是徐青雲。」

胡嬋有點精神恍惚，回到自己的樓上，胡繼祖神秘地笑笑。即使胡嬋此刻看到他的怪笑，也不知道他的怪笑內容如何？

這工夫大廳中傳來了幾度猜拳聲，時已近五更。

一個徐青雲的存在能使百十口人的「虎堡」提心吊胆；而他的死亡也能使全堡狂歡，一個人能混出這點名堂，已經很不容易了。

而徐青雲現在還在和胡夫人低聲交談，雖然起初談的是家常話，但後來也涉及他來此的目的，徐青雲說了，他以爲胡夫人必然和胡君實不同。要不怎會整天在此，足不出戶？他發現提到他的父親，胡夫人就有點異樣。

就在這時，院中有人低聲道：「誰在裏面？」

胡夫人示意叫徐青雲藏起來。胡夫人冷冷地說道：「誰在裏面與外人有什麼相干？」

一個身材高大，扁臉暴牙的漢子站在小佛堂門口，一臉不屑之色，道：「是誰在這兒當然有所不同。」

「你就是那個高麗人嗎？」

「說出來妳會不會嚇着。」

「我見過世面。」

金貫一道：「這小佛堂給妳佔着，眞是糟塌了……」

胡夫人道：「聽這口氣，你這東西旣不是胎生也不是卵生的，大概不是濕生必是化生的了！」

「嘿……」金貫一自然還不懂這話，却猜出必是罵他的話，說道：「瞎女人，眼睛瞎了就該自行了斷，何必抓着棺材板不放？」

「因爲我還不想死！」

「限妳天亮以前搬出此院，這兒極幽靜，最適合我練習飛刀，聽到了沒有？」

「沒聽到，因爲我只聽到狗吠聲……」

這工夫徐青雲自神龕後走了出來。人的名樹的影，眞是一點不假。「夜遊神」已闖出了萬兒。金貫一也見過他力接六大高手的實力，結果還是被他溜了。

金貫一不信徐青雲已被燒死，儘管表面上他說徐被燒死了。這一點算他聰明，所以他想立一次奇功，他相信徐青雲是隱伏在胡家大宅內，但是，聰明有時也會爲人帶來惡運。

金貫一很在乎徐青雲，但表面上却看不出來。

胡夫人此刻應是坐山觀虎鬥的立場，抑是爲徐青雲担心？她作何感想？

「我就知道你沒有死。」金貫一道：「所以別人都在爲你的死而慶功，我却出來遊盪，因爲我不以爲你會在那情況下被燒死！除非你不是『夜遊神』。」

「這表示你很聰明。」

「如你願跟我去見胡大俠，我敢以人格担保你平安無事，而且你幾乎可以有求必應。」

徐青雲道：「我準備自衛！」

「那好！因爲你一直還沒有嚐過我的飛刀滋味。」

「青雲，」胡夫人道：「你行嗎？」

「義母，我以爲我行。當然，他可能也以爲他是勝利者……」

金貫一並沒有那麼大的信心，所以他很快就出了手，這有點取巧，三柄飛刀兩前一後，前兩柄取雙肩，後面一柄似乎指向咽喉。

徐青雲絕對不敢大意，第一是金貫一的盛名，應不會虛假，其次，他重傷初癒，動作總是不如以前靈活。他的身子一側，左右肩的兩柄飛刀呼嘯而過。後面那一柄突然呈螺旋形射到。

這種路子並不難估出它的方向，所以徐青雲微挫身子，作適度的轉折。但是，絕對沒有想到，已經呼嘯而過，到了身後的兩柄，由于是作弧形射來，所以到了徐青雲的背後，正好相撞，「鏘」地一聲，兩柄飛刀的柄忽然裂開，各射出兩柄小飛刀。

這兩柄小飛刀射出的方向自然是徐青雲的背心或後腦部位，這自然是絕對出乎意料之外的。

徐青雲聽到「鏘」的一聲時，心頭一驚，立感腦後勁風驟近。由于他自己也用小飛刀，雖無這種花梢，却可以猜到兩刀相撞的後果，由于太近，他知道全身而退太難，全力施出「狐步」。

「唰」地一聲，其中一柄自他的肩頭劃過，衣破血出，胡夫人側頭「聽」其戰果，臉上的表情很奇特。在此同時，徐青雲施出了「繞樑」身法，身子在空中廻環扭折中兩道芒焰呼嘯而出。

金貫一自然想不到他能僅受輕傷而閃過他的三柄飛刀，這種攻擊方法，迄今還沒有失手過，驚悸中幾個閃電翻滾，堪堪閃過兩柄小刀，不禁咧嘴狂笑，大有「班門弄斧」的譏誚之意，但是……

剛剛咧開嘴，寒芒一閃而至，「卜嗤」一聲，直貫入喉頭，力道之大，竟把金貫一震退三大步，小刀全在後頸上探出約半寸來。

「啊……」金貫一瞪着驚凛的眸子，似想說什麼，終于搖搖倒下。

小佛堂內有一會沉寂，在這一段短暫的過程中，胡夫人的表情變化萬千，但現在，她忽然萬分激動地道：「孩子，你受傷了吧。」

「是的，義母，但不重……」

「孩子，這畜牲死于你的第三柄飛刀之下。」

「是的，義母。」徐青雲有點驚異，若非內行，如說只因盲人的聽覺靈敏，這理由是絕對牽强的。他道：「義母，您老人家必是一位高手。」

「這就過獎了！我只是略懂技擊之道，但由于處在這種複雜的環境之中，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覺，所以對聽風辨位以及暗器的風聲等較常人的心得多些而已！」

「義母，胡君實和妳的情感勢如冰炭嗎？要不，爲什麼他會允許您一人在此，爲什麼不常來看您？」

「不要提他了！青雲，把現場清理一下吧！」

「是的，義母，我弄走了金貫一的遺體後，暫時不回來了！有空我會再來看您的……」

徐青雲一走，胡君實不久就站在門內，道：「滌塵，我好想妳……」

「君實，忍耐點吧！這齣戲正在緊要關頭，不要弄砸了！」

「可是這種假鳳虛凰的夫妻我眞過膩了！」

「還不是爲了我的病……」

「滌塵，我近來一直在想，妳眞的有病嗎？」

「君實，如果連這件事你也不信，我就不免懷疑你對我的情感了！好在我爲你娶了幾個小妾。」

原配爲丈夫討小，這眞是世上所少見的。

「滌塵，一元和尚回來找過我，妳一定想不到吧！」

「是想不到！」夫人茫然道：「幹什麼？」

「還不是爲了那東西？」

「你是怎麼應付的？」

「我說我也在找，而且還叫他來找妳，表示我們多年交惡，老死不相往來。」

「可是他並未來找我。」

「這怎麼會呢？」胡君實想不通。

「也許是因爲他知道東西不在我的手中吧？」

× × ×

黎明前，徐青雲返回胡嬋的小樓上，他打量着熟睡的胡嬋。那知他看了好久，才發現她微睜着眼。「你……你眞是徐青雲？」似乎以爲見了鬼。

「怎麼？才一夜不見，你就不認識我了。」

「你……你不是被火燒死了？」

「是啊！不過我不忍割捨，特別向閻王爺請假回來看看妳。」

她有點激動，說道：「被燒死的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是本堡中的護院？」

「你以爲那唸珠在何人手中？」

「這要問妳們二人，黃梅雨說可能在妳手中，妳又說不在妳的手中。」

「你這一夜在什麼地方？」

「絕對未離開本堡。而且曾藏身於一個小佛堂中，且認了一位義母。」

胡嬋一愣，說道：「我娘會收你爲義子。」

「怎麼？妳以爲不可能？」

胡嬋不出聲，她有理由以爲不可能，但却不便說出來。她匆匆下床，道：「我要去問問。」

胡嬋有一把鑰匙，進入佛堂之中，母女互視一眼，胡夫人就知道她的來意了。

胡嬋道：「娘，您收了一個乾兒子？」

「小嬋，你反對嗎？」

「娘，我當然並不反對，只不過我懷疑她娘的動機。」

「小嬋，娘倒是想知道你和他在一起的用意。可不要讓一個男人以爲我的女兒太單純，很容易到手。」

「不會的，娘，正因爲我知道娘認爲他有用，我才救他的。」

「妳眞是個好孩子。」

「娘，女兒有個要求，不管您是否是利用他，由於此人心術不壞，請你不要害他……」

「不會的……」母女二人各懷心事。這大宅中很少有兩個人是一條心的。夫人道：「小嬋，妳眞的對他還沒有動情？」

「沒有，娘。」

「妳的婚事完全由娘作主了。」

「只要不太離譜，當然是應該由娘作主……」

胡嬋離去，神龕後走出一個黑衣蒙面，向胡夫人點頭一揖道：「關于這件事，全看夫人的了！」

「當然，剛才的話你也聽到了，但你必須對我忠心，絕對服從才行。」

「夫人，我的忠誠，將以事實來表現的。」

「那就好，我答應你的事也會全力促成，但你的身份可千萬不要被徐青雲拆穿了！」

「不會的，夫人……」

× × ×

雨夜，黃梅雨樓上無燈，但床上有人躺着，另一個站在床前。黃梅雨道：「你是不是以爲那夜燒死人時有個人在我的房中？」

「妳能否認爲有這回事？」

「不，當然有人，是胡繼祖。」

「哼！妳的說謊技巧太差，胡繼祖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和妳同床共枕，那個人應該是金貫一。」

「你居然把我當作這種人，要證明這一點，你可以制住金貫一要他招供，看看是否如此。」

「妳……」他要說金貫一已經死了，但只好打住，因而他也懷疑黃梅雨，是否已知金貫一死了。

他和黃梅雨一起長大，至少在一起有七八年之久，他一直不忍去猜忌她，但是有些事實又不能不使他從壞處去想。

徐青雲要走，她自帳中伸手拉住了他，道：「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這件事我一直不敢說，但不說也不成。」

「如果是廢話，最好不要說。」

「青雲，這話說出來，你可要沉住氣呀！」

「妳到底是說不說？」

「青雲，被燒死的那個人，會不會是孫泰？」

心頭猛震，徐青雲突然抬頭道：「他？怎麼會？」

「他潛進『虎堡』，也許想找你，因而在我窗外窺伺，那夜你叫了一聲，因附近有人聲而走開，我發現窗外的人不是你，所以就給他點顏色看看，結果潑出了煤油！」

徐青雲心頭刺痛，這事不是沒有可能，他冷峻地道：「萬一是他的話，妳要酌量點……」

他首先潛入停放棺木之處，因爲本堡死的護院以及「追星摘月」齋劍宏等人的棺木都放在這屋中，他找到那具棺木，由於天熱，屍體必臭，他還準備了一小罎白干酒。

棺木弄開時，連噴數口白干酒，仍然是臭氣薰天，他亮起火摺子照了很久，無法確定。按理說，孫泰略高些，但燒死的人必然會縮小些。這件事比找唸珠還重要，立刻潛出「虎堡」，來到住處。

他發現孫泰床上似乎有一兩天未睡的跡象，心瓣好像在淌血，他們兄弟三人，親逾手足，以身手論，孫泰差得多，而是以徐、呂二人高明，如論爲人豪情重義，孫泰爲最。

呂志明也要來，當初三人計議，呂志明要先來偵察，因爲他對採花鎭較熟，但迄今未到。

徐青雲出了一身大汗。果然黃梅雨所料，該怎麼辦？

就在這時，背後一柄匕首或刀劍的尖銳東西抵在他的「中樞穴」上。人在慌亂、焦急時就會發生這種事。他道：「什麼人？」

「要命的！」

「喬玲，我現在沒有心情開玩笑！」

「誰和你開玩笑？」

「妳這是幹什麼？」

「我發現你一直在紅口白牙地要咀皮子。」

「這話怎麼說？」

「你捫心自問一下，你有沒有一句實話？你和黃梅雨是勢不兩立嗎？只是做作逼眞罷了！你明知她不正經。」

「逢人只說三分話，在外面混只好如此。」

「徐青雲，你對唸珠、法器和那金身知道多少？」

「不必套我，妳知道多少？」

「我知道金身上有『大手印願文』，我不怕你套我，要談這件事，必須從頭說起。」她走到窗口把窗子閉上，然後坐在床邊，道：「清初順治皇帝突然英年崩殂，死時只有二十三歲，康熙上台追諡爲章皇帝，廟號「世祖」。關于順治之死，褒多於貶，而貶的都是他的私事，一是把皇后降爲妃子（攝政王多爾袞爲他選的），另一件事是把死去的妃子追封爲皇后，據說那董鄂妃即江南名女人董小婉。」她停止不說了。

「怎麼？只知道這一鱗半爪？」

「你認爲由此談起有無必要？」

「也許有。」

喬玲道：「董鄂妃出殯一個月，也就宣佈了順治駕崩。在滿清開國之初，刑法不如以後嚴峻，有人說順治未死，是出了家，當時有個叫吳信業的人（太倉人，原是明朝遺臣，後附清爲國子監祭酒），把順治出家事寫了四首『清涼禮佛』的詩，重要的一首是：『雙成明靜影徘徊，已作屏風壁作台，鼇露彫殘千里草，清涼山下六龍來。』非但暗示順治出了家，還隱在五台山，該山又名清涼山。」

「說呀！怎麼又不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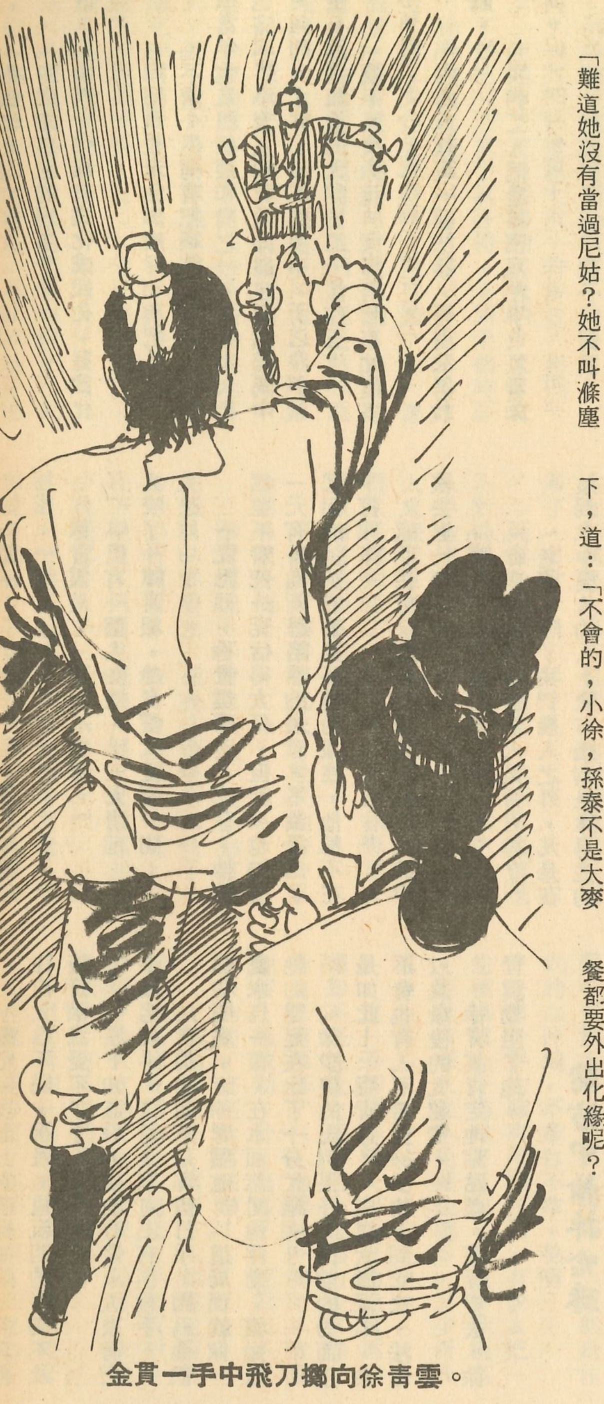
「怕你以爲囉嗦！」

「下面不就導入正軌了？」

喬玲又道：「順治出家之事，由其子康熙四登五台山即可證明，而且每次在半山即斥退侍衆，一人上山，到小廟進香，以後所以不去，是因爲康熙四十一年，順治已經死了。但在第三次登山時，康熙奉上一串唸珠，第四次又送去一套法器。」

徐青雲打個手勢，二人自前後窗穿出，上了屋面看了一會，這才入屋，他們必須小心，他道：「喬玲，請再說下去。」

喬玲道：「據我所知，有了唸珠只能找到法器，找到法器才能够找到那最大秘密。」



金貫一手中飛刀擲向徐青雲。

徐青雲道：「至少你知道那套法器在何處？」

「不知道。」

「唸珠呢？」

「大概在一元和尚手中。」喬玲道：「還有一件事你一定也知道吧？就是四個假和尚及一個眞尼姑剃渡出家的事。」

徐青雲笑笑道：「四個假和尚之中至少還有一個是眞的，那就是一元和尚，但那尼姑却早已還了俗——」

「那不是有夫之婦當尼姑……下輩上素？」

徐青雲道：「『黑水仙』，這有點不尊敬吧？妳說的可是胡夫人？」

「難道她沒有當過尼姑？她不叫滌塵嗎？」

「我已認她作義母，妳說話可要莊重點。」

「認她作義母？」喬玲道：「我看你小子正是所謂：有奶便是娘呀！你怎麼認她作義母？」

「在『虎堡』中她要不是一位衆濁獨清的可敬人物，會單獨住在小佛堂中？」

「小徐，我不敢斬釘截鐵地說她不配爲你之義母，而是風聞這女人昔年在青蓮庵中也不怎麼規矩。」

「喬玲，不可濫用『風聞』或『據說』這類字眼兒。」徐青雲道：「有沒有看到孫泰？」

「他不見了？」

徐青雲說了燒死人的事，喬玲想了一下，道：「不會的，小徐，孫泰不是大麥那種人，你大可放心！」

她往床上一躺，美目流盼，眼波中流濺着熱情的熔岩。

徐青雲自然看得出來，却從不以賈寶玉自居而風流自賞，「不求大士瓶中露，爲乞嫦娥檻外梅」，紅樓夢中十二金釵之一的妙玉，在寶玉生日那天送了一張賀帖給他，自稱「檻外人」。這和喬玲略似。其實喬玲配他也很不錯。

但男女間這種情感太微妙了，外人看來甚爲襯配的一對，往往又是格格不入。而局外人看來不可能配對的，却又偏偏配上了。

喬玲一走，徐青雲也走了。

鎭北五里左右有座不大的靈官廟，非但談不上香火，恐怕唯一的和尚連一日三餐都要外出化緣呢？

現在一個和尚正在雲床上睡覺，淡淡的月光瀉進來，照着和尚那飽經世故的面孔。這工夫一個人影飄了進來，悄然無聲，此人一進屋就搜索。

找了一會，才站在床前打量這個和尚，大約四十七八歲，一臉油光，非但不會是三餐不繼，根本也不像戒葷的樣子。

和尚的衣領內凸凸地仍有東西，來人似乎在攷慮是逕自取下抑是先叫醒了人？正要伸手，和尚睜開眼，眼珠子骨碌碌地直轉。

平常人定會嚇一跳，徐青雲並沒有。

和尚道：「幹啥？」

「請問大師的法號可是一元？」

「是又如何？」

「大師可否把項上的唸珠讓在下看一看？」

「施主是……」

「徐青雲。」

「嘿！徐子飛的兒子，夠資格，夠斤兩……」坐起來取下一串唸珠，正是用幾種顏色不同的物質雕成的唸珠，如瑪瑙、珊瑚及貓兒眼等等，最貴的是金鋼鑽。和尚這麼大方頗出乎他的意料，他仔細打量着唸珠。

一元說道：「東西錯不了的，如假包換！」

「大師這唸珠來自何處？」

「『龍堡』堡主龍紹武。」

「他那一串不是給女兒作了陪嫁之物到了胡家了？」

「那只不過是放空氣而已。」

「大師是如何到手的？」

「化緣化來的。」

「有這麼慈悲的施主？」

「當然，化緣有文化或武化，是武化來的。」

「龍紹武也未免那麼好相與吧？」

「不錯，但他有把柄在我手中，況且他當年也是四個假和尚之一，這些事大概也瞞不了小施主的，他知道在這大漩渦中摸魚的人太多，他不想多事，所以我們議定，得到最後的大秘密二一添作五！」

「哦！原來如此，大師對此事知道多少？」

「由此珠找到一套法器，再由法器找到……」

「我們二人把這秘密寫在手上互看如何？」

「好，誰寫對了這串珠子就歸誰！」

「大師眞能如此慷慨？」

「當初龍紹武肯交給我，還不是希望得到大秘密之後分他一杯？憑小施主的良心，一旦得到，你會獨吞嗎？況且，知道此秘密的人越來越多，我自忖身手遠不如你。」

「這是不是有點嫁禍的意味？」

「以小施主的身手和機智來說，如認爲這是嫁禍，那就無人敢接受了！」一元正色道：「所以老衲也不勉强施主接受此物和這條件。」似要伸手接回。

「就照大師的辦法吧！」兩人在手心寫了字同時張手，他們的掌心却是一個圈，二人啞然失笑，這表示二人都不吃虧，可能二人都不知道最後的秘密，或者都不願說出來。

一元道：「小施主，老衲並不知道這秘密。」

徐青雲道：「我也不知道。」

「但有一個人知道。」一元湊前，二人咬了一陣耳根，徐青雲又重複一句：「大來賭坊？」

一元點頭，徐青雲帶走了唸珠。他當然並不會把一元估得太低，但至少也知道一元有叫他衝鋒陷陣的用意。不論是爲了父親的沉寃或弟兄孫泰的犧牲，他都不在乎打頭陣。

返回住處，藍青在等他，道：「徐少俠去過什麼地方？」

「鎭北五里左右的靈官廟。」

「徐少俠，喬玲這女人是否可靠？」

「老藍，除了我們幾人之外，凡是在這混水中摸魚的人，能有幾個是靠得住的呢？」

「這話也對，黃梅雨要我傳來口信，要你明天到大來賭坊去。」

「噢？」徐青雲本來有點成就感，此刻却又以爲自己近似傀儡了。由此看來，黃梅雨也不單純，但也正因爲她接近的人多，難免引起流言，這當然也是徐青雲從好處去想。

「徐少俠明天去不去？」

「爲什麼不去？宗人府的限期一天天減少，家父的心情如何？爲人子者怎會體會不出來？」

「是的，徐少俠，不過據在下所知，大來賭坊是龍、胡兩家投資經營的，只是不公開出面而已，你到大來去不是自投羅網？」

「藍兄，表面上的確是如此，但表裏往往大爲不同，況且，這沉悶的僵局不及時打破我受不了！」

「在下知道徐少俠的心情，大來有三十幾名打手，總管是黑道上有名殺手。」

「可怕的並不是那些打手，因爲他們擺在明處，」徐青雲道：「這局面就像一隻水鳥一樣，在水面悠閒地浮動，誰知道牠的雙足在水下十分忙碌呢？」

「徐少俠的比例很好，目前的局面正是如此！」藍青道：「在這大漩渦中，會不會也有人不希望徐少俠得到唸珠、法器以及最後的大秘密。」

徐青雲肯定地點點頭。藍青要去，徐青雲勸阻了他。

賭坊中輸掉唸珠

大來賭坊自然不是明的，因是龍、胡兩家合開的，加之縣府裏一干人物都有好處，誰敢說不許開賭場？

開賭場日進斗金，雖然有所謂「好漢不屑幹，歹漢幹不了」的說法，利之所趨，還是有人眼紅。前年有個江湖上的混混，找了七八個臭味相投的弟兄，在後街上開了一家「鴻運賭坊」，非但沒帶來鴻運，當天就被一些蒙面人砸了個「唏哩嘩啦」，七八個人還被打了個半死，要不是逃得快，連小命也賠上了。

因此，非但本鎭上無人敢再動這念頭，附近三五十里之內，就找不到第二家，眞正是獨佔了。

大來賭坊前後共三進，中央一進是賭場，有第一進和最後一進作爲緩衝地帶，想抓賭都不容易，徐青雲進入第二進的甬路，一個額上有刀疤的漢子，道：「幹什麼？」

徐青雲道：「這兒是幹什麼的？」

「娘的！誰不知道這兒是幹什麼的？你要怎麼樣？你能吃人那？」

「的確不能。」

「那你一進門就齜牙咧咀地咋唬什麼呢？」

「是你們咋唬還是你的小祖宗咋唬？你問我來幹啥？你說幹啥？就像到勾欄院去一樣，會去幹啥呀？」

「娘的！你的皮緊了爺們就……」正要動手，兩個大耳光已把他砸出五步以外，像隻沒頭蒼蠅，原地打轉，徐青雲進入西偏院，這漢子自靴內拔出刀子，正要撲上，有個人在石階上沉聲道：「石三……」這漢子乖得很，立刻退到一邊去擦掉咀上的血漬。

這跨院正屋是麻將和牌九，廂房中是紅、黑寶，當然，東跨院及正屋中也有，可以容納上千的賭客。

徐青雲走動打量一桌桌牌九賭局，憑他的經驗，那一個是江湖人物，那一個只是市井賭棍，大致逃不過他的眼睛。

這一桌上「天門」的賭客收拾了賭資離桌，莊家手一伸向徐青雲笑道：「怎樣？朋友？小弟一眼看出你是一位豪客！」

「怎見得？」徐青雲坐在「天門」位子上，「莊家」這人三十六七，四十不到，瘦骨嶙峋，身上沒四兩肉，眼小而有奇芒。面前有幾錠蒜條金，壓着一疊莊票。

其餘兩家也都有五七百兩銀子和莊票，徐青雲推出一張五百兩的莊票，道：「貴姓？」

「朱。」似有默契，準知道對方知道他姓朱似的。

「敝姓徐！」

「幸會，久仰『夜遊神』的大名，徐老弟這張莊票不會太少吧？」

「那當然，却也不會太大，投石問路嘛！」

「好，下注……下注……」打出骰子，「五在手」，這姓朱的也乾脆，待三家都配好了牌，「啪」地一聲把四張牌砸在桌上攤開來，竟是一二開步走，另外兩家叫了起來。

妙的是，徐青雲是二三點，剛吃莊家，另外兩家都是「閉十」！

「天門」連贏七次，許多在「出門」及「末門」下注的都移到「天門」來。又贏了幾把，莊家手氣好轉，不到半個時辰，徐青雲輸得精光。

這工夫他發現喬玲女扮男裝．在一邊觀望，徐青雲打個哈哈就要離座，姓朱的道：「徐老弟，慢走，咱們今夜這賭局還沒完！」

「改天吧！朱兄，沒有賭本哩！」

「老弟太客氣了！」姓朱的神秘地笑笑，道：「你身上不是還有一串東西？就賭它如何？」

徐青雲微愕，道：「朱兄先苦後甜，似乎挺有把握的……」

「那也未必，只是對那東西嚮往已久，但根據玩物喪志的說法，可就不是好現象哩！」

「玩物喪志，只不過是害己而已！」徐青雲說道：「玩人喪德，那可就是損人了！」

姓朱的道：「徐老弟，咱們就以三賭兩勝來賭你身上的東西如何？我輸了枱面上約一萬六七千兩銀子全是你的，我要是贏了，那東西歸我。」

徐青雲道：「聽起來滿公道地，就這麼辦！」

別人當然不知道他們賭的是什麼？但「出門」和「末門」的人也可能是此人的同路，因爲他們在這大場面上還敢賭，就不單純。

結果是直落三，徐青雲連輸三次，推出枱面站了起來，這時此桌四周已分站了六七個漢子，形成包圍，這局面已經很明顯了。

而其他賭桌上的賭客，也都發現情況不對而停手，胆小的立刻溜了。院中此刻人手也已增加，這會使人聯想，姓朱的和大來賭坊，也就是和龍、胡兩大戶也有某種默契和關係了，這似乎在告訴徐青雲，就是想飛也展不開翅膀。

可是徐青雲笑了起來，姓朱的道：「徐老弟笑什麼？」

徐青雲道：「看這陣仗，使小弟感慨無限。」他丟出一個長方型檀香木盒子，姓朱的打開看了一會，立顯喜色，道：「在下說過，只看徐老弟一眼，就知道你是一位豪客。」

「守信而已！」徐青雲四下打量，又不見了喬玲，但他已有打算，往人縫中一鑽，逕奔一角上的帳房。

生死關頭，難道他會搶刦不成？這是難以令人相信的。

帳房高櫃枱附近有三名大漢守護，由於火爆場面已開始，這屋中的賭戶都停了下來，而且有很多人溜走，屋中就有點亂，這一亂自然對徐青雲有利。

而徐青雲剛剛和姓朱的交談，也特別把聲音放大，故意讓所有的人都聽到，而造成混亂局面。

這工夫徐青雲已到了帳房的櫃枱邊，這櫃枱上整整齊齊疊了很高的大元寶，當然是銀元寶，金子在櫃枱之內，由於每天要運走兩次，所以乾脆不搬進去，反正也沒有人敢動它。

徐青雲伸臂一掃，百十個大元寶向人羣中飛散出去，而且大叫道：「這都是你們的血汗錢，不拿自不拿，檢啊……」

這一手的確有帶頭作用，有些人把一生積蓄或血汗錢輸在這兒，而且摔頭極高，於是有些人就不免黃金舖地，老少折腰了。

這一手不謂不絕，但這兒的總管馬如龍却不是泛泛之輩，偌大賭場由他掌理，要眞正有兩套才行，他暴喝一聲：「大家聽着！誰敢動一分一毫銀子，絕對出不了大來的門，立刻送官法辦！」

在賭場拾銀子，賭場主人如何送官？這不過是唬鄉熊而已，但這一手也有效，搶銀子的人立刻又直起腰來，是啊，就算拾到手，出不了門又有什麼用？

但徐青雲一看此計不成，故作向相反方向疾竄，很多打手都亮出兵刄和暗器，却因賭場中大亂而不敢出手。只是徐青雲要衝出去却也不易。

那知徐青雲佯作往外衝，殺手們往門口湧，徐青雲忽然掉頭貼上了總管馬如龍，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道：「馬總管，你要乖！反之，今後舞刀弄棍可就要利用兩隻脚了！」

馬如龍右肩奇痛如裂，不由暗暗一嘆。「夜遊神」的「太乙無極心法」、「狐步」「繞樑」及龍鳳雙七，早已名震武林，却還有一手絕活，那就是「太原爪」。

太原史家的「太原爪」不遜鷹爪力，一用力，這隻右膀就要作廢。而且那姓朱的已經不見了。

馬如龍道：「在此之前，姓馬的只聞其名，心實不服，現在我是栽了！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放開我，姓馬的讓你揚長走出大來賭場！」

徐青雲四下打量一下，立刻收手，却站在伸手可及之處。殺手們躍躍欲上，只待馬如龍發號施令。

「兄弟們！」馬如龍頹然道：「馬某無能，不配領導你們，看在過去的情份上，讓他離去，一切責任由馬某獨担！」

部下們互相觀望，尤其是擋在門外的人，不大願意讓路。但徐青雲一手放在馬如龍的背上，像好友一樣，含笑向門口走去。

那些擋在門外的人還是讓開兩步，但有三個已扣住暗器，準備自背後招呼，那知屋面上有人道：「兒子！收起來吧！也許你們還有機會承受我這點家當……」

衆人向上望去，竟是孫泰，抱着一支

火銃，瞄着三個扣着暗器的殺手。

雖然火銃是瞄着那三個人，但誰都知道「轟」地一聲，院中的人都會被波及，馬如龍瞪了那三個暗器的人一眼，冷冷地道：「馬某說過負責，就不會食言！三位不合作，詠是怕姓馬的壞種，沒有個交待吧？」

三人收起暗器低下頭去，送走了徐青雲，馬如龍回到院中，一些人仍站在！那兒望着他，似乎在等待他的所謂交待吧？

馬如龍悽然一笑，突然拔出匕首，「刈」地一聲，左手齊腕斷下。斷手落地，在場所有的人心絃上造成無比的震撼和巨響。

「總管……」三個要用暗器的人悲呼着撲上，衆人把他抬入室內，這就是殘己比傷人更使人折服的例證。

×　×　×

夏夜悶熱，即使郊外也不例外。

徐青雲又來到靈官廟中，一元和尚正在等他。一元道：「第一步已順利完成，而且小施主幹得很好，一點也未使對方感到那東西來得太容易。」

「依我看，姓朱的不單純！」

「對！正因爲他不單純，總不免有點自負，當一個人有了稍多的自負時，他的聰明就開始打折扣了。」

「大師怎知他會去大來賭坊？」

「因爲老衲有眼綫。」

「大師又怎知他認識在下？」

「小施主就太客氣了，武林中誰不知施主的盛名。」

「大師先別爲我戴高帽，下一步行動呢？」

一元給他一張字條，徐青雲看完後立刻撕得粉碎離去。一元望着他的背影「嘿嘿」笑着，這時他的身後有人道：「一元，你認爲可笑嗎？」

一元知道是誰？所以根本不轉身，道：「當然，可笑的事不笑，那才是可笑的事哩。」

「一元，你以爲他會被你利用嗎？」

「爲了他老子，爲人作走狗也會幹，何況他也在利用我！喬姑娘，妳到底站在那一邊？」

「你似乎不信我站在你這一邊，我把他引來的，這一點你總該信了吧？」

「我本就不該懷疑的，但七情六慾可能破壞這點信心。」

「這麼說你是不信任我囉？」

「這是什麼話？無論如何我們是較早搭檔的伙伴，事情才進行了一半，是不該互相猜忌的。」

「是你猜忌我還是我猜忌你？」

「喬姑娘，還是坐下來喝杯茶吧！」

喬玲既不坐下也不去端茶，一元道：「喬姑娘，徐少俠的人品和武功的確不錯，可是妳能說他不是武林中的殺手嗎？」

「不是和你一樣？」

「不一樣，我是和尚，他是殺手。」

「不對吧，你是吃空門的齋飯，幹殺手勾當，他却是頂了個殺手之名，並不濫殺無辜！」

「喬姑娘，一個人知道了太多不該知道的秘密，這個人就不算聰明了！」

喬玲何等經驗？她一直不太信任一元，眼角一撩，就打量前後窗，道：「要殺我滅口？」

「出家人怎麼會？罪過！罪過……」

「可是你一臉殺機。」喬玲道：「放心，既然合作了，就是合伙人，我絕對不會出賣你，一元，我走了！」

「請便！」

喬玲出了禪房，突然心頭一緊，院門處站着一個一襲灰袍，灰褲，灰履，頭臉上紮着灰布的人，原來一元不親自動手，要此人代勞。

一看此人的裝束，就知道是空門中人。「和尚是釋伽的罪人」這句話未必全對，但由於和尚較常人缺乏衣食及情慾的出路，應該說他們犯罪的機率不少於常人，當然，這空門中人也可能是個尼姑。

「一元……」喬玲側着身子，兼顧着屋中及外面的兩個敵人，道：「現在我說你想殺人滅口，仍然罪過嗎？」

「喬姑娘，老衲要睡了恕不遠送。」

喬玲「唰」地一聲上了牆頭，她不必走院門。可是對方也不慢，雖是被動，也同時落在牆上，二人各踩出一脚，二脚對上，同時在空中側翻落在牆外，由於此人內勁極足，又有個一元和尙尙未出手，喬玲一落地就疾掠而去。

他現在才想到，一個單身年輕女人在外玩這一套太危險了，立刻下了戒心，奔了一會回頭望去，一顆心差點跳出喉頭，這個出家人在他後面不到兩步之處。

她突然止住道：「你是什麼人？」這人不出聲，喬玲看出，這人的手很白，會是個尼姑嗎？一元嫌她知道的太多，她却嫌自己知道的太少了。

這出家人出了手，喬玲身手了得，但才接了十二三招就知道自己不成，不久被對方一脚勾倒，不到二十招，又堪堪被抓住左肘關節，眞是險極，這時忽然有個人大搖大　地走了過來，這出家人突然幾個倒縱，消失在夜色中。

原來是徐青雲去而復返，喬玲道：「以後還要和這些禿驢來往嗎？今夜我如果不是去而復返，妳會不會駕返瑤池呢？」

「去你的！你還不是一樣地在和他們鬼混？」

「可是我當了半輩子的驢經驗，知道驢子的脾氣。」兩人分手，徐青雲返回住處，見到了孫泰，自是十分高興，道：「老孫，在大來賭場中，如無你的援手，全身而退恐怕不易。這兩天你去了何處？」

孫泰道：「我這兩天去龍堡踩盤子，一無所獲，我相信你會以爲我失踪了。」

徐青雲說了「虎堡」中燒死了一個人的事，本以爲是他。孫泰忽然失聲道：「老大，會不會是老三呂志明？」

徐青雲一愣，說道：「想不會是他吧？他還沒有來呀！他來了要先與我們滙合的。」

「老三這傢伙辦事可沒準兒，他一向喜歡標新立異。」孫泰道：「我們事先說定，要他先來佈署，他雖然還未露面，也不能認定他還沒有到吧？」

徐青雲想了一會，果然可能是他，那身材和胖瘦相似，而且如果是他，自然也會設法和黃梅雨聯系。那夜黃梅雨屋中有一男人聲，而自己又在窗外說了『徐青雲』三字走開，黃梅雨往外潑油……」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都對黃梅雨抱懷疑態度。「那麼她爲什麼要潑油？難道她不怕屋外的人是我？」

「老大，你還是不信是不是？」

徐青雲道：「只有再到胡家放棺木的屋子中印證一下了，但也很難有結果。」

×　×　×

白馬鎮距探花鎮四十多里，沒有探花鎮大。在這小鎮西北方約三里左右的山邊有一座白馬寺。

白馬寺雖也不大，但每年要舉行一次「換袍建醮大典」，也就是爲廟中神祇換上新衣。且都在午夜舉行，謝絕參觀。當然外人也不知道這奇特的大典。

今夜就是換袍之日，蘸台建在後院中，加上主持共有十二僧人，台上已燃了火炬，主持唸了祭文及經文，然後下令「請法器」！

六個和尙在大殿神龕後地窖中請出了六件法器，那是：大鼓、小鼓、大鈸、小鈸和大鈴及小鈴等，每件法器上都有黃綾結成的彩緞，一看這法器就知道不是普通赤銅或者黃銅所鑄　而是紫金。

加袍（換袍）大典開始，一僧敲磬，主持唸經　六僧蔽起法器，另有四僧人到神龕上換袍。

雖然年年換新袍，這錦袍已很陳舊，脫下舊袍，金身上已被香火燻得漆黑了。就在這換袍大典進行到一半時，一個人影自大殿簷下飄入殿內，此人顯然是謀定而後動，出手俐落，在持法器的六僧人手上各揑了一下，六件法器已到了此人手中。

但六件法器由一個人拿着，騰不出一隻手出來，所以另一人迎面攔住時，此人怒聲大喝道：「姓徐的，原來是玩了個花招！」

「不錯。所謂『上兵伐謀』和『上工治未病』有異曲同工之妙。」

「姓徐的，在賭場中故意輸掉唸珠，這手『扮豬食老虎』很絕，是什麼人獻的計謀？」

「不必浪費唇舌，把東西放下可以走人！」

「我就是放下了，你也拿不走。」

「這倒不煩你操心！姓朱的，你走不走。」

「先別咋唬！躬逢盛會，前來瞻仰換袍大典的，還大有人在呢！」果然，胡君實帶着「怪駝」「魔嫗」「活閻羅」仇剛等人及時趕到。

徐青雲說道：「哼！他們來了也是白搭！」

姓朱的道：「如果我們雙方逢二進一呢？」

這工夫大殿樓上有六人，每人手中各有兩隻「火龍梭」，正是孫泰及喬玲二人，孫泰道：「他奶奶的！你們能逢二進一，我們也能見一無除作九一！姓朱的，放不放下？」

姓朱的把法器往院中一放，拍拍手道：「姓徐的，我來顚顚你的斤兩再說，一切都還言之過早……」兩人立刻纏鬥在一起。

這二人一動上手，胡君實就指揮自己人去搶法器，他們的消息怎會如此靈通呢？這是不難想像的，黃梅雨會叫徐青雲去大來賭場，胡君實知道秘密就不稀奇了。

「胡君實！」孫泰和喬玲已制服了一些和尙，孫泰道：「你如果不怕以身試『火龍梭』，就自管去動那法器。」

這工夫「怪駝」氣得大叫，就要去對付孫喬二人，立被胡君實制止，道：「婁大俠，此刻我們的實力不可分散，可以靜而待變。」

姓朱的不舍乎，折騰了二十來招，却仍然中了一式「太原爪」，整個右臂都抬不起來了，徐青雲走向法器。

這工夫大殿內忽然竄出一人，它是灰衣灰褲，頭臉上包着灰布的人，已把孫泰逼退了五六步。孫泰手中的「火龍梭」無法出手，因爲近距出手會傷到自己，而喬玲却不見了。

孫泰比喬玲還要略近些，自非灰衣人的對手，眼見就要不支。徐青雲只好暫捨法器，趕去馳援。

這工夫大門外「蓬」地一聲大震，兩扇門被人踹飛，門軸脫落！門板散開，一個黑衣蒙面人竄了進來。

這黑衣蒙面人走近法器時就先拿起大鈸，好像旁若無人，事實上胡君實等人也站在不遠處，只是窮咋唬着，却未阻止。他是不是想以兵法上的「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方式，等待機會，獲取漁利呢？

徐青雲見喬玲和孫泰二人在屋頂上雙戰灰衣人，暫時放了心，立刻望着黑衣人。他覺得這黑衣人的眸子很森厲，隱隱覺得有點眼熟。

是眼神熟還是身材熟？他一時也說不出來，徐青雲冷冷一笑，道：「討老婆帶了個孩子來，你可眞檢了便宜啦！」

那知黑衣人充耳不聞，已拿起大鈸，再拿起大鼓，然後是大鈴及小鈴，共爲六件，掉頭向廟外走去。

徐青雲一欺身就亮出了「太原爪」，黑衣人退了兩步，因爲他雙手都拿了法器，根本不能接住，這工夫身影一閃把徐青雲攔住，動作俐落乾淨。

徐青雲道：「你是什麼人？」

灰衣人不答，這時胡君實揮揮手要部下截住黑衣人，牆頭上忽然又飄進一個彩衣人。所謂彩衣，是以零碎綢子綴成的衣衫，連這頭臉的布巾也是彩色的。此人抱着一支火銃，胡君實立即阻止自己的人上前。

徐青雲和灰衣人折騰了七八招，尙未分出高下，又沉聲道：「你到底是什麼人？」但此人絕不出聲。

灰衣人攻出凌厲的一招，疾退一丈，竟向廟外竄去，由於孫、喬二人不見了，徐青雲放心不下，法器重要，朋友也重要，他想順便到廟外看看。況且灰衣人分明是法器得而復失的關鍵人物，也有可能是搶法器的總指揮。他以爲至少灰衣人和黑衣人是同路人。

徐青雲不甘讓他脫身，當然也可能此人想把他引開。才追出五七步，大殿中忽然撲出六個和尙，原來他們很快自解了穴

道，其中有主持在內。

這些和尚雖非高手，却死纏不放，就這一會工夫，灰、彩黑衣人及胡君實等人都不見了。

「老禿，你們和這些人是同伙？」

「施主明明和他們是一道的，反而誣栽出家人。」

徐青雲還是以爲去追人要緊，立刻追出。追了幾個方向都未見到人影，他知道上了當，極可能灰衣人，彩衣人，黑衣人及胡君實等人都是同伙，因爲這一個蒙面人出現，胡君實並不太急於動手，却又佯作躍躍欲試的樣子。

那姓朱的會不會是他們一伙的呢？那就更猜不透了。他折回來，而和尚也不見了。

此刻，丟了法器也丟了孫、喬二人，誰能瞭解他的心情呢？

× × ×

法器上都鏤有細小的篆字。當然都是鏤在極不易被人發現之處。如鼓是鏤在鼓皮內鼓身上，鈸是鏤在凹進去的地方，鈴是在內部鈴錘敲不到之處。

字跡是「春雨連綿妻獨睡」及「一弓二箭射一人」，雖然並未說出答案，稍有底子的人都知道必是燈謎。自然是各答一字了。

彩衣人道：「可能我會猜出第一個字，『春雨連綿』當然沒有太陽，對不？所以應把下面的『日』字去掉。妻獨睡，是指丈夫不在，再去掉一個『夫』字，這個『春』字也就是剩下『一』字了？」

灰衣人連連點頭道：「丫頭了不起！第二個謎呢？」

彩衣人並非文事底子好，實在是過去曾聽過這個謎。第二個字就猜不出來了。

灰衣人道：「依我猜想前二謎爲指法器代表之物，最後一句『二八月回回偷豬』，也是燈謎，必是暗示該物所在地。」

這灰衣人分明也是個女人。而且輩份比黑衣人及彩衣人高些，道：「猜謎也要靈感，急也沒有用，丫頭可以自由行動，明天不妨到鎭上去請敎飽學之士。」

「是……」彩衣人應着。

灰衣人對黑衣人又道：「你這搖身一變，由明而暗，辦起事來反而很方便，可要特別小心，徐青雲這小子不可輕估。」

「長輩放心！他那兩套晚輩沒有放在心上。」

在此同時，徐青雲又潛入胡宅，找到了藍青，道：「黃梅雨有無消息？」

藍青搖搖頭，徐青雲道：「法器沒有頭緒？」

藍青又攤手苦笑，道：「徐少俠確實法器落在這裏？」

「只是猜測。藍兄，我要去找幾個人……」他先潛上胡嬋的小樓，發現她不在樓上，又去找黃梅雨，居然也不在。後來又進入小佛堂中，他感覺有點不尋常了。連胡夫人也不在了。

「會不會是胡夫人看見胡君實的倒行逆施，偕女出走了呢？」他又以爲不會，胡夫人又不是現在才知道胡君實的爲人，要走早就走了。

就在這時，小神龕後閃出一條黑影，正是那個黑衣人，也就是帶走了法器的人。徐青雲道：「法器在你們手中未必有用……」撲上時，此人穿窗而出。徐青雲追出時，黑衣人已經不見了。

徐青雲怔忡間，一道金風如電射到，以「狐步」急閃，原來是內總管「閃電金刀」霍振東。在身前徐青雲也懶得和他嚕嗦，返回小佛堂內，由側面窗中走了。

他不能不把這些人同時不在「虎堡」內的巧合，和白馬寺中所見到的一些神秘人物產生聯想。

× × ×

孫泰和喬玲忽然又出現了，據他們表示，是由於飲酒迷暈，醉倒街上，被縣裏的逍巡檢及其部下於深夜發現。

據說二人衣衫不整，孫泰連下衣都脫掉拿在手中，喬玲上衣扯開，也露出了雙峯，被認爲有傷風化。幸虧龍紹武向縣府說情才放了他們，但飭令他們立刻遠離本鎭，等於被驅逐出境了。

徐青雲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你們二人在白馬寺中還和灰衣人動過手，以後……」

「你居然相信龍紹武和趙巡檢胡扯？」孫泰道：「我們是被人制住，大概灌了大量的烈酒放在街上的。」

徐青雲道：「他們來這一手的目何在？至少趙巡檢不會如此。」

喬玲切齒恨聲道：「還不是要分散我們的實力而孤立了你，以便把我們驅逐出境！」

孫泰道：「我總以爲那個灰衣人像個女人。」

喬玲道：「那還用你說。至於那彩衣人和黑衣人，我以爲我們也都見過，絕對是常常見到的熟人，而且年紀都不大。」

「對！我也有此同感……」徐青雲突然大叫「小心！」這是敏銳的反應，孫泰和喬玲都差得多。施襲者的主要目標自是徐青雲，當然能弄死三人更好。

但由於徐青雲太機警，閃得太快，「轟」地一聲地動屋搖，烟硝四射，他知道這又是「火龍梭」，黑衣人丟出就走，絕不戀棧。

徐青雲大聲地呼叫着：「孫泰……喬玲……」

「我，我還好……快看看孫泰……」

喬玲被灼破了衣衫，但受傷輕微，徐青雲傷得最輕。但這只是指肉體上的傷，心靈上的傷却以他最重。

孫泰被炸個正着，面目全非，肚破腸出。徐青雲含淚切齒道：「老孫……你一向對我有信心……我本不嗜殺……今後仍然如此……可是這個東西……」

喬玲也淚下沾襟道：「正是那個黑衣人！」

「後事要煩你辦理，我去追追看……」他沒有追上黑衣人，却遇上胡家的馬車，胡嬋伸頭車外，叫他上車，他現在對胡、龍二家更不信任，但還是上了車。

儘管他一直還不曾愛上胡嬋，十日療傷之恩，朝夕相處，又怎會不生情愫，他握着她的手，道：「胡嬋，我很煩，應該說是十分痛心！」

「我看得出來！你一臉殺氣！」

他說了孫泰被黑衣人炸死的事，胡嬋震顫了一下，悲聲地說道：「孫泰是個好

人。」

「妳知不知道黑衣人是誰？」

「我？我怎麼會知道？」

「因爲他在府上出現過。」

她搖搖頭，他道：「還有個灰衣人及彩衣人，妳也不知道了？」

她仍然搖頭，這工夫來到寡婦劉來巧的後門外，胡嬋立刻叫車伕停車叫門，不久劉來巧開了門，道：「你，你是大小姐吧！這麼晚了……」

胡嬋道：「劉大嫂，那件衣衫做好了沒有？」

「快哩，請進來坐坐吧！」

原來劉寡婦人如其名，生了一雙巧手，是本鎭上最出名的裁縫，胡府的細活兒全由她包了，所以胡嬋常來，劉來巧三十二三歲，細皮白肉有點豐腴，人不怎麼美，却生出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據說本鎭上動她腦筋的人不少。

徐、胡兩小在劉寡婦處坐了一會，胡嬋說是還有件料子要找劉來巧縫製，就專程回去拿，好在這工夫才不過亥時末。還不算太晚，叫徐青雲在此等一下。

劉寡婦到門外去送胡嬋，這工夫出現了一個熟面孔的人，竟是姓朱的，他道：「姓徐的，我不妨明白告訴你，我不是在這混水摸魚的人，我只是被一人所利用，其實我來探花鎭只有一個目的。」

「什麼目的？」

「找你們父子爲父執仇。」

徐青雲道：「前此我根本未有見過你吧？」

「我叫朱海，家父朱貴，在西北作了件案子，你父徐子飛協助六扇門中人，竊取家父手中的證物使我父百詞莫辯，現在還在獄中……」

徐青雲道：「原來你是朱貴的兒子，那就難怪。不過那次家父的目標不是令尊，而是『飛鼠』苗虎，却陰錯陽差地抓到了朱貴。」

「所以我此來對那東西沒興趣，主要是困擾你，最後再殺你報仇！」朱海出手迨電，但二人才折騰了七八手，朱海就知道不成。本想撤退，徐青雲還不想放他走，以「繞樑」身法，凌空下擊，抓住了朱海的「儒背穴」。

「殺了我吧！要不我還會找你。」

「我以爲我們之間沒有那麼大的仇恨。姓朱的，你對這漩渦之中的人物知道多少？」

「不多也不少，一元只是四個假和尚中的一個，龍、胡二人不足畏，對你來說，最可怕的是那個灰衣人。當然，也可能是那個黑衣人。」

「爲什麼？」

「因爲那灰衣人是爲了情仇。」

「和誰的情仇？」

「和『燕子』徐子飛的情仇。」

徐青雲一震，他的父親綽號「燕子」，是極有名的俠盜，這事怎會扯上父親的情仇呢？他道：「朱海，請把『情仇』這件事說清楚點！」他鬆了手。

「辦不到！」朱海道：「我只想隔岸觀火，如果這一場大火燒不死你，我還要找你……」姓朱的走了。徐青雲想了一會也想不出道理來，這時劉寡婦回來了，徐青雲道：「劉大嫂，我還有急事要先走，待會請告訴胡姑娘一聲。」

劉寡婦道：「噢！你不說我也差點忘了！胡姑娘說，她有急事不回來了，以後再談。」

徐青雲走後，劉寡婦把後門關上，一隻大手忽然搭在她的右肩上，她雖然吃了一驚，但一看這隻大手就知道是誰了。道：「你可眞會找空檔，是哪一陣風把你這位大堡主……」

這人把她抱起來，一張大嘴堵住了她的嘴，兩人扭作一團，不久房中燈光全熄，房門緊閉，屋中很靜，但床上並不靜。

半個時辰之後，龍紹武被送出後門，劉寡婦剛剛回屋，後腰忽然被摀住，也許由于這習慣摟抱方式，加上熟習的輕薄小動作太熟，劉來巧立刻就知道是誰了，嗲聲道：「你可眞會找空檔，是哪一陣風你這位大堡主吹來了……」

完全是一套詞兒，送舊迎新，一用再用，就難怪很多人爲她說媒她老是搖頭，說是要爲劉家寶守寡了，有這兩個大戶頭，還嫁什麼人？

她知道，這兩位大人物到這兒來不會有別的事，也不必囉嗦，很快地又上演了火爆的短打戲「三岔口」。

龍紹武出了劉寡婦的後門，保鏢的在小街口等他，見他不停地抹汗，知道劉寡婦是個「高手」，也不好說什麼，但走出不遠，迎面來了個黑衣蒙面人。保鏢的是龍的得力心腹「太行三雁」老大鄒志堅，一緊張就要出手。

「別緊張！」黑衣人道：「在下只是想告訴龍堡主一件事，說完就走。」

龍紹武揮揮手，鄒志堅退下，道：「什麼事？」

「龍堡主是剛自劉寡婦那兒來的，對不。」

龍紹武面色一變，黑衣人似知他必然如此，道：「龍堡主大可不必如此，其實這檔子事兒也並非天衣無縫！」

「這與你何干？」

「龍爺你誤會了！在下以爲，一個男人，偶爾在外有點花梢，也算不了什麼，可是那女人必須要靠得住，不生張熟李才行！」

這幾句話龍紹武聽起來頗爲受用，不過，大男人聽來受用，女人聽起來就不同了，他吶吶道：「尊駕是說她……」

「龍爺，在下不敢說她的褲帶太鬆，來者不拒，不過，至少我知道她還有個相好的。」

「誰？」

「反正是位大人物就是了，而且就是現在……」

即使是吃剩的東西，大男人也會表現「護食」的德性，不可與人「共享」，就像吃死嬰的野狗一樣，一有他狗接近就會嗞牙咧嘴地。龍紹武道：「尊駕是……」

「在下的身份並不重要，龍爺快去吧！遲了可就看不到好戲了……」說完扭身離去。

「堡主，我看此人居心叵測！」

「也許，但印證一下也無不可……」

龍紹武立刻轉身快步走回劉寡婦的住宅。

結果他翻入宅內在窗外一聽，這聲音太熟

了，不論是誰奏出的這類「交響曲」都是大同小異的。龍紹武全身毛孔都在冒火。

「妳……妳眞行！」這是男「演員」喘着說的。

「啊……我的爺！人家還不是捨命陪君子？我的骨頭都快散開了……」

龍紹武氣極幾乎想狂笑，就連這些對白也幾乎完全和他剛演過的台詞相同，於是，「匡鄓」一聲，劉寡婦的骨頭沒散開，房門却散開了。

床上的男人正是胡君實，親家二人同走了一條路，當然，他却不知道來人是龍紹武，此刻赤裸着迎敵，劉來巧蜷在床頭處發抖。

龍紹武先砸了胡君實一拳，胡君實摸出枕下的匕首在有利角度上一送，發出一聲慘嗥。匕首已送入龍紹武的肋骨縫中，但他這工夫和對方太近，隱隱看出是胡君實時，集所有的力道於右手上，「刈」地一聲戮入胡君實的心窩中……

多行不義必自斃

武林兩大堡主互拚死在探花鎭外荒墳附近，看來是互拚同歸于盡的，這件命案已由縣府偵辦中。

這消息很轟動，但沒有人往深處想。另外一件不太聳人聽聞的事是劉寡婦上吊自盡而死。歷年來所有的積蓄却不翼而飛了。

這兩件事會有什麼關連性？非明眼人是不會知道的。

這事發生的第二天深夜，「太行三雁」老大鄒志堅揹了個十分沉重的布袋，匆匆出了探花鎭，似要遠行。當他走進荒郊小徑中時，一個人影疾撲而上。目標正是他肩上的布袋。

鄒志堅既爲「太行三雁」老大，其輕功必然了得，只可惜他此刻正在想着布袋中的六百多兩金子，和三千多兩莊票的用途，以及離開龍堡會不會引起猜忌等等。

所以來人這一撲，他的應變稍遲了些，布袋「蓬」地一聲落在地上，背上也挨了一下。仔細一看不由暴怒，道：「原來是妳這女賊！」

喬玲道：「不錯，正是我，你以爲殺了劉寡婦，作成上吊而死的樣子就可以席捲她這些年來的積蓄逍遙法外了？」

「放屁……」鄒志堅撤刀攻上，自是不留餘力，因爲喬玲說的全是事實。那夜龍紹武進入劉寡婦宅內發現奸情，然後與胡君實同歸于盡，全被鄒志堅看到。

像鄒志堅這種人又怎知「欲路上勿染指，理路上勿退步」的人生道理？見劉寡婦當時慌了手脚，立生毒念。他以爲這麼做是神不知鬼不覺的。

其實這事就被徐青雲看到，只是看到時寡婦已死，鄒志堅正在搜尋她的細軟。因而告訴喬玲，不要被這兇手溜了。

喬玲也撤出雙匕接下來，若論二人的身手，相差極微，但作了虧心事的人，精神就不能集中，竟未出五十招，左腿上被捅了一匕，最後被喬玲擒服。

若依喬玲，是不會了事的，但她不敢違抗徐青雲的意思，送到縣裏法辦，這麼一來，龍、胡二人和劉寡婦的奸情也就抖出來了。

× × ×

經過不斷地思攷，徐青雲以爲那法器必然落入胡家之中，那灰衣人、彩衣人和黑衣人也必是「虎堡」中的人。

清廷宗人府的限期一天天地縮短，也過了一個多月，還剩下一個多月，彈指而過，每想及老父近況，就不免心焦如焚。

今夜徐青雲又進入「虎堡」中，現在的「虎堡」與以前不同，胡君實在時，胡夫人苗華芳不管事，胡君實一死，她立刻掌握了一切大權。

他找遍了小佛堂及胡嬋的小樓，都未找到她們母女二人，當他來到一個從未進過的院落時，忽見一個背影自小屋門內消失，徐青雲以爲這人正是義母胡夫人。

他來到小門外，可以看到地下室內有微光。

他自然想不通，義母雙目失明，到這地下室幹什麼？但剛才看到她的背影，似又不像是失明的人。

他小心地下了地下室，立感寒氣逼人，向左邊望去，忽見胡夫人坐在數十步外椅上，胡嬋站在她的椅後。

徐青雲激動地招呼着：「義母……胡嬋……」他走了過去，雙方相距約二、三十步，由于燈光暗，加上心情興奮，就沒有注意胡嬋的表情。

當他距她們母女不到十步時，身後忽然「蓬」然大震，原來是個大鐵門閉上，心頭一驚，再一回頭，胡氏母女不見了。

立時徐青雲還未想到自己入了牢籠，他以爲即使胡嬋對他是假的，義母是絕對不會的，但他四下一打量，竟是一些巨大的冰塊。

夏日那會有這多的冰塊？用手一摸，不是冰是什麼？其實古人冬季儲冰，夏日取之，並不稀奇。月令廣義上載：楊國忠奢侈，其子弟六月鑿冰爲山圍筵席，客有寒而挾纊者。

開元天寶遺事又云：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鑿爲山，圍於筵席間，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

胡家爲巨富，做到冬日藏冰，夏日取之並不難，只是徐青雲以前不知「虎堡」內有個大地窖，他再找胡氏母女，也不見踪跡。

到此，他已隱隱猜出，自己太天眞了，誘他來此，絕不會是因爲怕他太熱要他涼快一下吧？

這兒的冰太大太多，除了冰，空間不大，所以徐青雲不久就感到奇寒砭骨，義母、義妹云云，原來人家想要他的命，他發出一串自嘲的狂笑。

他自己死了不足惜，萬一陷於此窖不能脫身，一月後老父的命運……

深夜，寒氣更甚，他只好不斷地活動，使身體增加熱力。但總會有累的時候，黎明前他坐下來，想以內功抵禦寒氣。

這時不知自何處傳來了胡夫人的聲音：「徐青雲，我問你的話，你願意老實回答嗎？」

「當然，義母，您在哪裏？」

「先不要談這些，你的長輩對你談過有關我的事嗎？」

長輩？徐青雲以爲母親早亡，所謂長

輩自然是指父親了？想想這句話，不懂是什麼意思？他道：「義母，家父沒有對晚輩提過義母。」

「徐青雲，」苗華芳的口音忽然變得十分冷峻了。就像這些大冰中吹出的寒風一樣，又道：「你願意把你所知道的全部秘密說出來嗎？」

徐青雲道：「什麼秘密？」

「就是唸珠及法器上的一切秘密。」

徐青雲道：「義母，我知道的也很有限。」

「就把很有限的說出來好了。」

「上面有『春雨連綿妻獨睡』的燈謎，也有『一弓二箭射一人』的謎語。」

「這兩謎的謎底呢？」

「春雨連綿妻獨睡的謎底是個『一』字，『一弓二箭射一人』的謎底是個『佛』字，加起來就是『一佛』二字。」

「這兩個字在一起是什麼意思？」

徐青雲聽出這口吻根本沒有義母和義子情份在內，完全是審問口供的味道，他道：「據說清室有順治塑了金身，不知藏在何處？加之順治當初出過家，這金身必爲一尊佛像，『一佛』二字典出于此。」

「那麼這金身藏在何處？」

「這個……晚輩就不知道了！」

「我以爲你一定知道。徐子飛一定會告訴你的。」

「沒有，前輩，有人誣告家父知此秘密，甚至說順治的金身在家父的手中，這都是陷害他。」

「你不說出來就永遠出不了此窖。」

現在，徐青雲終于看清了人類醜惡的一面，相信了別人對胡夫人苗華芳的背後流言，至於胡嬋，他也不能怪她，本就是他欠她的，有了這件事，他已不再欠她的了。

徐青雲叫了幾聲，已無回應，知道苗華芳已去，但約盞茶工夫之後，又傳來了胡嬋的聲音道：「徐青雲，你知不知道我也恨你。」

「不知道，但可以想像。只是不知道原因。」

「嫂子說你和她海誓山盟，但你甩了她，而我在你入陷之前，也曾示意叫你不要走近，但你未看見，好在黃梅雨後來對我說你負情之事，所以我並不後悔。」

徐青雲道：「我過去和她雖無海誓山盟，却是交非泛泛，但甩與不甩却談不上，她說這些話，想必是暗示我始亂終棄的吧？」

「大概是的。」

「我可以告訴妳，我和她之間是絕對清白的。」

「我不信。」

「因此，我本要告訴妳的話，由于妳不會信，我也不想說了！」

「你不妨說說看。」

「昔年有四個和尙迷戀一個尼姑，那尼姑終于不耐空門的寂寞而跟一個和尙跑了！妳知道這個尼姑是誰？」

「我不希望知道，因爲與我無關。」

「可惜她與妳的關係太密切了！更可惜的是，我與她居然也扯上了一點點的關係。」

「是誰？」

「妳不希望知道是對的，其實我也不希望知道，我的義母是個不耐空門寂寞的尼姑。」

「呸！你卑鄙！你果然不是東西。我會信你的話？」

「在妳來說，唯一安慰自己的辦法就是不信！」

「那四個和尙是誰？」她忍不住問。

「請記住！除了個一元和尙，其餘三個都是假的，那三個假和尙昔年爲了接近妳娘，都在青蓮庵附近的廟中當了和尙，他們不僅是迷戀她的美色，還以爲那串唸珠在她的身上。」

「這就不對了，那串和皇家有極大關連的唸珠，怎麼會在一個尼姑身上？」

「這當然另有一段秘辛，」徐青雲道：「關於這串唸珠之事，大致妳也知道一點，是因順治出家死後康熙爲他塑金身，把這秘密雕在唸珠及法器上，於是唸珠由康熙傳與乾隆，而乾隆又賜與皇后，乾隆的皇后也就是納蘭皇后，是個賢慧正直的女人，也許正因爲太賢太正了才會出岔。後人歌頌功德，把乾隆形容成『十全老人』，有爲的皇帝，其實不然。由於在位正是昇平之世，就荒淫無道，曾與國舅傅恒的妻子有私，即爲一例。爲了討好這個皇帝，於是和坤設計下江南（其實也是爲了玩女人，另有一說是爲了查察其自己的身世），一過江就由和坤召集地方官吏找女人，所以又稱之『女閭三百』。乾隆眞是樂不可支。但此事被納蘭皇后所知，責其荒淫。乾隆下不了台而廢了她的后位，於是皇后削髮爲尼……」

徐青雲趁她聽到出神時，循聲撲去，才這知道她在地窖的通風口處和他對話，而胡嬋也笑了起來，道：「想走啊！沒有那麼容易吧！說下去呀！」

徐青雲道：「皇后出家當然是一大秘密，只能宣佈是因病崩逝。但那串唸珠仍由納蘭皇后帶入尼庵，皇后死後，又交其心腹保管，如此傳了數人數代，清廷後來尋找保管之人，已經無從查攷，直到半年前，有人向宗人府告密，說是家父手中有一串唸珠，可能是皇家之物……」

「這麼說，我娘當尼姑時即是受託保管那串唸珠的人了？」

「也許是的。」

「胡扯，我不信……」她信不信呢？她當然寧信其有。因爲她也知道某些事。但又道：「另外還有幾個假和尙呢？」

「除了一元這個眞的，妳爹胡君實、龍紹武以及一個絕對使人不敢相信的生意人……」他以爲說多了對他自己太不利，他還沒有完全絕望。

胡嬋問不出來，說他是胡編的，負氣離去。

× × ×

三天三夜在冰窖中，加之又不給飲食，徐青雲感覺身上的一些關節開始僵硬，他知道苗華芳有多狠，他如果把所有的秘密說出來，恐怕仍是不免一死的，現在，他對黃梅雨也看穿了。他後悔以前不信藍青的暗示。

而此刻，正是晚膳時刻，胡夫人、胡嬋及黃梅雨在一桌用飯，苗華芳道：「他還不招？」

胡婢道：「娘，如果他殘了或者死了！是不是更糟？飯總該給他吃呀！」

「他死不了的。但致殘却很可能。我們必須要他招。嗨！其實我也不願他致殘的……」目光移往院中，正好一隻遲歸的燕子掠過簷下。「燕子……燕子。」她暗暗地唸着，一臉悻悻之色。

「一元和尚在攪和，」黃梅雨道：「有他在，總是會胡說八道的……」

苗華芳道：「他是我的一枚棋子，現在也可以廢掉了他！妳們要特別注意，堡內是否有不穩份子？如繼祖他……」

黃梅雨道：「娘，繼祖這人只知玩嫖，他成不了氣候，也不會通敵的……」

這時忽聞院外傳來少女哭泣之聲，苗華芳抬抬下顎，黃梅雨來到院門外，見一小婢由另一小婢陪着，哭得雙目紅腫，兩婢見了黃梅雨似乎很懼怕。

另一小婢道：「少奶奶，杏春姐姐想見見天人。」

「有什麼事？」

「是關於少堡主和她的事。」

黃梅雨想了一下，神秘地一笑，她樂得使胡繼祖的風流事誇大流傳開來，以便為她自己將來另謀出路時有所藉口。立刻帶了進來，說道：「娘，您還是親自問問吧！」

苗華芳猜也能猜到杏春為什麼哭成這樣子？因為剛才她在內廳聽到另一小婢談到胡繼祖的名字，道：「杏春，發生了什麼事？」

杏春怯怯地看了黃梅雨一眼，吶吶又止。苗華芳道：「有話儘管說，少奶奶也不會怪妳的。」

杏春這才抹抹淚道：「今年春天，少堡主某夜到婢子房中，就……」

黃梅雨道：「說呀！」

杏春說道：「以後少堡主常常半夜到婢子房中去，近來他給我一些圖畫看，婢子不敢看。他一定要婢子看，說是看了才會……」

苗華芳對胡婢道：「婢兒，妳到我房中把我的水烟袋拿來！」胡婢也知道母親不讓她聽這些狗皮倒灶的事，立刻離去。

苗華芳道：「杏春，說下去。」

杏春悲聲道：「那些圖畫好可怕，都是些妖精打架，他說看了之後學習一下才有意思。」

「圖畫呢？」苗華芳伸出手，杏春自袖內取出五六張「避火圖」來。苗華芳一張張地觀看，黃梅雨也在一邊欣賞，居然都不臉紅。

這婆媳二人的德性也就可想而知了。這六張「避火圖」出自名家手筆，人物的姿態及表情躍然紙上，栩栩如生，看的人若不馬上熱血奔湍，那一定是木頭人。

苗華芳收起「避火圖」道：「妳看了以後呢？」

杏春哭道：「看了以後少堡主說我太笨，總是學不會，常常打我，夫人，婢子實在做不到，倒也不是太笨，而是婢子實在不願那麼做。」

「為什麼？」

「太……太下流……因為他還要婢子呼叫……」

婆媳二人發出會心的笑意，在她們二人，這都不是什麼陌生的字眼。苗華芳道：「杏春，妳有什麼打算？」

杏春道：「婢子兩個月沒來了！只怕已有了身孕，少堡主說如果有了就收房，婢子只怕少堡主說了不算……」

苗華芳說道：「他說了不算，我說了算，杏春，妳去吧！這件事我會為妳作主的！」

杏春跪下磕了幾個頭，千恩萬謝而去。苗華芳道：「梅雨，妳說的對，繼祖果然不必担心，他這人不必提防。至於杏春的孩子，我們不想要……」

「娘，我懂，不會讓她生下來就是了！」婆媳二人互相交換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眼神。

此刻杏春回到自己房中，另一小婢見少堡主在立刻離去。胡繼祖低聲道：「表演的如何？」

「少爺，婢子不辱使命，夫人和少奶奶信了！」

「眞有妳的！」胡繼祖在她手中塞了二兩金子，道：「以後還要繼續演下去。我不會虧待妳的。」

這工夫一個護院在院門口道：「啓稟夫人，德記油坊王掌櫃的送了三簍豆油來，聲言請夫人親自點收入摺（入摺是登錄在摺子上，一年三節結帳）。」

苗華芳剛剛晚膳畢返回她的院落中，她現在的住處，正是以前胡君實的院落。

胡君實死後，她只換上素色衣衫，却也無人說她不對，本來嘛！胡君實已有二妾，却又和劉寡婦有一腿，尤其是死得那麼窩囊，不免騰笑武林。所以就算苗華芳穿上大紅大綠的衣衫，也不會招致任何批評的。

苗華芳忽然對鏡照了一番，走出院落，道：「你們自去守住自己的崗位，這事由我來辦……」

「虎堡」的大廚房附近有個儲藏庫，裏面全是米、麵、雜糧、油、鹽等物，在胡君實生前，德記來送油，是由內總管霍振東驗收，胡死後夫人即交待，這類瑣事概由她負責，以免誤了他們的正事。

苗華芳來到庫房處開了門，德記油坊掌櫃的王中和指揮兩個伙計，把三簍豆油抬入庫房內，叫他們先行離去，王中和先閉上門，然後掏出摺子放在桌上，要苗華芳登錄……

× × ×

德記油坊在數百里之內是規模最大的一家，大約已有二十年的歷史。每天出油五百簍（每簍百斤），榨豆餅一千五百片。機房中整天「匡郎匡郎」地發出極大的聲音。

這聲音對四周的隣居固是噪音，却是王家的精神寄託，只要有這聲音，事業就有保障。

以前，可以說是在胡、龍二人死前，王中和很少到前櫃上來，總是在機房中或後面的精舍中。更是很少上街，應酬更是談不上了。

胡、龍二人死後，突然改變，老是在前櫃枱外的大籐椅上坐着抽旱烟，此人儀表堂堂，精神飽滿，猛古丁地一看，可眞不像是個生意人，倒像個師爺，文案什麼的。

日頭剛落，白天的燠熱還殘留在地面上。王中和搖着巴蕉扇，諦聽着櫃枱內女兒王色香撥算盤的聲音，十分悠閑。

這工夫門外出現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衣著樸素，拾奪得乾乾淨淨。王中和忽然站了起來迎出。

「王掌櫃的，蔴油一罐，還是送到老地方，急用！」

「知道了！秦嫂，不坐一會嗎？」

「不哩！我還要去辦別的事……」王中和往後走，櫃枱內的王色香咬着筆桿瞇着眼苦思：「王掌櫃的，蔴油一罐，還是送到老地方，急用……」

秦嫂來此，總是講這幾句話，本來王色香也未注意，可是日子久了，不免感到怪異。

每次秦嫂來過，總是王中和親自去送蔴油，為什麼不能像送豆油一樣派夥計送去？非親自送去不可呢？

而且父親每次去送蔴油一去就是好幾個時辰，有時近午夜才回來。怪的是，秦嫂來叫蔴油，總是日頭下山光景，就沒有一次是正午或上午的。

作女兒的不便懷疑老父和這個秦嫂有什麼苟且行為，却也不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

這工夫，王培基自後面來到櫃枱前，王色香說道：「大哥，偏勞你代我照料一下。」

「幹什麼？小妹，爹剛才不是還在這兒？」

「爹要出門，我自己也要外出辦點事兒。」

王培基是個地道的生意人，是這不平凡環境中的一個平凡人物。作生意出色當行，動拳脚玩刀棒可就不起勁了。

王中和提了一罐蔴油出了門，王色香不久也走了。這工夫正是掌燈時候，王中和安步當車往此鎮的西郊走。約一里外，有個村落叫柳樹灣，這兒王中和有一幢四合房，由一個老啞巴看守着。

王中和叫開了門，老啞巴作了一番手勢，王中和立刻快步入內，大門閉上，在正屋中，窗上映出兩個影子糾纏在一起。

「卜」地一聲熄了燈，反正屋中的聲浪再大，啞人必聾，他是聽不到的。可是王色香却能聽到，她幾乎驚極出聲，想不到素日敬重的父親居然和這個未亡人胡來。而且對話之下流，動作之輕狂，眞把這個純潔的小姑娘嚇壞了。

約半個時辰後，王中和道：「華芳，妳近來很少出來。」

「有件煩心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順治金身的事。」

「是哩！找到一具是假的，外面塗金，裏面灌鉛。」

「眞的呢？不知在何處？」

「可能只有一人知道，那就是徐子飛的兒子徐青雲。」

「是不是那個近年來崛起武林的『夜遊神』？」

「正是他。他已在我的冰窖之中。可是這小子硬是不說。」

「聽說徐子飛目前在宗人府的掌握之中。」

苗華芳好久未出聲，但後來又變了話題：「中和，我給你做的幾套衣服怎麼不穿？」

「我是個生意人，也不便穿得那麼華麗，尤其是紫色團花大衫。」

「不！我為你做的，就希望你穿在身上。」

「華芳，我們喝酒好不好？」

「你不是戒酒了？」

「方外不須戒酒，但須戒俗；紅裙不必通文，但須得趣。」

「我夠得上『得趣』二字嗎？」

「蝶入花房香滿衣。」王中和道：「我一看到妳就感到滿室生香了！」

叫老啞巴去弄了些酒菜，二人暢飲起來。結果華芳有八九分醉意。王中和的酒量好些，也有六七分。酒和色是不分的，二人又動了慾念。

王中和五十，看來不過四十許人。苗華芳四十一，也不過是三十左右的樣子，髮未華，皮不皺，膚白如脂，具有成熟女人迷人的本錢。這些年來，她不接近任何男人，這是由於年輕時迷上一個愛穿紫衣的俠盜，但那位風流倜儻的俠盜却對她無意。這也正是她為尼的初因。

她雖恨那個人，却又難以忘懷，他和王中和有染，是因為王中和英挺，略像那位俠盜。她為王中和做了幾套紫色衣衫，正是想重溫舊日的夢想和憧憬。

此刻，王中和又為她寬衣解帶，已有八九分醉意的苗華芳竟忘了某些忌諱——不讓任何男人看她的胴體。僅有一個人例外，

而那個例外的一個男人，却在宗人府的掌握之中。

當她的上面褻衣除去時，王中和的目光一凝，突然傾注在她的背上。那是兩種顏色刺成的圖案。綠色的是五七根垂柳柳絲，在熏風中搖曳的樣子，紫色的是一隻燕子，在柳浪中穿掠。

在這剎那，王中和那不俗的臉上閃過幾種神色，他知道她要穿那紫色衣衫的原因了。

他也體會到，每次幽會，她總是那麼激情，對他如此百依百順，頗有「奴為出來難……」的況味。

他只是「燕子」徐子飛的影子而已。這些年來，他一直以勝利者自居，一直以為自己是四個假和尚之中唯一獲得她的青睞之人。

此刻他眞想狂笑，或者一掌砸死她。

可是他沒有這樣做。他以為他還有機會收回可以代替他失去自尊的東西。他保持高度的精力，加倍地賄賂她，使她感到空前的滿足。

× × ×

在那個時辰之前，王中和在王色香的心目中還是世上最偉大慈藹的父親，現在完全不同了，「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句話到底應如何詮釋？

原來胡繼祖常到王家來，偶爾漏出口風，對苗華芳不滿，王色香也未在意，近來胡繼祖才告訴她，他是王中和與苗華芳所生的，只是瞞着胡君實，胡君實還以為胡繼祖是他的骨肉呢。

二人既為兄妹關係，就無話不談，胡繼祖總是說徐青雲如何如何的好，其實王

色香也早已暗暗崇拜他了。只是王色香無法把自己看到的秘密告訴同父異母的哥哥而已。

王色香和王培基不同，她學過武功，如今她知道徐青雲被關在冰窖之中，內心乾焦急，如何才能救出這倆心儀已久的人呢？

這已經是王色香上次發現父親和苗華芳茍且的第三天了。可是她知道，就憑她要想自「虎堡」中救出徐青雲，連想也不敢想。

看看櫃枱外，父親又坐在籐椅上抽香烟，王色香連連搖頭，人類眞是最善于僞裝的動物了。自從有此發現之後，她看到其他態度儼然的老人，不論男女，都會假想：這老人會不會也像我爹一樣……

「王掌櫃的，蔴油一罐，老地方，急用……」秦嫂的語聲有點尖細，王色香對這聲音十分敏感而又深刻。她忽然十分驚異，這麼大年紀的人居然如此頻繁……

王中和忙不迭地迎出門外，然後秦嫂離去，王中和又到後面換衣服去了。今天他居然換了一件紫色的衣衫。

只是王色香並不知道穿紫色衣服也是秘密，因爲那天她未等到那麼久就去了。那齣戲任何一個子女都不會看完的。

王中和一走，王色香想了一陣，忽然有所決定，又找來王培基照料，也未換衣衫就上了街。

她來到胡家大門外，叫下人把胡嬋叫了出來。她和胡嬋並無交情，只是過去二人都常到劉寡婦那兒做衣衫，也就熟了。

「咦！王姐姐，妳可眞是稀客。怎麼不進去？」

「我只是想和妳談談，我們走走好不好？」

「喲！看妳神秘的樣子，眞像有什麼大事似的……」

王色香領她往鎮西走，道：「嬋妹，還眞有件大事，只怕妳不敢聽，就是聽了也不敢相信，更不敢去印證一下呢！」

「喲！香姐，妳把我看成胆小鬼哩！到底是什麼大事呀！」

「這樣吧！我相信現在說出來，妳一定不信，說不定還會說我胡說八道呢！我們直接去看看如何？」

「到底要看什麼呀？」

「不是一件好事，但知道這件事至少比不知道好些。」

「哎呀！可急死人哩！香姐，妳不說我就不去。」胡嬋停了下來。

王色香惟恐躭誤了時間看不到那件事，就無法救徐青雲，內心十分焦急，拉着她走，道：「看了妳就知道。」

「不，妳不說我是絕對不去的。」她不走王色香就拉不動她，論身手王色香不如她。

「好吧！但妳一定要發誓聽了這話不能惱火。」

「我爲什麼要惱火？」

「不發誓我就不會說。」

結果胡嬋還是發了誓。王色香道：「嬋妹，我爹和妳娘在一起……」

胡嬋道：「妳爹常到我家送油，我娘啊！就是大處不算小處算。這種鷄毛蒜皮的事又何必她自己親自處哩……」她以爲是這種事，但發現王色香連連搖頭，茫然道：「香姐，妳到底要說什麼？」

「我是說，我爹和妳娘，現在可能在我家柳樹灣一幢四合房中。而每次幽會，總是由府上的秦嫂到我家油坊去叫蔴油……」還說了那千篇一律的詞兒。

胡嬋大爲震驚，道：「王色香，妳胡說什麼？我娘豈是那種人！」

「嬋妹，我就知道妳沉不住氣的。其實在我沒有發現此秘密以前，也把我爹當作了天下最正派最偉大的父親了……」

胡嬋雖不信，但爲了拆穿這謊言，她氣咻咻地和王色香去了柳樹灣。王色香叮囑她千萬要小心，不可露了行跡。

這一次王中和與苗華芳並未先辦事後飲酒，而是先飲酒，那是王中和來時順便帶來的酒。

天熱，這是外在的熱，還有內在的熱，使王、苗二人幾乎沒穿多少褻衣，在室內對飲。王色香怕她驚呼，適時掩住了胡嬋的嘴。

王中和爲苗華芳滿上一杯酒舉杯道：「上次妳說找到一具金身是假的。」

「對，這謎是：義存扶漢三分鼎，大義千古大忠千古；志在平金一片心，晚漢一人晚宋一人。」

「這好像是一副對聯。」

「對，就是供有岳飛及關公的忠義廟對聯。就根據這聯語找到了第一具假金身，至于另一謎是『六月回回造豬欄』，這是燈謎，答四書一句：春秋修其祖廟，由于一座清眞寺正在翻修，又在該廟中找到了第二具金身。」

「這一具是眞的了。」

「也是假的。」苗華芳道：「佛經上說：佛有三身：法身、金身及化身。能找到第三個金身必是眞的了！」

「這金身也不過是一千多斤黃金，以『虎堡』的財富，大可不必……」

「不，一是爲了爭一口氣，二是金身上還有秘密。」爭一口什麼氣？她不說王中和也能猜到，想必和那「燕子」有關。至于說到大秘密，她不主動說出來，他也最好不問。

當二人又有五七分酒意時，王中和抱起苗華芳，惡形惡狀，看在兩個少女眼中，唯一的感覺就是噁心。尤其是胡嬋，她是第一次看到。一個成年累月在小佛堂中敲木魚唸經的婦人，她的另一面居然是這樣的，怎不叫她驚震於人性的詭譎？

王色香就怕她忍不住驚叫，在王中和抱起苗華芳時，又適時地掩住了胡嬋的嘴巴。

二人出了這四合房，王色香成竹在胸的道：「這樣的長輩如何能讓晚輩和他們一條心。」

胡嬋久久不出聲，王色香又道：「嬋妹，我所以要妳來看這個，確是一份好意，萬一令堂叫妳作過壞事，現在回頭還不算晚……」

胡嬋說道：「香姐，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王色香道：「嬋妹，妳怪我帶妳去看這件事嗎？」

「不，雖然我內心很痛苦，但我仍然很感激妳。」

「那麼我還要告訴妳一件事，胡繼祖常到我家去，據我所知，他是我父親的兒子。他說府上地窖中囚着一個人，都快要殘廢了，我並不知道那個人是誰？也不知道令堂爲何要囚禁他，只是不能不想，萬一那個人殘廢了，妳會不會感到可悲？」

胡嬋心頭一震，的確，過去，他雖然昧着良心以爲自己不愛徐青雲。總以爲徐青雲對不起她的雙親。現在想想，這是十分幼稚的事情，情感是不能抹煞的。

「香姐，我要回去了……」

「嬋妹，如妳以爲放出那個人還不太晚的話，要不要我帮妳？」

「妳怎知我回去放他？」

王色香心頭一沉，道：「嬋姐不以爲那個人太可憐了？再有一個多月找不到那個金身，他的父親必被宗人府處死，這是多麼寃枉的事。而罪名只因『俠盜』二字而起……」

胡嬋一言不發，掉頭疾馳而去。她回了家也不敢冒然行事，至少有兩個人她不能不提防，一是黑衣蒙面人，因爲他是母親的心腹，另一個是黃梅雨。

自徐青雲入陷，胡嬋才知道黃梅雨根本不念舊情，但她又和自己的哥哥胡繼祖貌合神離，眞摸不透她在想什麼。

看看黑衣人似乎不在堡內，黃梅雨在用膳，她這才偷了地窖鑰匙把人放了。據徐青雲表示，如再遲二三天，他的雙腿可能殘廢。

× × ×

王中和近來心身舒坦，常常外出走動。這天晚膳時刻到鎮上最大的酒樓太心莊小酌。上了樓好像樓上只有一人。他對小二道：「就叫掌櫃的爲我配三個菜，來一壺黃酒……」

這工夫坐在窗前面向窗外的人道：「王掌櫃的，就改爲四個菜和一壺二鍋頭如何？我想和你聊聊。」

王中和一愣，道：「尊駕何人？」

「徐青雲……」

王中和微微一震，這人明明在胡家地窖中押着，怎麼會在這兒？他昔年也認識徐子飛，想起徐子飛，自然就會想起「燕子」，一想起「燕子」，就說不出是什麼滋味？

「好，好！小二，就改爲四個菜，一壺二鍋頭，要快，要好！」小二下樓，王中和移樽就教，把杯箸移到徐青雲的桌上來，道：「老弟就是近年來頗出鋒頭的『夜遊神』吧？」

「若要說出鋒頭，怎能和王掌櫃的比啊！」

「我？」王中和的目光硬被徐青雲那有稜有角的目光逼了回去，笑笑道：「士農工商，商人敬陪末座。買賣人一直是吃不開的。」

「只不過王掌櫃的這位『雙棲』的買賣人可就不同呢！」

「雙……雙棲買賣人？」

這工夫伙計先上了一道冷葷和酒，王中和倒上酒，道：「老夫作東，徐少俠可別客氣。」

「要客氣也就不會叨擾了！」

「來！來！咱們乾一杯。」二人各乾了一杯。

「老弟，你剛才說王某的生意和別人不同，各行各業或有不同，但將本求利，目的則一。」

「本？」徐青雲淡然道：「王掌櫃的每年出一次遠門，都是滿載而歸，那也是將『本』求利嗎？」

王中和目光一凝，簡直能聽到金鐵交鳴聲。他的確每年要出一趟遠門，但這事連他的子女都不知道，只以爲他去收帳。他笑笑道：「作生意沒有不賒帳的，過去本來由二掌櫃的負責按三節收帳，但自一位二掌櫃的拐欵潛逃之後，王某就只好依靠自己了。由于一年三節太倉促，也就改爲一年一次。當然，都是一些可靠的老戶頭。」

「老戶頭？不對吧！幹王掌櫃的這種生意，是不會有老戶頭的，今年在豫南，明年可能在魯北，後年嘛，就可能到浙東了……」

王中和並不怕徐青雲，在當年的眞假和尚之中，身手最高的一個是他，但也以他最爲聰明。他以爲還是「和爲貴」，還不到抓破臉動手的檔口。

再說，這小子怎會脫出「虎堡」的冰窖。也還沒有想清楚：「你眞會開玩笑，提起令尊徐子飛昔年王某與他雖無深交，却也時有往還，所以老弟有什麼需要，自管對王某直說。」

「在下沒有什麼需要，盛情心領。」

徐青雲道：「至于你每年出遠門，受害者也不是我，但我必須提醒你，得意而不可再往，更希望你不要助紂爲虐！」

「老弟，我這人一向隨機，却不喜歡一個晚輩以這態度和我說話。」王中和道：「再說，凡事要有證據。」

「我只是一份善意的忠告，你喜不喜歡，我倒沒有計較。」

「放肆！」王中和忿然站起，想要下樓，至少他目前還不想動手。因爲徐青雲敢在這種場合向他挑戰，必有所恃。況且徐子飛的身手，非他所能望其項背。他正要移步，徐青雲的一脚忽然踏在他的脚背上。

王中和怒極，試了一下，被踏的這隻左脚居然未抽回來，他是不會服氣的，再次力貫左脚一抽，「唰——」地一聲，脚是抽回來了，鞋帮和布襪全撕破，連脚背上也破了一塊皮。

王中和氣得直發抖，一屁股又坐了下來。

「王掌櫃的，以你作『生意』的作風來說，還不太下三濫，可惜所得之財貨留給自己受用者多，散之於貧困者少，而且也有過傷命的事。最重要的是選擇目標還不够嚴謹！」徐青雲道：「不仁可以邀富，這句說足以警惕。」

王中和楞在那兒，臉上一陣青，一陣白。

徐青雲呷了一口酒，又道：「至於說證據，你手頭諒必還有不少的珍玩，一些苦主哪一家丟失了什麼珍寶，道上的朋友能如數家珍地背出來者，也大有人在。」

王中和冷冷地道：「就請老弟說出幾樣聽聽如何？」

「如：豫東林家的『翡翠歡喜佛』，魯北萬家的『鑽石脚鐲』，還有……」

「得，得了！」王中和臉上擠出一絲笑容，道：「老弟，你到底有多少飢荒？老哥哥全包了！」

「王掌櫃的會錯了意，在下旣無飢荒，更不缺盤川，只是奉勸你看在江湖道義份上，別插手這件事，尤其別和苗華芳走得太近。」徐青雲一字字地道：「在下來此找一樣東西，只是爲救受冤被屈的父親，別人能帮忙，那是情份！不帮，也是本份！但至少不希望別人落井下石！」這幾句話說得落地有聲。

本來王中和這些年來還以爲獨佔花魁，沾沾自喜，自看到苗華芳背上刺的燕子，已知她昔年對徐子飛是如何傾慕了，自然恨苗華芳把他當作了小公鷄。

但情感這東西很難說，也許徐子飛根本不知她陷得那麼深，也可能是一點意思也沒有，這種事怎能勉强？

只是在徐青雲面前他不甘太窩囊，道：「王某和乾親家接近，別人有什麼資格干涉這件事？」

「王掌櫃的，和乾親家都乾到床上去了，要是濕的話……」

王中和本要去挾菜，突然戳向徐青雲的雙目，距離近又奇快，決無不中之理。

只不過徐青雲從不輕估敵人，扭頭咬住了筷子，王中和用力未拔下，却把筷子扭斷，他頹然道：「小徐呀，正是所謂有智不在年少，無智空長百歲，王某認栽，可是我想不通，我的一些二捂眼的事兒，你是怎麼知道的？」

其實關於王中和與苗華芳二人狗皮倒灶的事，是喬玲發現告訴徐青雲的，徐青雲道：「王掌櫃省，徐某遠道來此，人單勢孤，不能把地面上的人物核計好了，豈不是太危險了？」

「小徐，我服了你，來，乾一杯。」

「你和乾親家的事，要是『純上床』不談別的，你們自管繼續下去，別人才懶得管，但我要提醒你，苗華芳不是個好女人。」

「這我怎會不知道，不過是虛與委蛇。已經和她來往了，又不能做得太絕，馬上一刀兩斷，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另一件事，」王中和說道：「我很同意你和阿嬋來往。」

「王掌櫃的不同意又如何？」

「我是她的生父，像你這等優秀的年輕人還到哪裏去找呢？」王中和低聲道：

「但苗華芳却不是她的生母。」

「有這等事？」

「怎麼？你不信。」

「相信這話是否需要無比的勇氣？」

「我告訴你，內人生下阿嬋時不活！那時正好苗華芳也臨盆，就把她生的男嬰調換過來。」

「以男換女，世上有這種母親？你是說你子王培基是苗華芳生的？」

「不，王培根才是，他比培基少五歲，六歲時不愼掉落油井中死亡，所以這些年來我很後悔昔年的行爲，也感覺愧對阿嬋，也許正因爲這一點，就和苗華芳搭上了。」

徐青雲仔細打量王中和，胡嬋果然有多處像他而不像胡君實和苗華芳，二人分手時相當和氣，因爲王中和聲明，不會插手金身之事。

× × ×

王中和似乎頗守信，讓徐青雲住在德記油坊中，且叫女兒王色香把胡嬋請了來，現在王色香才知道自己忙豁了半天，不過是爲人作嫁。

加之胡繼祖也十分讚成小妹和徐青雲來往，力促其成。原來他不和黃梅雨接近，主要是想成全徐、黃二人，以後才風聞黃梅雨不大正派，和護院有染，他和小婢合作演戲，無非是造成阿斗形象，使家人不提防他。

不過王色香這姑娘性情溫和，並未胡攪蠻纏，還把他們二人推入她閨房中，徐青雲道：「胡嬋，謝謝妳的救命之恩。」

「我可不敢當這個『恩』字。」胡嬋道：「什至於你也許該恨我。」

「爲什麼要恨妳？」

「以前拉那箭匣傷了你，那不能說是無意而是有意的。」

「妳想射死我。」

「至少我想傷了你，然後再爲你療傷，慢慢地以恩情套取你的秘密，因爲我知道我的爹娘極想要那秘密，而且言下也十分恨你。」

「我不怪你，因爲至少妳是爲了一個『孝』字。現在呢？」

「我無法表答對母親……不，對養母的輕視。我知道，妳和王色香姑娘偷偷到柳樹灣去看過她。」

「不要說了……」她貼了上來，也許是由於那次箭傷以及這次誘他進入冰窖的事感到內疚，希望贖些罪孽，這一貼上，眞可以「飛燕吹氣若蘭，薛瑤英肌肉皆香」兩句形容之，夏夜衣衫太薄，一旦摟緊，幾乎有袒裎相接的感受。

「有個人，妳一定知道，」徐青雲道：「就是兩個黑衣蒙面人。」

「我眞的不知道，」胡嬋道：「我養母只告訴我，他很年輕，身手極高，似要爲我撮合，在當時我並不十分反對，因爲我總以爲母親不會出賣女兒的。」

「至少妳該知道那黑衣人認識我！對不對？」

「對對。所以他以前儘可能迴避你，」胡嬋道：「青雲哥，關於金身的秘密，你知道的最多？」

「也許。」

「不能告訴我嗎？」

「當然能，但小嬋妳要知道，知道的秘密太多並非好事，」徐青雲道：「順治的金身共三個，兩假一眞，第一個假的是康熙鑄的，第二個假的是乾隆鑄的，都非純金，都是外金內鉛。其實也不能說是假的，僅就金身上的秘密來說，有眞有假而已，他們當初鑄了假金身，目的大概和秦始皇的七十二疑塚差不多。」

「那個眞的到底在何處？」

「法器下有一首詩，昔年乾隆出遊，禮部侍郎沈歸愚陪侍在側，某雪夜乾隆發了詩興，在大雪下的梅林中吟哦起來：『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吟到此處，想不出最後一句，沈歸愚有捷才，立即要求皇上准他續上最後一句，那就是『飛入梅花都不見』，乾隆大悅，頗多賞賜。」

胡嬋道：「這首詩代表什麼意思？」

「我要考一考妳，下次相見我會告訴妳。」

× × ×

七月十三日那天，徐青雲接見了一個禿頭的年輕人，原來此人是徐青雲恩師的忠僕二禿子。徐青雲道：「二師兄，有什麼事？」二禿子雖是師父的僕人，由於入門稍早，且也學了師門的武功，所以徐青雲不叫他的綽號，總以師兄稱之。

「徐少爺，主人叫俺來捎口信，說是他和令尊見過面，希望那金身……」徐青雲立刻揮手阻止，外出看了一下，才道：「就在我耳邊說吧！」

二禿子道：「主人說他和令尊都知道少爺在這邊已有了眉目，希望在七月十五日午夜左右，把金身運到二十里外白沙河大槐樹下，到時候有船接迎。」

徐青雲道：「請師兄回去稟告師父，我會全力以赴，如期送到，希望不再節外生枝，想必師父在家父被禁之處附近照料，以致無法分身。」

「是啊！主人說，令尊徐老爺子昔年有不少的仇人，此刻可能有人會落井下石，或趁機行刺，不能不小心防守，才派俺來。」二禿子道：「主人還交待，胡繼祖和喬玲，都是他的友人門下，喬玲是『鳩面神婆』門下，胡繼祖是『終南散人』門下，說開了雙方就不再生疏，他們還可以全力協助咧。」

「對，這就不會太勢孤了。」

二禿子走後，徐青雲爲老父近況安好而高興。立刻找到胡繼祖和喬玲，說了雙方師門的關係，其實他們也知道這一點，答應全力相助，要不，胡繼祖爲何早已對徐青雲另眼相看呢？

當然，此刻徐青雲把藍青看得比胡、喬二人還重要些，他把秘密透露了一些，且告訴三人，縣裏的文案周子玠和趙巡檢，似乎都對此事略知梗概，可能是由龍紹武的保鏢「太行三雁」老大鄒志堅的口供中得悉金身的秘密，所以他們這些六扇門中人也插手了這件事。

× × ×

梅花庵供奉的是南海大士，但香火始終不盛。

梅花庵佔地倒是不少，不下一畝，庵後還有一片梅林，佔地數畝。據說以前的庵主死後，只有個帶髮修行的老嫗看守着，而這老嫗也不過五十左右，她有個姘夫爲她耕種此庵附近十來畝田，所以尚可自足自給。

庵內有一正殿及東西各一偏殿，正殿中是南海大士，也就是觀音菩薩！兩偏殿中是羅漢及韋陀等守護神祇。

東偏殿中，羅漢居中，兩邊有小神陪侍，左爲大頭鬼王，右爲黑面金剛。

只有一具白面小神塑像却移到偏殿門旁，使人直覺以爲這個白面小神本該和大頭鬼王相對而立，倒是那位黑面金剛有點多餘了。

當然，一般人不會注意這些的。

守庵者已入睡，庵內一片死寂，羅漢和鬼王獰視着黑暗，黑暗又爲鬼王及羅漢的森厲面目增添了不少的恐怖。

午夜稍過，此庵附近有了動靜，本是七月十五，但烏雲密佈，星月無光，此刻東邊牆上一條黑影越牆而入。此人逕奔守庵老嫗的住屋，在衆神的轄區眼皮子犯下了殺人的重罪。

這工夫又飄進一人，先入正殿，躍上神龕，在觀音大士及善才童子的頭、身上連擊數掌，都發出了悶悶的泥胎聲。

然後，此人再到東偏殿，先拍羅漢，再拍韋陀及鬼王，當他拍那黑面金剛時，竟發出了「錚錚」聲，這人發出低沉的歡呼，他連擊三掌，又進來兩人。這二人一個是一元和尙，另一個是朱海。

爲了金身上的一千多斤黃金及另一大秘密，好友可以變成死敵，死敵也可能暫時變成伙伴。

朱海低聲道：「王前輩，這一回有着落了。」

王中和指指黑面金剛的身子，原來是全身髹了黑漆，却發出金聲。

朱海道：「確實證明這就是順治的金身。」

王中和道：「別忘了，那首詩是：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落入梅花都不見！也就是落入梅花庵都不見了之意。」

王中和伸手一揭，竟把金剛的頭蓋骨揭下，然後又卸下一隻手臂，這更證實金身是由一片片的金葉子組成，可以組合也可以卸下，反面有閃閃金芒。

原來是徐青雲告訴胡繼祖，藍青及喬玲等人有關這秘密時，被王中和偷聽到的。他的確是胡嬋之父，也不反對女兒和徐青雲來往，但金身上秘密的誘惑太大，竟和一元及朱海等人聯手，當然，這僅是表面上的行爲。

一元道：「如果卸下運走！零零碎碎

地很不方便，雖重十餘斤，以我們三人之力，仍可以抬走。」

這意見被採納，因為卸下很費時，抬走雖慢些，只要離開此庵比較安全了。

三人牛喘着把金身斜着扳起，由一元扛着頭的這一邊，再由朱海和王中和抬脚的這一邊，就在三人剛剛搬起時，這偏殿門口有人冷冷地說道：「這樣就能够抬走嗎？」

王、朱二人合抬脚部，離地才一尺多，乍聞人聲，吃驚地往地上一摔，扛着頭部的一元和尚可受不了哩，悶哼一聲摔下金身，栽出兩三步。

「噹」地一聲發出很大的聲音，是不是純金？不得而知，至少不是破銅爛鐵。把個一元和尚震得呲牙咧嘴。門口之人冷冷地道：「親家，可眞看不出你也是一位有心人哪！」

王中和道：「嗨，嗨……是胡夫人……眞是有志一同……幸會，幸會。」這工夫和在床上那股子熱乎勁就大不相同了。又道：「俗語說：小財得掙，大財得命。夫人來遲一步，這樣吧，見者有份！」

「錯了，」苗華芳冷漠地道：「我和部下早已來此，只想看看三位是否眞的知道這秘密，又如何弄走？」

一元和尚被震傷吐了一口血，朱海不出聲，那個弄死守庵老嫗的人竟是黃梅雨。苗華芳見到黃梅雨只對她冷笑了一聲，並不感到意外。

「這樣吧，」苗華芳道：「事成後三七分，按人數比較，你們並不吃虧，」她這邊有黑衣蒙面人，霍振東，馬如龍和五個護院，像「怪駝」「魔姬」那等人物居然一個也未來，那是因為她知道，一旦得手，那些人物不好調理，所以寧願不要。

一元和王中和都不甘心，尤其王中和這些年來，是裙下不貳之臣，如今知道被她耍了，自是恨之入骨。

他們以為，對方雖有七八人之多，但除了苗華芳和黑衣人身手了得，其餘的乏善可陳！尤其馬如龍失去一臂，和一個二流護院差不多。

一元道：「苗華芳，妳不必作夢，要分就是二一添作五。告訴你，妳這個尼姑戲弄了我們這幾個出家人數十年，表面上似乎是胡君實佔了便宜，其實天知道，妳到底倒貼了什麼人？」

雖然黑衣人及黃梅雨這些晚輩面前，苗華芳也不大在乎了，拿眼瞟瞟王中和，王中和當然不出聲，內心却直哼哼：「騷荷包，少賣弄這份風情，妳喜歡我的不過是這份耕田的牛勁，眞正喜歡的却是那隻燕子。」

本來苗華芳不打算動手，因為她知道夜長夢多的道理，但到此地步又非幹不可了，只好速戰速決，於是黑衣人對朱海，霍振東對一元和尚，苗華芳對王中和，黃梅雨一個人招呼了馬如龍等五六個。

朱海身手頗高，且一出手就很賣力，但沒出十個照面，在斷肘的同時背上又被砸了一掌，當他體會到此人的厲害也許不比苗華芳差些時，死神已在向他招手了。

和尚一元與霍振東勢均力敵，苗華芳對王中和，手下似乎多少留點情，至於黃梅雨獨戰馬如龍及五個護院。自然很吃力，希望有人能來協助她。

這工夫朱海哼哼着塌在地上，黑衣人竟撲向一元，霍振東很識趣，立刻退下。一元向黑衣人攻出淩厲的三腿，全是打空氣，正待收拾，黑衣人已貼了上來。

一元大吃一驚，勉强支持了約二十招，先是被對方抓破了衣領，繼而被一掌切裂了顱骨。

四個人不到半個時辰已去其二，黃梅雨不由心驚肉跳，這女人就是好高騖遠，也許和龍紹武那種環境有關，「龍堡」中比「虎堡」還亂。

黃梅雨並不後悔為什麼不貼上徐青雲？她很聰明，早就看出徐青雲不會喜歡她這類型的女人，當苗華芳捨了王中和撲向她時，她終於憬悟到可能他們三人被王中和抬了轎子。

在這混水摸魚，視野不清，可是他們三人也都夠油滑的，只是比人家還差一截子呢？

苗華芳一撲近，馬如龍等人也有默契地退下來。而王中和等於是袖手旁觀了，他以為苗華芳把他當作一隻小公鷄，他又何嘗不能把她當作一個妓女。反正目前雙方都不是為的這個了。

苗華芳並未動手，道：「黃梅雨，妳這兩套雖然不比一元及朱海差些，但是我殺妳等於……」

黃梅雨輕蔑地道：「我承認妳的身手比我高，但妳的德性却比我還低，要我死妳得高抬貴手，我不會輕言自絕。」

正因為她知道說什麼也不成，怎麼個打法也不成，雙匕立刻出手，被苗華芳閃過，人也撲了上來。

二十招後她抓住了黃梅雨的頭髮，似乎忘了她的花梢太多，頭髮上綰了一把兩面有刺（像篦子）的鋼梳子，苗華芳的手立被刺破。

眞正是赤手抓刺蝟——一掌血。

在苗華芳怒吼聲中，一式「鷹滾隼翻」到了黃梅雨的左後側，立掌如刀，切入黃梅雨的頸中。

鮮血射出，濺了苗華芳一臉一身，黑衣人連忙上前遞上手帕，就在這時殿樑上突然冒出火花，這顯然是爆炸物要爆炸的前奏，信綫已燃的現象，王中和大叫：「快退……」衆人紛紛逃出，「轟」地一聲爆開，接着正殿上也冒出了火花，也傳來爆炸聲，但火花仍在繼續燃燒，顯然還有爆炸物，衆人爭先恐後地逃到庵外遠遠地，黑夜中火花耀目，爆炸聲此起彼落，而且不斷。

這樣繼續了一個多時辰，才停了下來，苗華芳等人又停了一會才回庵，在烟霧中發現庵未被炸燬，金片却不見了，顯然除了第一二聲爆炸之外，其餘的只發出爆仗聲，却無爆炸力，他們上當了。

× × ×

天上無星無月，却未下雨，這對此次行動是十分是利的。要不，皓月當空，視野清爽，船上雖無燈火，仍然逃不出對方的眼線。

徐青雲始終沒有把苗、王及黑衣人低估，他以為第一步他們是上了當，但以他們的智慧，應能猜出這邊的運輸路綫。

因為除了水路，以牲口也好，人力也好，搬運一千多斤金片速度絕對快不了。

「孫老爹，」徐青雲低聲道：「此處距我們要去的地方還有多遠？」原來金片已運了十里外的船上，順流而下，這當然都是預謀。

船老大五十五六歲，為人忠厚，他已知徐青雲救父親的事，願全力相助。道：「大約三十里。」

「最遲何時可達？」

「如果途中沒有什麼事的話，天亮之前可以到達。這是由上而下，順流行駛，快得很。」

喬玲道：「放心吧！青雲，苗、王二人這次是栽到家了！」

藍青道：「喬姑娘，先別高興太早，他們若是猜到我們的計劃，要中途攔截的話，仍有充裕的時間，因為這河流迂迴彎曲，多走了很多冤枉路。」

徐青雲道：「藍兄的顧慮沒錯，千萬別低估他們，除非他們自己先自相殘殺，兩敗俱傷，那就另當別論了。」

船上雖裝了不少的人及金片，吃水頗深，但水流很急，約一個多時辰，已航行了一半多的水路。當船轉過一個山峽時，這工夫天上烏雲稍開了些，月光瀉下，隱隱可看到一里外的一座橋。

這對船老大來說是十分熟悉的，由于船不太小，橋又不升高，往往在雨泛之季船無法穿過橋下，而要等一兩天水位下降後才能過去。

現在當然不是雨泛之季，但老人的經驗太豐富，仍以此橋為一關口，他站起來手打涼篷向橋下望去，久久忽然「咦」了一聲道：「徐少俠，年輕人眼力好，請看看那橋下是否暢通？」

這工夫衆人一望，向那橋望過去。

橋嘛！為什麼不能暢通？除非旱季水乾了。

但是，徐青雲却失聲道：「老爹，橋下是有一些巨石，恐怕無法通過，而這橋也有點半塌，似乎被人破壞過。」

船老大吃了一驚，道：「是了！對方要攔截，這是最好的地點……」

這工夫船行甚快，距橋也不過十丈左右了。此刻誰也拿不定主意，停船吧！會躭誤行程，還會招致危險，如果不停，萬一擱淺在橋下水中的一些巨石上，那可就動彈不得了。

徐青雲以為，看橋下所餘的孔隙應能通過此船，而船老大也以為，能過去是最好，但有一點他不敢保證，只怕有些巨石在水下一二尺，未露出水面，而此船現在吃水約在四尺半到五尺間，有觸礁之危。

「徐少俠請速作決定。」

徐青雲道：「老爹，此時此刻，還是冒險一試吧——」這時船已在距橋三丈不到處，此刻船老大已看出，橋下水底有巨石，因為水流可以顯示出來，他大聲道：「各位小心，水底有礁——」

「蓬」地一聲，船底擱在暗礁上，船頭翹起，幾乎頂在橋底石頭上。

幾乎同時，橋的兩端一些大石之後竄出數人，一看便知，為首的是苗華芳，再就是王中和、黑衣人、霍振東和剩下的三個護院。

此刻雙方的實力是不相上下的，苗華芳道：「徐青雲，眞想不到你的詭計這麼多，可是不管你如何刁滑，還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喬玲道：「這話也對，不要說一些年輕人，就以當年四個假和尚來說，如今只剩下一個，連老油子都鬥不過妳，毛頭小伙子怎麼成？」

苗華芳道：「徐青雲，我看在故人份上，絕不和你爭這些金片，只要讓我看看每一片金瓦就成，立刻放行。」

藍青道：「妳別作夢了！說得可好聽，看在故人份上，不久前妳把徐大俠誘入冰窖中又怎麼說？要不是胡嬋，他恐怕已經殘了！」

苗華芳道：「其實我也只是為了金身上的秘密，以『虎堡』的財富，還不至于貪圖這千多斤黃金的。」

「如果妳是一位可敬的長者，眞正是我原先想像中的慈藹可親的義母，這秘密自可奉上，只可惜妳是一個卑微低賤的婦人！」

苗華芳對王中和及黑衣人厲聲道：「指出路來讓他們走却不領情，各位不要再留情，上……」

「慢着！」忽然橋的西邊大山石之後躍出一個一身白衣且套着白頭罩的蒙面人，手持一支火銃，肩上還揹了一支，指着船上及岸邊諸人道：「沒有本人的許可，誰動俺就轟他一銃！他奶奶地……」

在場中人似乎無人認識此人是誰，岸上的人都望着苗華芳，船上的人也都向徐青雲望去。徐青雲沒有甚麼表情，似乎不太緊張。

火銃這玩藝裝滿了鐵砂子，一銃轟出，呈扇面型，有時雖轟不死人，却會遍體鱗傷，毀容、失明更是常見的事，十分厲害。

船上船下之人都不敢動，那白衣人道：「金身只是一個，這麼多的人分，必須淘汰一些人，賸下三五個人才能分享，苗華芳……」

苗華芳道：「請問尊駕是……」

「不用問俺是誰，妳如有意分享秘密，就先把王中和幹掉。」

苗華芳道：「船上那些人呢？」

「放心，末了只要一銃，包他們一道上西天。」

喬玲想動手，徐青雲示意禁止。喬玲大聲道：「怎麼？一支火銃就把你『夜遊神』給唬住了？」

徐青雲不出聲，藍青道：「徐大俠自有道理，他才不會怕一支火銃哩！等着瞧吧！」

苗華芳面對王中和道：「看在過去的情感份上，你自絕了吧！」

「情感？」王中和看穿了她，而且也以為自己的愚昧，斷送了一生幸福，德記油坊那麼大的基業，有福不享，偏偏要來爭什麼秘密？這不是自尋死路，尤其明知這娘們是塊什麼料子，居然和她同行，看來一元、朱海和黃梅雨等人也不過是早走一步而已，他冷蔑地道：「妳他娘的還有情感！婊子也有情感了？妳這騷貨心目中只有一個『義盜』徐子飛，可惜人家對妳根本沒有胃口，却又肉麻兮兮地在自己背上刺了一隻紫色的燕子——」這工夫喬玲

竟格格笑了起來。

苗華芳不會讓他說下去，撤下了極少使用的烏金鞭，此鞭能軟能硬，不用時作腰帶用，寶刀寶劍也傷不了它。

「橫掃千軍」一鞭抽到，王中和也撤下了大刀，苗華芳恨他當衆揭瘡疤，越打越起勁，絕招盡出。

王中和內心窩囊，不要說打敗了沒有脫身的希望，就算勝了，這白衣人眞會和他共享秘密嗎？一旦有此念頭，就無法振作，未出三十招，就挨了兩鞭。

苗華芳是天山雪娘子門下，而雪娘子的身份又不比徐青雲的師父低些。鞭上工夫十分精純，又過了七招，淩厲的一鞭把王中和砸了個滿面開花。貼上一腳把他的胸骨踩塌了五六根，屍體飛落河中。

王中和有此下場並不寃枉，他過去每年出遠門一次，自是刧掠，偶爾也殺人傷命。只是苗華芳親手殺他，不免予人兔死狗烹的感喟。

苗華芳面向黑衣人道：「你也要我動手嗎？」

「岳母，好歹我是胡家未來嬌客。」

「呸！什麼嬌客？你的夢還未醒呢！」

「流星趕月」，一鞭抽到，絕對未想到，黑衣人差點揪住鞭梢，苗華芳暗吃一驚。想不到她會裝，黑衣人更會藏拙。

至于船上的徐青雲也不由暗叫了一聲「好」！儘管這是自磨切的牙縫中迸出來的。

黑衣人撤出短劍，大約在十七八招之後，突然攻勢淩厲，招式驟變。就連船上的徐青雲也大爲驚奇，從未見他用過這些奇招。

人類的僞裝眞是太可怕了。而苗華芳也感覺自己的聰明一文也不値，等于被一個小輩耍了，氣極之下，手也發抖了。黑衣人那會看不出來，自不會放過這大好機會，短劍撩開烏金鞭的狂攻，飛踩中雙足伸縮，威力無儔，苗華芳還沒見過這等速度，頸上及胸前連中三腳。

苗華芳連退五步，仰身落水，水中只是冒泡，却未看到她再浮起來，這工夫白衣人道：「霍振東，你能不能一個人收拾三個護院？」

「大概不成問題，」此刻只有弱肉强食的動物狠勁，其他一切都談不上了，四人立即拚了起來。

白衣人火銃一擺，大聲道：「徐青雲，你必須和這黑衣人一較短長，在目前你們二人的勝敗是可代表一切哩！勝者與俺共享金身上的秘密。」

徐青雲跳上岸，喬玲道：「小徐，我們爲什麼要聽這個人的，我不信他能一銃轟死所有的人。只要一銃辦不到，第二銃還沒轟，我們巳可把他撂倒了！」

徐青雲冷峻地指着黑衣人道：「呂志明，你的身手再高，却是個冷血，只要三寸氣在，我也要爲老二孫泰報仇！」原來丟火龍梭，炸死孫泰的人正是他。

此刻喬玲和藍青等人大爲震動，喬玲道：「怎麼？他就是你的義弟呂志明呀！這簡直是個畜牲嘛！」

呂志明冷冷一笑道：「徐青雲，你恐怕也是白搭！」

徐青雲道：「你爲什麼如此狠毒？」

「我要娶胡嬋，也要得到『虎堡』全部產業。無毒不丈夫！我是一個敢說敢作的人！——」

龍鳳雙七對短劍，都不是長兵刄，正因爲雙方短兵相接，才更會使旁觀者心驚肉跳。

不論徐青雲用甚麼「狐步」或「繞樑」，也僅能使呂志明略顯手忙脚亂，却無法得手。呂志明的攻擊有如驟雨狂風，才四十招不到，徐青雲巳中了一短劍，背衣裂開。

呂志明是崆峒老祖的關門弟子，身手比如今掌門人青木道人還要精純，因爲崆峒老祖的身份比武林任何人都要高些。

喬玲和藍青等人大爲焦急，胡繼祖對白衣人道：「你到底是什麼人？你乾脆把我們一銃轟死算了！你到底目的何在？」

「蓬」地一聲，徐青雲踢了對方一脚，但徐青雲又被砸了一拳，只是徐青雲有一股子拚勁，呂志明也不敢輕敵，以前他總以爲自己是個王牌，現在他才知道誰是了。

白衣人這工夫目注現場，霍振東殺死了一名護院，除了另外二人，他自己也差不多了。

大約在七八十招左右，呂志明一劍刺中徐青雲的左肩，徐青雲的左七也掃中了呂志明的左腰。只是呂志明又一脚把徐青雲踢出五六步坐在地上。

在徐青雲來說，出道以來這是最火爆的一次，也是最慘烈的一次。這時呂志明淩空撲下，短劍指向他的心窩，喬、藍等人同時驚呼。

「呂志明住手——」白衣人大叫着。

但呂志明怎會住手？反正是死，殺了徐青雲，他的名氣可就大了，即使是身後之名也是很重要的。

這時喬、藍等人隱隱看出，這白衣人似乎不是徐青雲的對頭，他到底是誰？無怪徐青雲並不焦急呢。

短劍堪堪刺中徐青雲，徐青雲一翻身，短劍在地上挑起一蓬泥塵，徐青雲躍起道：「你簡直沒有一點人情味！你父呂堃走火，家父遭了不幸被宗人府幽禁，還向我提過，如此地事了，可到北海去設法尋找千年海菊花爲你父治病，而你……」

呂志明又攻了上來，昧良心的人並非沒有良心，而是受物慾所惑。正是所謂，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塞智爲昏，變恩爲仇，染潔爲汚，所以，人以不貪爲貴。

提起他的父親，他立刻想起他十一歲時父親帶他在冰上垂釣，他不小心在薄冰處踏破掉落水中，父親在冰下把他救上時，父親巳凍得半死。以後每逢陰雨天，某些關節就會疼痛。三年前老父走火，也不能說和那次落水凍得半死毫無關連。

人的良知暫時閉塞，在特殊情況之下也會偶然明朗，此刻的呂志明也許正是如此。

但徐青雲却是力拚不停，因爲他只許勝不能敗，爲了老父不計一切，所以在呂志明心神不屬時，掃中了他一七及一脚。

呂堃的確對他說過，徐子飛對他恩重如山，知恩應能圖報，但自來到探花鎭遇上了胡嬋就迷了心竅。

加之「虎堡」的鉅大財富，使自幼過慣了貧窮日子的他貪心大起，況苗華芳百般誘惑，立刻動搖，甘爲驅使。

「啪」地一聲，呂志明又挨了一脚，但短劍寒芒閃爍，連攻兩招，又把徐青雲逼退兩步，然後他大喝一聲「住手」！疾退五步以外。

白衣人的火銃立刻瞄上了他，呂志明道：「我相信持銃的人是你的朋友，所以我不必担心你的安全。我父親走火，復原的希望雖不大，在你們父子的呵護之下，應比我這逆子幸福多多。家父常以『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稱譽，徐伯父的爲人，徐老伯有難，我非但不設法救他，反而害你，徐青雲，多行不義必自斃，我巳無顏去見徐老伯和家父，還望念在過去的情誼善待老父……」

徐青雲一掠而至，想奪下他的短劍，却巳遲了半步，短劍巳貫入心窩之中。

也許是有意的，呂志明雙膝跪地，屍體不倒，似在跪求徐青雲照料老父，也似在求徐青雲恕他的罪孽。

一干人見此情景，無不淚下，且聽到後面有人哽咽出聲，衆人回頭望去，原來是那白衣人，此刻巳取下頭罩，竟是一頭禿瘡。

原來他正是徐青雲恩師的忠僕——二禿子。爲了助徐青雲，二禿子赴火蹈湯也不會皺皺眉頭的。

他對這位師弟，也可以說是小主人十分敬重，這也是徐青雲敬重他之故。

「我知道十分兇險，所以回去報告師父之後，立刻回來在暗中觀察，以便緊要關頭有助小主人一臂。」

「師兄，以後千萬不可如此稱呼。」

「師弟，我是師父的僕人……」

「不，師父傳你武功，也就把你當作門人了。」

「只可惜師兄愚魯，不成材，師父常說，我有師弟一半的資質就好了……」

這時藍青道：「徐大俠，你看是誰來了？」

衆人向橋另一邊望去，只見胡嬋兀立在河邊，滿臉淚痕，原來苗華芳和王中和的屍體都被巨石擋住未被冲走。

胡嬋雖輕視苗華芳的下流，但畢竟她是被她撫養長大的，而她也知道王中和是她的生父。

看到這兩個親人死得如此之慘，那還再記前嫌，又怎會不悲傷欲絕呢？

「胡嬋……」徐青雲請各位協助把巨石移開，他走到胡嬋身邊，道：「他們的下場很慘，却也並不意外，因爲他們的行爲太荒腔走板了……」

胡嬋淚眼相望道：「青雲，你能原諒我的自私嗎？」

「我早就原諒妳了！」

「青雲……」胡嬋倚在他的肩上，流下了激動的淚水，這工夫喬玲扭過身子，一臉悻悻之色。

喬玲雖然不快，却也知道這事勉强不得，只是內心不舒服而巳，這工夫巳移開一塊巨石，船巳平衡，應胡嬋的要求，把苗、王等人的屍體弄上船，順流而下。

正是：欲無禍於昭昭，勿得罪於冥冥

……

（全文完）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大鎗戰（上）

亡命刦匪 鬧市搶刦

華燈初上，路燈、霓虹燈，以及紅黃紫綠的塑膠招牌，令到這座東方大都市，顯得五光十色的，更形繁華熱鬧，令人迷醉。

馬路上川梭來往的車輛，如過江之鯽，兩旁的行人路上，人流如潮。這時分，正是下班的時候，誰不急着趕回家？

泰迪悠閒地在行人道上走着，瀏覽着路旁那些商店的橱窗，也欣賞着形態各異的路人，自然，也對在人潮中走着的時髦女士打量兩眼，偶爾，也會驚艷一下。

他已好久沒有像這樣子，懷着輕鬆閒逸的心情，在街頭上漫步了，生活在現代大都市的人，有哪一個不是忙碌緊張的——節奏太快啊！能夠優哉悠哉，無牽無掛地在這彩色繽紛的初夏之夜，欣賞着路上行走着的諸色人等，可以說是一種消閒解悶的樂事。

對於因爲工作而弄得綳緊了的神經，絕無疑問，這也是鬆弛一下神經的方法之一。

當然，鬆弛神經有無數的方法，譬如說與女朋友拖手仔拍拖，亦是方法之一，相信要比一個人在路上漫步瀏覽好得多，可惜，泰迪那位女朋友蘇碧琪小姐却在五天前，因公到了外地，令到他形單影隻的，想拍拖也不成了。

當然，他也可以找朋友消遣一下的，他那位死黨兼老友卡凡這幾天却偏偏很忙，忙到連晚上那頓飯也要在報館內啃飯盒，自然沒有時間陪他消遣了。

就像他，爲了趕拍一組戲，還不是接連忙了十多二十日，有幾天還是日夜接着拍，連睡覺的時間也沒有，要不是他身體強壯，精力充沛，也習慣了，只怕也捱不了，直到前天，那組戲才拍完，而他也沒有接到通告，這兩天才有時間休息一下，偏偏，你有時間時，別人却沒有時間，都在忙着，他只好一個人找消遣了。

× × ×

路上的行人依然有如潮水般湧流着，說起來，要說泰迪走得最悠閒了。

雖然只是初夏，天氣說熱不熱，但那些太太小姐，已經搶着展示今年最新欵的夏裝了，看着走在路上的那些太太小姐們，泰迪覺得就像在看時裝表演，只覺賞心悅目。

他一直那樣悠閒地走着，根本就沒有一個目的地，而這時候才不過是六時許七時未到，要吃飯，略嫌早了一點，因爲他在下午二時許才吃了午飯，現在還不餓，橫豎他有的是時間，那就走累了，感到肚子餓時才吃吧。

這條大馬路，乃是這座都市中最繁盛的地區，像他這樣悠閒地走着，若要從這一頭走到另一頭，只怕非要一小時以上。

他沿着那條筆直的大路，往來走去——那邊便是遊客區，也是紅燈區，比這一邊還要繁盛熱鬧，走累了，要是還不想吃飯，大可以到酒巴喝兩杯，消遣一下。

一直悠閒地走着的泰迪，忽然間聽到馬路對面傳來一聲驚惶的尖叫聲：「打——刦啊——」跟着，便是一陣驚呼走避的雜亂喧叫聲，他連忙停下腳步，扭頭朝對面瞧望過去。

只見馬路斜對面的行人有如狼奔豕突的，爭相慌惶走避，有的人被撞倒在地，大聲喊叫着愴惶爬起來便竄奔，人羣走避一空的那間店舖內，正有三個以絲襪幪面的大漢，分執兩鎗一斧，指嚇着店內的職員。

那是一間售賣珠寶金飾的店舖，頗有名氣，是一間老字號，「嘩嘩啦」一聲中，那名手執斧頭的幪面人已將一個飾櫃的玻璃砸破，探手抓拿飾櫃內那些擺放着的珠鏈鑽飾，疾快地塞入一個布袋中。

另兩名鎗匪也喝令那些驚恐站着的店員，打開飾櫃，將金飾取出來，他們的手上，都拿着一個旅行袋。

那些驚恐得差點站不住的男女店員，在那黑亮的鎗咀指嚇之下，不敢不從，有兩個年青的店員戰戰兢兢地打開了飾櫃，將櫃內的金飾拿出來。

豈料，就在這刹那，店舖左右人影閃現，有人大喝：「不要動，將鎗械扔出來，我們是警方人員！」

站在最靠近店門口的那名刦匪聞聲猛一側轉身，朝外面連開兩鎗！

「砰砰——」鎗聲震人心弦地乍然响起，閃撲至店舖兩側的人（警方人員）疾忙閃縮回去，有的貼在牆邊，有的伏在地上，有的藏在柱後，一個個亮出佩鎗，齊指着那間店舖門口！

鎗聲一响，站在對面馬路看「熱鬧」的行人，馬上有如受驚的兔子般，紛紛驚惶走避，恐爲流彈所傷，泰迪也一閃身，閃躲入一間店舖旁邊的一條窄巷內，貼牆站着，閃眼往外望。

喝聲一起的刹那，那些不敢動彈的男女店員皆閃現出一絲喜色來。及至鎗聲一响，他們皆慌不迭一下子縮身蹲下來，伏在飾櫃內的地上！

但另一名沒有開鎗的刦匪疾喝一聲，喝令面對着他的兩名男女店員走出來。

那兩名男女店員才縮下的身子猛然地一震，臉色慘變，雙脚發抖，居然動彈不了。

「快走出來！」那刦匪兇神惡煞地喝叫，握鎗的手食指一扣，「砰」地一聲，向上斜開了一鎗。

那兩名男女店員渾身又一震，臉色煞白，哆嗦着走了出來。

那刦匪伸手一執，執着那名男店員的手臂，一下子將他扯了出來。接一推，將他推給朝外面開鎗，這刹那已蹲下來，躲在一張椅後的那名同伙的身邊，再伸手一抓，又將那名女店員抓住，扯到自己的身前！

而那名手執斧頭的刦匪在喝聲傳來的刹那，臉色驟變之下，也顧不了將那些珠寶鑽飾抓放入布袋，棄掉斧頭，「刷」一聲，探手自腰間將一柄手鎗拔了出來！——矮身，亦閃躲在一張椅後。

這一切，都是在不到一分鐘之內的時間發生的。

緊接着，伺伏在店舖外兩邊的警方人員，又有人揚聲喝叫道：「裏面的人聽着，你們已被包圍，逃不了，快棄鎗舉手走出來！」

喝聲中，一陣汽車疾馳驟煞聲中，一輛房車戛然猝停在那店舖外面的馬路中，車門一開，車內的人剛想鑽出來，一陣猛烈的鎗聲却從店舖左邊約五六公尺遠的路口响起，驟然射擊那輛房車。

那輛房車的車身刹時現出幾個子彈洞來，嘩啦聲中，那面推開來的車窗玻璃已被射爆碎裂，車中緊接着响起兩聲痛呼。

泰迪貼身在馬路這邊的巷口牆內，那陣密集的鎗聲一响，他急忙轉眼望過去。看到對面那處路口的彎角處，不知什麼時候停了一輛房車，一邊的車門打開來，鎗彈就是從那面車門後射出來。射擊那輛疾速開到店舖前面的那輛房車！

那輛受到襲擊的房車這刹那已有人自另一邊（向馬路那一邊）推開車滾了出來，以車門作掩護，向那邊路口彎角處的那輛房車開火還擊。

霎那間，鎗聲大作，伺伏在店舖左邊的警方人員一聽背後有鎗聲响起，射向自己的伙記（同僚），慌忙扭轉身來，各自找尋掩護的地方。向那輛車子開火。

伺伏在店舖另一邊的警方人員亦馬上發難，紛紛朝那珠寶金飾店的門口開鎗。

因爲店內的那三名刦匪已狂亂地朝外面開鎗。

馬路這一邊（泰迪閃身掩藏的這一邊）躲避掩藏的人中，亦有人分別向那間珠寶店及對面那彎角處的房車開鎗射擊，一刹那，只聽鎗聲大作，子彈亂飛，那情形，比美國那些西部鎗戰片還要激烈。

一片鎗聲彈雨中，可憐那兩名被當作擋「箭」牌的男女職員，驚駭得簡直魂魄

全失。只差一點便暈了過去，但在那兩名鎗匪的指嚇之下，兩人根本就不敢動彈，只有聽天由命，希望子彈有眼，不會射中他們。

這時的情景，恍似戰場一樣，那些看熱鬧的途人，早已走避得遠遠，以免爲流彈所傷。

而那一段路面，除了警匪雙方之外，空蕩蕩的，連一個人影與車輛也不見，就只有那輛停在珠寶店對開路面上的房車孤另另地停着。車上的警探早已自另一邊下了車。以車子作掩護，分別向彎角那輛匪車及珠寶店內的匪徒開鎗射擊。

很自然的，那輛車子也成了珠寶店內那三名匪徒的射擊目標。「噗噗」的鎗聲不絕於耳。

看這種情形，警方絕無疑問是事先得到了綫報，預先扮成各色人等，伺伏在那珠寶店的附近，待那些刧匪行事時，便一湧而上。將他們制服。

可是，料不到那些刧匪如此兇悍，而且配備了充足的鎗彈，以至觸發了這一場異常激烈的鎗戰！

像這樣激烈的鎗戰，而且又是在鬧市之中，倒是頗爲罕見的。

泰迪掩藏在這邊路的巷口內，也幾乎被刧匪射出來的流彈所傷，嚇得他連忙貼着牆側伏下來，這樣，被流彈誤傷的機會就低很多了。

本來，他是可以從巷子的另一頭離開這危險地帶的，但他是一個愛刺激的人，難得目睹這種兇險激烈的場面，他可是不肯放過，就算冒險也要將這場「熱鬧」看完。

×　×　×

激烈的警匪鎗戰持續了大約一分鐘左右，珠寶店內的那三名刧匪雖然兇悍，但也不想被困，以免警方的增援人手趕到後，佈下天羅地網，那時，他們便成了網中魚，甕中鼈，想逃也逃不了！

「外面的人聽着，快停火，我們的手上有人質，有一個受了傷，你們不想他們被你們打死吧！」執着女職員手臂，並將之擋在自己身前的那名刧匪高聲呼喝起來、並停止了放鎗！

掩藏停在路面上的那輛房車後面的探員先停止了開鎗，因爲他們一早便看到那些刧匪脅持了兩名男女職員作擋前牌，而他們開鎗也不是瞄準了那三名刧匪射擊的（那樣，便很易射中那兩名男女職員），只是射在門口的兩邊，將門口封鎖起來，以免被那三名刧匪衝出來。

掩伏在珠寶店兩邊的警探亦停止了射擊，只有幾名警探仍與那輛停在那邊路口彎角處的匪車上的匪徒，仍然互相開鎗射擊！

那輛匪車上的匪徒眞夠大胆，在這種情形之下，居然不開車逃走。胆敢與警探展開鎗戰，眞夠兇悍，就連泰迪也不得不佩服匪車上的匪徒的胆識！

因爲目前的情形對刧匪來說是極端不利的，這時候逃走可能還來得及逃脫，要是讓警方的增援人手趕到來，將這一帶地區封鎖起來，他們肯定逃脫不了。

匪車上的匪徒不開車逃逸，相信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冒險也要將珠寶店內的三名刧匪接載一起逃走！

這邊的鎗聲一停，珠寶店內的三名刧匪便推那兩名男女店員慢慢地走出來，脅持住那名女職員的刧匪兇狠地喝叫道：「所有的阿SIR聽着，不要開鎗，否則這兩名人質便要遭殃！」而他手上的鎗，緊緊地抵在那名女職員的頭上。

另一名刧匪亦把鎗抵在那名職員的身上，第三名刧匪則夾在兩名同伴之間，伸出手上的鎗，指向那些警探。

那名男職員果然受了傷，臂膀上一片殷紅，慘白的臉上滿是駭佈驚悸之色，還好，兩名人質並沒有被嚇暈過去。不過，却渾身索索抖顫不停。

那名女職員可說命大運氣好，居然一點損傷也沒有，只是，却臉無人色，歇斯底里地尖叫道：「你們不要開鎗，不要開鎗啊！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

那些警探在這情形之下，自然不敢開鎗。只有眼睜睜看着那三名刧匪，簇擁着兩名男女人質，向停泊在彎角處的那輛匪車快速走去。

而那邊仍與匪車上的匪徒駁火的警探。在發覺到那三名刧匪脅持了兩名人質向這走邊來，在投鼠忌器之下。也停止了開鎗，無可奈何地看着那三名刧匪持脅着兩名人質走向匪車。

「你們逃不了的，快放開人質，棄鎗投降。」路面上那輛房車後有一名警探大聲喝叫。

「放屁！你們快讓開，否則我們便不客氣，殺一個給你們看看！」那名脅持住女人質的刧匪惡狠狠地喝叫。並用力戮了一下那名女人質的頭。

那女人質馬上驚悸尖叫起來。「走啊，你們快讓開，我不想被他們打死啊！」

那叫聲尖厲刺耳，聽得人渾身不舒服的。

那些警探不得不讓開來，眼看着那三名刧匪快速地奔向那輛匪車。

而他們也看到，那第三名刧匪的手上，提着一個沉甸甸的布袋，不用說，那一定是刧掠到手的珠寶金飾了。

三名刧匪脅持着兩名人質奔到那輛匪車前，那名手提布袋的刧匪第一個鑽上了車子，接着，那兩名脅持住人質的刧匪也先後上了車，但却喝令那兩名胆喪魂飛的男女人質站在車旁不要動，否則便開鎗。

那兩名男女人質不敢不從，乖乖地站着不動。

這一來，就令到那些虎視眈眈的警探不敢趁機發難，以免誤傷了那兩名人質！

這就給了那些刧匪逃逸的機會。

那輛匪車在三名刧匪奔到車前時，負責駕駛車子的匪徒早已開動了車子，三名刧匪才登上車，馬達便怒吼一聲，有如脫弦之箭般，朝那條橫路疾射衝馳。

那些警探疾忙呼喝：「唏，你們快伏下來啊！」

那兩名狀似痴呆了的人質這才如夢初醒般，慌不迭狼狽地撲伏在地上，動也不敢動一下！

那些警探立刻飛奔向路口那邊，企圖將那輛匪車追截擊停！

但他們奔到那路口時，那輛匪車已飛馳至橫路的另一頭，一名警探手急眼快，

朝那輛匪車開了兩槍！

這條橫路內不見一個人走動，有不少店舖已將閘門拉下，也所以那名警探才敢開鎗。

那輛匪車却沒有停下來，車身一個急拐，便轉入了左邊的路口中。

那些警探自然不肯罷休，紛紛飛步疾奔前去。

而停在路面的那輛房車，亦已由乘之而來的探員搶跳上去，駕駛着，有如一頭奔馬般，呼嘯着狂追下去。

而警車聲亦急促傳來，留下來的軍裝警員則忙着封鎖了那段地帶，不准閒雜人等走近，自然也不准車輛通過。

跟着，一輛救護車最先到達，將那名受了傷的男職員及受了驚嚇的女職員抬上救傷車，也將一名受了傷的警探抬了上車，進行救治。

另一些救護人員與警員則進入珠寶店內。看一下有沒有其他人受了傷，或是受了驚嚇，需要醫治的。

而那一場警匪鎗戰，由頭到尾，不到十分鐘。

警方這一次有備而動，但却仍然被那些匪徒逃脫，這實在有點那個。

×　×　×

泰廸眼見巳沒有什麼可看，便打算從巷子的另一頭走出去，找個地方吃晚飯。

因爲若是從這一頭走過去，却是此路不通，因爲那一段地帶巳被封鎖了，任何人不准通過，除了警方人員！

而這時，大批警方人員巳馳援而至，可惜，却遲了一步。

不過，警方已透過無綫電通話器，通知了附近各處趕來的巡邏車，追截那輛在逃的匪車。

泰廸巳轉身朝巷子的那一邊走去，驀地，警車聲與鎗聲同時大响，那「嗚嗚」的警號聲與「砰砰」的鎗聲混雜在一起，確是動人心魄！

泰廸馬上轉身向巷口那邊走回去，看一下又發生了什麼事！

飛奔至巷口，探頭一望，只見那邊的馬路上，正有兩輛警車追逐着一輛房車，狂牛一般風馳電掣駛來，鎗聲是負責封鎖這邊一段地帶的警探發射的，向那輛狂衝而來的車子射擊。

泰廸一眼便認出，那輛被警車追逐的房車，正是那輛逃逸而去的匪車，瞧這情形，不用說，那輛匪車是被趕來的警車兜截之下，被迫馳回這裏的。

匪車上的刧匪亦自車窗中探出手臂，朝這邊的警探開鎗射擊。

這邊的警探紛紛開鎗射擊，可惜，却沒有射中那輛匪車。

那輛匪車一眨眼便巳飛馳至路口那邊，吱—嘎」的一陣急驟的磨擦聲中，那輛匪車一個急拐，車身急劇地一擺一傾，轉入了廸泰這邊的路口。

緊追着那輛匪車的第一輛警車拐彎不及，只好直衝而過，駕車的警員急忙煞車，以免撞在那些開鎗阻截匪車的警員。

第二輛警車那位駕車的警員手急眼快，猛扭駕駛盤，車子一個急轉，緊追入那個路口。

那輛匪車才轉入路口，陡地發出「嘭」的一下爆响聲，左邊的後輪癟塌，車尾一傾，車身便急劇地晃擺了一下，向橫一擺，車子疾轉上行人路。

原來，那匪車的後輪胎被警探發射的鎗彈射爆了。

駕車的那名匪徒還想控制住那輛車子，但却無能爲力了，車子像脫韁了的野馬般，狂衝上人行道上，撞塌了鐵欄，再撞在一間店舖的牆柱上，發出「轟」的一聲震响，車子劇震了一下，便停下來了。

駕車的那名匪徒不但一頭衝在被撞碎的擋風玻璃上，前胸也猛撞在駕駛盤上，身子伏在駕駛盤上，不知是暈了還是死了，一動不動，頭上流出黏糊糊的血液。

另一個坐在車頭的匪徒也撞破了頭，暈陶陶地推開車門急跳下來，朝戛然急停在數丈外的警車連開三鎗。

車上的警員邊跳下來，邊開鎗還擊。

坐在後座的三名竊匪亦左右推開車門，倉惶下車，以車門作掩護，向紛紛追撲過來的警探開鎗射擊。

那名自車頭跳下來的匪徒忽然發出一聲慘叫，身子一擂，便撲倒在地上，不動了。

看樣子，他就算死不了，也受重傷。

那些從警車上跳下來的警員及紛紛追撲過來的警探，一些以警車作掩護，一些以燈柱或是垃圾箱作掩護，有些則掩在牆角或是伏在地上，集中火力，朝那三名以車門作掩護的刧匪開鎗射擊。

一剎時，鎗聲噗噗，鎗彈如雨，場面激烈！

幸好這條路上的店舖在那三名刧匪在珠寶店中與警方人員駁火時，便巳紛紛將店門關起來，以免遭到池魚之殃，而那些行人亦被把守在這邊路口的警探勸諭離開，所以，這條路一個行人也沒有，所有店舖的閘門也拉上了，因此，雖然鎗彈橫飛，却沒有傷及無辜。

那三名刧匪雖然兇悍，在這種情形下，仍不棄械投降，但他們也逃不了，被警探的彈鎗射擊得直不起腰來，根本連一步也走不了，但仍然負隅頑抗！

這一輪鎗戰較之珠寶店前的鎗戰還要激烈，所謂困獸之鬥，兇猛猶過虎豹！

那些警探自然不會讓那三名刧匪再有逃脫的機會，不斷地向他們開鎗射擊，壓制住他們。

同時，一名警官亦在警車後以手提擴聲器向那三名刧匪呼叫：「你們巳被嚴密包圍，逃不了，快棄械擧手走出來，再頑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條！」

那三名刧匪似乎巳鐵了心，回答那警官的勸諭又是一輪鎗彈。

那警官連忙縮回身子，咀裏低聲咒罵了一句什麼，仍然將擴聲器伸出去，呼叫道：「投降吧，你們支持不了多久的，你們也不想死的吧，你們應該知道，反抗是愚蠢的行爲，你們怎麼樣也逃不了！」

這時，警方這面巳停止了開鎗射擊，只是嚴密地監視着那三名刧匪的動靜，只要那三名刧匪妄想逃走，他們便會開鎗射擊阻截！

那三名刧匪見警方這邊不開鎗了，他們也樂得喘口氣，也停手不開鎗。

一時之間，雙方便僵持起來。

泰廸這時候已從那條巷子中轉到通往警匪相持着的那條路的橫巷中，貼身在牆上，慢慢地往通出馬路那邊的巷口走去。

鎗戰最激烈時候，他已掩身在巷口，探頭往外察看着。

他邊看邊奇怪那些警探爲何不從這條巷子掩來這裏，包抄那三名刦匪，令到那三名刦匪不能再頑抗下去。

那三名刦匪才喘過一口氣，馬上便又向警探那邊發射了一輪鎗彈。

警方那邊自然也不甘示弱，還以顏色，開鎗還擊。

霎時間，鎗聲又大作。

泰廸在巷口那邊看着，只覺驚險刺激極了，比看那些警匪鎗戰片還要過癮，因爲這是親身經歷，親眼目睹的。

鎗聲「噗噗」中，匪車那邊忽然有一名刦匪揚手向路口那邊抛出了一個狀似手榴彈那樣的物體。

泰廸看得眞切，幾乎脫口失聲叫出來：「手榴彈！」

「快避開，是手榴彈！」路口那邊的警方人員有人大聲驚叫。

叫聲中，人影亂竄，那些掩伏在附近的警探，皆慌不迭往後竄避，只有那輛警車後的警探因爲有警車遮擋，所以沒有走避，但也吃了一驚，注視着匪車那邊。

刦匪竟然擁有手榴彈，這又是警方意料不到的事。

因爲通常來說，一般的刦匪只配備鎗械的，甚少配備炸彈之類的武器，這些刦匪居然配備了手榴彈，這還是第一次，難怪那些警探如此慌張了。

因爲，手榴彈的殺傷力很大，廣及數丈方圓，擋者非死即傷，那自然走避不迭了。

可是，那個「手榴彈」擲落警車前面的路面上，却沒有爆炸，只是發出「嗤」的一聲急响，跟着，便噴出大股烟氣來，迅速地擴散開來。

原來，那只是一個烟霧彈！

那三名刦匪頗有默契，那顆烟霧彈才落地噴出烟霧，他們便向警車那邊猛烈地開鎗射擊，緊接着便弓着腰竄出來，沒命地向另一邊的路口飛奔。

警車在那刹那亦發出了一輪鎗彈，射擊那三名刦匪，但很快便被擴散開來的烟幕將他們的視綫遮掩住了。

原來那三名刦匪就是想利用烟幕來掩護他們逃遁。

在這種情形之下，絕無疑問是一着妙計。

可是，他們此計雖妙，但却沒有想到警方已不斷有增援人手趕來，就在三人沒命地飛跑向另一頭的路口的時候，驀然間，路口那邊傳來一陣警號的嗚嗚聲，一輛警車風馳電掣般在那一邊的路口停下來，將路口封住了，接連跳下手持來福鎗的衝鋒隊員來，就以車子作掩護，「砰砰」地向那三名刦匪開鎗。

那三名刦匪這下子變成了困在巷中的惡狗般，進退不得，慌忙轉身往回路，邊跑邊扭身向那輛警車後的衝鋒隊員開鎗還擊。

但這一邊路口的警探亦隔着那道烟霧向那三名刦匪開鎗射擊（當然不會盲目開鎗，而是隱約地向那三名匪開鎗射擊），霎時間，三名刦匪前後受敵，但却兇悍異常，亦朝這邊開鎗還擊。

「喲」一聲，一名刦匪身形一歪，斜跌在地上，大腿上血流如注，中了一鎗，他仍想掙扎着起來，但却力不從心」。

緊接着，另一名剛好撲到一家店舖門柱前，欲竄入柱後躲避的刦匪，亦身子一個側傾，左腰側上血漬猛沁，但仍然讓他們躲到柱後。

第三名刦匪却已手執着一個布袋，身子貼着牆，已竄撲到泰廸掩身的那個巷口前。

泰廸這時因爲鎗彈飛射，不敢再探頭向外看，將身子縮回去，因而看不到外面的情形，自然也發覺不到那名刦匪向巷口這邊竄奔過來。

而事實上這條路的兩邊就只有泰廸掩身的這條巷子，那名刦匪在無路可走之下，只好向這條巷口奔過來，希冀能够從那條巷子逃脫。

就在那名刦匪竄奔到巷口閃身撲入去的刹那，泰廸在巷口却聽到背後那頭有急驟的脚步聲傳來，他連忙扭頭去看一下，從巷子那頭奔來的人到底是什麼人，那知道他這一扭頭回望，却讓那名竄撲入來的刦匪有機可乘，那名刦匪在竄撲入巷口的刹那，一眼瞥到巷口內有人牆貼蹲着，確是大吃」一驚，因爲他不知道眼前的人是否警探，但他的反應却不慢，一脚飛起，將泰廸踢得歪跌在地，接一個箭步標上去，不等泰廸跳起來，手中的鎗已用力抵在泰廸的頸上，惡狠狠地道：「別動，一動我就開鎗，快站起來！」

泰迪腰側上挨了一脚，痛得他「哼」出聲來，還未弄得明白是怎麼回事，頭上已被一支又硬又冷的槍咀抵住，不禁倒抽了一口氣，不敢妄動，乖乖地站起身來。

他要不是向後面張望，就不會被那刦匪所乘，說不定還可以將那刦匪制服，但如今在鎗咀的指嚇下，他唯有乖乖地聽命了。

就在他站起身來的刹那，巷子那頭傳來一聲疾喝：「我們是警方人員，快將鎗扔下投降！」

泰迪早巳看到巷子那頭奔來的，是兩名警探，他不禁在心中嘆了口氣：「爲什麼這個時候才趕來這裏，要是早那麼幾分鐘趕來，事情便不會這樣糟了。」

那名刦匪却一把將泰迪推前，擋在自己的身前，朝那兩名警探喝道：「快退回去，你們若敢開鎗，我便將他殺死！」

那兩名警探舉起的鎗雖然沒有放下，但在這種情形下自然不敢亂來，以免令到泰迪受到傷害，但他們也沒有退回巷子的那頭，站着，注視着那名刦匪。

「唏，你插翅也逃不了的，我勸你還是放開了那人，將鎗扔過來，舉手投降吧，否則，你會犯多一條罪——持械脅持人質！」

那名刦匪却充耳不聞，一邊推着泰迪向前走，一邊惡狠狠地道：「我才不聽你們那一套，我不想一輩坐監，你們快走開，否則，我便對他不客氣了！」

那名刦匪可是說到做到，忽然間舉起抵在泰迪頭上的手鎗，用力在泰迪的頸上敲了一記。

「噗」一响，泰迪痛得張口呼叫出聲，頭上的皮肉被敲破了，流出血來。

那名刦匪的動作好快，順着敲落之勢，鎗咀又已抵在泰迪的頭上！

泰迪簡直連一點反抗的機會也沒有。

對他來說，這確是夠窩囊的了，空有一身本領，但在鎗咀的指嚇下，根本上無從施展，因爲他的動作再快，相信也快不過那刦匪的食指一扣，他還不想死，他雖然被砸破了頭，仍然不敢反抗了。

那兩名警探眼見那名刦匪對泰迪如此兇狠，爲免泰迪再受到傷害，兩人只好一步步退回去，其中一名警探邊退邊道：「喂，這一帶地區已被我們完全封鎖起來，你怎麼樣也逃不了，你這樣只會加重你的罪名，聽我說……」

「聽你說個屁！」那名刦匪邊快疾地推着泰迪向前走，邊惡聲惡氣地叫道：「你們再不快點退出去，我又會在他的身上弄出血來！」

那兩名警探知道那刦匪不是虛言恫嚇，爲免泰迪再遭殃，只好急速地退回去。

可是，身後一陣脚步聲傳來，又有五六名警探奔來，爲首之人乍見這情形，急忙停住脚步，喘口氣剛想開口，那兩名警探之一已扭頭對那警探道：「阿SIR，那名疑匪脅持了一個人質，我們要顧着那人質的安全，快退出去吧。」

那名阿SIR聞言之下，神色變動了一下，忙揮手道：「退回去！」

他身後的五名警探連忙退後。

「聽着，你們若敢亂動一下，或是想打什麼鬼主意，我拚着同歸於盡，先殺這人！」

說着，用力一抵，泰迪張口「呃」了一聲，痛苦地挺挺身子，將脖子盡量伸長，微微仰起頭來。

「統統給我退出去！」那刦匪眼中射出瘋狂的光芒，歇斯底里地嘶叫。

投鼠忌器之下，那些警探只好退向巷子的彎角處，讓那人推着泰迪走向巷子的另一邊彎角處。

背後有脚步聲响起，那名刦匪好機警，馬上一閃身將身子貼在牆上，將泰迪一扯扯到身前，嘶聲吼叫道：「快退回去，統統退回去，否則，我先在他的手臂上開一鎗！」

邊吼叫，他已邊抬脚在泰迪的腿上踢了一脚。

泰迪痛得叫出聲來，但在鎗咀的指嚇之下，雖然心中氣極了，也窩囊極了，但却不敢稍作反抗。

那自巷口奔入來的幾人，亦是警探。原來，刦匪先前扔出的烟霧彈噴出來的烟霧這時已漸漸消散，而趕援而至的衝鋒隊這邊沒有烟霧所蔽，所以看得很清楚，看到那三名刦匪中有兩人巳被擊傷，另一人逃入了這邊的巷口，於是邊開鎗邊衝入了路中，將那名閃在柱後，腰上受了傷的刦匪也制服了，便大聲招呼這邊仍被烟霧所蔽的警探，這邊的警探馬上自烟霧中衝過來，一部份人馬上在現場搜索及查看那四名傷者的情形，那名警官聽了衝鋒隊員的報告後，馬上帶回幾名警探及衝鋒隊員，往巷內奔去，外面的事情，則交給一名警長負責處理。

那名警員一馬當先奔入巷內，便看到那名刦匪脅持了一個人質」泰迪，他的眉頭便皺了下來，脚步也放緩了，及至聽到那刦匪的嘶叫聲，再看清楚那名刦匪臉上露出來的瘋狂之態，便知道那刦匪此刻有如一頭發了瘋的困獸般，什麼事也會做出來的，於是，他急忙停下脚步，也揮手示意身後的警探及衝鋒隊員停下來。

「快退出去！」那名警官一直注視着刦匪的動靜，一邊擺手示意身後的人退出巷口，他自己也一步步退回去。

那刦匪一見那名警官與下屬退出巷口，他却絕不停留多一會，馬上便扯着泰迪，側身疾走，一下子便閃身轉入巷子另一頭的彎角，與那幾名轉入那一頭彎角的幾名警探面對面，不過，他却將泰迪擋在身前，又朝那幾名警探吼道：「你們還不退出去，不是要我在他的身上弄出一個洞來才走吧！」

吼喝聲中，又用力地在泰迪的頭上一頂。

泰迪臉上馬上露出痛苦的神色來，但却忍着沒有叫出聲來。

有幾次他想反抗的了，但却找不到機會，只好隱忍着，因爲鎗不同刀子，一觸即發的，而且是致命的，所以，他要不是有九成把握，他也不敢莽動反抗。

那幾名警探看到泰迪臉上那種痛苦的神色，連忙向後退，爲首那名警探邊退邊說道：「喂，你不要亂來，我們這就退出去。」

那名刦匪看到那些警探向身後的巷口那邊退去，連忙亦扯着泰迪，背貼巷牆，向他那一邊的巷口急急走去。

那邊的警探退了幾步便不退了，但也不敢再逼上去，只是看着那名刦匪。

這時，那名警官亦已自橫巷那頭掩到巷子的T字叉口處，探頭往刦匪那邊看着，同樣不敢再逼前去，以免令到泰迪受到傷害。

那名刦匪脅持着泰迪還未走到巷口那邊，巷口前人影閃現，幾名身穿避彈衣的衝鋒隊員堵住了巷口，手上的鎗指着巷內的刦匪。

那名刦匪臉上的肌肉搐動了一下，馬上停下脚步，嘶聲吼叫道：「走啊，你們統統給我走，否則，我先在他的身上弄出一個血洞來！」

那幾名衝鋒隊員被刦匪這一喝，不由面面相覷，不知如何做才好，並沒有讓開去。

「你們眞的不走？」那刦匪狀似瘋狂般，吐着唾沫星子，朝那些衝鋒隊員吼喝。「你們以爲我不敢傷害他，我就做給你們看一下！」他在泰迪頸上的鎗咀一移，落在他的肩背上，就想開鎗！

「喂，停手！」一聲斷喝傳來，巷口那些衝鋒隊員的背後，閃出一名肩章上有兩顆「花」的警官來。

「你們快退開去！」那名警官朝那些衝鋒隊員喝令。

那些衝鋒隊員馬上應了一聲，左右退了開去。

那名刦匪喘了口氣，抵在泰迪肩背上的鎗咀一移，改爲頂着他的後心。

泰迪至此才鬆了一口氣，說眞的，他剛才緊張驚恐得一顆心幾乎停止了跳動，他絕對相信那刼匪說得出做得到，此刻驚魂稍走，他已驚出一身冷汗來。

「喂，你到底想怎樣？」那名警官爲了表示不會對刼匪有什麼不利的舉動，將佩鎗揷回鎗袋內。

「我不想殺人，只想走了！」那刼匪嘶聲說：「不過，若是你們逼我，我便只有殺了他！」

「好，好！」那警官唯恐刼匪會再傷害泰迪，忙迭聲道：「你不要緊張，有什麼事可以慢慢商量……」

那刼匪吼道：「別囉嗦，你不過想拖延時間，好想出辦法來對付我，我不是笨人，我馬上就走！你快讓開！」

吼聲中，推着泰迪向巷口走去。

那名警官確是想拖住那刼匪，好讓屬下的警探有時間採取適當的辦法對付那刼匪，如今被刼匪一語道破，只好偏身讓開去，邊走邊道：「唏，這一帶已被我們全部封鎖起來，你逃不掉的，若是你肯合作，釋放人質並棄鎗投降，我担保可以輕減你的罪名！」

那名刼匪却鐵了心，毫不理會那名警官的勸諭，推着泰迪走到巷口。

巷口外邊，果然佈滿了警方人員，一個個荷鎗實彈，注視着巷口這邊，路邊，停了幾輛房車與警車，瞧這種陣仗，警方這一次一定出動了不少人，若連珠寶店那邊及橫巷那邊的一段橫路的警員計算在內，相信這一次出動了百名警方人員以上。

而這一次的鬧市鎗戰，相信亦是前所未見的。

× × ×

那名警官確實說對，警方確是將這一個地區完全封鎖起來，附近這幾條街道全有警方人員把守，旣不准人進去，也不准人出來，而事先，他們已盡量將途人勸諭走出這一危險地區，也勸諭那些商店關門，以免遭受到損害。

警方這一次出動了這麼多人手，總算大有收獲，起碼，那些刼匪至今爲止，沒有一個人逃脫得了，那四名受了傷的刼匪除了那名駕車的因爲被駕駛盤撞至胸骨塌凹，內腑嚴重受傷喪命之外，其餘三人均只是受了傷，已全部被拘捕，由救傷車送往醫院救治。

目前，最棘手的就是對付那名脅持了泰迪的刼匪。

警方在投鼠忌器之下，自然不敢對那刼匪採取激烈的行動，以免泰迪因此而受到傷害甚至喪生，雖然已將那刼匪嚴密包圍起來，但却不敢有什麼行動。

那名刼匪終於脅持着泰迪走出了巷口，附近的警方人員在那名警官的示意下，只是虎視眈眈地注視着那刼匪，不敢採取行動。

說起來，泰迪這一次可算窩囊透頂了，面子也丟盡了，要不是他被脅持，那麼，警方早已功德圓滿，將那名刼匪也制服了。如今，他實在狼狽，但却無可奈何，在鎗咀的指嚇下，任你身手再好，也無從發揮的。

那名刼匪看一眼圍在附近，虎視眈眈的警探，目中露出兇惡暴戾之光，絲毫不懼，只是嘶吼道：「走開，讓我走，你們若敢亂動一下，我便殺死他！」

說着在泰迪的背上狠狠地戳了一下，痛得泰迪呲牙裂咀的，全身挺搐了一下，但却忍着沒有叫出聲來。

「讓開，放他走！」那名警官看出那刼匪不是空口說大話的。單只瞧一下他那滿是兇戾的臉色，便瞧出他已陷於瘋狂狀態，所以，他不敢冒險，只好喝令手下退開去。

而他相信，那刼匪是很難走脫的，就算他走脫出這裏，也逃避不了警方的追截，萬一他眞的走脫了，警方仍能從那三名被捕的刼匪口中，查問出綫索來，將他拘捕歸案。

所以，他不怕他會逃出法網。

那些警探及衝鋒隊員只好紛紛退開去，但仍然戒備地注視着那名刼匪與泰迪的動靜，只要一有機會，他們便即時發難。

可惜，那刼匪不但兇惡暴戾，也很小心謹愼，一直緊緊地用鎗抵着泰迪的後心，身子也緊貼着泰迪的身後，令到泰迪無從發難，自然，警方人員也無機可乘了。

那刼匪脅持着泰迪快步向一輛停在路邊的警車走去，不用說，他是想利用警方的車輛來逃遁了！

警方這一面的人自然也看出來了，那名警官的臉色微變了一下，但却緊抵着咀，沒有做聲。

「快滾開！」那名刼匪邊走向那輛警車，邊朝伏在警車後面的警員喝叫。

那些警員却憤怒地瞪視着那刼匪，沒有「滾」開。

「滾啊！快滾！」那刼匪眼中露出狂暴之色。

那名警官一看勢色不對，只好無奈地對那幾名伏在車後的警員叫道：「退開去，別亂來。」

那幾名警員這才氣狠狠地自車後退了開去。

那刼匪推着泰迪走到車前，惡狠狠地向泰迪吼道：「喂，快將前面的車門打開來！」

泰迪在槍咀的指嚇下，只好伸手將車門拉開。

那竊匪馬上將泰迪扯開，倒退着自己先登上車，再將泰迪拉了入去，喝道：「快將車門關上！」

泰迪只好將車門關上。

「開車！」刼匪已將鎗緊抵在泰迪的腰脅。

「我不會開車的。」泰迪舔舔咀唇，第一次開口。

「你想要命就快些開車，否則，我只好殺了你！」

泰迪從那刼匪的語氣與臉色瞧出他是說得出做得到的，只好閉上咀巴，發動了引擎。

那些警探及衝鋒隊員這時才小心地逼攏上去，一輛警車也及時開動，橫在那輛車子的前頭。

那刼匪狂暴地在車內大叫：「快叫那輛車讓開，否則我殺了他！」說着，在泰迪的背上狠狠地揰了一拳。

泰迪痛得張口痛叫出聲。

那名警官臉色微微變了一下，馬上揮手朝那輛警車上的警員叫道：「將車子駛開，讓他走！」

那輛警車上的警員只是心有不甘地將車子駛開。

「快開！」那刼匪即時喝叫，同時用鎗咀在泰迪的身上戳了一下。

泰迪只好一踏油門，車子有如脫韁的野馬般，往前衝馳出去！

那些警探以及衝鋒隊員只好眼睜睜地看着那輛載着人質——泰迪的警車飛馳而去。

那名警官這時已急步奔到一輛警車前，利用無綫電話通知了總部，並發出一連串急令，指示守截在前面路口的「伙記」暗中跟着那輛「匪」車。

而這時已有警探開着房車遠遠地追了下去。

× × ×

泰迪在那刼匪的脅持下，只好乖乖地開車飛車逃逸，但他的心中却一直在打着主意，希望能夠找到機會，猝然發難，將那刼匪制服，好洗刷自己被脅之耻！

在那名刼匪的指嚇下，他只好依照刼匪的指示，將車子開得飛快，超速行駛，也不管紅燈綠燈，照衝過去，並左轉右拐的，弄到驚險重重，幾乎釀出車禍。

那名刼匪絕無疑問已猜到警方必然派出車輛暗中追踪着他們這輛車子，也所以他才會要泰迪超速行駛，並左拐右彎的，企圖擺脫警方的追踪。

「朋友，你不會殺我吧？」泰迪裝出驚恐的樣子，抖顫着說。

那刼匪冷酷地道：「只要我逃脫了，我爲什麼要殺你？」

斜眼瞥一下倒後鏡，接又惡狠狠地道：「你若不想死，最好別打鬼主意，全心全意帮助我逃脫，否則，哼！我若是被警方的人捉到，我一定會先殺死你！」

「朋友，我又怎會打什麼鬼主意呢，我還不想死啊！」泰迪故意縮了縮身子，苦笑一聲，將車子的速度開得更快。

「駛入右手邊那個路口！」刼匪忽然說。

泰迪只好急扭駕駛盤，車子發出難聽的「吱——咋——」一聲，車身一個急傾疾擺，拐入了右手邊那個路口中。

路上的行人看到車子以超速轉入那條橫路，莫不驚奇得咋舌不已，一個個瞪大了眼，手心冒汗。

路口兩邊的車輛幸好即時紛紛將車子刹停，否則，勢必撞在一起，造成嚴重的大車禍。

待到那些驚嚇得目定口呆的駕車者回過神來時，泰迪那輛警車已箭一樣往前飛馳出老遠。

「轉入前面那條橫路！」那刼匪忽然又疾喝一聲。

泰迪只好將車子轉入前面那條橫路。

駛入去才發覺到這條橫路很窄，加上兩邊停了不少私家車與房車，令到路面更窄，僅容一輛車子通過，而這條橫路兩旁的樓宇皆是住宅，樓下的店鋪大多巳關了門。只有一兩間士多之類的店鋪，仍在做生意。

車子才駛入路口，那刼匪便喝令泰迪停車。

泰迪只好將車子一個急煞，停下來。

車子劇烈地震動了一下，泰迪正想趁這機會發難，那知道刼匪也在這刹那動手，而且比他要快，泰迪只覺頭上「噗」地挨了一下重的，眼前一黑，仆伏在駕駛盤上，失去了知覺。

那名刼匪的動作好快，馬上推開車門，在跳下車前，順手將車匙拔出來，一跳下車，往前急走，一閃身便自一個地盤停車場的窄小入口竄了進去。

這種停車場乃是一些生意人動的腦筋，將空置的地盤闢爲停車場，在車位供不應求的情形下，確是可以賺一筆的。

而這種地盤停車場是有兩三個出口的，當然，供汽車出入的只有一個，其餘的是供停放汽車的人出入的。

就在這邊路口急驟地接連停下兩輛私家車，分別從車上跳落五六名大漢的時候，地盤停車場開在另一邊馬路的汽車出入口，有一輛客貨兩用小型貨車駛出來，坐在駕駛座上的，赫然正是那名刼匪。

那名刼匪很鎮定地在閘口交了錢，將車子駛出去，駛上路面後，便以正常的速度，朝着西邊馳去，一眨眼間，便駛入了左手邊的一個路口，消失了影踪。

急驟停在路口的那兩輛房車，正是警方人員暗中追踪刼匪與泰迪駕駛逃走的那輛警車，由於不敢追得太近，以免被發現，令到泰迪可能會受到傷害，加上那輛泰迪在刼匪的脅追下，將警車開得飛快，所

以，將追踪的警方車輛拋下老遠，那五六名跳下車，散開來，採包抄之勢的警探，小心翼翼地掩到那輛警車前，結果，只發現了伏在駕駛盤上迷昏不醒的泰迪。

馬上有四名警探分散開來，在這條路上搜查起來，另一名警探則登上警車，察看泰迪的情形，而一名警探也飛奔到一輛私家車前、取出車上的無綫電通話器向總部報告這邊的情形，並請求總部馬上派出人手來這裏展開搜索圍捕，順便派一輛救傷車來。

未幾，警號聲大鳴，風馳電掣般，接連駛來幾輛警車與私家車，跟着，救傷車也來了，救護人員馬上將泰迪抬上救護車，送往醫院。

最先趕來的，正是在珠寶店那邊負責指揮，放走那刦匪的那名警官，他在聽取了一名警探的報告後，馬上指揮陸續趕來的警方人員，將附近一帶封鎖起來，展開大搜查！

× × ×

這一次的警匪大鎗戰，自然成爲頭條新聞，翌日各大報章均已頭版頭條新聞刊登出來。

這樣大的新聞，自然亦成爲市民談論的話題。

警方這一次的行動總算來說，大有收獲，五名刦匪一死三傷，落在警方的手上，除了一名刦匪逃脫外。

警方曾在那刦匪棄車的那一段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搜查，可惜，卻毫無所獲，直到午夜過後，才收隊，但仍留下一隊人手在那一帶巡視把守。

這空前所未有的大鎗戰，自然哄動了全市，警方也將之列爲重案來處理，毫不放鬆地四出偵查那一名逃脫的刦匪的下落，務必將之緝拿歸案。

可惜，那名逃脫了的刦匪就像魚兒游入了大海般，一任警方不斷加派人手，並懸紅三萬元，依然追查不到那名刦匪的下落，令到負責處理這宗案件的高級警官大傷腦筋。

× × ×

泰迪終於醒過來了。

他馬上便發現自己躺在一間病房中，而整間病房中，就只有他一名病人。

他稍爲轉動一下腦袋，卻感到一陣疼痛，忍不住吸了口氣，不敢再動，定定地注視着天花板，在想着自己怎會躺在這張病床上。

馬上，他便想起來了，想到自己竟然被那刦匪挾爲人質，直恨得牙癢癢的，用力一咬牙，那知道頭上一陣刺痛，令到他急忙放鬆下來，伸手撫撫頭。

他這才發覺到，自己的頭上纏滿了繃帶，他不禁露出一絲苦笑，猜想自己的頭上受傷一定不輕，否則，不會轉動一下也刺痛難忍，並纏滿了繃帶。

「不知現在是什麼時候？」泰迪想着。「我躺了有多久呢？」

房門自外被人推開來，一名護士走了進來。

她看到床上的泰迪張開眼望着她，臉上展露出一抹寬慰的笑容來。「你醒過來了，覺得怎樣了？」她走近床前邊關切地說。

泰迪也移動目光，看着那年紀輕輕的女護士，說道：「小姐，我到底迷昏了多久？」

那護士小姐走到床前，一邊打量着泰迪，一邊說道：「泰迪先生，你昏迷了一夜，這時候是早上十時三十分。」

泰迪吐口氣，担心地問：「小姐，我受的傷重麼？」

護士小姐答道：「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輕，後腦上受到震蕩，但不大要緊的，你覺得怎樣了？」

泰迪不由伸手撫撫腦袋，說道：「轉動一下也覺得刺痛，護士小姐，我眞的不會有什麼事吧？」

女護士笑着安慰他道：「泰迪先生，只要你好好地休養幾天，每天準時吃藥，很快便會沒事的。」

說着，已自床頭櫃上，拿出藥丸與藥水來，並且倒了一杯開水，便要喂泰迪吃藥。

泰迪慌忙道：「護士小姐，讓我自己來吧。」

女護士含笑看他一眼，將藥丸傾出兩粒，交給泰迪自己吃。

吃了藥後，護士小姐道：「泰迪先生，等一會有醫生來替你檢查，你若沒有什麼事，我要出去了。」

泰迪忙道：「護士小姐，可否帮我一個忙……」

「別客氣，到底是什麼事？」護士小姐道。

「我想請妳致電給我一位朋友，我什麼親人也沒有，就只有這位親逾兄弟的朋

友，可以麼？」

護士小姐同情地看了泰迪一眼，頷首道：「好吧，請告訴我你那位朋友的電話號碼及姓名。」

於是，泰迪便將卡凡工作那間報館的電話號碼給了護士小姐，並將卡凡的姓名一并說出來。

護士小姐記下後，便出了房間。

未幾，果然有醫生進來檢查他頭上的傷勢情形，吃了午飯後，便有一名自稱姓李的探長來向他問口供。

泰迪只好將當時的情形，一五一十，詳詳細細地說出來，那名李探長則摘要記錄下來。

當探長問到那名刦匪的樣貌時，泰迪只能約略描述出來，因爲那名刦匪的頭上是套着一隻絲襪的，令到面目極之模糊，也有點變了樣，不過，他卻淸楚地看到，那名刦匪的左耳是缺了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綫索，李探長問完後，便告辭了。

由醒來到下午四點這段時間，泰迪一點也不覺寂寞，接下來的那段時間，卻無聊得發悶，幸好，他又不知不覺地睡着覺了。

他被人叫醒的時候，還以爲是那位護士小姐來叫他吃藥，及至睜開眼一看，不由驚喜得一骨碌從床上挺起身來，抓住站在床前那人的手臂，狂喜般叫道：「卡凡，是你，見到你眞好！」

站在床前的正是卡凡，看到泰迪那樣激動，忙道：「泰迪，快躺下去再說話，以免影响你頭上的傷口。」

泰迪這才猛覺到腦袋一陣刺痛，吸口氣，强忍着，苦笑着躺回去。「卡凡，是不是一位護士小姐打電話通知你的？」

卡凡點頭，就在床前的那張椅子坐下來，關切地看着泰迪，蹙着眉頭道：「泰迪，想不到被刦匪脅持的人質會是你，你的傷勢不嚴重吧？」

泰迪道：「醫生說沒有什麼大碍，但要在醫院中住上幾天，唉，眞倒霉，在這裏躺幾天，悶也悶死了。」

卡凡聽說泰迪頭上的傷沒有大碍，才鬆口氣。「悶？那你可以叫蘇小姐來陪你的啊！」

泰迪苦笑着微微搖搖頭，但馬上便皺着眉吸口氣。「卡凡，要是碧琪在這裏，昨晚我也不會到處亂逛，遇上那塲警匪大鎗戰，爲看熱鬧，被那刦匪挾制住，令到自己吃苦丟面，警方在投鼠忌器之下，讓那刦匪逃遁了。」

「蘇小姐去了什麼地方？」卡凡問。

「她在五天前已去了外地，因公出差，這些日子你偏又那樣忙，我本來想請你吃晚飯的，也打消了主意，結果，便遇上了這種倒霉事。」

一頓，揑着拳頭道：「我出院後，警方若是仍未抓到他，我一定要將他挖出來，以報那受脅之辱！」

卡凡忙安慰地道：「泰迪，別動氣，小心頭上的傷口，是了，說說那刦匪怎會將你脅持住的？」

泰迪便將被脅持的經過，仔細說給卡凡聽。

卡凡聽完後，呼口氣道：「泰迪，你眞是命大，那刦匪沒有殺你，你不知走了什麼運。」

「卡凡，說眞的，當時我一點也不驚怕，可惜一直沒有機會反抗，這一次，眞是老虎甩鬚，這口氣我怎麼樣也咽不下去的了，我一定會找那傢伙算帳！」

「泰迪，別胡思亂想了，還是安心養傷吧。」卡凡說着已站起來。「我一下班便趕來看你，還未吃晚飯的啊，我走了，明天才來看你吧。」

泰迪本來想卡凡多坐一會，陪他說話的，聽他還未吃晚飯，看一下窻外，夜色深沉，怕不有八時多了，只好道：「卡凡，若明天你沒有時間，便不要來了。」

卡凡望着泰迪，笑笑道：「泰迪，我們是老友兼死黨啊，就算再忙，我也要來看你！」

揮揮手，再說道：「好了，我要走了，再留下去，那位護士小姐要走過來趕我走了。」

話聲未完，房門推開，走入一位護士小姐來，卻不是日間那一位。

卡凡看一眼那位護士小姐，笑着與她打個招呼，然後朝泰迪說了聲：「拜拜。」便走出了病房。

那名護士待卡凡走了之後，才對泰迪說道：「泰迪先生，是吃藥的時候了，你一定也餓了，吃了藥，我就去拿飯來給你吃。」

泰迪被那護士一說，眞的感到肚子餓，於是，吃了藥，等那護士去將晚飯拿上來。

（下期續完）

民間故事

買貓

唐煌編繪

1 一些古董商常到偏僻的山村，低價收購古物。

2 一天，這位古董商發現一個農民用一個中世紀的小碗盛牛奶喂貓。



3 他按捺住心頭的興奮，顯出不在意的樣子對農民說：「你這只貓眞可愛，我想把它買去給我的孩子玩，你同意嗎？」



4 農民答應了，並要了相當高的價錢。古董商欣然照付。









5 接着，古董商又裝出很隨便的樣子說：「我把這只小碗也帶去，因爲這只貓已習慣在這只碗裏吃東西了。」

6 「啊，不！」農民說：「我靠這只舊碗，在三天裏賣掉六只貓了。」

武俠短篇故事／青天樓主・文 可飛・圖

魔女桃花艷

江湖奇士

人爲萬物之靈，衆皆有情；爲善爲惡，是甜是苦，繫乎一念之間；發乎性，止於理，猶如陽春三月，融融和煦，起於慾，趨向縱，彷彿酷冬狂飈，肅殺暴戾，是故情之取捨，能不愼乎！

× × ×

別看輕這麼一座小山城，因地當要衝，入潼關，到西安，或是過靈寶到洛陽，都是路所必經；眞是四通四達，扼咽喉要道。

東街的慶興客棧，日夜客滿，通宵營業，吃的、喝的、玩的、賭的，樣樣俱全，祇要你有錢，包管你一切如願。

慶興客棧是個銷金的快樂窩；進來的，各取所需，包管快活，正由於這個緣故，松嶺集近三年來也越來越熱鬧了。

吃、喝、玩，算是有限，惟賭這一門，可是無底洞；常說十賭九輸，要是執迷不悟，包管你傾家蕩產，走上絕路。嗜賭的人賭輸了，能賣就賣，能當就當，房產田地，妻子兒女，都會狠下心來，在所不惜，因爲賭，慶興客棧對面那條小巷的當舖，生意也跟着興隆了！估價低、當期短、利息高，標準的吸血鬼！

日落西山，天已黃昏，慶興客棧巳上燈了。

一個衣衫不整，滿臉鬍渣子，醉眼惺忪的大漢，蹒跚的走了進來。

「你喝醉了！不能再喝了，回去休息吧！」跑堂的邵二眼尖，急忙的迎了上去

行俠仗義

，似曾相識的勸說。

「醉——醉——醉了，誰——誰說，誰說我醉了！我——我還要喝！」那大漢歪歪斜斜，一屁股坐到進門右邊的那張桌子旁，繼續說：「快……快拿酒來！不過，你們的酒——越喝——越不對勁——勁了。」

「包子四個，牛肉湯一碗……」不錯，是該吃晚飯了，邵二的聲音太大了，讓剛進門的兩位客人嚇了一大跳。

「邵二，你大聲嚷嚷幹什麼？是不是吃多了撐着啦！」進門的客人說。

邵二沒答腔，可是那大漢又叫道：

「眞——眞的，我——我覺得，水……水……」

邵二機警的連忙又提高嗓門道：「水，水，這位先生喝多了，我來給你泡壺好茶。」

那大漢眼巴巴傻呼呼直望着邵二，隨後進來的客人心裏明白，邵二又行了善救人一命。要是那大漢水、水的，讓老闆的狗腿子聽到，準會揍個半死，頭破血流，不死也剝上一層皮。

這種店賣酒對水天經地義，賭場玩假要詐更是常事，拉皮條撈油水也不用說；你花錢痛快，找樂子自然而然，要是你不識時務，胡纏瞎攪，存心找碴子露底牌；自有人非把你打個半死，敎訓敎訓你不懂規矩。

話說邵二兜了一圈，招呼了客人，他

還得去辦別的事，當然不會一直守着那醉大漢。

「酒，酒，拿——拿酒來，我——我不要對——對——對水的酒。」那大漢又在嚷嚷了。

忽然閃出來兩個兇巴巴的大漢，個頭比醉大漢還要高，也來得壯；像兩座小山樣的，一左一右站在醉大漢兩旁。

「狗東西，照子放亮點！慶興客棧也是你撒野的地方！你給我站起來！」滿臉橫肉，粗眉大耳的傢伙，人稱鬼見愁石定——老闆的結拜弟弟。邊說邊伸出像芭蕉般大的手掌，揪着醉大漢的領子，往外拖。另一位鷹鈎鼻、老鼠眼的大漢，是老闆養的打手，人稱追魂手施飛，在旁幫着拖；奇怪，那醉大漢乖乖的，毫不反抗，任人像拖豬般往外拖。

邵二忙上前，圖打個圓場。

「石爺，他喝醉了！胡說八道。」

「邵二，你幹什麼？走開，不然連你一起修理！」追魂手施飛把邵二推開，邵二踉踉蹌蹌向後退了幾步。

「揍你一頓，你就會清醒！」鬼見愁石定狠狠的望着醉大漢。

邵二不死心，緊隨着走出客棧大門，忽然面前像出現一堵高牆，給人擋住了；邵二定睛一看，不禁垂下頭來，自言自語道：「我巳經盡了力啦！看樣子你是死定了！」

邵二面前的一座煞神，是客棧老闆的內弟，外號半邊天高雲漢，陰險毒辣，混世小魔王，手下更有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鷄、狗、豬十二惡漢，各有一套看家本領，逞狠鬥强，兇極了！

街中央傳來乒乒乓乓，劈里吧啦的聲音，那醉大漢像個大皮囊，被追魂手施飛和鬼見愁石定東一拳西一脚，打得鼻青臉腫，口角淌下一道血水，奇怪，任你怎麼毒打，那醉大漢悶聲不哼。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了，大家誰也不敢上前干涉，只有搖頭嘆氣的分兒；半邊天一隻手摸着下巴，一隻手插腰，悠閒的站在一邊，十二生肖左右圍擁着。

醉大漢躺下來，一動不動，像一匹死去的牲口，兩眼閉着，臉朝天，身子略微有些抽搐。

半邊天高雲漢擺了擺手，追魂手施飛、鬼見愁石定立即走了過來。半邊天轉身走進客棧，一干狐羣狗黨也跟着他走了進去。

看熱鬧的人散了，誰也不敢扶起那醉大漢：惹火上身，自家生命也難保，所以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遠處跑來一位淡粧的少婦，約莫二十來歲，雖是粗布衣褲，不施脂粉，但仍掩不住她那天生麗質。她俯下身來，很吃力的扶起躺在地上的醉大漢，看到傷勢不輕，奄奄一息，大聲喊道：「你們太狠心了！一點人性沒有，老天總會讓你們有報應的！」

街旁的屋簷下站着很多人，誰也沒有——不，應該說誰也不敢發揮一絲同情心，自動上前幫忙扶持醉大漢。醉大漢外地人，非親非故，何必多此一舉呢？

可是，具有正義感的人還是有的；在慶興客棧裏的邵二巳經早注意到外面的情形了，他實在忍無可忍，把搭拉在肩上那塊抹布往桌上一甩，急急的走出客棧。

「邵二，你幹什麼去！」半邊天高雲漢在身後喊道。

「幹什麼？你管得着，我不幹了總行吧！」平常對半邊天畢恭畢敬的邵二豁出去了，這老人忍無可忍，實在再也無法眼看他們胡作非爲。他並非不知道後果；爲良心驅使，自然顧不了許多。

「邵二，你——」半邊天做夢也想不到邵二這老傢伙，像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頂撞自己，一時有些楞，竟不知說什麼才好。

半邊天高雲漢一雙發怒的眼神，直盯着邵二的背影，又恨又氣。心想：要不是你這個老烏龜從中搗蛋，此刻在那醉大漢旁邊的俏娘子，不是早早陪我好幾晚了；想到這裏，心窩頭癢癢的；呸！吐了一口口水在地，怒目望着街中央說道：「看你們有多大本事，我就不相信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哼！」

半邊天高雲漢一跺脚，轉身走向客棧的後進。

「邵二叔，你——！」

「哼！我不幹了！再也不受他們的烏氣。」

少婦和邵二聯手，扶持着那遍體鱗傷的醉大漢，一步一步的往街西頭走去，消逝在遠處。

提起這少婦，眞是身世堪憐；她姓張，名叫翠英，出身書香門第，別看她村婦模樣，其實她琴棋書畫皆通：在她十五歲那年，家中遭到一場大火，不久父母雙雙鬱鬱而亡，留下她孤苦伶仃。父母在世時，和西郊的傅員外爲世交，於是便把她和傅家的獨子傅都訂了親。

張翠英父母雙亡後，她孑然一身，無依無靠，傅員外便提前爲她跟兒子完婚。這傅都自幼嬌生慣養，不學無術，浪蕩成性，洞房花燭夜那晚，張翠英問夫婿道：

「你平日裏最喜研究什麼經？」

「嫖經，賭經！」傅都還笑嘻嘻的。

× × ×

張翠英過門成爲傅家的媳婦不久，傅員外因年事巳高？是因寶貝兒子不爭氣不上進？或是二者都屬，總之，兩腿一伸，雙眼一瞪，魂歸西天了。

老爸在世時，傅都還多少有些顧忌；等老爸入土後，傅都變本加厲，如脫韁之馬，放蕩不羈。

老娘管不了。

媳婦的話如耳邊風。

傅都在外吃、喝、嫖、賭、花天酒地，樣樣都來。不到兩年的功夫，老爸留下的大片產業，讓這個敗家子給逍遙的清潔溜光，到最後，一家三口被逼債者攆出家門，便以附近山邊的一處窰洞爲棲身之所了。

到了這步田地，敗家子傅都仍未能回心轉意，依然我行我素；最後，連媳婦張翠英也讓他輸掉了；那張賣身契上，傅都捺了手印畫了押。

買下張翠英的不是別人。正是半邊天高雲漢。

是羞愧？是被迫？或者另有原因，敗

家子傅都不見了；張翠英到慶興客棧找不成材的丈夫，剛巧遇上半邊天高雲漢。

「你來得正好，大爺我也少費事了！」半邊天高雲漢擋在張翠英面前，獰笑着說。

「幹什麼？」張翠英不假詞色。

半邊天不言不語，一張字據在張翠英面前晃了晃。

「請讓開，我要找我的丈夫。」張翠英冷冷的說，頭也沒抬。

「找丈夫？我不就是你的丈夫！」

「胡說！」

「有憑有據，這張賣身契上寫得明明白白，有傅都捺的手印畫的押，不算數嗎？」半邊天說：「乖乖的跟我走吧！大爺不會虧待你的，何必死心眼跟着那個窩囊廢，死受罪活受氣。」

半邊天伸手拉住張翠英，往慶興客棧裏拖，看熱鬧的人不少，誰敢吭聲，心裏明白是怎麼回事，只有搖頭嘆氣的分兒！

「救命呀！快救命呀！」張翠英大聲喊道。

「怎麼回事？」邵二出現在面前。

「幹你的活兒，沒你的事！」半邊天高雲漢擺擺手。

「這位好漢，怎麼可以欺凌婦道人家？」一位蓬頭垢面、衣衫不整，喝得七分醉的大漢，出現在一旁。

「喝你的酒，干你什麼事？」半邊天高雲漢趾高氣揚的說。

「哦！話不是這麼說，天下事天下人管。」

「好！你管，你有管這檔事的本錢嗎？」半邊天高雲漢面帶一臉卑視對着醉大漢，「他丈夫拿我兩百兩銀子，把她賣給我了！」半邊天揚揚手中那張白紙寫黑字的字樣。

「錢，好辦，你是說還你兩百兩銀子，她就可以自由了，是嗎？」醉大漢兩眼閃耀着靈光盯看半邊天。

「不錯。」

「好！這夠嗎？」醉大漢順手從懷中掏出一只金元寶，在半邊天面前一晃。

「……」半邊天一楞，倒不知說什麼好。

「男子漢，說一不二，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咱們一手給錢一手交字據。」

說出去的話收不回，半邊天高雲漢無奈之下，只好將那張賣身契交給醉大漢，拿了那只金元寶，悻悻然說：「看不出你有這樣大手筆！」半邊天狠瞪着醉大漢。然後轉入客棧的後進。

張翠英低着頭，心頭上自然是無限感激；但一時又不知說什麼才好，還是邵二在一邊說：「你還不快謝謝這位大爺！」

「感謝大爺救命之恩！苦命女子只有來生報答！」張翠英說着噗通一聲跪在地上叩拜。

這是幾天以前的事，自此以後，那醉大漢天天來慶興客棧買醉，醉到七分算是清醒，醉到九成該是常事，至於錢，他好像是永遠用不完。

今天，醉大漢胡說八道，被拖到街中央修理得遍體鱗傷，怪他前幾天不該插手管半邊天高雲漢與張翠英那檔子事，今天又滿口酒對水，酒中水太多，口無遮攔的揭露客棧的底牌。

話說邵二與張翠英扶着醉大漢，蹣跚的走回松嶺集西山傅家暫住的窰洞裏，醉大漢被放置在木板上，奇怪，他的傷勢不輕，却不見醉大漢哼呀喊的，像是挺能捱的。

張翠英端了盆清水，邵二和傅大媽替這位醉大漢擦呀洗的，只是沒有藥敷，怎麼辦？邵二自告奮勇到松嶺集走了一趟，帶回了傷藥。

夜深人靜，冷月高懸，一片銀光洒滿大地，松林間風聲颯颯。一條人影、兩條人影、三條人影……多少條人影悄悄的，如飛的接近合攏到傅家暫住的窰洞前。

「統統給我滾出來領死，要不然惹惱了大爺，放把火把你們全烤焦在裏面！」追魂手施飛在大聲高喊。

「嘟！」窰洞外有人倒地的聲音。

「何方高人……」是鬼見愁石定在發話。

「嘟！」窰洞外又有人倒下。

「是英雄就請現身出來，何必躲躲藏藏暗地偷襲，有本事我半邊天高雲漢當面會會。」口出大言，其實心驚胆戰。

「嗖！嗖！」高大的松樹上飄下兩條人影，那姿勢美妙極了，宛如仙鶴凌雲御風。半邊天高雲漢，也非等閒之輩，早已蓄勢待發，兩條人影近身，突的施出絕學「雙手鈎魂」，少說已有八成功力，滿想一擊成功。但萬萬沒有想到，發出之力立即被彈回，逆流入身，自己「志穴」一麻；全身流竄，竄到那裏，麻到那裏，接下來全身疼痛，鑽心蝕骨的痛；再也無法忍受，「噗通」一聲跌在地上。

「滾！」聲若洪鐘，兩條從松樹上飄下的人影，其一以命令式的口氣說道。

跟隨半邊天高雲漢而來的十二生肖，眼看主子都不是人家的對手，自己哥兒們還是識趣些，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於是，七手八脚，揹起躺在地上的半邊天高雲漢、鬼見愁石定、追魂手施飛，一夥人匆匆離去。

那兩條人影走進了窰洞，打亮了火摺子；只見傅大媽與張翠英婆媳相擁，戰戰兢兢縮成一團；邵二蜷在一角；那醉大漢若無其事，仍然躺在木板上，一動不動。

進窰洞的一位是三十多歲的奇士，另一位是眉目俊秀的奇女子！那奇士俊目英華內蘊、炯炯有光，分明是內外功行已修煉到爐火純青。那奇女子飄逸超俗，一望而知乃武林不可多得之奇才。奇士名叫江羽，奇女芳名燕翔宇。他倆走近躺在木板上的醉大漢，蹲下身來，語聲蒼然異口同聲喊道：「大哥！」

燕翔宇看到醉大漢這般落魄，不禁兩眼紅潤，淚珠兒滾滾而下，悽然低下頭來，默默無語。想不到英俊挺拔，中州奇俠，竟自我糟蹋到這步境地，所爲何來？令人費解，我衷心敬佩的凌一飛凌大哥，他的眞面目到那裏去了！

「大哥……這樣長一段時日，難道你還沒有忘掉那一段孽緣嗎？她的死你毫無責任，是她罪有應得，你還不能解開這個情結……」

醉大漢，不，應該稱中州奇俠凌一飛，雙目仍然閉着，却淡然說道：「我心已

死。」

「聲威震天下的中州奇俠凌一飛，爲了一段孽緣，竟甘心自我糟踏，受辱於人，自找死路，划得來嗎？……。」

洛陽奇士江羽說着眼淚也不禁奪眶而下。

十五年前，中州奇俠凌一飛，洛陽奇士江羽，嵩山奇女燕翔宇，三人從龍門逸士上官天行習武，情同手足；論資賦不相上下，經名師調教，無論是拳脚功夫，凌虛輕功，乃至隔空點穴，各種兵刃，皆有獨到之處，加以龍門逸士將珍藏多年之千年何首烏，分予愛徒三人服下，於是內功功力大進，最後並教以「天地人三綱奇陣」，三人聯手，威力無比，無堅不摧，無人能破。習藝期滿，龍門逸士上官天行特別告誡；習武貴在行俠仗義，切不可凌弱作惡。三人告別恩師下山，形影不離，行走江湖。

天地人三奇中州奇俠凌一飛、洛陽奇士江羽、嵩山奇女燕翔宇，師兄妹三人結伴，俠踪遍天下；救助長江洞庭大水災、拚鬥川湘黑手帮、剷除萬花九妖道、化解武林五大門派恩怨……凡是正義所在，赴湯蹈火，三人均在所不辭。於是，天地人三奇之威名，不數年傳遍各地，爲武林同道所推崇。

三年前，天地人三奇解體，消聲匿跡；究竟什麼原因？沒人知道，來龍去脈，只有洛陽奇士江羽、嵩山奇女燕翔宇，知道一些梗概。

英雄難過美人關，古今皆然，中州奇俠凌一飛亦血肉之軀，在某種情況下，難免爲色所迷。

且說天地人三奇中州奇俠凌一飛，洛陽奇士江羽，嵩山奇女燕翔宇三人聯袂，四年前來到山東境界。進了濟南府，但見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之江南風景，別有一番情趣；興之所至，决心一遊。這天三人行至鵲華橋旁，雇了小型畫舫一隻，向北划行不遠，隨到了歷下亭前，亭子上掛着一副對聯：歷下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三人望了望，也沒有什麼值得逛的，不曾下船，便叫船家繼續向西搖去，船行不久，來到鐵公祠，向南看去，景緻實在美麗，千佛山映入眼簾，蒼松翠柏，氣象萬千，令人心曠神怡；低頭望去，但見明湖澄清，千佛山倒影映入，比眞的千佛山還要好看。

此刻，水波映斜陽，宛如一條粉紅絨毯。景色何等迷人，可是此刻遊人不太多，正詫異間，一條畫舫迎面而來，船頭上坐着一位面如桃花的少女，纖指撥弄着琴弦，櫻唇輕啓，隨琴音輕唱出：「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琴聲悠揚，歌聲宛轉，令人有如沐春風之感。

迎面的畫舫漸漸近了，中州奇俠痴痴的望去；就在兩隻畫舫對過之際，迎面船頭上的少女，面露微笑，對凌一飛含情一瞥，凌一飛如受雷擊。

載着少女的畫舫遠了，但凌一飛仍一個勁的望去，燕翔宇輕喊道：「凌大哥！你——」兩眼直逼，似怨更嫉。

「啊！」凌一飛猶如從夢中驚醒，「我——」

須知燕翔宇自幼與凌一飛拜師習武，朝夕相處，早已在心坎深處，蘊育出愛苗；如今心愛的大哥，這般失魂落魄的緊盯着別的女人，內心裏當然產生無限的妒嫉，也很生氣。

凌一飛定了神，自覺失態；於是轉圜面對師弟、師妹說：「天色不早，我們也該回去了！」

三人回到城裏，走進高陞客棧。

高陞客棧爲濟南數一數二的客棧，規模大，住店的客人特別多，華燈初上，樓下的廳裏，熙熙攘攘，甚是熱鬧。

天地人三奇師兄妹坐在廳裏的一角，叫了酒菜，凌一飛與江羽吃喝着，燕翔宇未曾動筷，江羽發現師妹悶悶的，隨說道：「師妹！怎麼不吃呀！」

燕翔宇未曾答腔，依舊低着頭。

「師妹！是生爲兄的氣了，」凌一飛說：「我給你陪不是就是了！」

凌一飛眞的輕輕一揖，於是，雨過天青，燕翔宇又恢復了往常的神態，因爲懷春的少女心中得到了補償，有了慰藉。

大廳裏擾擾嚷嚷，碰杯聲、划拳聲、高嗓門談話聲，熱鬧非凡。

突然寂靜了，許多人不約而同的一聲：「哇！」

大家爲一位風姿綽約，面如桃花，艷麗天仙的女子所吸引而驚奇。

面如桃花的女子，身後緊隨着兩名婢女，一紅一綠。入廳後，坐在廳的中央，叫來酒菜，獨個兒品嚐，無視於他人，不言不笑，面無任何表情。

凌一飛抬頭一瞧，她不正是白天在大明湖看到的少女嗎？心中立起盪漾；但他一來功力深厚，再則也了然師妹不悅；因之很快鎭定了下來，自飲自酌，無復日間那般失魂落魄的模樣。

大廳裏非常沉靜，這下子大家斯文起來了，隱約間令人感觸到有一種山雨欲來的氣氛。

門口間，出現了一僧一道，出現在正廳門口。江湖上誰人不知，那雙眉皆白，一襲袈裟，手持禪杖者乃少林靜淵大師，而頭戴道冠身着道袍，白髯垂胸，手挽拂塵者乃十全眞人玄雲，二人深得佛道兩家武學精蘊，在當今武林中乃一流頂尖高手，嫉惡如仇。

兩人一前一後，走近面如桃花的女子座前，靜淵大師口宣佛號：「無量佛善哉！善哉！施主別來無恙！」

「大師你是……」面如桃花的女子詫異道。

「桃花艷！你別裝蒜了，二十年前你連傷我弟子兩人，今天如何交代！」靜淵大師問起。

「魔女！我們之間的一筆賬也該有個了斷！」十全眞人玄雲不等面如桃花的女子回答靜淵大師，跟着逼問。

這面如桃花的女子，宛如二十年前橫行江湖的魔女帮帮主桃花艷，魔女帮以色誘人，又練成「七絕陰功」，招招狠毒，武林中不少英俊之士，死在她的手下，可是她並不甘休，隨着以天魔噬體大法，吸盡死者之血液，以其精華，增加自己的元氣，養顏回春。二十年前，五大門派精英盡出，希望一舉消除武林敗類，經過一番

驚天動地的鏖戰，不幸還是讓魔女桃花艷兔脫而去。她從此失去了蹤跡。這二十年前的往事，凌一飛的師傅龍門逸士上官天行從未提及；所以，天地人三奇，對魔女桃花艷的事，也就一無所知了。

且說，靜淵大師與十全眞人玄雲，不待面如桃花的女子答話，便毫不客氣的聯手攻去。靜淵大師施展出「達摩易筋經」的絕學，招招奇幻，攻其要害。那十全眞人玄雲，也施展其絕活「十全大法」，猛攻狠打，毫不留情；二人本想聯手一擊成功；但十招過後，仍未佔絲毫上風。也看不出武功的路數，究屬何門何派，但其功力却高了很多。

中州奇俠凌一飛根本不知道桃花艷的那檔子事，眼看靜淵大師與十全眞人玄雲，聯手攻擊一個女子，實在說不過去，便忍無可忍，一聲龍吟，凌虛而起，聲隨人影：「住手！」

靜淵大師與十全眞人玄雲，雙雙退出肅立，面如桃花的女子婷婷玉立，仍站原地。

凌一飛拱手對靜淵與玄雲道：「兩位前輩與這位女俠有何恩怨？見面就圍攻於她，似乎說不過去！」

「凌大俠你有所不知，二十年前她殺人……」十全眞人玄雲未曾把話說完，面如桃花的女子插咀道：「凌大俠，他說我二十年前殺人，你看我今年才多大，他們是明明認錯了人，無理取鬧，眞是黑白不分。」

「魔女桃花艷你別想狡辯，二十年前你橫行江湖，害死了多少英雄壯士，你心裏明白！」靜淵大師指着面如桃花的女子：「我的兩個徒弟，慧空與慧明就是死在你的手下，你還想賴！」

「你兩個眞是老眼昏花了！」面如桃花的女子說着，轉向凌一飛，「凌大俠，不說別的，就以長相我像四十多歲的人嗎？我不是什麼魔女桃花艷！」

「你不是桃花艷，那你是什麼人？」十全眞人玄雲逼問道。

「我是什麼人，你不必過問！」面如桃花的女子帶嗔的說：「硬問人家姑娘姓甚名甚麼，不嫌過分嗎！」

靜淵大師與十全眞人玄雲，一時語塞；有什麼理由追問人家名姓，楞楞的站在那裏。

「凌大俠！謝謝你，後會有期！」那少女嫣然一笑，飄飄然像隻美麗的彩蝶，輕盈的離開了慶興客棧。

凌一飛樂陶陶的，心神盪漾。

× × ×

凌一飛愛上了面如桃花的女子，愛得刻骨銘心，難捨難分；連在一起習藝多年經常結伴的師弟、師妹——洛陽奇士江羽、嵩山奇女燕翔宇，也忍心分離。

天地人三奇解了體，各自東西，三年前在江湖上消聲匿跡。

凌一飛與面如桃花的女子比翼雙飛，逍遙自在，過着祇羨鴛鴦不羨仙的甜蜜生活，五嶽山川，九州勝景，都有他們的遊踪。

平靜多年的武林，半年前，又不斷發生事故。

同二十多年前一樣，許多年輕力壯的武士，往往在一夜之間而死！最奇怪的是全身血液被噬光。

傳說魔女幫又重現江湖了，恐怖！

武林各大門派齊集少林，共商平魔大計，決議無論如何必須剷除魔女桃花艷老魔頭，斬草除根，以免她繼續興風作浪，危害武林。

少林靜遠大師、武當聖機道長，峨嵋神鶴熊元、華山十全眞人玄雲，各選出門下武功高强使劍的弟子兩名，一共八人，按八卦陣式，變化進退，擺出「八卦降魔劍陣」。任你魔女道行再高，亦難逃此天人合一的陣式。此劍陣反覆演練，證明其威力奇大無比。而且四位高人，將八卦陣八位高手所使用之劍，加以特別處理，專門尅制魔女。

一切都準備就緒，祇待有利時機。

經靜淵大師與十全眞人玄雲研議，確定兩年半前在濟南府慶興客棧出現的面如桃花的女子，就是女魔頭無疑，大批高手以十分隱密的方式緊盯追踪魔女桃花艷。

多少年來，無數年輕力壯武士的鮮血，使得她青春常駐。可憐的凌一飛呀！爲色所迷，被媚所蠱，也許有一天你也將被吞噬，紅粉佳人原是狠毒蛇蠍，在你身旁你還不知！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西湖的美景醉人極了！三潭印月，雷峯倒影……凌一飛與面如桃花的女子盪漾於湖光綺麗的天然美景中，心曠神怡，樂不可支，渾然忘我，不知人間還有甚麼憂愁，還有甚麼悲傷！

這天，兩人從早到晚東遊西逛，直到日落西山，霞光映滿西湖的傍晚，雙雙意興闌珊的回到住處，凌一飛有些疲乏，休息了，那面如桃花的女子，推窗外望，但見皓潔的月光，洒滿了大地，好一個良辰美景！她正凝視之間，突然看見兩條人影，一前一後，飛過自己的眼前。面如桃花的女子是好奇？抑或另有他意？她跟了過去。

兩條人影的輕功不弱，風馳電掣般的一路下去：到了一處平廣的草地，兩旁有濃密的楊柳樹林，二人驟然停了下來，相對而立，不發一語。面如桃花的女子遠遠望去，心中不免納罕稱奇，這兩個傢伙到底玩甚麼把戲？

過了一刻，草地上站立的兩人仍是原樣，相對無語，默默而立；面如桃花的女子再也忍耐不下，施展其上乘輕功，一鶴冲天，凌空飄下，輕如蜻蜓般的落在二人面前，聊無聲息，啓動櫻唇道：「兩位高人，何故相對而立不發一語——。」

面如桃花的女子話未說完，兩邊樹林間「嗖」、「嗖」……飛出了幾十條人影，將先前的兩人與面如桃花的女子團團圍住；畢竟是經過大風大浪，藝高胆大，處於這種情勢下，仍然泰然自若，輕啓櫻唇道：「各位所爲何來？」

「爲魔女桃花艷而來！」靜淵大師說，他的背後緊跟着十全眞人玄雲、聖機道長、神鶴熊元。

「誰是魔女？」面如桃花的女子開聲問道。

「你！」十全眞人玄雲右手指着面如桃花的女子。

「哼！你們這幾個老雜毛，三番兩次來取鬧於我，難道本姑娘還眞的怕你們不成？」

「殺人不見血的魔女、老妖婆，吸取別人的血補元養顏，心如蛇蠍，還口口聲聲姑娘姑娘的，眞不知羞恥爲何物？」聖機道長指着她鼻尖大罵。

「哼！嘴上少缺德，你們究竟想怎麼樣？」

「還命來！」神鶴熊元接道。不等答話，靜淵大師一邊揮手一邊說道：「八卦陣！」

於是八位使劍的武林高手，環立八方，將那女子團團圍住，其他各人也都退出圈外而立。

面如桃花的女子看到這個陣式，臉上立即出現緊張，但立即恢復原狀。

「攻！絕不留情。」靜淵大師嚴肅的下達命令。

那面如桃花的女子，也出招狠毒，招招都要置人於死地，將「七絕陰功」發揮到最高境地，因爲她深知這是一場生死之鬥，所以也就不再掩飾了。可是，不知怎的，平時「七絕陰功」隨便那一招施出，那人不死也傷；而今天每招施出，都被「八卦陣」輕輕化解。

皎色的月光下，不覺已戰至五十餘回合，面如桃花的女子臉上已有汗珠，但並未氣喘，力亦未減。她內心暗忖：看今日情景，取勝似已無望；不如先求脫身，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決心下定，毫不遲疑，於是施出全力「直飛雲霄」，誰知硬是被「八卦陣」封了回來。她立即就地一招「柳暗花明」，想突破一點而去，也被「八卦陣」擋了回來。

要知道「八卦陣」乃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所佈位，統合天地陰陽相輔相成，能柔能剛，遇强更强，窮天地之變化，極造物之至理，於武學已臻登峯造極之境地。

也是魔女桃花艷惡貫滿盈活該命亡；她最後想以數十年補血之眞元拚命相搏，這一招看似强實則弱；因爲「八卦陣」可以力進亦能合擊。當靜淵大師窺知魔女這一招後，立即一聲「合」，八柄長劍從八方同時直取魔女要害。

魔女桃花艷倒下了，八處傷口鮮血汩汩，血愈流愈多，沾滿了草地。奇怪，隨着鮮血不斷的流，桃花艷的容顏越來越老，皮膚慢慢乾燥，最後，便成了一個老巫婆。

凌一飛跑過來，高聲道：「你們爲甚麼要殺死她！」

「你看！伴在你身邊的是一個老巫婆，她就是二十多年前的魔女桃花艷！吸取他人之血氣而養元！你竟被她媚惑在她身邊！」靜淵大師指着躺在地上那具醜陋的死屍。

一代奇俠凌一飛爲色所迷所亂，他心中既懊惱又悔恨；他心想如果自己能當機立斷慧劍斷魔絲！何至於離棄師弟、師妹，又何至於不見諒於武林，於是滿懷羞憤，想自己毀了自己。以致他終日醉在酒壺裏，自己糟踏自己。他下定了決心痛改前非。

朝陽東升，多麼光亮，凌一飛多日不曾感到太陽的可愛，今天有種特別喜悅的感受，因爲自己已有了新的生命！

窰洞外吵吵嚷嚷。

「出來，洞裏的人統統滾出來！」一半邊天高雲漢高聲大叫。

凌一飛、江羽、燕翔宇天地人三奇，走出了窰洞，一字排開站在洞口。但見面前站着一位濃眉大耳，身材高大，約莫有五十來歲的大漢；後面站立着半邊天高雲漢、鬼見愁石定、追魂手施飛，以及十二生肖。

「見到我家尹大爺還不束手就縛，」追魂手施飛狐假虎威的大聲叫道：「尹大爺！昨晚就是他們！」

那姓尹的看到了凌一飛，江羽、燕翔宇這兩男一女站在一起，面部表露着狐疑之色，但立即若有所悟，道：「你們三位是——」

「凌一飛，」凌一飛自己說着，並指指身邊的師弟，師妹，「他是師弟江羽，這位是我師妹燕翔宇。」

「啊！原來是地天人三奇，失敬，」尹大爺邊說邊施一禮，「這批傢伙眞是有眼不識泰山。我昨晚剛從關外回來，到那邊辦事一去四年多，對中原近年來的事都十分隔膜。」

「尹老！我看你是該多了解些了，開店不能太不像話了！譬如酒裏少加些——。」凌一飛說。

「回去！凌大俠說的話我相信。」尹大爺說完，向凌一飛一揖，「慶興客棧是應該好好的整頓一番了！」（全文完）

（摘自海光週報）

封神榜故事之八

關趙于·編繪

巧擒崇侯虎(下)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是描述北伯侯崇侯虎與奸黨勾結，把持朝政，上蠱惑聖聽，下欺壓百姓，惡貫滿盈，西岐丞相姜子牙聞知，領兵去討伐，爲使崇城百姓不受牽連，姜子牙派人勸說崇黑虎，使其大義滅親，將崇侯虎解往西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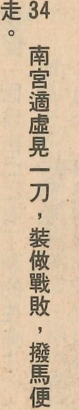
31 這日行至崇城，有探馬報與崇應彪。崇應彪聽說叔父來到，帶領家將出城迎接。叔侄二人見禮後，黑虎說：「聽說姬昌伐崇，特來相助。」應彪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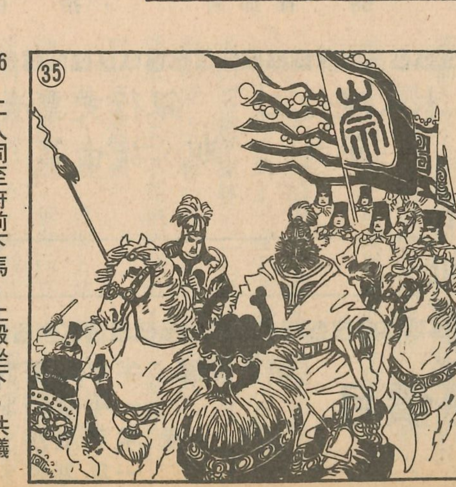
32 次日，黑虎至周營對戰。子牙令南宮適出陣。黑虎厲聲大叫：「姬昌無故逞强，犯人彊界，任你猖狂，非王者之師。」南宮適道：「汝兄惡貫天下，這等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33 兩人斧刀並舉，一來一往，戰了二十餘合。黑虎低聲說道：「末將只見這一陣，只等把家兄解到周營，再來相見。」南宮適道：「領君侯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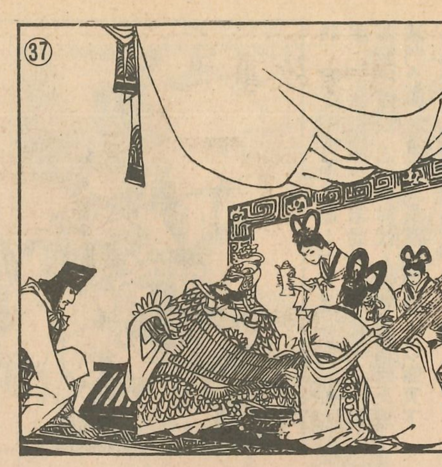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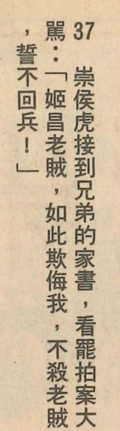
34 南宮適虛晃一刀，裝做戰敗，撥馬便走。



35 黑虎也不追趕，掌鼓得勝回營。應彪迎住，一同回府。



36 二人同至府前下馬，上殿坐下，共議退兵之策。黑虎道：「你修一表，差官往朝歌奏與天子；我修書請你父親回來，設計破敵，大事可定。」崇應彪點頭稱是。叔侄二人各自修書表派人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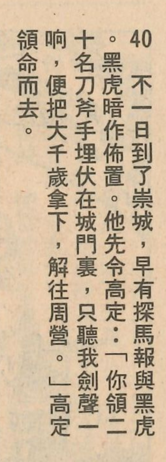
37 崇侯虎接到兄弟的家書，看罷拍案大罵：「姬昌老賊，如此欺侮我，不殺老賊，誓不回兵！」



38 崇侯虎上殿朝見紂王，奏道：「姬昌不守本分，領兵伐崇，望陛下作主。」紂王道：「姬昌如此凌辱大臣，實爲可恨！」便叫崇侯虎先回去，朝廷隨後發兵。



39 崇侯虎回府，當下領人馬三千，離了朝歌，日夜兼程趕路。



40 不一日到了崇城，早有探馬報與黑虎。黑虎暗作佈置。他先令高定：「你領二十名刀斧手埋伏在城門裏，只聽我劍聲一响，便把大千歲拿下，解往周營。」高定領命而去。

41 又令沈岡：「我等出城迎接大千歲去，你將大千歲的家眷拿下送往周營，轅門等候。」沈罔領命而去。



42 吩咐已畢，便同應彪出城。只見崇侯虎人馬已到。侯虎一見黑虎，跳下馬，笑容滿面，迎上前說道：「賢弟此來，愚兄不勝欣慰。」黑虎也微笑答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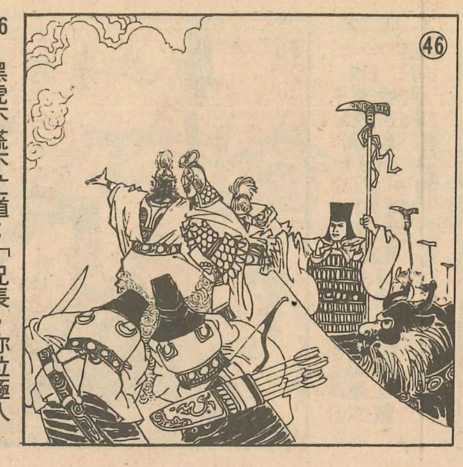
43 應彪上前見過父親，崇侯虎好生歡喜。



44 三人下馬同行。方進城門，黑虎將腰間佩劍拔出鞘，一聲响，只見兩邊家將一擁上前，將崇侯虎父子拿下，綁了雙臂。



45 崇侯虎大吃一驚，喊道：「好兄弟，竟將兄長拿下，却是爲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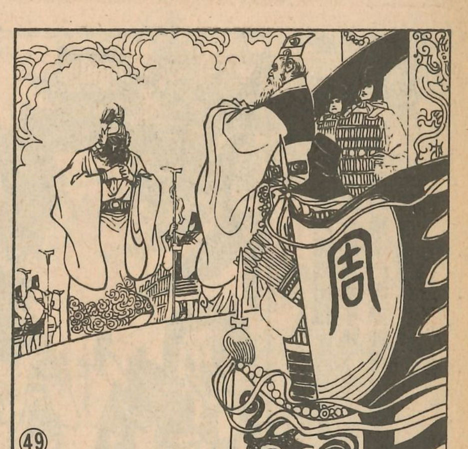
46 黑虎不慌不忙道：「兄長，你位極人臣，不修仁德，惡君虐民，惡貫天下，諸侯無不憤恨，同心討伐。我不忍爲崇氏取滅門之禍，故將兄長解送周營，以謝天下。」



47 崇侯虎聽了，長嘆一聲，不再言語。黑虎遂將侯虎父子解送西岐。



48 剛至轅門，侯虎又見夫人李氏和女兒也在轅門。夫妻母子相見，放聲大哭。



49 此時早有探馬報與子牙。子牙傳令，請黑虎進帳，隨即下座相迎，說道：「賢侯助民除惡，諸侯和百姓將感謝賢侯的大德。」黑虎謙遜了一番。



50 子牙請文王上帳。黑虎上前參見文王。文王不知捉拿崇侯虎一事，忙問道：「崇二賢侯爲何至此？」黑虎道：「家兄逆天違命，作惡多端，殘虐忠良。小弟將他解至轅門，請大王發落。」



51 文王聽了，心中不悅，暗自沉思：你以弟陷兄，亦是不義。子牙已知其意，便道：「崇侯不仁，黑虎大義滅親，是忠正君子，慷慨丈夫所爲。天下恨崇侯虎，今共知黑虎之賢名。這才是好歹賢愚，不以一例而議。」



52 文王低頭不語，請黑虎坐在他身旁。子牙傳令：「將崇侯虎父子押上來！」衆武士立即將崇侯虎父子推至帳前。

53 子牙厲聲喝道：「崇侯虎惡貫滿盈，今日自犯天誅，有何理說？」崇侯虎父子昔日的威風，一朝喪盡，跪在下面，悚悚發抖，無言答對。

54 文王有意不忍加誅，話未出口，只聽子牙把案一拍，下令道：「應將他父子二人斬首回報！」左右刀斧手，應聲上前，將崇氏父子推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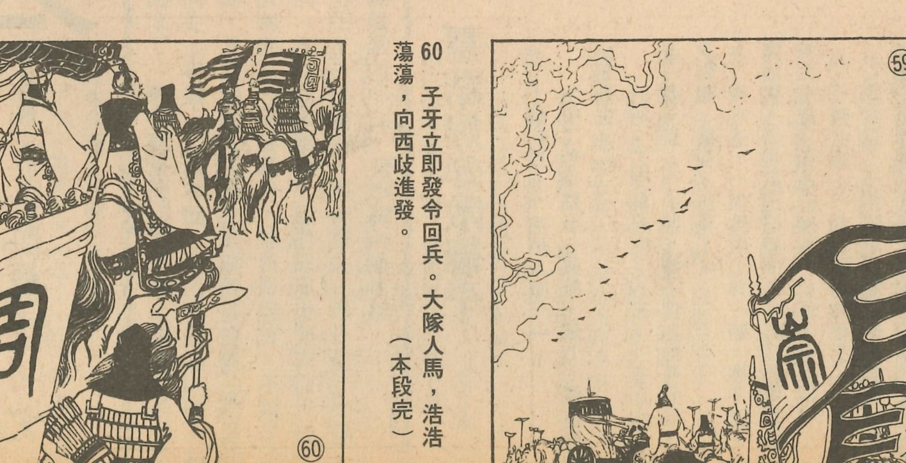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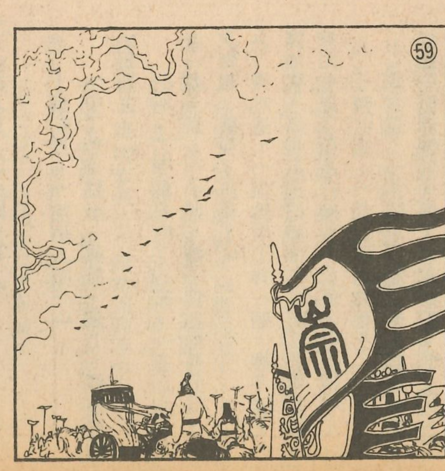
55 不一時，武士逕上崇侯虎父子首級，子牙驗過。文王不忍觀看，用袍袖掩面。子牙傳令：「將奸賊首級，號令轅門！」




56 黑虎又稟報：「崇侯虎妻女也已押至轅門，請丞相發落。」子牙道：「令兄積惡，與妻女無干，不必株連。你可將令嫂母女妥爲安置。今曹州可派大將把守，君侯坐鎮崇城，使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57 黑虎大喜，隨即將嫂嫂和侄女釋放，並以好言勸慰。

58 黑虎請文王進城，查府庫，清戶口。文王辭謝道：「賢侯自能管好此城，不需外人過問，姬昌就此告辭了。」

59 黑虎再三挽留，文王和子牙極力辭謝。黑虎無奈，只得帶領嫂嫂、侄女和衆家將回城。



60 子牙立即發令回兵。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向西岐進發。

（本段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周杰找來了一輛半舊還新的篷馬車，載住于飛虹等人，按着南下路途而去，半路上，樹林間，掛出一條白布招，搖搖幌幌，在風中飄蕩，上面寫住：白旛招魂，見者轉道。原來白旛招魂是江湖一個稱呼，代表一個人，一個武功詭秘的神秘人，瑤華聽周杰繪聲繪色，說得很恐怖，不禁寒毛倒竪，但回心一想，自己和周鏢頭在前開路，不能臨陣退縮，硬住頭皮也要向前，會會這位江湖殺手，經過較量，白旛招魂只在她手下一招落敗，撤旛逃去。衆人坐下小憩，談到慕白公子協助龍總鏢頭找失鏢牽連龍鳳鏢局的存亡，便改轉乘船趕路……

黑白道受命攔截

「是甚麼人……」于飛虹落坐後，說：「爲什麼要對船主下手？」

張海光道：「他責問在下爲什麼放姑娘下船，在下告訴他按水帮規矩行事，雙方一言不合，就動上了手，在下被擒……」

于飛虹接道：「你船上這些兄弟，難道都袖手不管麼？」

張海光道：「那人以在下的生死作爲要挾，兄弟們不敢出手，在下心中明白，兄弟們就算拚了命，也無法救得在下，所以，我下令他們不要妄動！」

于飛虹道：「禍由我起，倒叫張船主受委屈了！」

「這个關姑娘的事……」張海光說：「身在江湖，總難免遇上一些凶險，幸好若華姑娘和周鏢頭趕到，若華姑娘仗義出手，擊退强敵，不幸的是若華姑娘竟然也受了內傷。」

慧黠婢却敵擺平

于飛虹道：「那個人呢？」

「中了若華姑娘一劍後，跳上一艘接應的小舟而去。」

這時，若華剛好醒了過來，一挺而起，躬身一禮，道：「小姐，婢子實在無用的很，初次對敵，就受了內傷！」

周杰道：「但他中了妳一劍，幾乎廢了一條右臂，傷勢重過姑娘很多，唉！若華姑娘，妳如知道了他是什麼人，妳就不會難過了！」

于飛虹道：「周鏢頭認識他？」

周杰道：「本來不認識，但他臨去之際，打出一記赤焰掌，傷了若華姑娘，我才知道了他的身份……」

瑤華急急接道：「赤焰掌，那是一種很惡毒的武功了，若華，妳怎麼樣？」

若華道：「中掌之初，有種炙熱的感覺，但經過這一陣調息，已經沒有感覺了。」

周杰道：「也許掌力沒有打實，威力不够，若華姑娘傷的不重。」

于飛虹伸手按在若華的左腕脈穴之上，低聲道：「運氣試試！」

譚若華依言運氣，瑤華神情緊張的看着妹妹。

「沒有感覺，好像完全好了？」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傷勢不重，這一陣調息，已經完全好了！」目光轉注到周杰的身上，接道：「你說，那火焰掌是一種什麼武功？」

周杰道：「火焰掌馬信，聽說來自西域，三年前出現在中原武林道上，到處找人比武，一年多的時間，被他連續擊敗了二十多位中原豪雄，連武當門下兩位很有名氣的武當弟子，也傷在他的火焰掌下……」

于飛虹接道：「他只是找人比武麼？」

「對！這個人，倒無惡跡，只是瞧不起中原的武功，想憑仗一身奇學，打遍中原高手。」周杰蹙起了眉頭說：「這件事掀起武林中很大一塲風波，也激起了少林、武當兩大門派怒火，派出了高手，準備迎戰，但不知何故，火焰掌馬信却突滑失不見了？……」

于飛虹奇怪的問道：「爲什麼？他到那裏去了？」

周杰苦笑道：「有人說，他已被武當、少林兩派高手合力擊斃，也有人說他在一次比武中受到挫敗，逸回西域，這個人就像投海泥牛一般，忽然不見了，猜測紛紜，莫衷一是，想不到的今天忽然在這裏出現，這眞是意料不到的事？」

張海光道：「這件事很是奇怪，馬信和洞庭水帮素無恩怨，爲什麼此番出手，頗有制在下於死地的用心……」

周杰接着說道：「他只是想重創和生擒張兄，如若眞想殺死張兄，一出手就用出火焰掌了？」

譚若華道：「火焰掌威力不過如此……」

「姑娘……」周杰說道：「在下的看法是，他擊出的一掌，並未施展了全力，如非姑娘劍法精奇，把他困住，逼的他非要發出火焰掌力才能突圍，也許他還不會施用這種歹毒的武功。」

瑤華點點頭，說道：「白旛招魂也是一樣，他雖然受傷而去，但我也感覺他沒有用出全力……」

「什麼？姑娘擊傷了白旛招魂？……」張海光訝異的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周杰道：「不錯，白旛招魂傷在瑤華姑娘的劍下，馬信却傷在若華姑娘的手中……」

張海光接道：「奇怪的這些人怎麼突然出現在江湖上，而且……好像……」

話到口邊，突然又忍了下去。

于飛虹輕輕歎息一聲，道：「爲了我，張船主如果感覺不便，我們可以不再下船……」

張海光接說道：「不用了，若華姑娘救了在下，那時，諸位並不在船上，張某人雖只是洞庭水帮中一個小小的頭目，但也知道感恩圖報，我盡力而爲，儘快把諸位送到長沙去，不過……」

于飛虹道：「有什麼話，張船主儘管請說吧！」

張海光道：「經過了這次事件之後，張某人覺得一旦再有麻煩，必是江湖高人，張某自知無能保護，要諸位自己應付了！」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好！遇上什麼警兆，張船主通知我們一聲。」

× × ×

張海光果然是下了決心，雖然感覺到帮助于飛虹等一行，可能會留下很多麻煩，但却不

再逃避，下令張帆急馳。

他希望儘快趕到長沙。

所以，船過岳陽，並未停留。

久聞岳陽盛名，于飛虹本希望在岳陽停留半日，一覽岳陽風光，但她沒有說出來。

她留心觀察，已瞭然張海光的用心，只希望早一些把他們送到長沙。

他心中實有着很多的畏懼，只是硬着頭皮撐下來。

人生中有很多無奈，心中明明是害怕、畏懼，但爲了顏面、信譽，又只好色厲內荏的承諾下來。

張滿風帆，順水疾馳，船行的速度疾如流矢，張海光站在甲板上，望着那疾馳奔行的帆船，不禁發出微笑，現在，就算有人想追上來，也是件絕不可能的事。

他很滿意自己對飛魚三號的維護管理，在長江水道上的客船，保有了第一流的快速。

這時，正值午時，艷陽當空，張海光估計入夜之前，就可能趕到長沙。

就在張海光暗暗得意的時候，迎面一艘巨帆，正逆水而上，速度不快，但却正對着飛魚三號撞來。

張海光吃了一驚，一面下令減緩速度，一面修正航道，並且發出訊號。



但迎面的帆船，根本不理會訊號，而且，也跟着修正航道，擺出了非撞不可的姿態。

如若張海光不想撞船，只有減速，停下一途，因爲，張海光發覺了在那迎面而來的大帆船後，還有兩艘同樣的帆船，保持了五十丈的距離，也正在修正航道，準備撞船。

就算是飛魚三號的舵手以熟練的技術，閃過第一艘帆船，但也無法閃避開第二艘、第三艘船。

衡量過情勢之後，張海光下令停下。

對面三艘巨帆上的水手，似是也有着很熟練的技術，三船並進，把張海光的船，給圍了起來。

用不着張海光派人招呼，于飛虹已帶着瑤華、若華行上甲板。

劉星帶着茶花，却行向船尾。

原來，于飛虹顧及到對方由船尾攻上，下令劉星和茶花，到船尾防守。

張海光也下令船上水手，穿上水衣水靠，隨時準備下水，防備對方鑿船。

于飛虹登上甲板的同時，對方居中一條大船上，也緩步由艙中行出了一個灰衣老人，手執白玉蘭，身後隨行着一男、一女。



男的一身勁裝，右手抱着一支文昌筆，女的年約雙十，淡綠色緊身衫褲，手捧長劍。

緊隨在于飛虹身後的周杰，低聲驚叫道：「玉簫翁？」

于飛虹道：「你認識他？」

周杰道：「聞名久矣！初度會面！」

于飛虹道：「他很有名氣麼？」

「大大的有名，玉簫翁蘇天放，手中那支白玉簫就是他老人家的標幟……」周杰低聲說：「那一男一女，可能就是他的一對兒女，一筆點將蘇元俊和龍女蘇玉玲！」

于飛虹道：「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

周杰苦笑一下，道：「如若江湖上分爲黑、白兩道，玉簫翁應該算白道中人？」

于飛虹皺皺眉，道：「難道他也是攔截我們的？」

瑤華道：「看樣子就是了？」

這時，雙方的帆船，相隔不過是一丈多遠，雙方都已拋下鐵錨，穩住了船身。

對方左、右兩艘帆船上，同時也有人行上甲板，左面是一個全身黑衣的白髯老人，右首是身子瘦高的漢子，手中提着一根蛇頭判。

于飛虹目光轉動，左右打量一眼，低聲道：「周鏢頭，認不認識另外兩個人？」

「認識……」周杰說：「那穿黑衣的白髯老人，叫開碑手韓東望，那瘦高的人叫陰陽判童子奇……」

于飛虹微微一笑，接道：「周鏢頭果然是見多識廣，好像江湖上的人，你都認識？」

「姑娘……」周杰苦笑道：「這些人都是江湖上很有名氣的人，所以，在下才會認識，縱然沒有見過，也聽人說過，這些人，個個都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人物，怎麼會一股腦兒全出來了……」

他本還想說，這些人竟然都衝着妳來的，但却強自忍了下去。

于姑娘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對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未聞未見，不論他們在江湖上是多麼的聲名赫赫，但在于姑娘的心目中都是一樣！

瑤華、若華，雖然在江湖上走動甚久，但她們只是跑解賣藝，對這些江湖高人，也是很少聽聞。

是故，不論來人的盛名多大，對她們也沒有震懾作用。担心的是周杰和張海光，面對着這些江湖上的一流高手，心中是震驚莫名，這些人，他們一個都招惹不起，連他們的總鏢頭和洞庭水帮的帮主，也一樣要對這些人禮讓三分。

張海光回頭望望周杰，目光中滿是驚詫，詢問之意，周杰搖搖頭，苦笑了一下，沒有回答。

他明白張海光奇怪這位年紀輕輕的小姑娘，怎麼會招惹了這麼多武林中難纏、難惹的高手？

只聽玉簫翁高聲說道：「洞庭水帮中那一位朋友領船？」

「在下張海光，蘇老前輩有什麼指教？」

抱拳作禮，神態間極爲恭敬。



玉簫翁哈哈一笑，道：「好，你既然認識老夫，那就好說話了……」

張海光道：「老前輩有何吩咐，在下洗耳恭聽？」

玉簫翁蘇天放目光投注在于飛虹的身上，口中却說道：「聽說張朋友的船上搭乘了幾位高人，老夫很想結交一下，不知可否給老夫引見引見……」

張海光道：「這個，這個……」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這個了半天，這個不出所以然來。

于飛虹冷冷接道：「既然是高人搭乘，張船主如何能作得了主？」

玉簫翁笑一笑，道：「不知那一位能夠作主？」

瑤華接道：「你找那一位？」

玉簫翁道：「老夫找的是幾位姑娘？」

瑤華道：「姑娘也好，公子也好？這艘船上，只有我們主僕幾人乘坐，蘇老前輩是衝着我們來了？」

周杰、張海光，暗暗驚心，那玉簫翁在江湖上是何等身份，這幾句話，只怕要激起他的殺機。

大出意外的是，玉簫翁竟然是全無怒意，淡淡一笑：「妳能作主和老夫談判麼？」



「我……」瑤華回顧了于飛虹一眼，垂首不言。

「看來，他們對我們真的是很清楚了——」于飛虹長長歎一口氣，道：「你要說什麼？請說出來吧？」

玉簫翁哈哈一笑，道：「對！于姑娘才是能夠作主的人？」

「其實，瑤華和若華二人也能作主，只不過……」

「老夫不想作無謂的爭論，于姑娘如若肯回翠園紅樓，老夫將親自護送，而且車馬都已準備，沿途之上，于姑娘也會享受到最好的招待，不會受半點委屈。」

于飛虹冷笑一聲，道：「我如肯退回翠園紅樓，似是用不着閣下出面了。」

「對……」玉簫翁說：「就因姑娘堅持不肯合作，才鬧的這般勞師動衆，如若姑娘仍然不肯退回『翠園紅樓』，我想，江湖上是很難平靜下來了。」

于飛虹道：「我一個少不更事的小女孩子，怎會勞動這麼多江湖高人出面，究竟爲了什麼？」

玉簫翁呆了一呆，爲了什麼？他也說不清楚，但他究竟是老江湖了，一呆之後，立刻恢復正常，淡淡一笑，繼續道：「正因姑娘年紀幼小，一個人在險詐的江湖上走動，叫人如何放得下心，所以，我們一些老邁、懶散，久年不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也被迫重入江湖，于姑娘，你如回轉翠園紅樓，這一切都將恢復了正常……」



「我不明白，……」于飛虹說：「你們對我的關心用意何在？……」

「姑娘，老朽等是關心妳的安危……。」

周杰、張海光，對望了一眼，兩人內心之中，同時泛起了一重疑問，這位于姑娘，是什麼身份，這些突然出現的江湖高人，顯然是準備攔擊，把她逼回故居，但爲什麼言語之間，又對她如此的客氣。

「老前輩……」于飛虹神情肅然的說：「沒有人能逼使我們退回翠園紅樓，沿途截擊我們的人，都會面對着我們的反擊……」

「這個……」玉簫翁神情有些爲難的說：「把事情說的太嚴重了，老朽實在無意和姑娘鬧到兵戎相見的境地，只要姑娘肯給老朽一條路走……」

「該讓一條路的，是老前輩，我們和諸位素不相識，我真想不通，老前輩爲什麼要攔截我們？」于飛虹說的理直氣壯，目光同時掃掠開碑手韓東望和陰湯判童子奇。

輕輕一拂白髯，韓東望歎口氣，道：「看起來，好言相商，只怕很難有結果了……」

陰陽判童子奇接說道：「對！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他們抓起來，送回去，免得多費唇舌。」

于飛虹道：「其實，這是必然的結果，不過，諸位應該考慮清楚的是，我們反擊力量，白旛招魂、火焰掌馬信，都已經嚐試到這個結果！」

這番話，倒是有很大的震駭作用，童子奇本已作勢飛撲，聞言又停了下來，道：「蘇兄，咱們應該如何？你要拿個主意呀？」

火焰掌馬信和白旛招魂都傷在對方手中，童子奇心中是半信半疑，但他不敢冒險，一擊失敗，那會傷了他一世英名，立刻改變了主意，把事情推到了玉簫翁的身上。

很顯然的玉簫翁是這一行的主腦人物。

玉簫翁沉吟了一陣，道：「于姑娘，眞的不肯給老朽一個面子麼？」

于飛虹說道：「是蘇老前輩不肯放我們一馬？」

玉簫翁長長吁口氣，道：「好！姑娘如此決定，那是逼老夫動手了！童兒，給于姑娘一個教訓，不可傷了她的性命。」

這一招大大的出了童子奇的意料之外，他不願出手，原想玉簫翁會下令一筆點將蘇元俊或是龍女蘇玉玲先行出手一試，他們是晚輩，就算敗在對方手中，也不會壞了名頭，却料不到玉簫翁竟然會派他出手！

但玉簫翁是領隊的頭兒，不能公然抗命，心中却極是不滿，道：「蘇兄，兄弟下手難留分寸，一旦傷了于姑娘，希望蘇兄不要見責才好！」







玉簫翁冷笑一聲，道：「童兄最好是把握分寸，若然一旦傷了于姑娘，只怕老夫也不能替童兄担待！」

這兩人也許是早有宿怨，本是在互逞心機，但此刻却流現於神色之間。

但兩人這一番對話，却也暴露出不少內情，于飛虹明白了這些人果然是受命而來。

周杰也聽懂了，但他想不透的是什麼人能有如此大的本領，調動這樣多身份奇高，黑白不同，極少往來的人物，合成一個組合，聯手出擊。

張海光却低聲說道：「姑娘，陰陽判武功奇高，蛇頭判兵刄歹毒，很少留下活口，姑娘小心了。」

話剛說完，童子奇已飛落在甲板之上，冷冷說道：「于姑娘，天放兄號稱玉簫翁，是咱們這一夥的領隊，在下手中的兵刄，很難把握分寸，萬一傷了姑娘，希望姑娘不要把這筆賬，記在童某人的頭上，我是上命難違呀！」

雙方動手相搏，是玩命的事，動手之前，先說出這麼一番話，雖有嫁禍之意，但他內心之中，亦是有所畏懼，他在怕什麼？

于飛虹淡然一笑，道：「我雖然不認識你們，但看樣子，你們全都是武林中很有名氣的人，爲什麼竟然甘願爲人鷹爪，和我爲難？究竟你們是受了什麼人的差遣？」

童子奇苦笑一下，道：「這個，恕在下不能回答……」

「玉簫翁能不能回答呢？」

「妳問問他吧？」童子奇說：「不過，先要勝過我手中的蛇頭判，免得使老夫落個拒敵不力的罪名？」

他處處都不忘把玉簫翁拖上一把。

瑤華閃身而出，道：「我來領教？」刷的一聲，亮出短劍。

童子奇緩緩舉起了手中的蛇頭判。

那是一種奇形外門兵刄，形如鐵棍，但前端却多了一個形如蛇頭的東西，雖然是個精鋼打成，但製造得很像，雙目毒齒，栩栩如生，張着蛇口，可見口中紅色的蛇信。

這個奇形兵刄，大大的有名，已經有不少的武林高手，傷在這奇形兵刄之下。

一劍驚退了白擄招魂，瑤華對自己技藝上的成就，有了新的認識，也有了和人一戰的信心，不論那人是何等身份。

童子奇一直担心出手時可能會傷了于飛虹，但對譚瑤華却沒有這層顧及，哈哈一笑，道：「小心了。」右手一抬蛇頭判刺向前胸。

瑤華嬌軀一閃，忽然閃到了童子奇的右側，刺出一劍。

她手中之劍，只有一般長劍的一半，比起童子奇手中三尺八寸的蛇頭判，還不到一半，所以，瑤華的短劍，必需要近身刺出，才見威力，這柄劍打造的如此之短，便於携帶，只是表面的原因，主要的是配合無影門的絕妙輕功和「飛輪轉」的身法。

身法似輪，繞身常轉，正好把一尺八寸的短劍威力，發揮到效用的極緻。

劍光過處，刺破童子奇的右袖，分毫之差，就一霎刺中他握兵刃的右腕脈穴。

童子奇臉色大變，駭然向後退去。

瑤華冷笑一聲，嬌軀疾轉，連刺三劍。

劍劍都是在童子奇身側刺出，逼得童子奇手忙脚亂，手中那威震江湖的蛇頭判，竟然完全無法施展。

三劍過後，童子奇已被逼到甲板邊緣。

但他究竟是綠林道上的一流高手，雖然被瑤華奇幻的身法劍式，逼到船邊，但仍然未被劍刺中，陡然長嘯一聲，拔身而起，飛起了一丈多高。

形勢迫人，除了騰空而起之外，勢必被逼落江中。

但見童子奇半空中收腿扭腰，原本向上直升的身子，霍然轉成了頭下脚上，蛇頭判疾刺而下。

「小心，蛇頭中的毒針……」周杰大聲呼喝。

可惜晚了，童子奇蛇頭判刺向瑤華的同時，按動了把柄機簧，一綫銀芒疾閃，瑤華缺乏對敵經驗，不知閃避，聞警之下，急急一擺頭，但覺左肩一麻，吸口氣疾退三尺。

童子奇雖然打中了瑤華一支毒針，但臉上却無歡愉之色，他心中明白，對方中針的原因，只是對敵經驗不豐。

若華飛身一躍，落着在瑤華的身側，低聲道：「姐，受傷了。」

瑤華點了點頭，說道：「我好像是中了一針……」

童子奇冷冷說道：「老夫針上淬有劇毒，中人後子不見午，午不見子，十二個時辰之內，必死無疑，除了老夫的獨門解藥之外，無藥可醫。」

若華亮出短劍，接道：「陰謀暗算，鬼蜮手段，算得什麼武林長者……」

瑤華吸口氣，接道：「若華，妳讓開，我要在毒發之前，先殺了他。」

忽然欺身而上，刺出一劍。

童子奇吃過了一次苦頭，早有戒備，那還容瑤華欺近身側，蛇頭判橫震一封，金鐵交鳴聲中，擋開了瑤華一劍。

那知于天風隱於翠園紅樓之後，日夜苦思，把劍上的各種變化，溶合無影門特殊的輕身功夫之中，使每一招劍法，都變成犀利無比攻勢，而且隨敵變化，搶制先機。

但祇見瑤華隨着那蕩開的劍勢，忽然一轉，隨勢削出。

這一劍削向下盤，談不上什麼變化，招術





，但却是應勢而變，快速絕倫。

童子奇急急跳起，劍芒掃中左足側面，皮靴裂開，帶洒出一抹血珠。

敢情這一劍傷了童子奇的左足。

瑤華技不止此，暗中咬牙，忍着左臂的麻酸，玉手一揮，扣在左手無名指的指環，突然飛出，去勢如電，擊在童子奇的右大腿上，指環乃純鐵精製，外鍍黃金，稜角尖利，可洞金石，童子奇雖然一身內功，指環仍然直透肌膚，深入了一寸多深。

瑤華左手一帶，童子奇就是慘叫一聲，跌摔在甲板之上。

指環上的稜角倒勾，帶出一圈血肉，飛回了瑤華的手中。

初度試用指環，就有如此威力，而且落入手中的指環，沾了一手鮮血，瑤華也不禁爲之一呆。

就是這一呆之間，童子奇已忍痛躍起，蛇頭判刺向瑤華的前胸。

這是出其不意的致命一擊。

周杰暗暗歎息一聲，忖道：這一行主僕，個個都身懷絕技，只可惜對敵的經驗太差了，既不知防範蛇頭內的毒針，竟也不知防範敵人重創後的反擊。

幸得若華就在身側，也幸得她有了那一場和馬信搏殺的經驗，竟然早作戒備，短劍一撩，擋開了童子奇的蛇頭判。

瑤華却借勢踏前一步，右手劍鋒逼在了童子奇的咽喉之上。

一般高手搏殺，大都要大戰個百十回合，才能分出了勝負，但因瑤華等學的劍法不同，劍劍取命追魂，三兩招內，就會分出生死、勝敗！

嚴格說起來，她們練的不算劍法，而是一種冷厲的殺人方法。

于天風把心中所知的劍法變化，溶合身法之中，不談招式，不論變化，只求一擊傷敵。

瑤華、若華在翠園紅樓中練習武功、劍法，雖然早有基礎，但不足一年的時間，也難以練成如此精深的劍法，和這等江湖中一流高手的抗拒，因爲她們走的是捷徑，是于天風心血的結晶，練的不是劍招、武功，而是求勝制敵的方法。

童子奇呆住了，他右腿上血流如注，劇疼難耐，因爲傷口太大，也不能運氣止血。

別看他在綠林道中是第一流的高手，蛇頭判下，殺人無數，但一旦面臨到死亡時，流露出的畏懼，更逾常人。他只想到殺人，却從未想到被殺。

當瑤華劍鋒逼上他的咽喉時，他竟然右手一鬆，蛇頭判跌落在甲板之上。

周杰低聲的說道：「于姑娘，逼她交出解藥。」

于飛虹啊一了聲，道：「瑤華，讓他交出解藥？」

原來，于飛虹第一次看人動手搏殺，竟然看的心神專注，渾然忘我，聽到周杰出聲招呼，他才清醒過來。

不待瑤華開口逼問，童子奇已搶先說道：「在下的解藥就在身上。」伸手入懷，取出一個金瓶，接說道：「起出身上毒針，服下一粒解藥，針傷不重，毒性已解，就可以完全復元了。」

瑤華左手接過金瓶，收回短劍，說道：「我的暗器沒有毒，你只要把血止住，就沒有事了！」

童子奇死裏逃生，心中感慨萬端，他縱橫江湖，兇名卓著，自負是英雄好漢，但却未想到過被殺害時的畏懼，竟使他英雄喪胆，好漢落魄，在衆目睽睽之下，表現出了那個面對死亡時的窩囊樣子，如今死裏逃生，內心中那份難過，簡直是不用提了。

「瑤華，退回來……」于飛虹說：「到艙中去起下毒針，服下解藥……」目光轉到了若華的臉上，接道：「陪妳姐姐去。」

「是！」若華扶着瑤華退入了艙中。

童子奇盤坐在甲板上，自己取出金創藥，包紮起傷勢，閉目調息。

敷藥、包傷的事，本來用不着童子奇自己動手，但他心懷羞忿，實在不好意思讓別人替他包紮傷勢，只好自己動手！

于飛虹目睹瑤華對敵的威風，信心大增，緩緩向前行了幾步，說道：「蘇老前輩還有那一位請來賜教？」

眼看瑤華在半招內就傷了童子奇，亦不禁心生畏懼。

蘇天放、韓東望，都瞭解童子奇的武功，十分高強，瑤華只不過是一個女婢的身份，但却傷了童子奇。如今，于飛虹親身臨敵，又有誰能是于飛虹的敵手呢？

玉簫翁笑一笑，道：「姑娘，已經傷了兩個人，難道還要再讓他人受傷麼？」

于飛虹道：「我們無意傷人，但我們更不能回頭，請把這位受傷的前輩，扶回去，讓我們的帆船通過！」

她雖然聰明絕倫，但對江湖上的事務，却是瞭解不多，一下子就把心中想說的話，完全說了出來。

玉簫翁道：「姑娘，這一點，恐非老夫能力所及，無法從命了！」

「那只有一個辦法？……」于飛虹道：「大家動手一戰，分個生死勝負了？」

「這個……」玉簫翁沉吟了一陣，說：「也非老夫的心意，我希望……」

「只怕由不得老前輩了……」于飛虹神情肅然，決斷的說：「我們不退避，閣下不讓路，那就沒有什麼好商量了？」（未完‧十二）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快刀神槍



回家省親　父喪弟亡

「打死你一子，還你一子。」

「你說的倒挺輕鬆，那有那麼簡單的事。」

「那你想要怎麼樣？」

「照江湖上的老規矩。」

「償命？」

「不錯。」

「武大爺！這於你何益？俗話說得好，死者已矣，償命並不能令死者復生。」

「但我兒子總不能白死。」

「所以，我才說打死你一子，還你一子。」

談話的是兩個四十多五十不到的老者，一個長方臉，穿着一件灰緞子長衫，神態表情很肅穆，也很威嚴。一個圓圓臉，胖胖的五短身材，穿着一件藍布長衫，神態表情也很肅穆，只是臉上却有着一股隱隱的憂色。

長方臉老者是武大爺，圓圓臉老者姓胡名大成。

兩人相對站立，地方是一處四野無人的黃土坡上。

沉默了片刻，武大爺輕吁口氣又開了口：「你想怎麼個還法？」

「你兒子是我家老二老三打死的，他兩個隨你挑一個？」胡大成吸口氣，神色很平靜地說。

「過繼給我？」

「這是最合理最公平的辦法。」

「你有幾個兒子？」

「五個。」

「你可知道你那五個兒子沒有一個跟我兒子比，抵得上我的兒子？」

「我明白。」胡大成點點頭說：「我的五個兒子雖然是五隻虎，但你的兒子是條龍。」

「你既然明白，就該知道你那五個兒子，我一個也看不上眼。」

「那……難道你一定要……」

武大爺忽然又吁了口氣，緩緩地說：「你有個女兒是不是？」

「是的。」

「今年多大了？」

「十六歲。」

「她叫什麼名字？」

「慧姬。」

「嗯。好聽的名字，聽說她很聰明，是嗎？」

說到女兒「慧姬」，胡大成的臉上立時浮現起得意的笑容，雙眼發亮地點點頭：「她確實很聰明，不論文武都比她五個哥哥强。」

「哦！」武大爺沉吟了片刻，目光倏然凝視地：「你眞有心還我一子？」

「絕對眞心，要不然我就不會邀請你來這裏談談了。」

「那好，」武大爺深吸口氣說：「我要慧姬。」

「你要慧姬？」胡大成臉色一變：「你……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

「我爲什麼不可說這種話？」

「她只是你十六歲的小女孩，而你已經是快五十歲的人了。」他臉上現出一片激憤之色。

武大爺忽然明白胡大成是誤解了他的意思！不由倏然笑了。

「你笑什麼？你還好意思笑得出來，你簡直……」胡大成本想說：你簡直無恥，是個老不識羞，但是話到口邊却强忍了下去沒說出來，不過，他臉上已充份表示出了心底的極端憤激與惱怒。

「我笑你枉自活了這大把年紀，思想太齷齪，也太輕視了我的人格。」武大爺的語氣很淡漠，也很平靜。

「那麼……」胡大成怔了怔，愕然地望着對方：「你說你要慧姬，這話是什麼意思？」

武大爺淡淡地說：「我要她作我的女兒。」

「哦！」胡大成歉疚地笑了笑，說道：「對不起，是我誤會了你的意思，請你原諒。」

「現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你怎麼說？」

「這個……」

「你不願意。」

「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

「你該明白的，我也只有那麼一個兒子。」

「這個我明白，可是……」胡大成皺起了眉頭。

武大爺的語聲忽然冷了下來，說：「胡大成！這件事我已經作了最大的讓步，你要是捨不得一個女兒，就得捨掉兩個兒子。」

「你的意思是？」

「很簡單，讓你家老二跟老三替我兒子償命。」

胡大成臉色一變，張了張口似乎想說什麼，却欲言又止。

「胡大成！」武大爺立刻又開了口，「還有件事你也應該明白，慧姬作我的女兒比作你的女兒好，我會盡心傾力調教她，使她在文才武功上有更高的成就，令她成爲一隻『鳳』。」

胡大成的心裏有點活動了。

他很明白，武大爺文才武功在地方上都是有名的，爲人所讚佩的，慧姬如果拜在他的膝下，在其盡力傾心的愛護教導下，必然會有更高的成就，確實比作他女兒强，正如武大爺所說：他會令慧姬成爲一隻『鳳』。

俗話說得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天下父母心，誰個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兒子成龍成鳳？

胡大成默然沉吟了片刻，緩緩開了口：「武大爺，說良心話，我心裏雖然實在捨不得讓慧姬離開我，但是想你的話很對，讓她作你的女兒，確實是比作我的女兒强，只是這件事我答應沒有用，必須得問問她本人願不願意才成。」

「那是當然，」武大爺點點頭，說：「她若是不願意，我也不能勉强她，你問問她吧，三天之內，我聽你的回音，我走了。」

一抱拳，轉身大步下了黃土坡而去，臨走，還似有意若無意地向黃土坡背後看了一眼。

胡大成站在那兒沒動，默默地望着武大爺的背影走遠了，良久良久，這才輕聲長吁了口氣。

「爹！」黃土坡背後走出來一個明眸皓齒，秀外慧中的美麗少女。

她穿着一件藍布旗袍，白襪黑鞋，秀髮齊耳，修剪得很整齊，一副學生打扮。

「慧姬！妳怎麼來了？」胡大成顯得有點意外。

「我不放心。」

「妳怕他跟爹翻臉動手。」

「嗯。」胡慧姬點了點頭。

「慧姬！妳來了好久了。」

「比您只晚了一會兒。」

「爹跟他的談話，妳都聽見了？」

「是的，爹。」

「那爹現在問妳，妳願不願意作他的女兒？」

「爹！您的意思呢？」

胡大成沉吟地說：「說實在話，爹希望妳成鳳，但又不捨得妳離開，可是爲了妳二哥跟三哥，也因爲理屈的是我們，所以爹希望妳……」

「希望我答應。是嗎？」

「慧姬！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胡大成輕吁口氣，說道：「剛才武大爺的話都聽見了，爹也細想過了，他說的一點不錯，作他的女兒，對妳確實比作我的女兒好。」

「爹！我完全明白您的苦心，我聽您的就是。」

「慧姬！妳眞是爹的好女兒。」

胡慧姬嫣然一笑說：「爹，夜色已經深了，我們快回去吧。」

胡大成又輕吁了口氣，點點頭。於是，父女二人離開了黃土坡。

× × ×

陰霾低罩，烟草凄迷，濛濛的細雨如絲。

兩匹健馬在這片荒郊曠野中撥草前馳，兩匹馬，都是上選的蒙古種。

鞍上的人，兩個中年壯漢，一身黑綢子衣褲，腰間紮着條寬皮帶，插着把盒子槍，頭上戴着頂大草帽，脚上穿着長筒皮靴，靴筒上還露着柄匕首把。

濛濛細雨不算大，可是這種雨最能濕衣裳，兩個壯漢子的衣裳濕了，馬身上也濕了，毛上甚至出現了一顆顆晶瑩的小水珠。

「她奶奶個娘的！」左邊馬上那個壯漢子抬手抹了臉上的雨水，滿臉火惱地罵說：「這種鬼地方，這種鬼天氣，今後拿八抬大轎子請我我也不會再在這兒來。」

「有這一回就夠了，」右邊馬上的壯漢子似乎比較冷靜些，臉上沒有一點的表情。

「眞他奶奶的，什麼地方不好住，他怎麼偏住在這種鬼地方。」

「說的也是，他要是住在省城一帶，就用不着咱們跑這麼遠的路了。」

「老劉！我可眞不懂我們隊長，既然跑這麼遠的路到了這兒，幹嗎不一塊兒來把事情交待了不就結了麼？幹嘛偏讓咱們兩個先跑這一趟把武老頭兒給叫去……」

老劉淡淡地說：「你要懂得就不會還在隊上幹小隊員了，告訴你吧，這就叫做官架子，做官的不搭官架子那還行，怎麼着也得擺上一擺，咱們的命不如人，就得比人家多跑趟腿，你懂了吧。」

那壯漢子兩道濃眉一軒，剛要張口，老劉却又接了口：「別抱怨了，到了。」抬手一揚馬鞭朝前指了指。

前面是處山脚，山脚下孤伶伶地座落着六七間茅草房子，外面圍着一圈竹籬，竹籬上面爬滿了紫籐花。

雨中的山色青翠，雨中的小花嬌艷，雨中的竹籬也不帶塵世烟火氣，顯得格外的寧謐。

只是那壯漢子跟老劉可沒心情欣賞這個，他兩個也不是那種欣賞這個的人。

「他奶奶的，可到了，」壯漢子歡叫了一聲，磕馬抖繮，一馬當先向前馳去。

轉眼工夫之後，兩匹馬一前一後馳到了竹籬前，那壯漢子翻身下馬，抬手一抹臉上的雨水，粗聲粗氣地吆喝：「裏頭有人在麼？出來一個。」

他眞會說話，也眞客氣。

可是茅屋裏頭靜悄悄的，沒一點動靜，也聽不見一點反應，更不用說是有人出來了。

「裏頭的人是聾子麼？我說給我出來一個。」

仍然沒動靜，沒反應。

老劉冷聲一笑，說：「這倒好，那麼老遠的冒着雨跑到這兒來，却跑個空才妙呢？」

那壯漢子突然冷哼一聲，走近竹籬門，腿一抬就要踹門。

忽然，竹籬右邊響起一聲冷峻的沉喝：「你想幹什麼？」

那壯漢子聞聲立刻收回了腿，轉眼望去，只見竹籬右邊繞過來一個二十六七歲年紀的青年，頎長的身材，穿着一身白，微黑的臉孔不算俊，但很英挺，眉宇間隱隱透着一股子冷漠沉肅之氣，令人望而生畏。

「你是……」那壯漢子怔了怔，打量着白衣青年，指指竹籬。

「你找誰？」

「武維揚，在麼？」

「不在。」

「那兒去了？」

白衣青年目光掃視了騎坐在馬背上的老劉一眼：「你們兩位是……」

「省城裏來的，明白了麼？」

白衣青年臉色微微一變，旋卽一聲不響的轉身往竹籬後面行去。

壯漢子一怔，叫道：「喂！喂！你等一等。」

白衣青年像沒聽見似地，沒理他，很快地隱入了竹籬後。

壯漢子兩道濃眉一軒，立時邁步追了過去。

老劉見狀，便拉着壯漢子的那匹馬隨後跟去。

繞過竹籬是茅屋的後面，茅屋後就是山脚，緊挨着山脚下堆着兩座墳，一旁墳頭上已然長滿了草，另一座還是新土，墳前有香有燭，還有一堆紙灰。

兩座墳旁是一個新搭的草棚子，地上鋪着一張草蓆，草蓆前是塊平滑的大石頭，石頭中央放着一本翻開的書，左旁是把帶鞘的單刀。破舊的刀鞘，破舊的刀把，看上去一點也不起眼：恐怕丟在路上都沒人撿。

白衣青年就盤膝坐在石後的那張草蓆上，目光看着面前的那本書。壯漢子跟老劉兩個跟過來，他生像沒看見似的。

壯漢子一肚子火，大步跨到草蓆前怒聲說：「叫你等等，你聾了麼？」

「我已經告訴你了，你找的人不在。」白衣青年語聲冰冷，並且眼皮都沒抬。

「不在他總該有個去處，總該有個回來的時候……」

「咱們來得不是時候，武老頭兒的去處是有，只怕永遠也不會回來了。」老劉淡淡地接口說。

壯漢子轉眼望向老劉，只見老劉的目光投向那座新墳。他連忙跟着望過去，他看見了；那座新墳前新立的那方墓碑上刻的是：「顯考武公諱維揚之墓」。

「武老頭兒死了……」他怔了怔，霍地轉過臉來盯視着白衣青年：「武老頭兒是你爹？」

「不錯。」

「甚麼時候死的？怎麼死的？」

白衣青年沒理他。

「我問你話你聽見沒有？」

「我聽得很清楚。」

「你怎麼不答話？」

「那是我武家的事，跟你沒關係，我犯不着答話告訴你。」

壯漢子臉色一變：「就是武老頭兒還活着，他也不敢跟我這樣說話。」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

「好大的胆子，你也不看看爺們是誰？」他火氣上冲，雙眼一瞪，揮起馬鞭抽了過去。

白衣青年雙眉微微一揚，一抬手抓住鞭梢，雙眼威稜懾人地盯視着壯漢子。

壯漢子另一隻手一探，就要去抓靴筒上的七首。

白衣青年雙目威稜倏然一斂，鬆了鞭梢兒冷冷地說：「不要再來第二次了。」

「不要再來第二次了？」壯漢子獰聲一笑說：「我這口氣還沒出呢！」他揚手又要揮鞭。

恰巧老劉已下了馬背來到他身旁，適時抬手攔住了他：「王彪！你是怎麼了，咱們是奉命來傳話的，把話傳到咱們的差事就算已了，幹嘛在這兒跟他嘔氣。」

「武老頭兒已經死了，咱們把話傳給鬼去麼？」

老劉淡淡一笑說：「你糊塗，武老頭兒是死了，可是他還有個兒子啊。」

王彪一聽這話，覺得似乎有點道理，目光狠狠地望着白衣青年沉聲說：「你給我聽着，我們隊長現在『十里舖』，原本派咱們來叫你老子去見他，現在你老子既然已經死了，你就得代替你死鬼老子跟咱們去跑一趟。」

「很抱歉，我考服在身，不便出門，你們請回吧。」白衣青年神色很平靜，很冷漠。

王彪的臉色又是一變：「老劉！你聽聽，這能給臉麼？」

老劉雙眉一揚，語聲冰冷地開了口：「武老頭兒是個聰明人，你是他的兒子就不應該太糊塗，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快收拾收拾跟我們走吧。」

白衣青年神色淡漠地望了老劉一眼，沒說話。

王彪微皺了皺眉頭，說：「看在已經入了土的武老頭兒份上，我叫你一聲小兄弟……」

「用不着這麼客氣。」白衣青年冷冷地接了口：「你們特務隊的人我不敢高攀，要我去見你們隊長可以，只要他能等，滿了七七之後，我自會去見他。」

「老劉！」王彪突然叫了起來：「你聽聽這是甚麼話，咱們那受過這個，你能忍我可忍不住了。……」他探手拔出了靴筒上的七首，動作眞夠快，一翻腕遞到了白衣青年的面前：「答我一句，你去還是不去？」

「我說過，希望你不要再來第二次。」白衣青年連眼皮也沒抬，神色更是極端平靜。

王彪兩眼兇光一閃，七首直向白衣青年胸前扎去。

白衣青年右手閃電抬起，石頭上的那把帶鞘刀已抓在手中。順着抓刀之勢，他那把刀出鞘數寸，迎上了七首；「噹」的一聲，王彪的七首被震得斜斜向一旁盪開，人也跟蹌着退了兩三步。

老劉的臉上也變了色；他探手就要拔腰裏的盒子槍。驀覺一陣冷風撲面，白衣青年的那把刀已經出了鞘擱在他的肩上，刀刄正挨着他的頸脖子。

這把刀，看外表不起眼，如今出了鞘却是刀身雪亮，而且比一般單刀薄些，也比一般單刀短了數寸，那森冷之氣比一般刀逼人。

老劉心中大驚，臉色頓時如土，那隻握着槍柄的右手，硬是沒敢稍動一下。

白衣青年冷冷地說：「聽清楚我的話，我現在沒那麼子的心情，你們要自信能快得過我手裏的這把刀，就儘管拔槍，要不然就給我馬上滾！」他把刀收了回去，但是他的目光却跟那把刀差不多的盯視着兩人。

老劉跟王彪心裏都在發毛，急急往後退去。

「好！我們這就回『十里舖』，讓我們隊長來見你。」

老劉向王彪一遞眼色，雙雙走向馬旁，翻身上馬，抖繮飛馳而去。

白衣青年雙眼投向那座新墳，神色有點黯然。

× × ×

雨停了。

這種雨不容易停；因爲現在正是一年一度的梅雨季節。

太陽出來了。

不知道太陽露在外頭能有多久？本來也是，梅雨季節裏的太陽那能持久。

遠處傳來了一陣悶雷，震得地皮微微顫動。

白衣青年皺了皺眉頭，他心裏很明白，這聽來似是「悶雷」的聲音，並不是眞正的雷聲。再說雷聲應該傳自天空，怎會震得地皮顫動？

「悶雷」聲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終於靜止了，也到了眼前。一共是九匹馬，一前八後。

前面一匹馬上是個四十多五十不到的長衫老者，後面八騎上是清一色的黑衣壯漢，每人腰間都揷着一把盒子槍，靴筒上露出一柄七首把，老劉跟王彪兩個也在其中。

長衫老者停住馬先看那座新墳，然後轉望着白衣青年冷冷地開了口：「你就是武維揚的兒子？」

「不錯。」白衣青年坐在草蓆上沒有動。

「武維揚沒你這麼大胆，也沒有你這麼大架子。」

「你可曾問過你的那兩個隊員，他們是以甚麼態度對付我的？你也應該知道這個禮數；我孝服在身，七七未滿，不便出門。」

「你叫甚麼名字？」

「武尙威。」

長衫老者一怔：「江湖上是不是還有一個武尙威？」

「據我所知，武尙威只有一個。」

「這麼說，江湖上那有『快刀神槍』之稱的武尙威就是你了？」

「我叫武尙威，可不知道有那麼一個外號，我也當不起。」

「沒想到你就是武維揚的兒子，怎麼從來沒聽他提起過你？」

「我不孝，沒聽他老人家的話，沒照他老人家的意思跟在他老人家的身邊，所以早在多年前他老人家就不認我這個兒子了。」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長衫老者緩緩說：「他既然不認你這個兒子，那你爲甚麼還爲他料理後事，爲甚麼還爲他服喪？」

武尙威淡淡說：「他不認我這個兒子，我並沒有不認他是我的父親，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我沒能盡到孝道，他老人家過了世，我總該盡盡人子之心。」

「我聽說他有個兒子叫做武尙風，那是你弟弟麼？」

「不錯。」

「他人呢？」

「你看看那另一座墳前的墓碑就知道了。」

長衫老者目光投向那另一座墳前墓碑看了一眼，隨即又轉望着武尙威，說：「當初你沒有聽你爹的話，現在是不是很後悔？」

「我不後悔。」武尙威搖搖頭說：「父子之情是一回事，我的志向又是一回事，後悔的應該是他老人家，要是他當初沒走錯一步路，今天又何至於落得這麼個下場？」

長衫老者忽然兩眼一睜：「他是毀在人手裏的？」

「不錯。」

「可知道甚麼人下的毒手？總算他爲我們效過力、賣過力、這筆債我們得爲他討回來，替他報仇……」

「那倒不必。」武尙威搖搖頭，說：「他還有我這個兒子在，再說到目前爲止，連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是死在甚麼人手

裏。」

「能告訴我是怎麼回事兒麼?他是甚麼時候死的?當時……」

武尚威接口說：「你不必問了，這都是我武家的事，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我長年在外，已經多年不回家了。前些日子從這兒路過順道拐回來看看，我進門的時候他老人家在地上躺着，混身是傷，去世至少已有三天了。」

長衫老者皺着眉頭沒說話，沉默了片刻，突然翻身下馬到新墳前：「老兄弟！我來遲一步，沒能見着你的面，你英靈不遠，當能助我爲你報仇，不管怎麼說，咱們總算共事一場，我來得匆忙，一沒帶香燭，二沒帶紙錢，只有在你墳前行個禮略表寸心了。」

他行了個禮，轉身走回來，面泛悲色地望着武尚威說：「人死不能復生，希望賢侄你能節哀。」

按理，武尚威是應該到墳前答個禮的，可是他却坐在那兒沒動一動。

「謝謝，恕我孝服在身不便待客。」

「你難道不想知道我老遠的從省城裏跑到這兒來，找你爹有甚麼事兒麼?」

長衫老者目光凝注着武尚威。「他老人家離開隊上已經多年了，我想不出還有甚麼事兒該找到他頭上來?」

「恐怕你還不知道，你爹當初離職的時候，還欠隊上三件差事，當時你爹曾親口答應過的，往後只要隊上有需用他的時候，他不論在那兒，一定聽從差遣還這筆債。」

「哦！眞有這等事?」

「當時因爲你爹有病，身子不大好，加上他親口答應以後願意償還這筆債，所以上面才恩施格外，特准他提前離職，並且還是我作保的。」

「奈何你來晚了，他老人家巳經過世了。」

「剛才你不是說過，他還有你這個兒子在。」

「你的意思是?……」

「父債子還，你該懂。」

武尚威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我剛才也告訴過你，我爹爲甚麼早在多年前就不認我這個兒子。」

「那是你們父子之間的事，除非你不認他是你的生身父，要不然你就得出面替他還這筆債。」

「不要把我當成三歲孩童，我在江湖上混了不少年，甚麼人、甚麼事我都見過，我不信。」

「你看看這是甚麼?」長衫老者一抖手，一面四角方方的小竹牌落在那塊大石上；小竹牌上刻着一個篆寫的「武」字，四角各刻着一把厚背九環大刀。

武尚威兩眼忽然一亮，伸手抓了起來：「這是我爹早在江湖上用的信符。」

「你認得就好，這是你爹離職的時候留下的，他親口答應；以後不論何時何地，只要派人拿着這面信符徵召他，他馬上低頭聽命，任憑差遣，現在你還能說不相信麼?」

武尚威沒說話，臉上也沒一點表情。

長衫老者深冷地笑了一下，抬手由懷裏摸出一封火漆密封的信封，擲在石頭上說：「你爹的信符你接下了，這是上面讓你爹做的事，我也一併交給你，願不願替你爹還這筆債，那還在你，言盡於此，我回去覆命去了。」

他說完，立即轉身上馬，當先馳去。那八個特務隊員，也各自策馬跟着飛馳而去。

一陣「悶雷」聲音再度響起，這回是由近而遠，不多一會工夫就聽不見了。

武尚威坐在那兒沒動，他緩緩深吁了一口氣，然後緩緩伸手拿起了那封火漆密封着的信，撕開封口抽出信箋，一看之下；他臉上變了色，心神震顫，手一鬆，信箋掉在石頭上。

× × ×

九人九騎往前飛馳。

「隊長！您就這麼放心交給他……」一名隊員突然縱馬前竄跟長衫老者走了個併轡。

「當然放心。」長衫老者陰聲一笑說：「武維揚的爲人我清楚，武尚威在江湖上的聲名我也清楚，冲着武維揚那面信符，我猜他準會接下。不過我不得不承認這小子比他老子高明，比他老子難鬥，剛才我咬牙忍着氣到墳前給武維揚行了個禮，那小子居然無動於衷。」

「隊長！我看那小子，不只是比他老子高明難鬥，並且還可能是一個可怕的禍患。」

「我知道，我不糊塗，我會預佈一着的。」

× × ×

梅雨季節過去了。

雨不下了，天也晴了。

地是曠野荒郊，路是黃土大道。

在北方，就是這一點討厭；下雨的時候到處是泥濘，天晴的時候又遍地是黃塵。大路上車馬一過，黃塵飛揚迷漫能蔽天日。

那些憑兩條腿走路的，一段路下來，渾身上下就變成了黃人兒。如果是一大早，或者是天快黑的時候，來往的車馬少，還好點兒。

暮靄初垂，一人一騎在這條黃土路上緩緩馳行着。馬是匹白馬，人是個黑衣青年，只是白馬跟黑衣都成了黃的；那是被黃塵染的。

初垂的暮色裏，兩三里多外有一座村落，一縷一縷的炊烟嬝嬝地上升，然後隨着輕微的晚風飄散，飄散……

黑衣青年在馬上瀏目四看了一下，策馬朝那座村落緩緩馳去。

前行了一段路，距離那座村落不到一里了，黑衣青年忽然收韁控馬停了下來。他目光凝望着馬前；馬前丈許之處，路中間筆直地插着一根兒臂般粗的黑棒子，頂端刻着一個圓圓的東西。那是個鬼頭，凸睛獠牙，怪嚇人的，鬼頭下面垂着一束五顏六色的花布穗兒。

黑衣青年望着那根鬼頭黑棒子打量了一陣，隨又催動胯下馬繞過那根鬼頭黑棒子，往那座村落緩緩馳去。

轉眼工夫進了村落，村落裏家家戶戶已然上了燈，有的門口掛着一串燈，把門口照耀得很光亮，那是客棧。

村落不大，客棧却有兩三家。村中間

一家客棧門口，停滿了馬匹牲口，兩個夥計正在忙着上草料。

黑衣青年到了這家客棧門口下了馬，一名夥計立刻騰出一隻手來滿臉堆笑地接過了黑衣青年的馬韁：「這位爺！您裏邊兒請，後頭還有清淨的上房。」

黑衣青年點頭笑笑，從馬鞍旁取下了把帶鞘的刀，一個布袋口袋。

「裏頭的，有客人來了。」那名夥計扯着喉嚨大聲喊。

黑衣青年拿着刀跟布袋口袋往裏走，忽然，冒冒失失地裏頭奔出來個人；是個身胚粗壯的黑衣漢子，眼看就要撞在剛進店門的黑衣青年身上。

黑衣青年連忙一閃身，粗壯漢子也往旁撞。他雖沒撞着黑衣青年，却一閃屁股坐在門旁邊的一個狗食盆子裏，瓦盆兒破了，狗食沾得滿屁股都是。

「嘿嘿！老黑跟狗爭食，哈哈……」裏頭傳出了一陣笑聲。

粗壯漢子紅着臉站了起來，雙眼一瞪，說：「奶奶的，照子長在你娘的褲襠裏了。」

他不說他自己太過冒失，反而罵起人來了。

黑衣青年本是要往裏走的，聞言轉眼，兩道目光凌厲的直逼過去。

「看什麼，罵的就是你。」粗壯漢子瞪着眼睛。

他「你」字剛出口，黑衣青年巳跨步到了他跟前。手一揚，「叭」地一聲脆響，粗壯漢子臉上結結實實地挨了一個大嘴巴；打得他脚下一個踉蹌，一屁股又坐在那巳然破碎了的瓦盆上，一縷鮮血順着嘴角流了下來。

粗壯漢子臉色勃變，探手從靴筒裏摸出一把小刀子，霍地站起身來直撲黑衣青年。

黑衣青年側身出掌，只那麼一抓，順勢往旁一帶，粗壯漢子跌跌撞撞地衝了五六尺遠，跌了個狗啃泥；手裏的小刀子也到了黑衣青年的手裏。

粗壯漢子這下慘了；臉擦破了，手也擦破了，還摔破了嘴，滿嘴是血。

黑衣青年邁步走進了院子，裏頭一擁跑出七八個袒胸擄袖的壯漢子，一下子圍住了黑衣青年。

「朋友！好功夫，手底下有兩下子，可惜你照子不夠亮，打錯了人了。」一個下巴上長着一撮毛的冷冷地開了口，臉上還掛着冷笑，突然兜胸一拳，搗向黑衣青年。

黑衣青年掉轉奪來的小刀子把一下子正敲在他的拳頭上。他的拳頭雖夠硬，奈何却硬不過那柄小刀子；「哎呀」一聲大叫，抱着拳蹲了下去。

這下子亂了，另幾個抬腿的抬腿，探腰探腰，全亮出了傢伙；乖乖！不是小刀子就是鐵尺，眼看就是一場拚鬥。

「住手！」驀地，一聲沉喝傳了過來：「這是幹什麼，你們都瘋了?」

隨着喝聲，快步走過來一個穿着件灰布長袍，三十多歲年紀的瘦高漢子，近前，抬眼一掃，神色冷然地問：「這是怎麼回事?」

「二爺！您來得正好，您瞧瞧，老黑跟一撮毛全讓這位高人給整了。」

一個矮胖漢子用手中鐵尺一指黑衣青年。瘦高漢子目光從老黑跟一撮毛的臉上掠過，微皺了皺眉頭，隨即冲黑衣青年一抱拳：「朋友！我們是直隸『石家莊』的，今兒晚上在這兒打尖歇腿，還望朋友你多關照，弟兄們有得罪朋友的地方，請朋友高抬貴手冲在下說話。」

黑衣青年看了瘦高漢子一眼，剛要開口，裏頭又出來個人，也是三十多歲的年紀；穿着件藍緞子長袍，腰間紮了根絲帶，穿着相貌都很體面，很氣派。

「姜武！怎麼回事兒?」

瘦高漢子姜武立即一欠身說：「趙爺！老黑眼一撮毛讓這位朋友整了，我正在問。」

趙爺的目光落在黑衣青年臉上，雙手一抱拳，說：「在下『石家莊』趙一飛，請教……」

「哦！原來是『八臂哪吒』當家，失敬了。」黑衣青年抬手抱了抱拳。

「不敢當，不，這是承蒙道上的朋友抬愛。」

黑衣青年微微一笑：「我久仰『八臂哪吒』威震大河南北，是個正直的英雄人物，那麼，就該是個講理的人，請問問這位貴屬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我聽你的，你說！」趙一飛轉望着一撮毛，臉色沉了下來。

一撮毛立刻低下了頭，神色有點不安地囁嚅着把剛才的事情老老實實地說了一遍，他沒敢有一點隱瞞。

「老黑！過來！」

聽完了一撮毛的話，趙一飛的臉上泛起一層寒霜，望着老黑沉聲喝叱。

老黑不敢不聽話，畏畏縮縮地走了過來。

趙一飛寒着臉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咱們石家莊『鎭遠鏢局』的鏢旗走遍大河南北，多年來沒出過一點錯，靠的是道兒上的朋友關照，也從來沒有不講過理；咱們的名聲不容毀損，不容落個不講理，人家沒碰着你，你憑什麼罵人，就是碰着了你，出門在外也該有三分忍讓，理虧的是你，給這位朋友賠罪。」

老黑心裏雖然有點不情願，可是又不敢不聽，轉向黑衣青年正要抱拳……

黑衣青年抬手一攔，望着趙一飛笑着說：「閣下這麼一來倒顯得我小家子氣了，這種事在所難免，不打也不相識……」

「不！朋友。」趙一飛正色說：「該怎麼樣是怎麼樣。老黑！賠罪！」

老黑雙手抱拳，道歉賠罪向後退去。

趙一飛轉向一撮毛，說：「不問青紅皂白，糾衆行兇，幸虧這位朋友手下高明，要不然豈不要傷在你們的手下，咱們『鎭遠鏢局』的人決不容這個，你們犯的錯比老黑還大，先給這位朋友賠罪，剩下的等回去後再說。」

他的話誰敢不聽，一撮毛等一個個紛紛行禮道歉。

「八臂哪吒讓我受的窘大了。」黑衣青年聳聳雙肩，搖頭苦笑。

「朋友！我仍是那句話，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容趙某人請教……」

「別管我了，村外一里處巳讓人插上了『閻王令』，閣下還是多留意保的這趟鏢吧。」黑衣青年把那把小刀子往趙一飛手裏一塞，轉身往裏行去。

姜武抬手張口要叫住黑衣青年，趙一飛却伸手攔住了他。

「他奶奶的，這條路上的朋友居然不給面子，不賣交情，我出去看看去。」那個手持鐵尺的矮胖漢子邁步就要往外走。

「回來！」趙一飛沉聲說：「你出去看看就能讓他們撤『閻王令』？剛才那位朋友說得好，咱們還是多留意保的這趟鏢吧，都給我進去。」

他這麼一說，誰敢不聽，一個個都往裏頭走去。

「趙爺！那小子別是來插內樁（做內應）的。」那個矮胖漢子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說了這麼一句。

「你進去吧，我會打點的。」趙一飛擺擺手。

矮胖漢子答應一聲，走了進去。

趙一飛的臉色倏轉凝重：「姜武！『閻王令』是怎麼檔子事兒你明白，『閻王令』既現，夜來他們一定動手，大河南北，只有宋閻王不買咱們的賬，他既把『閻王令』插在村外，咱們也就別指望過路的同道帮忙了，能不能渡過今兒晚上這一塲，那全得靠咱們自己，你去讓弟兄們把鏢車集中在一處，分出一半人手護車，讓周秀、石清、展明、許守强盯着剛才那個，到時候任他們進來，沒有我的話任何人不許露頭，明白麼？」

「明白了。」姜武點點頭。

趙一飛擺擺手說：「你去吧，告訴賬房，儘早把飯送進來。」

姜武應聲快步而去。

趙一飛轉過身，目光緩緩轉動，在院子裏四下打量。

最後他目光落在店門外對街屋簷下一個矮小瘦漢子身上，那矮小瘦漢子穿着一身粗布衣褲，頭上扣着頂破帽子，生像個拾破爛的。可是他腰裏鼓鼓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兒。

趙一飛目光直盯着那瘦小漢子，那瘦小漢子雙手抱着胳膊，身子靠在牆上動也不動，而且一雙目光居然跟隨趙一飛對上了。

趙一飛心裏明白，沒介意，收回了目光。

這家客棧的院子只這麼一進，也不很大；這當兒，姜武巳指揮趟子手把五輛鏢車集中在西邊的屋簷下。

「趙爺！院子小，只有把車集中在這邊屋簷下，就近好照顧，您看還適合麼？」姜武走近趙一飛身旁說。

「很好！」趙一飛點了點頭：「那位住那間屋？」

「東邊頂頭兒那一間。」

趙一飛目光投注過去，只見那間屋裏透着燈光，兩扇門關得緊緊的，簷下站着兩個黑影。

姜武低聲說：「趙爺！當初錯了，咱們該把這座客棧包下來，就不會有外人住進來了。」

「你這是頭一趟跟我出來，你不知道，我從不這麼做，多少年了也從沒出過錯。」趙一飛搖搖頭，說話的很平淡，但骨子裏却透着幾分傲。「忙你的吧，叫弟兄們留神後窗，別讓宋閻王的下五門手法制住。」說着邁步往上房行去。

推開上房的門，兩個年輕漢子迎了上來。

趙一飛投過探詢的一瞥。

「剛吃過飯，在裏頭。」一個年輕漢子低聲說。

趙一飛點點頭，邁步往裏走去。裏頭是一間套間，套間的門關着；他抬手輕輕敲了門。

「誰呀？」套間裏傳出了個女人的話聲。

「趙一飛，有事要見梁小姐。」說完話，他轉身走了出來。

套間的門開了，從裏頭走出了兩個女子，一個是雙十年華明眸皓齒的姑娘，一個是下人打扮的中年婦人。

梁小姐穿着很素淨，一身女學生打扮，很大方地含笑望着趙一飛：「讓趙爺受累了。」

趙一飛一欠身說：「好說，吃的是這碗飯，拿的是這個錢，受苦受累是應該的，也習慣了，倒是姑娘……」

「我沒有什麼，也很好，一路上有趙爺您跟諸位的照顧，我一點兒也不覺着辛苦。」

「姑娘客氣，我只是盡自己的本份，談不上什麼照顧，我請小姐出來是有幾句話要奉告，小姐請坐。」

梁小姐坐下，趙一飛也坐下，就坐在梁小姐的對面。

「趙爺有什麼話要告訴我？」

趙一飛吸了口氣，緩緩說：「我要告訴小姐的是，這條路不怎麼太平，不怎麼好走，也許會有點兒風險，這種事也在所難免，不過，小姐但請放心，我既然接下這趟鏢，無論如何也會保護小姐平安到達目的地。」

梁小姐沉吟了一下：「莫非趙爺巳經發現了什麼警兆？」

「我只是這麼提醒小姐一聲，免得到時候小姐担驚受怕。」

「謝謝趙爺！我記下了，不過趙爺要是發生了什麼，還請不必隱瞞地告訴我，也好讓我心裏有個準備。」梁小姐的神色很平靜。

趙一飛遲疑了一下，只得把剛才所聽說的情形據實相告。

聽完之後，梁小姐的神情出奇的平靜。那中年婦人可嚇壞了，臉上變了色：「哎呀！小姐，這……這可怎麼辦啦？聽說土匪個個都是殺人不眨眼的……」

「王媽！」梁小姐平靜地說：「妳這是幹什麼？趙爺剛說過，這種事在所難免，妳急的什麼。」

王媽轉向趙一飛：「趙爺！我們老爺可就是這麼一位小姐，萬一要是出了什麼差錯，可叫我……趙爺！無論如何您也得要……」

「大娘！」趙一飛含笑接了口：「妳只管放心，我要是肩頭不夠硬，當初也不敢接這副重担，讓梁小姐跟着這趟鏢車上路了，不是我誇海口，梁小姐要是有什麼閃失，我願意提着項上這顆人頭去見妳們

老爺。」

梁小姐平靜地說：「趙爺的好意我很感激，可是我不願連累了趙爺這趟鏢。」

「梁小姐！話不是這麼說，我既然接下了這副担子，就絕無輕重之分，其實小姐應該知道，再重的鏢它總有個價，可是人……」

「對了！趙爺。」王媽以她婦人之見的接口說：「趁現在那些土匪還沒來，咱們趕快走吧。」

「來不及了。」趙一飛搖頭說：「我要是不跟他們見個高低，是很難走出這個村子的。」他站起身來：「我就這麼幾句話，小姐請回房裏安歇吧，夜裏不管有什麼情況，就是鬧翻了天也請別出房門一步，我把周秀跟石清安排在這兒守護，小姐儘管安心休息，我還到外頭看看去，失陪了。」抱了抱拳，邁步行了出去。

王媽雙手合十，口中直唸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直求菩薩保佑。

× × ×

夜，十一點二十五分。

客棧院子裏一連落下了七八條人影，這七八條人影毫無忌憚，一落進院子裏就撲向西邊屋簷下。

「打！」

西屋簷下忽然傳出一聲沉喝，七八條人影當中，立刻有兩條人影大叫着翻身倒了下去。

這一來，那其餘的人影撲勢頓時爲之一頓。

「留神暗青子，亮傢伙。」有人大聲提醒。

「亮燈！」北邊上房裏，傳出一聲威稜的沉喝。隨着沉喝聲，三面都亮起了燈，而且都是能照遠，只往前照的「氣死風燈」。

剎時間，院子裏大亮，七八條人影都被罩在燈光下；站着的，地上躺着的，全是清一色的黑衣大漢，一個個手上都握着短刀跟小叉子，只有一個空着雙手。

空着手的是個身材瘦小三十多歲的漢子，生着一張猴兒臉，活像個大馬猴。

燈光一照，那些個手握短刀、小叉子的黑衣大漢都慌了。敵暗我明大是不利，慌忙散開來找地方掩蔽身形，可是院子裏偏偏就沒有一處可以掩護身形的東西。

正驚慌失措，大馬猴般的漢子冷然開了口，說：「沒出息的東西，都給我站着不許動，有多少暗青子讓他們冲着我來好了。」

「大馬猴馬冲是條漢子，趙某交你這個朋友。」上房屋簷下走出了「八臂哪吒」趙一飛。趙一飛左手提着把長劍，一抱拳說：「趙一飛見過馬三當家的。」

馬冲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咧咧嘴：「我說誰能作這種高明埋伏，原來是『八臂哪吒』，早知道這趟鏢是你『八臂哪吒』保的，我們弟兄就不敢來了。」

「三當家的客氣。」趙一飛一斂笑容：「如蒙三位當家的高抬貴手，趙某也一樣的感激。」

馬冲臉色一寒：「我們弟兄如抽身收手，地上這兩個怎麼辦？」

「只要三位當家的高抬貴手，放過這趟鏢，改天我負荊請罪就是。」

「哼哼！話倒是兩句好話。可是姓趙的，別人或許不知道，你應該清楚，我大哥的『閻王令』一經落地，我們弟兄幾曾空着手抽身的。」

「那也容易，三位當家的要是缺用，我包上大洋一百奉贈就是。」

馬冲忽然仰天哈哈大笑了起來：「沒想到你『八臂哪吒』還是個趣人兒。」他臉色一沉：「姓趙的，你居然會罵人不帶髒字兒，行！就冲你這一句，我把話撂給你。你聽清楚了，我們弟兄摸得很清楚，你這趟鏢除了貨之外還有個嬌嫩的美人兒，我大哥指明要這個美人兒，冲着我這個未來的大嫂子，你這幾車貨我只拿五成，你要是爽快地點個頭，咱們便不傷和氣交個朋友，往後這條路上你姓趙的不但通行無阻，而且我們弟兄這頭接，那頭送，要是你敢說個不字……」

「怎麼樣？」

「嘿嘿！人照要，貨全拿，你們全給我留在這個客棧裏。」

趙一飛哈哈一聲大笑：「馬三當家的，你好大的口氣……」

「眞是，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東邊頂頭兒那間上房裏有人接了一句。

趙一飛微感意外地怔了怔，但是他立即又接了下去：「趙某走遍大河南北多少年，還是頭一回碰上你三當家的這種人，人照要，貨全拿，那容易，你先把趙某撂倒在這兒再說這話不遲。」

馬冲雙眼猛地一瞪：「姓趙的！這話可是你說的。」

「沒聽清楚，我可以再說一遍。」趙一飛神色平靜而淡漠。

馬冲沒說話，一探腰，手中巳握着一對短刀。

趙一飛語聲冰冷地說：「姓馬的！你聽着，你們在明處，我的人在暗處，只消我一聲令下……」

突然，破風之聲從半空襲到；趙一飛連忙後退一步：「篤」地一聲，一根羽箭巳插在脚前地上，箭桿兒亂顫。

馬冲哈哈一笑說：「姓趙的！什麼人你都能小看，千萬不能小看我們弟兄。」

趙一飛右手一揚一道烏光疾射而出，隨聽屋上瓦面一聲慘叫摔下個人來，是個手持强弓的漢子，眉心上插着一枝袖箭。

「八臂哪吒果然名不虛傳，你馬三爺來領教你。」他臉色一變，閃身撲向趙一飛。他身後的那些黑衣大漢，則撲向西屋簷下。與此同時，院子裏又一連落下十幾二十個黑衣漢子來，分向三面撲去。

東邊頂頭兒那間上房的屋門開了，黑衣青年提着刀從裏頭走了出來。

屋簷下兩條黑影閃出，截住了他。

「你們找錯對象了，省點力氣去帮帮自己人的忙吧。」手中刀帶着刀鞘揮了出去。

兩條黑影連忙閃身分開，黑衣青年邁步往北行去。兩條黑影遲疑了一下，旋即雙雙竄進院子裏。

北邊上房門口巳經起了混戰，趙一飛一柄長劍跟馬冲的兩把短刀鬥在一起，一時難分上下。

周秀、石清雙敵四名驃悍的黑衣大漢，一時也難判高低。

（未完・一一）



囊中秘

雙鷹神捕後傳 之二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顧思南與應、胡兩位堂主商量，派出人手協助捉拿雷凌風，由馮曉年、商衞在前引路，來到草棚，找到雷凌峯，顧思南用計誘拖刀法將其擒獲，經過審查追問，查不出是殺屈招雄的兇手，而司空幻和他發現屈招雄的屍體，就似乎是一條可追尋的綫索，故暫時沒有將他捉拿歸案，等候調查司空幻之後決定……而黃柏志和彭七巳兼程來到洞庭湖畔，到處打探「碧波釣叟」下落，無意中找到司空幻，追問屈招雄被殺倒鱉龜蛇島的情況，雖然查不到綫索，從他口中說出祥雲寺苦雨，二人再到祥雲寺追查，不得要領，辭出被青袍客截殺……

總結共九條　陸續有答案

這等于是個暗號，因爲孔雀迷魂陣要四個人才能施展，是故「孔雀三仙子」立即飛前，把青袍客圍住。

青袍客冷冷地道：「你們眞要迫某家手摧花麼？」

紫翠雀哈哈笑道：「老爺子你說得眞輕鬆，就怕你摧不了花反要作花下鬼！」

青袍客仰天大笑：「原來迷魂陣是這個意思！老夫能作牡丹花下鬼，不算橫死，叫做『艷死』吧！」

紫翠雀一時失言，反遭對方討便宜，大怒之下，道：「發動攻勢！」四個女人便繞着青袍客轉動起來。

青袍客挺立如山，道：「什麼迷魂陣，也不過是由四象變化出來罷了，有什麼了不起？你是青龍，這穿綉白花裙子的是白虎，紅花裙子的是朱雀，黑花裙子的是玄武！四象陣的變化不大，如今白虎正在生門，只要老夫攻她，此陣立破！」

紫翠雀吃了一驚，急急的道：「停！」她抬頭問道：「閣下咄咄迫人，意欲何爲？」

「咄咄迫人的是你們，不是某家！」青袍客道：「某家的要求極低，只要你將那兩個人交給我，某家掉頭就走！」

紫翠雀當然不能交出彭七與黃柏志，但自己巳受傷，再鬥下去，勝算不大，反怕會增加傷亡，不由猶疑起來。

青袍客冷冷地道：「決定了沒有？」

彭七道：「堂主這與你無關，咱們跟他去就是！」

紫翠雀忙問：「閣下跟雙鷹神捕有什麼過節？」

「沒有，」青袍客沉聲道：「某家沒空跟女人磨嘴皮，我數三聲，你們不答應，某家便動手！」

忽然樹上傳來一道冷笑：「要把人帶走，還得問過我！」話音一落，林中巳多了一位穿青衣的壯年漢子。

彭七黃柏志歡呼一聲：「蕭大哥！」

青袍客退了一步，冷冷地問道：「閣下是誰？」

「在下蕭穆，敢問閣下的大名！」

「蕭穆？」青袍客冷哼一聲：「無名小卒，不配問某家姓名！」

蕭穆淡淡地道：「閣下不願報名也不打緊，在下是沈鷹的手下，這兩位是在下的同僚，在下要帶他倆離開，如果你反對，請說出理由！」

青袍客略一沉吟，道：「要在下放棄原意，除非請雙鷹出來！」

蕭穆自然知道他話中之意是試探雙鷹是否在附近，當下冷笑一聲：「敝上不輕易見無名小卒！」他抽出金劍來，道：「看來閣下仍想用武力解決！」

青袍客目光何等厲害，只見蕭穆亮出的架勢，便知道他的武功是對手中最高的一個，他權衡一下利害，拱手道：「看在兩位神捕份上，今日便不與兩位貴友計較，後會有期！」

彭七忙道：「蕭大哥，這人十分重要，不能放走他！」

青袍客冷哼一聲，飛身穿林而出，黃柏志道：「蕭大哥你爲何放過他？」

蕭穆道：「因爲我無把握打贏他！」

黃柏志道：「咱們可以助戰！」

蕭穆道：「假如紫堂主尚未受傷的話，與我聯手，就有八成把握！」

紫翠雀瞪了他一眼，嗔道：「你躲在樹上很久？爲何不早點現身？」

蕭穆臉上微微一熱道：「在下是被紫堂主與那厮的打鬥聲所吸引，才拐過來探看的，咳咳，在下也料不到紫堂主……」

「會這麼快落敗是不是？」紫翠雀倒也大方。「老實說，奴也料不到他武功會這般高！蕭穆，你與他武功跟貴上比較，誰高？」

蕭穆沉吟了一下，道：「恐怕還是咱頭兒稍高一籌，但一般情況下，要分出勝負，也得在三五百招之外！」

紫翠雀說道：「算你說話還算持平，眞不知道此人是誰？他應該不會是無名之輩！」

「紫堂主傷勢嚴重麼？」

紫翠雀粉臉沒來由地一紅，道：「有勞關心，還不嚴重！」

「最好找個地方治療一下！」蕭穆轉頭問彭七：「你爲何叫愚兄不可放走那個青袍客？」

彭七將下山到雄獅幇調查以及與苦雨大師交談的經過，扼要地敍述了一下。黃柏志接道：「這人可能便是挾走屈少青的那個青袍客，也就是青衣漢子的師父！」

蕭穆沉吟一下，道：「這個可能性不是沒有，奈何人家武功高，要捉住他，談何容易？」

彭七追問道：「蕭大哥，那您下山作甚？」

「頭兒怕你們會遇到困難，着愚兄下山暗中助你們一臂之力：我想你們在雄獅帮不會有危險，所以先來祥雲寺調查！」他轉頭見紫翠雀自地上站起來，問道：「堂主無碍了吧？」

紫翠雀含笑，道：「多謝關心，好多了！」

「堂主怎會來此？」

「奴家等到嶺南處理一些事，正想回敝堂。」紫翠雀道：「不過如今奴家改變主意了！」

「哦？堂主因何改變主意？」

「調查青袍客呀？奴家讓人打傷，連人家的底細也不知道，這口氣，怎嚥得下的？」

黃柏志喜道：「那就好了，咱們現在實力大增，再不怕誰了！」

紫翠雀道：「剛才你說剛從祥雲寺出來？說不定這青袍客也在寺中，咱們去問問苦雨，他一定知道他的底細！」

蕭穆道：「佛門乃清靜之地，咱們還是等天亮後再進去，比較適合。」

紫翠雀冷哼一聲，重新坐下，蕭穆拿出乾糧，要分與孔雀堂四女，紫翠雀道：「多謝了，咱們也有？白羽，拿出來！」她們的食物可豐富得多。

蕭穆吩咐黃柏志生一堆火，火光亮起後，紫翠雀見他們只吃燒餅，便挑了一爿鷄肉過去，「接住！」

蕭穆伸手接住，說道：「堂主你自己呢？」

紫翠雀粉臉一紅，道：「咱們四個湊合一下夠了！」

蕭穆謝了一聲，把鷄分成兩塊給彭七與黃柏志吃，彭七忙道：「蕭大哥，人家給你的，你吃吧！」

蕭穆道：「愚兄中午吃得很飽！」

「孔雀三仙子」最大的白羽笑道：「堂主，人家不領你的情哩，早知餵給狗吃吧！」

紫翠雀瞪了她一眼，道：「你胡說什麼？」白羽見她認眞，吐吐舌頭，不敢再說笑。

紫翠雀着紅羽出林牽馬進來，蕭穆心

中有點奇怪。「紫堂主一向不羈，今日爲何態度與前不同？」他轉頭望去，不料紫翠雀也正斜乜着他，兩人目光相觸，同時將臉別開。

蕭穆很早便成親，可惜婚後不久妻子便被仇家殺死，匆匆十餘年，雖然認識不少江湖女俠，但他一直以來心如止水，甚至他與紫翠雀亦見過無數次臉，都沒有特別的感覺，但不知爲何今晚給她幾個眼神，看得他心湖起浪。

他不敢多思，閉目盤膝假寐，紫翠雀的心情使他更難安定。紫翠雀心中也不斷尋思：「聞說他以前有位妻子，不知什麼原故不在一起？嗯，待我明天問問彭七：：噢，我想到那裏去了？他有沒有妻子干卿底事，不過他這個人處事冷靜沉着，沉默寡言，倒是個可付託終身……」

想到這裏，她一張臉沒來由地紅了，黑羽無意中見到，暗中推推兩位姐姐，三人心中都十分奇怪，因爲她們都知道，紫翠雀平日放蕩不羈，言談無忌，但卻是個守身如玉的處子，標梅已過，仍未許人，平日亦未見過她跟男人有來往，那裏猜得到她此時的心事。

紫翠雀心情剛平靜一陣，又泛起漣漪，胡思亂想，一忽又暗自責怪自己：「我今晚爲何老是想着他？奴不知羞！」她收拾心情練功調息，但始終難以進入忘我境界。

× × ×

陽光自頭頂上的葉隙中漏下，翠綠的樹葉發着光，蕭穆首先自地上跳起來，忙說道：「彭七，你去看看祥雲寺開了門沒有。」

彭七出林即回：「寺門已開，有和尚在寺外掃地！」七人出林直趨祥雲寺。

那和尚見突然來了七個帶兵刄的人，有點吃驚，詫聲問道：「諸位施主來上香的？」

彭七道：「咱們有點事要找貴主持，煩請通報一聲，說雙鷹手下及『孔雀堂』堂主求見！」

那和尚拋下掃帚，轉身進內，不久弘遠出來，合什道：「家師正在做功課，請諸位施主跟小僧到小廳稍候！」

「煩帶路！」蕭穆首先跟着他。

到內廳，衆人坐下，弘遠又去準備茶水，並陪他們等候。「未知施主們找家師有何貴幹：」

蕭穆道：「咱們並無惡意，只想問他幾句話。」

弘遠惴惴不安，幸而不久苦雨即至，蕭穆長身向他抱拳行禮。

「施主請坐，未知光臨小寺，有何見敎？」

「不敢。」蕭穆先報上姓名身份，然後才道：「晚輩這兩位同袍，大師昨日已見過，但他們一出寺門即遭襲擊，幸虧紫堂主救駕及時，否則後果難以設想……」

「阿彌陀佛！」苦雨截口道：「老衲敢信絕非敝寺弟子所爲？」

「這個咱們都知道，那人是個穿青袍，戴人皮面具的漢子！」彭七道：「他打扮十分整齊，身材也很適中，晚輩記得屈少青曾經提過，他在寺外曾見大師送這麼一個人出來，這樣大師必定與他認識！」

彭七說話時，蕭穆一對眼睛一直望着苦雨，只見他臉色一變，失聲道：「眞有此事？」

黃柏志道：「大師是出家人，咱們怎敢無事來打擾你？何況紫堂主也被他打傷，老彭的虎口也裂了，總不成是咱們自己弄出傷來的！」

「施主莫怪……諸位跟他有仇？」

「雖然咱們未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但自其武功及身裁來看，並無此仇家！」紫翠雀接道：「咱們懷疑那青袍客昨天在貴寺，否則他不會在寺門口攔截！」

蕭穆忙道：「咱們亦無思疑他是受大師的指使，不過希望大師能將其來歷說出來！」

苦雨合什道：「老衲的確認識一位常穿青袍的居士，但不知是否是諸位要找的人……」

紫翠雀道：「大師何妨先說出來聽聽，咱們自然會加以考證。」

「阿彌陀佛，對不起，老衲早已答應過居士，不吐露他身世一句，請施主們原諒！」

蕭穆道：「事有輕重，說不定此人便是殺死屈招雄的兇手，大師豈能縱惡？」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施主言重了！」苦雨又合什喧佛號。「武林爭紛，江湖仇殺，無日無之，很多事都難分是非，眞要計較起來，死人將更多！」

紫翠雀心中暗罵老糊塗，嘴上道：「依大師這樣說，殺人者死，這麼說是錯誤的了，任何人殺死人之後，以大師之理由說之，都可置身法外？」

苦雨道：「女施主曲解老衲之意了……不過以老朽之見，居士並無殺屈帮主的可能性！」

蕭穆忙問：「他跟大師提過此事？」

苦雨臉色再一變，避重就輕地道：「居士已成隱世高人，他不會輕易殺人。」

彭七不悅地道：「如此說來，在下似乎跟他有戴天之仇了！否則他爲何要殺晚輩？」

苦雨沉吟了一下才道：「截殺施主那人，跟老衲相熟的居士，可能不是同一個人！諸位施主爲民解災揭秘，老衲十分欽佩，但世事多變幻，情況複雜，有些事根本不適宜外人插手！」

蕭穆再問一句：「大師此話何意？」

苦雨乾咳一聲，道：「對不起，老衲言盡于此，未知施主們尙有何指敎，老衲尙要主持本寺的剃度大會！」

「這般巧？」紫翠雀問道：「大師，咱們可以參觀麼？」

苦雨沉吟道：「施主須答應老衲兩個條件才行。」

蕭穆道：「大師請說。」

紫翠雀瞟了他一眼，心中暗喜：「他贊成我的建議！」心中一喜，嘴角不由露出一絲笑意。

苦雨心頭一愕，忙道：「第一，女施主們不許進殿，只能在殿外觀看。」

紫翠雀道：「爲什麼？」

「這是佛門的規矩，施主請諒。」

「是大師自己的規矩吧！」

蕭穆忙道：「紫堂主，這倒不能怪大師，據在下所知，少林寺亦有此規矩，甚至女香客不能進內殿。」

紫翠雀悻悻然問道：「大師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諸位施主只許看，不許說話，更不許喧嘩吵鬧，須知此乃嚴肅的儀式！」

紫翠雀還想說話，蕭穆已道：「這兩個條件咱們都可答應，大師沒有第三個條件吧？」

「阿彌陀佛，施主們請在此稍候，待一切準備停當，老衲自會派人通知你們去的！」

× × ×

過了頓飯工夫，衆人隨弘遠至大殿外，弘遠請孔雀堂四位女子留在殿外，再帶蕭穆三人進去，立在一旁。

苦雨身披袈裟，神情肅穆，站在佛前輕聲唸經，他背後跪着一個穿白色衣袴的俗家弟子，低首伏下，看不到臉孔，寺裏的大小和尙二十多人，分兩排，立在兩旁，俄頃，衆僧一齊唸起經來。

苦雨唸經之聲漸高，梵音一停，苦雨轉過身來，示意那等候剃度的人抬起頭來，他手上握着一柄鋒利的剃刀，緩緩走至那人身前，衆僧依然唸經不止，大殿氣氛莊嚴肅穆。

蕭穆見那人年紀約莫四十多歲，五官分明，竟然十分俊朗，年紀雖已不輕，但仍有股令女人陶醉的魅力。

彭七不斷地望着那人，只聽到苦雨說一句「剃掉三千煩惱絲，從此入空門」，接着苦雨剃刀一落，那人頭上之髮，如雪花飄下。

當髮絲溜過他的雙眼，他眼神不期然地一閃，彭七忽然叫了起來，道：「就是他！」

低低的梵音中，突然多了他這三個字，聽來格外刺耳，滿殿的僧人都轉頭對他怒視，那人垂下眼皮，雙掌合什，對這一切彷似不聞不見。

蕭穆也瞥了彭七一眼，一抬頭，便見到殿外的紫翠雀在向他招手，他看了苦雨一眼，拉着彭七與黃栢志，悄悄出殿。

「堂主召喚，有何指敎？」

紫翠雀白了他一眼，道：「你跟奴也是這般客氣麼？奴覺得這人的背影與昨晚那個青袍客十分相像！」

彭七道：「一定是他，我認得他的眼神，咱們快阻止苦雨收他爲徒！」

蕭穆轉頭望進大殿，只見苦雨正用烱灼其頭顱，他略一沉吟，道：「就算他遁入空門，也改變不了他兇手的身份！問題是他到底是否殺死屈招雄的兇手，而且假如屈招雄先殺死其親人，他再殺死屈招雄，那也不過是報仇而已，咱們也不宜在未明眞相前，加以阻攔，堂主認爲如何？」

紫翠雀低下螓首，輕聲道：「查案是你的拿手好戲，奴以你馬首是瞻！」

蕭穆板着臉，道：「那好，咱們先離開此地！」

一行人出了祥雲寺，黃栢志問道：「蕭大哥，咱們何時再進去？」

蕭穆道：「如今進去，能查到綫索麼？先到雄獅帮吧！此人是位『高手』，只能出其不意，才能攻破其防綫！」

紫翠雀道：「蕭……兄說得有理，咱們都去雄獅帮吧！」白羽三姐妹都奇怪地向着她，紫翠雀只當作沒看見，首先跳上馬背。「你們沒有馬匹麼？」

彭七笑笑道：「咱們雙腿可抵得上馬匹。」

「那大家慢慢走吧！」

四個女人四匹馬走在前面，三個男人跟在背後，白羽悄悄問紅羽：「二妹，你說堂主今日是不是有些不對？」

不料紫翠雀耳尖聽見，轉頭喝道：「小鬼頭，你忘記了堂規麼？竟敢背後議論堂主？」

「孔雀三仙子」平日跟紫翠雀情同姐妹，白羽也不太害怕，拍馬追前，跟紫翠雀並轡而馳。「堂主，你有什麼困難，大可以吩咐妹妹們效勞！」

紫翠雀伸手過去，在她大腿上擰了一把。「小鬼頭，你再亂嚼舌根，看我饒你不？」

白羽道：「堂主如果你不出嫁，咱們可就慘了，豈不是要守活寡？」

紫翠雀哼了一聲：「原來你們是怕沒人要，我可沒阻止你們出嫁。」

白羽見她認眞不敢再說，馳了一程，紫翠雀忍不住輕聲道：「你可知道他成親了沒有？」

白羽一怔，隨即失笑，但只笑了一句，忙伸手捂住嘴巴，忍住笑道：「堂主放心，這件事包在妹妹身上！」

紫翠雀急道：「你別毛躁，不要讓人知道！」

「妹妹曉得！」

× × ×

由於要相就彭七他們，地以紫翠雀等人不敢放韁而馳，是故到日落前，距離雄獅帮尙有一半路程。

就在此刻，迎面忽然馳來幾騎人馬，來勢極疾，紫翠雀連忙通知手下把馬讓在路旁，刹那間，那幾騎人馬已至跟前，一個女子叫道：「紫堂主，眞巧！在這裏碰到你。」

紫翠雀定眼一望，來的都是舊相識，正是顧思南，雲飛烟等人，商衛首先見到後面的蕭穆，歡呼一聲：「蕭大哥，你怎也來了？又怎會跟他們在一起？」

蕭穆跟他們打過招呼，道：「說來話長，咱們先找個地方談話！」

彭七道：「對對，咱們走得雙腿都抬不動啦，歇一下吧！」

衆人找了一座樹林歇下，彭七首先向顧思南滙報，接着是蕭穆，最後顧思南亦將經過告訴蕭穆等人，雲飛烟道：「咱們以爲小彭跟小黃出了意外，所以連忙趕來找你們！」

黃栢志道：「那個青袍客，不知是不是屈少青上次在祥雲寺外見到的那位，最好能找他去認一認！」

顧思南低聲問道：「蕭大哥，你看咱們下一步該怎樣進行？」

「且慢，咱們先總結一下，」蕭穆道：「愚兄先說說，如果說漏了，你再補充。」衆人圍在他身邊靜聽，紫翠雀側身而坐，雙眼却牢牢地瞪着他。

「咱們要查的，一共有幾件事，第一，到慈雲寺查行兇的人與動機，第二，屈招雄的死因，第三，殺死屈招雄兇手，第四，屈招雄爲何不將帮主之位傳給屈少青

，第五，屈少英去了那裏？為何屈招雄對此事諱莫如深？第六，洪倭緒為何要殺屈少青，第七，青袍客和青衣漢的關係，第八，雷凌峯是否與此案有關，第九，朱蘭香的眞正死因，是誰凌辱她的，看還有沒有？」

商衞道：「屈招雄爲何不敎自己兒子的武功？」

顧思南道：「這只能算是附帶的！」

雲飛烟接說道：「小妹認爲苦禪苦雨跟這件案子也有關係，這條綫索也不能放過。」

蕭穆點點頭，道：「第八點暫時可也放過一邊，問題是咱們如今掌握到什麼綫索？」

雲飛烟忽然道：「差點忘記了，屈招雄屍體旁邊有個香囊，據說他平日經常把玩，估計是朱蘭香的遺物，只可惜咱們看不出什麼來！」

蕭穆緊張地追問道：「如今香囊在何處？」

「在屈少青手中！」

蕭穆道：「天亮之後，咱們先回雄獅帮，同時我也想再問一問青袍客把屈少青帶走一天一夜的原因！」

衆人就在林中過夜，爲安全計，兩人一組，輪流當值警備，白羽忽然道：「小妹跟雲姐姐一組。」

雲飛烟跟她只見過兩次面，聞言有點奇怪，但仍然含笑道：「有妹妹作伴，愚姐求之不得！」

× × ×

次日下午，衆人已趕到雄獅帮，屈少青傷勢已大有色，早已下床料理帮務，見顧思南等人去而復返，十分驚奇，問道：「顧大俠，可是查到了證據？」

顧思南道：「敝上派蕭大哥來協助小弟，蕭大哥有點事想跟你談談！」

蕭穆跟他見過禮後，便道：「屈少帮主，在下想跟你單獨談一談，未知在何處比較方便？」

「請到在下書房！」屈少青在前引路，蕭穆跟他進去，其他人則留在大廳，自有胡駿跟應天源招呼。

蕭穆跟屈少青進入書房，順手將門關上，屈少青道：「蕭大俠有話請問。」

「聽說令尊留下一個香囊，蕭某想借看一下！」

屈少青立即打開抽屜，將那個香囊拿給他。蕭穆看了一下，問道：「這是令堂送給令尊的？」

「在下不知道，但據在下二娘所述，自她進屈門後便見到先父把玩過此物。」

「你二娘沒問令尊此物從何而來？」

「沒有，大概她也認定是先慈的遺物吧，又知先父對先慈未能忘情，是故不敢多問！」

「你二娘與令尊感情如何？」

屈少青沉吟了一下才道：「表面上十分和洽，起碼極少聽到他們吵罵，但在下推測，他倆之間，感情不會太深，起碼未達水乳交融之境。」

「你是以令尊未能忘情令堂而推測出來的？」

「是的，但在下的二娘爲人的確不錯，起碼她沒有一般女人的小器，也不會囉嗦，雖然她是二娘，但在下視她如親生母親，因爲她有值得人尊敬的地方！」

蕭穆低頭看那個香囊，房門忽被敲响，屈少青問道：「誰？」

外面傳來小玉的聲音。「少爺，是奴婢，茶來了！」

「進來。」

小玉捧着茶具，推門進來，她目光却落在那個香囊上，蕭穆心頭一動，問道：「你來屈家多久？」

小玉低着頭道：「奴婢在屈家爲婢已七八年了。」

「服伺誰？」

「以前服侍老爺，現在服侍少爺！」

「你見過此物？」

「見過幾次，老爺拿在手中。」

蕭穆叫她坐下，小玉忐忑不安，屈少青道：「小玉，蕭大俠叫你坐下，你便坐下吧！」

小玉怯生生地拉了張櫈子坐下。蕭穆溫聲問道：「屈帮主拿着此物時，表情如何？」

「都是在沉思中。」

「是歡喜還是悲傷？」

「奴婢不懂得……」

「屈帮主可曾對你說過以前的事？」

小玉粉臉倏地一紅，垂下頭道：「老爺說奴婢的眉眼有幾分像主母……所以……他說因此才指定奴婢服伺他。」

蕭穆看了她幾眼，見她眉眼清秀，眉宇間透着幾分嬌俏，暗自點頭，續問：「除此之外，他還對你說過什麼？還有什麼異常的表現？」

屈少青心頭一跳，生怕父親對小玉會因爲她似前妻，而對她生出不軌之心，是以連連向小玉打眼色，可惜小玉一直低着頭，根本看不見。

半晌，小玉才抬起頭來，道：「老爺一向沉默，不曾跟奴婢說過前事，不過有兩趟表現比較異常……」

蕭穆精神一振，忙道：「請你仔細說來。」

「有一次，老爺叫奴婢送茶給他，那天奴婢穿了一件鵝黃色鑲碎花邊的裙，老爺忽然定眼望着奴婢，奴婢不知做錯了什麼事，十分慌張，老爺忽然大聲道：『以後不許你穿這條裙子！是不是主母給你穿的？』」

屈少青插腔道：「這個主母是指在下的二娘。」

小玉繼續又道：「奴婢說不是，是厨子的女兒阿芬給奴婢做的。老爺又說以後不許在她面前穿這條裙子，奴婢從未見過老爺生這麼大的氣，站在一旁，不敢吭一聲……」

屈少青插腔問道：「老爺可有說出原因麼？」

「老爺喝了一杯茶，長嘆一聲，喃喃地道：『那天，她就是穿這條裙子的……沒事了，你出去吧！』奴婢如逢大赦，連忙離開，那條裙子便讓給別人，不敢再穿了！」

蕭穆點了點頭，道：「這件事對咱們很有帮助，多謝你啦小玉，再說第二件事吧。」

「那件事相隔個多月，老爺生病，奴

婢送藥給他，因敲門不應，奴婢以爲他睡着了，便推門進去，見老爺躺在床上，額上都是汗珠，正說着囈語：『這是不是要給我的？你爲什麼不說？當然不是給我的，否則你便會一早親手交給我了，你是不是要給他的？你一直在騙我……香妹，我對你如何，難道你不知道？』……」

屈少青忽然「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你胡說！」

小玉急急的道：「少爺，奴婢不敢胡說……」

「這許多話，你怎記得？」

「記得！」小玉倔強地說明，道：「因爲奴婢對這件事，印象十分深刻，所以記得……」

屈少青喝道：「荒謬！此事與你何關，你怎會有深刻的印象？」

蕭穆忙道：「少帮主，讓她先把話說清楚，你再發問未遲。小玉，你繼續說下去！」

小玉淚花在眼眶裏亂轉，狀甚可憐。「老爺說後便又睡了。奴婢便叫他，叫了幾次，他都不醒，只好伸手推他……老爺一醒來，忽然張臂摟住奴婢……他張臂時……從手上掉下這香囊。」

屈少青呼吸急促，蕭穆看了他一眼，問道：「屈帮主有說話嗎？」

「有……」一張臉紅得像柿子。「老爺叫道：『香妹，你不要離開我，不要離開我……我會原諒你一切……』他……老爺他忽然低頭親奴婢……的脖子，他幾天沒剃鬍子，刺得奴婢好生疼痛，不期然大力將他推開……」

「後來呢？」

「後來老爺『醒』來了，喘着氣道：『今日的事，不許你告訴任何人，否則老子便一劍殺了你！』奴婢那敢說句不字？他忽然又向奴婢：『那香囊呢？是不是你拿走？』奴婢便把掉在地上的香囊交給他，叫他喝藥，他却趕奴婢離開……」

蕭穆再問：「這是多少年的事？」

「大約三年左右。」

屈少青道：「在下也記得了，三年前，先父的確患過一塲風寒，躺了幾天才下床。」

蕭穆點點頭，再問小玉。「除此之外，他還說過什麼？」

小玉道：「老爺病好之後，再叮嚀奴婢一次，不許奴婢把那天的事……告訴任何人……如果老爺還在生，奴婢也不會說出來。」

蕭穆安慰她，道：「你今日提供的情況，對咱們十分有益，說不定破案全靠你這些話了，少帮主絕不會怪你，你去休息吧。」

小玉去後，蕭穆含笑問道：「少帮主如何看法？」

屈少青說道：「在下如今腦子裏亂得很……」

「請借把剪刀與蕭某。」

屈少青一怔，問道：「蕭大俠要剪刀何用？」

蕭穆把香囊放在書桌上，道：「在下想拆開四邊的綫，將它解開來看看，少帮主不會反對吧？」

屈少青腦子裏一直縈繞着小玉剛才說的話，順手抄起一把鋒利的小刀給蕭穆。蕭穆用小刀將綫挑斷，裏面裝的無非是些植物香料。由于年期已久，香味全無，却多了一張紙片。

蕭穆心頭怦怦亂跳，連忙抓起觀之，只見上面寫了些娟秀的蠅頭小字：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請閱張籍之「節婦吟」，當知妾意。香。

蕭穆猛吸一口氣，如今案情已逐漸清晰，朱蘭香除了屈招雄之外，尚有一個男人，那麼屈招雄是不是死在情敵手中？

屈少青的看法跟蕭穆一樣，因爲從小玉口中所悉，已隱約透出母親尚有情人，否則父親便不會說出那些夢囈！他一直低頭思索，根本不知道香囊之中尚隱藏秘密，忽然他大聲地叫道：「不會的，不會的，我母親不是那種女人！誰不讚她賢慧嫻淑？」

蕭穆當然不會在這時候跟他討論這個問題，問道：「你可唸得出張籍的『節婦吟』麼？」

屈少青聽到他的話才抬起頭來，蕭穆將藏香囊中的那張發黃的紙片交給他看。屈少青接過紙片，身子忽然如篩米般抖動起來。

蕭穆問道：「少帮主沒事吧？」

「恨不得相逢未嫁時……恨不相逢未嫁時！」屈少青雙眼發直，他突然迸出一句話來：「這不是我母親的！」他神情瘋狂：一把將紙片撕成兩爿，還待再撕，幸而被蕭穆所止，將紙片收起。

「少帮主剛才唸的是什麼？」

屈少青呆呆地道：「在下只記得『節婦吟』中的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時……」

蕭穆連忙安慰他。「少帮主何必傷心？這表示令堂是節婦，不過遇上一個男人的痴纏，錯不在令堂，而是那個男人！」

屈少青身子又抖動起來：「你聽不出這句詩中，包含的無奈麼？她顯然後悔先嫁給先父，枉先父在她死後十八年，還對他念念不忘，幸而先父不知道香囊之中，還有這張紙片，要不爹他……」

蕭穆道：「少帮主，事情尚未清楚，你無謂胡思亂想，在下想跟胡、應兩位堂主談談，還有，請你派人叫顧思南夫婦進來一下。」

屈少青大聲對外下令，過了一陣，胡駿應天源便帶顧思南夫婦進來。胡駿道：「少帮主召老朽來有何吩咐？」

「蕭大俠有話問你！」

蕭穆道：「胡堂主、應堂主，你們還記得當年帮主跟屈夫人在黃山遊玩，穿的是什麼顏色的裙子麼？」

胡駿道：「好像是湖水綠色的……」

應天源道：「不是，是孔雀藍綉白花的裙子！」

「兩位沒有記錯？」

應天源道：「老朽相信沒有記錯，因爲那天是老朽送他們出去。」

顧思南道：「是穿裙子的？」

「是的，帮主跟夫人是乘馬車的。」

蕭穆也覺得奇怪，問道：「江湖兒女出門多數騎馬，乘馬車的情況極少，嗯，屈帮主可有說什麼原因麼？」

胡駿說道：「老朽曾問過，但帮主說他倆這趟是去遊山玩水的，乘馬車比較舒

服。」

「他們出發之前，可有吵過架？」

「沒有，沒有，帮主跟夫人絕未試過吵架！」

蕭穆把香囊中的紙片拿了出來。「你們先看一看這張紙，這是從香囊裏內找到的！」

顧思南夫婦看後，交換了一個眼色，蕭穆道：「有一個男人痴纏朱蘭香，朱蘭香是否因此而死，咱們還不能肯定，但屈招雄則極可能是被那個男人殺死的！」

屈少青忽然抓住蕭穆的手臂，大聲道：「蕭大俠，你們一定要替在下報仇，酬金多少，任隨您開價！」

「請少帮主冷靜。咱們一向只替人查案，兇手該不該死，還得視情況而定！」

「難道殺人者不該死麼？」

「假如令尊先殺死兇手的親人，他該不該報仇？又假如令尊跟他是公平決鬥，他被殺，只能怪自己學藝不精！」

屈少青眼光有瘋狂之色。「我什麼也不管，誰殺死我父親，誰便得償命！」

蕭穆沉聲道：「那是閣下的事，假如情況眞如上述，咱們絕對不會插手！少帮主好意，請恕咱們難以從命！」

胡駿難以置信地道：「老朽不相信屈夫人是那樣的女人……」

話音未落，屈少青已一把扯住他，怒道：「胡堂主，你說什麼話？錯在那個男人，不在我母親身上！你說話最好小心一點！」

胡駿臉色一變，應天源連忙把屈少青拉開，道：「少帮主，你沒聽清楚麼？老胡是說他不相信，這有什麼不對？蕭大俠他們格于規矩，不便替咱們報仇，難道咱們雄獅帮便沒辦法麼？」

蕭穆道：「少帮主請你坐下，在下還有一件事問你，希望你解說出眞相，因爲這一點非常重要！」

「有話快問！」

「上次把你抓走的青袍客，叫什麼名？他抓你到什麼地方？跟你說過一些什麼話？」

屈少青像洩氣皮球，一屁股坐下，呆呆地道：「這些事在下巳告訴顧大俠。」

「但你還沒說出他找你去，所爲何事。」雲飛烟道：「假如少帮主想早日得悉眞相，便請跟咱們合作！」

屈少青呼吸急促，胸膛不斷地起伏着，喃喃地道：「你莫怪我失信……我現在實在快瘋了……」他吸了一口氣，道：「他教了我五招武功，其中三招是用來破解他徒弟的掌法，另外兩招是用來防身的，他還說將來有機會會再來教我其他武功，還鼓勵我好好地幹，他會支持我當雄獅帮帮主！」

屋內諸人聽後都「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雲飛烟脫口道：「帮助外人對付自己的徒弟，這是什麼道理？」

屈少青呆呆地道：「在下也百思不得其解，我問他，他只說時機成熟自然會告訴我一切。」

顧思南接問：「他對他自己的身份，一點丁都沒洩漏？」屈少青搖搖頭。

雲飛烟問道：「還有些什麼事可以告訴咱們的？」

屈少青道：「已經全部說了。」他忽然抬頭問道：「蕭大俠，你準備下一步從那裏下手？」

蕭穆道：「在下還未有詳細的計劃，不過我想你帶咱們到令堂墳上看看！」

屈少青也不問原因，說道：「胡堂主，快着人點幾盞紙燈，順便準備些香燭冥鏹！」

朱蘭香的墳墓就在後山，離雄獅帮有數里之遙，一行人到達那附近，暮色蒼茫之中，見到有人伏在墳碑上面，似乎十分傷心。

蕭穆心頭一跳，道：「你們繞路去，我先過去。」

那漢子一襲青衣，屈少青叫道：「是他，一定是他！」顧思南就在他旁邊，伸手捂住他的嘴邊，收勢將他拉倒地上。

那青衣漢子大概心神恍惚，並無發現，仍然伏在墓碑上。顧思南拉着屈少青蛇行鼠伏，繞路走過去，蕭穆則畢直走過去。

那青衣漢子略有所覺，抬起頭來，看了蕭穆一眼，繼續將面伏在碑上。蕭穆來到他身後，輕咳一聲：「朋友，死者是你何人？」

青衣漢子不答，蕭穆踏前一步，再問了一次，青衣漢子倏地回頭，喝道：「滾開！」

蕭穆冷冷地道：「騷擾死者，又何苦來哉？」

青衣漢說道：「我騷擾死者，關你何事？」

蕭穆望着他，覺得青衣漢子說話神態跟屈少青有幾分相像，忽然嘆息道：「是我多管閑事，死者是你母親，你繼續哭墳吧！」

青衣漢子身子一抖，忽然站了起來，道：「你……你剛才說什麼？」

蕭穆哈哈一笑。「你明明聽見，又何必再問！」

「你……」青衣漢子道：「你到底是誰？爲什麼知道……」話至一半，忽然住口。

蕭穆心頭一動，含笑道：「屈少英，在下找你很久了！」

「放屁！誰是屈少英！」青衣漢忽然踏步向前，舉掌望蕭穆打去。

蕭穆豈會被他打着，一抬臂，將其掌格開，但青衣漢的武功的確難以輕視，他右掌落空，左掌隨即擊出，蕭穆依然將其格開，可是青衣漢的右掌一翻又擊了出來，而且掌風呼呼！

蕭穆輕咦一聲，斜退一步，伸掌與他一擊，「啪」的一聲，蕭穆上身竟然晃了一下，而對方亦退了一步。

青衣漢喊道：「你到底是誰？」他一退即進，雙掌如刀，一招緊過一招，他揮掌時，都發出呼呼的聲音。

蕭穆心頭一跳，故意只守不攻，青衣漢一口氣攻了十多招，把蕭穆迫退一步。他胆氣一壯，冷笑道：「這樣膿包，也敢多管閑事！」

蕭穆忽然說道：「沒錯，你是青袍客的徒弟！你知道你師父如今在祥雲寺出家麼？」

青衣漢臉色一變，攻勢一慢，蕭穆乘

勢反攻：「咱們停手談談好不好？」

青衣漢手脚不停，仍問道：「你到底是誰？我跟你有什麼好談？」

「在下蕭穆，是沈鷹的手下！」

青衣漢臉色再一變，忽然大喝一聲，雙掌齊出，這兩掌似力蘊千鈞，威聲嚇人。蕭穆微微一怔，料不到他會突然拚命，雙脚一錯，不敢攖其鋒。

青衣漢那招看似兇狠，却是虛招，蕭穆雙脚一動，他立即倒縱後退。

蕭穆邊追邊喝道：「快截住他！」

顧思南與夏雷及時自兩旁飛出，攔住青衣漢，青衣漢揮掌望夏雷便打。夏雷也不打話，手中寶刀「刷刷刷」三刀，把對方迫退一步，蕭穆亦至，剛好形成一個三角形，將青衣漢圍住。

青衣漢急怒攻心，道：「倚多爲勝，算得什麼英雄好漢？」

蕭穆道：「只要閣下住手，咱們也不會動手！」

青衣漢性子再倔强，這時候也不敢妄動，他忽見到胡駿、應天源拉着屈少青快步跑來，不由冷笑道：「原來是你請來的好帮手！」

屈少青臉上一熱，道：「我請他們並非爲了對付你，你要跟我爭雄獅帮帮主的位子，大可以放手過來！」

青衣漢子哈哈大笑。「你有資格跟我爭麼？」

屈少青怒叱，道：「你莫以爲是天下無敵！你師父巳教了我三招破你掌法的絕技！」

青衣漢子臉色一變，隨即又笑道：「這種話連三歲小孩也不相信！」

「我且問你，當你使出『雷霆萬鈞』時，左肩是不是要微微一聳！」

「不錯，如此可以增加氣勢！」

「這是你師父故意引你入岐途的，因爲左肩一聳，左脅便露出空門。那招『雷霆一擊』氣勢雖然不凡，但我只須半旋身子，使一招幾乎人人均懂得的『探驪取珠』，便可以打中你的左脅！」

青衣漢閉眼想了一下，臉色刷地變白，忽然厲聲問道：「他爲什麼會教你破解『七雷掌』？爲什麼我是他徒弟，他要害我？」

七雷掌三字一出，胡駿與應天源，一齊驚呼起來：「原來他是『七雷掌』馬飛天！」

「馬飛天？」青衣漢神情又是一變，喃喃地道：「他叫馬飛天？」

雲飛烟訝然問道：「什麼？你連你師父的名字也不知道？」

青衣漢冷哼一聲：「他什麼都沒有告訴我，七雷掌這三個字，還是在他醉後，無意中洩漏的！」他咬牙道：「我眞不明白，家父爲何要我投入他門下學藝！」

屈少青道：「我不管你的事，總之你以後再到雄獅帮搗亂，便絕對討不了好處，你如識時務的，便死了那條心吧！」

青衣漢仰頭一陣大笑，屈少青怒道：「你現在還能笑得出來？」

「我笑你無知之至！我要跟你爭雄獅帮，根本無須用武功！」

屈少青也一陣大笑，笑得也喘不過氣來，樹上的宿鳥驚醒，紛紛振翅飛起。他笑了好一陣才道：「不用武力，難道我的手下會擁護你不成？」

青衣漢一本正經地道：「我相信八成以上的雄獅帮弟子，都會擁護我！」

屈少青笑道：「在下便陪你聊聊天，你敢將你的法寶說出來麼？」

「你眞要迫我說出來？」

「說呀，有種的便說給大家聽聽呀！哈哈……」

青衣漢忽然喃喃地自語，道：「父親大人，你英靈在天，應該都聽到他說的話吧，不是孩兒不聽你的話，而是他迫我說的……」

衆人都靜靜地望着他，等候他說出原因來，蕭穆忽然一嘆，說道：「他是屈少英！」

他聲音雖輕，但夜幕籠罩下的荒野，格外寂靜，在場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屈少青叫了起來：「胡說，他怎會是二弟？胡堂主，你看他像不像？」

胡駿與應天源齊聲道：「少英侄兩歲便離開，老朽怎認得出來？」

青衣漢待他們說罷才一字一頓地道：「我便是屈少英！」

胡駿喜道：「你眞的是少英侄？」

青衣漢道：「我有證據！」他忽然伸手至懷裏掏出兩件東西，抛向胡駿與應天源。「兩位堂主當然認得當年小侄做周歲送的賀禮！」

胡駿接住飛來的東西，他手上有紙燈，連忙抬高一點，只見那裏一個用金打造的八卦飾物，上面還刻了四個字：「長命百歲」。他身子顫抖着，興奮地道：「你，你眞的是少英侄！」

應天源認出當年自己送與屈少英作周歲的禮物，但仍有疑問地道：「既然你自認是少英侄，今日你們兄弟相見，又何必針鋒相對？理該相親相愛才對……」

青衣漢哈哈一笑，道：「這便是我要說出來『法寶』啦！因爲屈少青不是我爹生的兒子！我才是屈家的骨肉！」

此言一出，衆人都十分驚愕，屈少青怒極反笑。「你因爲不能以武力解決，所以，便使出中傷的卑鄙手段；兩件飾物要仿造，有何難處？也許我二弟被你殺死，你取了信物來冒認他！胡堂主，快把他拿下！」

胡駿正在猶疑，青衣漢道：「且慢，在下還有證據，但爲了怕證據被此人撕毀，我想請蕭穆做個見證！」

蕭穆道：「你將證據交給在下，在下一定秉公處理！」

青衣漢將一封信交給蕭穆，屈少青十分緊張，蕭穆安慰他，道：「少帮主莫緊張，如今未分出眞僞，應堂主請你提燈過來一下。」

應天源應聲過去，蕭穆在燈下取信閱之，原來此信竟是寫給應天源和胡駿的。

駿弟，天源弟同鑒：啓者，少英才是愚兄骨肉，將來雄獅帮帮主由他繼任，希望兩位賢弟鼎力協助。少英吾兒左脚小腿肚上有一金錢般大小的紅痣可作辨認。少青雖非吾兒，但請勿爲難他，切切。愚兄，招雄書。

應天源看後，作聲不得，蕭穆問道：「你認得字跡麼？」

（未完．八）

天壤一劍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千青遵照姜老夫子去找三個人協助，但沒有說明這三個人是誰，只取出三封密函，叫他在路上拆閱，凌千青離開朴樹灣，一路奔行，來到新城遇到湘西排教門下巫氏昆仲攔截，因好勝誤傷了巫亨，忘記用姜老夫子的說話却敵，雖然擺脫巫元的糾纏，但架下了樑子，在新城拆開第一封密柬，寫着找少林寺瘋和尚，背後寫着：我佛有靈救救黃鶯兒。心裏不明白，只好去找到瘋瘋顚顚的和尚再作打算，見到了瘋和尚，說出姜老夫子的來意，約重陽節參加五老峯之會，經過一番周折他才答應。凌千青繼續拆閱第二封密柬，叫他去華山借太白劍……

奉命請援手　對付老斗姆

只聽一個大着嗓門說道：「你不喝不行，喝酒不作興賴。」

對面一個也大着嗓門道：「我已經喝了，你怎麼能叫我喝兩碗？」

邊上一個道：「不用說了，要說也等這碗酒喝乾了再說。」

他拿起酒碗，朝對面一人面前送去。

對面那人伸手一格，大聲道：「去你的，你自己爲什麼不喝？」

這伸手一格，連動帶碗「呼」的一聲朝凌千青迎面飛了過來。

他這碗酒斟得滿滿的，雖然經他手掌一格，却居然一點酒也沒濺出來。

凌千青正好舉筷要去挾菜，一見酒碗朝自己飛來，就舉筷朝酒碗輕輕一點，那酒碗又朝對面漢子面前飛了過去。

對面那個漢子醉眼迷糊，一看酒碗朝他飛去，只當是凌千青擲過來的，目光一注，說道：「好哇，他們灌我的酒，你也來插上一脚，老子又不認識你！」揮手一掌，朝酒碗拍去。

那酒碗剛剛飛到他面前，經他這一掌凌空拍在酒碗上，飛來的酒碗又「呼」的一聲朝凌千青飛了過去。

而且酒碗經他掌力一拍，在快要飛到凌千青面前之時，才「啪」的一聲，碎裂開來，一碗酒加上酒碗的無數碎片一齊朝凌千青頭臉激射而來。

這下凌千青才發現對方這一記掌力，拿捏得極準，他以內力把酒碗反擊過來，而且算定了等酒碗飛到中途之時，才會受掌力的擊撞而碎裂，這豈不是在找自己碴了？但自己却並不認識他們！

凌千青朗聲一笑道：「朋友莫要借酒裝瘋，禍及隣桌。」左手衣袖輕揚，拂出一股內勁，把酒和酒碗的碎片，一齊捲出，朝兩桌之間的地板上洒落，他身上連一點酒都沒濺到。

對面漢子雙眼一瞪，喝道：「誰說老子借酒裝瘋？是你這小子！」右手一抖，把兩隻竹筷，像離弦之矢，猛向凌千青雙目射來。

這下凌千青不禁有氣，微哂道：「朋友你出手倒是毒辣得很。」

他依然坐着沒動，只是左手微抬，一點袖角往上捲出。

但聽「奪」「奪」兩聲，激射而來的兩支竹筷，先後釘入酒樓橫樑之上，足足釘進去了三分之一。

對面漢子也似乎微微一怔，倏地站起，舉步朝凌千青走來，口中帶着醉笑，說道：「好哇！你小子原來是會家子，都是存心找碴來的了？」口中說着，身形一撲，雙手似拿似爪，朝凌千青抓來。

凌千青雙目神光閃動，也倏地站起，朗笑道：「閣下借酒裝瘋，出手狠毒，方才若非在下把竹筷擋開，雙目早就被你戳瞎了，在下還以爲你應該知難而退，你却還敢過來逞兇，足見你平日依仗練了幾年武功，不知如何魚肉鄉里，今日若不給你一點薄懲，你眞還不知天高地厚呢！」

在他說話之時，那對面漢子已經落指如風，在凌千青身上連點了十幾處大穴。

凌千青依然和他面對面站着，任由他又點又拿，若無其事，直等對方發覺不對，要待收指後退，才微微一笑道：「你點夠了麼？」

那旁邊兩個漢子看出情形不對，急忙一齊搶身而上，左邊一個道：「老哥幸勿介意，敝友喝醉酒了。」

右邊一個道：「是啊！老哥怎好和喝醉了酒的人一般見識？」

他們不去勸阻對面漢子，却一左一右出手如電，同時施展擒拿手法，各自一手拿住凌千青的脈腕，一手扣住了「巨骨穴」，使他動彈不得。

對面漢子右手緊握拳頭，面露厲笑，哼道：「老子還當你有多厲害，現在你還要狠嗎？」拳頭由下翻起，結結實實的一拳，擊在凌千青小肚上。

凌千青被他一拳擊中小腹，不痛而笑，目光一掠三人，點頭道：「看來你們三位果然是衝着在下來的了，在下初到貴地，和三位無怨無仇，那好，你們是誰支使來的？」話聲出口，兩手朝前一合。

左右兩人各自扣拿着他一條手臂，自以爲萬無一失，這下竟然身不由己，隨着他手勢，撞了過去。

兩個人不僅撞了個滿懷，還「砰」的一聲，兩顆腦袋瓜都撞在了一起，痛得「哎喲」一聲，眼前一黑，幾乎栽倒，忙不迭往後躍退，但那也是心裏想想而已，其實身子一動也沒動，而且兩人都已撞得鼻青眼腫，鼻孔裏流出血來。

對面那個漢子在一拳擊中凌千青小腹之時，但覺手臂微微一震，似乎有人推了他一把，他還以爲是同伴推的，等他退後了一步，便已發覺右手臂似乎有些痲木不仁，低頭看去，自己右手還握着拳頭，沒有放開來，要待放開，五指就像膠住了一般，再也放不開來，再一細看，拳頭好像比平時大了許多，不，手腕、關節都已隱現青色，比平時粗脹得多，心頭不禁大吃一驚。

凌千青若無其事的回身坐下，拿起酒杯，輕輕喝了一口，才道：「朋友出手毒辣，這只能算是薄懲，這條手臂已被在下震傷，如若十二時辰，不經在下替你解除，只怕會落個終身殘廢，要在下替你解除，也並不難，只要朋友肯跪下來磕上三個響頭，說出支使你們前來的人，就可無事了。」

說完，自顧自舉筷夾菜，吃了起來，再也不去理會他們。

那對面漢子面如噀血，眼中包着紅絲，厲聲道：「小子，你不用張狂，自然有人會來收拾你的。」

這幾句話的工夫，他一條右腕和握着的拳頭，已經越來越腫，膚色發青，比平常幾乎大了一倍。

「那好吧。」凌千青又喝了口酒，說道：「你們就留在這裏陪着我，等他找來吧！」

剛說到這裏，只見太華客店的掌櫃陸文彬匆匆從樓梯趕了上來，看到凌千青，連連抱拳說道：「在下聽說客官和幾位酒客發生誤會，特地趕來看看，客官你沒事吧？」

凌千青含笑站了起來，說道：「多謝陸掌櫃，在下沒什麼事。」他一指三人，說道：「陸掌櫃可認識他們麼？」

陸文彬看了三人一眼道：「在下不認識，只不知三位如何開罪了客官？」

凌千青讓陸掌櫃坐下，就把剛才發生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陸文彬陪笑道：「客官只是過路之人，常言道：寃家宜解不宜結，依在下相勸，這原是一場小小誤會，好在客官並未受傷，就看在薄面，讓他們去吧！」

「這那是誤會？他們三個明明是有人支持，衝者在下來的。」

凌千青接着正容道：「就算剛才是誤會吧！一個練武的人，居然在酒醉之後，出手如此毒辣，幸好在下還略諳武學，否則豈不無緣無故被射瞎了雙眼，而且另外兩個假藉勸架，扣拿住在下雙手，由他出手行兇，可見這三人練了一身武功，平日魚肉良民，橫行鄉里，十足是流氓、地痞之流，在下不過薄予懲戒，要他們說出主使的人來。」

陸文彬望望三人，又連連陪笑道：「他們只是酒後鬧事，那來的主使，客官初來敝地，和人無怨無仇，更談不上是衝着客官來的，你就看在下一個薄面，讓他們走吧！」

凌千青說道：「好，陸掌櫃可能另有顧忌，在下就看你老哥的份上，可以放他們回去，但爲首這人，出手狠毒，這條右臂，就讓他留個記號，恕在下不能替他解除……」

隨着話聲，就緩緩站起，走到三人身邊，也不用手去拍，只是依袖朝三人拂了拂，沉聲道：「今晚凌某看在陸掌櫃的份上，便宜了你們，今後如再怙惡不悛，遇上在下，那就沒有這麼便宜的事了。」

說也奇怪，三人經他衣袖一拂，本來定着不能動彈的人，穴道都已解開。

那對面漢子左手抱着腫脹發青的右拳，厲聲道：「姓凌的，山不轉路轉，咱們走着瞧。」

陸文彬忙道：「你們快些走吧！不能在這裏再鬧事了。」

三人悻悻的下樓而去。

陸文彬也趕緊隨着站起，朝凌千青拱

拱手道：「多謝客官手下留情，在下這時候店裏正忙着，恕要先走一步了。」

凌千青忙道：「陸掌櫃只管請便。」

酒樓的食客，先前看到三人酒醉鬧事，和凌千青坐得較近的，紛紛離席避開，後來看凌千青輕描淡寫就把三人制住，聽三人口氣，好像還會有人趕來，依然逡巡不敢入席，直着陸掌櫃出面，凌千青只拂拂衣袖，就解開了三人禁制，這場事總算過去了，才敢回到自己桌上，大家抬頭看看樑上釘着的竹筷，更暗暗咋舌不止！

凌千青却若無其事，吃過了飯，就會帳下樓，回轉後進，熄燈就寢。

他想到那對面漢子被自己「乙木眞氣」震閉了手臂穴道，依然口氣極硬，似是有恃無恐，說不定夜間會來尋仇，因此只是和衣睡下，連長衫也沒脫。

一宵過去，居然無事，第二天一早，凌千青起身之後，店伙送來臉水，剛盥洗完畢。

只聽掌櫃陸文彬的聲音在門外道：「凌客官已經起來了麼？」人也隨着到了門口，舉步走入。

凌千青含笑道：「陸掌櫃早。」

陸文彬忙道：「客官早，客官要去華山雲台峯，在下已給客官找好一個嚮導，不知客官要何時動身？」

「多謝陸掌櫃。」

凌千青接着道：「在下此刻就要動身了」。

「如此就好。」

陸文彬道：「那人已在前面店堂等候，客官用過早點，出去的時候，在下再給客官介紹好了。」說完，拱拱手，退了出去。

凌千青匆匆吃過早點，走出店堂，果見一名黑瘦漢子獨自坐在靠壁的長櫈上，這就走到櫃前，會過店帳。

陸文彬朝那黑瘦漢子招招手道：「阿土，就是這位客官要到雲台峯去了。」

一面朝凌千青陪笑着道：「他叫阿土，專門給遊客做嚮導的，連華山山上有幾株草，都摸得清清楚楚，爲人誠實可靠，陪客官去一趟雲台峯，只要三錢銀子就夠了。」

「沒有問題。」

凌千青說道：「阿土，咱們現在這就走吧！」

阿土面目黧黑，一句話也沒說，轉身往外就走。

凌千青覺得這人有些怪，似乎不大喜歡說話，反正是個嚮導，他只要把自己領到雲台峯就好了。當下也沒和他說話，阿土走在前面，他就一路跟着他走。

阿土腳下相當快捷，那是他整天都在翻山越嶺的關係，山路走慣了，走在平地上，自然毫不費力。凌千青跟在他身後，當然也毫不費力，你走得再快，也可以從容舉步。

不大工夫，就出了城，又走了十來里光景，已經到了華山腳下。

阿土依然沒有開口，領着他朝一座道觀走去。

這座道觀建築偉大宏麗，看去規模不小，一直等到走近，凌千青才看清一方匾額上寫着「雲台觀」三字。

阿土腳下沒停，穿過觀前一片平台，似是要朝觀中走入。

凌千青不由得暗暗皺了下眉，心想：客店掌櫃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是雲台峯，不會說錯，那一定是阿土聽錯了才把自己引到雲台觀來了。

這不過是心裏轉個念頭的時間，阿土已經快要走近道觀大門。

凌千青忙道：「阿土，在下是去雲台峯。」

阿土腳下一停，回頭道：「沒錯。」

凌千青道：「但這裏是雲台觀。」

阿土道：「沒錯。」

凌千青問道：「這是陸掌櫃交代你的麼？」

阿土道：「沒錯。」

他一連說了四句「沒錯。」

凌千青不禁暗暗搖頭，陸掌櫃怎麼給自己找了這樣一個嚮導，好像他除了「沒錯」，不會說第二句一般，一面問道：「在下並不是要到雲台觀來的。」

阿土道：「沒錯。」

凌千青道：「你快回來，領我到雲台峯去。」

阿土愕愕的道：「到這裏來沒錯。」

凌千青道：「怎麼會沒錯？在下要去雲台峯，這裏是雲台峯麼？」

正說之間，只見一名道人從大門中走出，朝凌千青打了個稽首，含笑道：「施主請了，阿土說的並沒有錯。」

凌千青聽糊塗了，心想：阿土說的沒錯，難道是自己錯了不成？這就問道：「道兄此話怎說？在下是要到雲台峯去。」

那道人含笑道：「施主如果是遊雲台峯去的，就不用到敝觀來；只是施主是找雲台峯華山派去的，所以阿土先把施主領到敝觀來了。」

找華山派去的，要先到雲台觀來。

現在凌千青聽懂了，敢情這雲台觀，是華山派的下院了。

這就朝那道人拱拱手道：「這麼說，貴觀是華山派的下院了？」

那道人稽首還禮，含笑地說道：「正是。」

「如此就好。」

凌千青拱拱手道：「在下很想拜會貴觀觀主。」

那道人笑道：「貧道就是奉觀主之命，來恭請施主的。」

凌千青道：「道兄請。」

那道人道：「施主請隨貧道來。」說完，轉身往裏行去。

凌千青隨着他進入雲台觀，穿過兩進大殿，折入左首一道側門，那是一座花木扶疏的小院落，迎面一排三間精舍，窗明几靜，十分清幽。

那道人領着凌千青來至階下，就腳下一停，稽首說道：「啓稟觀主，凌施主來了。」

只聽裏面響起了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快快有請。」

那道人轉身朝凌千青稽首道：「觀主請凌施主入內相見。」

凌千青說了句：「多謝。」

舉步跨上石階，只見一個頭簪道髻，身穿青布道袍的老道人巍然站在門口，含

笑稽首道：「凌施主遠來，貧道有失迎迓，還望多多恕罪。」

凌千青看這老人年約六旬以外，臉色紅潤，一臉俱是笑容，大是藹然可親，這就連忙拱手道：「觀主好說，在下如何敢當？」

那老道抬手肅客，說道：「凌施主請裏面奉茶，請！」

凌千青說了句：「觀主請！」跨進屋中。

這裏敢情是觀主會客之所，窗明几淨，佈置得相當雅潔。

右首一張椅子上，早已坐着一個身穿藍紗長衫白胖老者，生得濃眉巨目，身軀偉岸，年在五十六七，目光炯炯逼人，看到凌千青走入，依然傲不爲禮。

觀主讓凌千青在左首一張椅子上落坐，早有一名道童送上茶來。

凌千青拱拱手道：「在下還沒請教觀主道號，如何稱呼？」

「不敢。」觀主含笑道：「貧道靈雲，」他一指藍紗老者說道：「這位是貧道五師弟戴良規。」

凌千青拱拱手道：「原來是靈雲道長，戴兄，在下久仰。」

這聲「戴兄」，聽得戴良規不由打鼻孔裏「哼」了一聲。

要知華山派商掌門人，在武林中身份極高，他是商掌門人門下的五弟子，自然平常自視甚高，像凌千青這樣一個初出江湖的年輕小伙子，年紀比他門下徒弟還下了一大截，見到他，至少也該尊稱一聲「戴前輩」才是；但凌千青居然稱呼他「戴兄」，豈不藐視了華山門下？

凌千青看他傲不爲禮，心中難免大是不快。

靈雲道人忙說道：「貧道聽說凌施主遠來華山，是找敝派來的，不知有何見教呢？」

凌千青道：「在下是來謁見貴派掌門人的。」

靈雲道人點頭道：「貧道已經聽說，凌施主謁見家師可有什麼事麼？」

凌千青回答道：「原來商掌門人是觀主的尊師，這樣就好，還請觀主替在下先容。」

靈雲道人看他不肯說出何事，不覺微微一笑道：「家師已有多年不問俗事，不見外客，凌施主究有何事，和貧道說也是一樣。」

凌千青道：「既然觀主可以作主，在下就直說了，在下是跟貴掌門人商借太白劍來的。」

「太白劍」是華山鎭山之寶，自然要向掌門人借的了，這話在凌千青來說，他可並沒說錯。

但他怎知「太白劍」是華山鎭山之寶，歷來只有掌門人可以使用。他此話出口，靈雲道人不禁微微一呆。

坐在右首的戴良規突然洪笑一聲道：「大師兄，這小子果然是向華山派找碴來的了。」話聲出口，稜稜目光朝凌千青直射過來，凜喝道：「姓凌的，你是受何人指使，敢到華山來撒野？」

凌千青聽得一怔，詫異的道：「戴兄這……」

他連「話」字都沒出口，戴良規怒喝道：「小子住口，你還不配和戴某稱兄道弟，說，你來華山的眞正目的是什麼？」

凌千青道：「在下趕來華山，確是跟商掌門人借太白劍來的。」

戴良規怒笑道：「你到了華陰，還連家師姓什麼都不知道，對不？」

「戴先生說得不錯。」

凌千青道：「在下只知向貴派商借太白劍，並不知道貴派掌門人姓什麼，還是在下問了華陰店掌櫃才知道的，這有什麼不對？」

靈雲道人看凌千青一臉正氣，心中大感驚奇，暗道：此人大概是受人攛掇來的了。口中不覺叫了聲：「五師弟。」他原意還想問問清楚，免得發生誤會。

戴良規已經洪笑一聲道：「好小子，你可知道太白劍是本門的鎭山之寶嗎？」

凌千青心中暗道：「太白劍若不是華山之寶，姜老夫子會要自己千里迢迢的上華山來借？」一面答道：「在下雖然不知太白劍是貴派鎭山之寶，但如果不是華山鎭山之寶，在下也不會上貴派來借了。」

「哈哈！」戴良規大笑一聲道：「鎭山之寶豈會借與外人？你這小子明明是以此做藉口，找華山派的碴來的了。」

凌千青聽他一口一聲的「小子」，被叫得心頭不禁有火，冷然道：「在下尚未面見貴掌門人，閣下怎知貴掌門人不肯借呢？」

戴良規道：「師尊不見外人，你小子還想面見他老人家，那是做夢了！」

凌千青作色道：「在下以禮求見，來者是客，閣下對在下一口一聲小子，這是貴派待客之道嗎？」

靈雲道人叫道：「五師弟……」

戴良規道：「大師兄，這小子明明是旁門左道之士，有意找碴而來，此事小弟自會處置。」一面冷聲道：「華山派對待來訪的客人，自然以禮接待，但對想來華山撒野的左道旁門，那就不以待客之道相待。」

凌千青少年氣盛，冷冷的道：「在下如何是旁門左道？如何在華山撒野，閣下最好說說清楚。」

戴良規怒聲道：「你昨晚在太華樓上以旁門陰功震閉戴某下右臂豚穴，難道還是假的麼？」

凌千青聽得不由一怔，但旋即明白過來，口中「哦」了一聲，點頭道：「昨晚酒樓上那個借酒裝瘋，出手惡毒的三個人，在下還以爲是華陰城中學了一手三脚貓，橫行無忌的地痞流氓，原來却是堂堂華山派戴先生的令堂高徒，這就難怪了！」

戴良規濃眉一聳，怒嘿道：「你敢侮辱華山派？」

「戴先生這話未免言重了。」

凌千青道：「在下初到華陰，和三位令高徒無怨無仇，他故意飛來酒杯，這也許是醉後失手，在下並不計較，只是把酒杯擋了去，第二次他以一雙竹筷用丟手箭手法，取在下雙目，在下把竹筷拂上酒樓正樑，已經出言警告，不想令高徒變本加厲，兩人一左一右擒住在下雙手，他出指如風，連點在下身上九處要害，六處死穴，在下試問戴先生，和在下何仇何怨，竟

然支使三個門下，非把在下置之死地而後快？在下設若沒有自衛之能，豈非在華陰酒樓上就送了命？死得不明不白了？」

靈雲道人聽得聳然動容，問道：「五師弟，他們眞是如此胡鬧麼？」

戴良規臉上不禁一紅，說道：「小弟聽說這小子打聽師尊姓名，似乎來意不善，所以叫他們去試試他的武功。」

靈雲道人道：「那也不能如此驟下殺手。」

戴良規道：「但事實證明這小子是旁門中人。」

凌千青俊臉沉了下來，冷笑道：「就算在下是旁門中人，貴派既是武林中的名門正派，也不能不問青紅皂白，就縱容門下行兇，在下震傷他右臂，只是略予薄懲而已。如若知道他有人支使，倚仗華山聲勢，有意在華山脚下行兇，在下不會如此便宜他了。」

戴艮規道：「你待如何？」

凌千青一雙朗目之中，突然射出兩道寒電般的目光，冷峻說道：「在下奉命來晉見貴派掌門人，如果在下早知是你戴先生的門下，那就非斷他一條右臂不可，面見貴派掌門人時，在下自會向貴派掌門人致歉。」

這口氣就大了。

靈雲道人看他目中精芒迸射，分明一身功力已臻上乘境界，心中暗道：此人看來果然是異派中的高手，不知前來華山，究有何事？

戴艮規聽得怒不可遏，虎的站起，大笑一聲道：「好！好！小子，你有多大能耐，敢口發狂言，來，咱們到外面去，戴某倒要領教領教你的高招。」

凌千青看了他一眼，也跟着站起，但不屑的道：「在下遠道趕來，是爲了求見貴派掌教，並不想和閣下動手，憑閣下也還不配和凌某動手。」說完，朝靈雲道人一抱拳道：「觀主召見，在下已經來了，在下此行，事關重大，非見貴派掌門人面陳不可，觀主既然不肯給在下先容，在下自當自去雲台峯求見，告辭了。」

靈雲道人連忙說道：「凌施主，請留步。」

「站住！」戴艮規已經怒喝一聲，身形一閃而出，擋住了凌千青的去路，右掌直立蓄勢，大喝道：「小子：你想走可沒這般容易！」

靈雲道人喝聲道：「五師弟，不可魯莽！」

凌千青看他擋住去路，不覺微微一笑道：「戴先生想留下凌某，只怕沒有這般本領！」

戴艮規喝道：「那你就試試……」話聲出口，剛待發掌。

只見門前人影一閃，急匆匆走入一個五短身材的精幹中年人來，口中叫道：「五師弟住手！」一面又朝靈雲道人拱手行了一禮，說道：「大師兄，這位可是木劍門下的凌千青凌兄麼？師尊聽說木劍門有人至華山，特命小弟趕來迎迓。」

原來那名被凌千青「乙木眞氣」震傷的漢子，靈雲道人和戴艮規都無法替他解開，只得把人送上雲台峯去，商掌門人一看傷勢，就認出來了，所以特派三弟子趕來。

「木劍門下」這四個字，聽得靈雲道人心頭大大的一怔。

木劍道長和師尊數十年知交，這凌千青會是茅山木劍道長的門下，一面急忙應道：「這位正是凌施主。」一面朝凌千青稽首道：「凌施主你怎不早說？」

凌千青說道：「觀主並未詢問在下師門，而且在下此行，也並非奉家師之命而來。」

靈雲道人連忙給剛來的那五短身材的中年人引見，說道：「這是貧道三師弟賀文元。」

凌千青也連忙抱拳道：「原來是賀兄，在下失敬。」

戴艮規聽說凌千青是木劍門下，師尊已經派人前來迎接，自覺無趣，便自轉身往裏行去。

靈雲道人問道：「凌施主不是奉尊師木道長之命而來，那麼，是奉何之命來的呢？」

凌千青道：「在下此行，事關重大，也極爲機密，觀主既然見詢，在下只好說了，商借太白劍，實是奉姜太公姜老夫子命來的。」

姜太公姜竹坡，遠在五十年前，就已是九大門派公舉担任過武林盟主，靈雲道人自然聽說過了。

靈雲道人連連稽首道：「這眞是天大的誤會，凌施主奉命前來，事屬機密，自然不好透露，這就怪五師弟太粗心大意了，貧道謹向凌施主深致歉意。」一面回頭道：「五師弟……」

目光一動，戴艮規已經不在了，靈雲道人不禁微微搖頭道：「五師弟就是這個脾氣，永遠也改不了，凌施主幸勿介意才好。」

凌千青忙道：「觀主好說，這場誤會在下也有不是之處。」

賀文元道：「大師兄，師尊命小弟來請凌兄，別讓他老人家等久了，就請凌兄動身吧！」

靈雲道人連忙稽首道：「是，是，凌施主請。」

當下就由賀文元陪同凌千青一起往外行去。

靈雲道人一直送到雲台觀大門，才連連稽首，道：「凌施主好走，恕貧道不送了。」

凌千青還禮道：「觀主請留步。」

離開雲台觀，兩人就展開脚程，一路朝雲台峯趕去。

雲台峯是華山北峯，華山五峯中以雲台峯最低；但神話也以北峯最多。如後周武帝時道士焦道廣曾隱居峯頂，後山石壁下有老松一棵，上懸鐵犂一張，云係老子遺物，漢南陽公主避亂修仙等等，均爲人所樂道。

華山派以玄門正宗，創教於此，已歷數百年之久。

雲台山莊，矗立於雲台峯東麓，林木聳秀，泉流涓涓，風景絕佳。雲台山莊不是一座莊院，而是一個小小的山村，十幾戶人家聚族而居，遠遠望去是一簇整齊的瓦房，沿山依林，那就是華山派的發祥之地。

賀文元領着凌千青，來至東麓，一片松林間，已出現了一條寬闊的石板路，直達一處莊院前面。

進入莊院大門，又穿行了一條長廊，才到商掌門人平日起居其中的「養心齋」，一座自成院落，小有花木之勝的精緻書室。

兩人剛走近門前，就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問道：「是文元麼，你把木劍門下的凌老弟請來了嗎？」

賀文元應了聲「是」，急忙回身道：「家師就在書房之中，凌兄請進。」

凌千青也不再客氣，舉步走入。

這間書房，寬敞古雅，縹湘插架之中，琳瑯滿目，一張大圈椅上，端坐着一個鬢髮如銀，臉色紅潤的慈祥老者，這時已經站起身，臉含微笑，朝凌千青望來。

此老不用說就是華山派掌門人商子畏了！

賀文元搶上一步，低聲道：「凌兄，這就是家師了。」

凌千青慌忙趨上幾步，作了個長揖，說道：「晚輩木劍門下凌千青拜見商老前輩。」

商子畏呵呵一笑道：「凌少兄不必多禮，快快請坐，老夫和令師木吾道長，數十年知交，最近已經有多年不見，令師可好？」

凌千青躬身道：「家師粗安，多謝老前輩。」

商子畏含笑道：「坐，坐，凌少兄到了華山，和在白雲觀一樣，不用客氣。」

說着首先坐下。

凌千青告了坐，才在下首坐下。

一名小童獻上了茶。

商子畏道：「凌少兄前來華山，求見老夫，令師必有見教？」

凌千青欠身道：「晚輩求見商老前輩，不是奉家師差遣而來。」

商子畏「哦」了一聲，奇道：「凌少兄專程趕來華山，必有事故，那是受何人指點來的？」

凌千青道：「晚輩是奉姜太公姜老夫子之命，晉見老前輩來的。」

商子畏驚喜的道：「姜前輩要凌少兄來見老夫，不知有何諭令？」

凌千青從懷中取出竹牌，雙手呈上，說道：「姜老夫子給了晚輩三封密柬，第二封只寫了『去華山借太白劍』七個字，晚輩當時並不知道太白劍是商老前輩之物，到了華陰，打聽貴派是在雲台峯，才來晉見老前輩的。」

商子畏見到竹牌，不覺肅然站起，雙手接過，點着頭，問道：「姜前輩的密柬呢？」

凌千青道：「姜老夫子臨行吩咐，密柬看完之後，必須立即毀去，晚輩已在少室北麓毀了。」

商子畏把手中竹牌依然用雙手還給凌千青。

凌千青也雙手接過，收入懷中，才行坐下。

商子畏面情凝重，說道：「如此機密，那定然是江湖上出了大亂子了！哦！」商子畏口中哦了一聲，說道：「凌少兄且請寬坐，老夫要和你慢慢的談。」

一面回頭朝垂手站在一旁的賀文元問道：「文元，你調查清楚了麼？你五師弟門下在華陰如何開罪凌少兄的？」

賀文元在師尊面前，不敢隱瞞，只得把凌千青在客店打聽華山派所在，還探問師尊姓什麼，五師弟（戴艮規）據報，懷疑凌千青是向華山派尋釁來的，才命門下弟子在酒樓試探凌千青武功，詳細說了一遍。

商子畏勃然作色道：「這就是了，凌少兄不是奉他令師之命，前來華山，他初出江湖，此行又是極爲機密，自然不便透露身份，你五師弟不該縱容門下，不問青紅皂白，對來人驟下殺手，若非爲師認出是木吾道兄的『乙木眞氣』，命你趕去，豈非鬧出更大的誤會來了？凌少兄是奉姜前輩之命來的，教爲師如何向前輩交代？你五師弟呢？」

賀文元回答道：「他沒有隨同弟子前來。」

商子畏聽得更怒，一手拍着坐椅靠手，怒聲道：「他和凌少兄發生誤會，還不隨同他前來見我？你立即替我傳令下去他門下三人，狂妄無知，恃勢欺人，着即廢去武功，逐出門牆，你五師弟總算隨我多年，太華客店派你四師弟前去主持，要他回來，面壁思過三年。」

賀文元看師尊動怒，嚇得只是連聲應「是」。

凌千青慌忙起立，欠身道：「老前輩歇怒，此事晚輩也有不是之處……」

「凌少兄不用替他們說話。」商子畏道：「老夫一向很少問事，以致他們目空四海，狂妄得恃武而驕，如果來人不是凌少兄，雙目豈非被他們用竹筷打瞎了？這等門下弟子，徒增華山派惡名，老夫豈能饒恕他們？文元，你還不快去通知你大師兄，給我立即執行！」

賀文元不敢多說，唯唯領命，退了出去。

商子畏嘆了口氣道：「看來江湖武林，如今已成了多事之秋，釀成今日這樣局面，主要原因，就是江湖九大門派，日漸老大所致。」

這是他感慨之言，凌千青不好接口。

商子畏又道：「好，凌少兄，現在咱們來談談正事，你前去少林，可是姜前輩要你去見少林方丈麼？」

「不是。」凌千青道：「姜老夫子要晚輩去請的是風大師。」

「瘋和尚？」商子畏神色更見凝重，問道：「姜前輩要你前來邀約老夫，江湖上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

凌千青就把斗姆約姜老夫子重九五老峯之會，大略述說一遍。

商子畏沉吟道：「僅憑斗姆，姜前輩還不至要你三處邀人，莫非天山三怪又蠢動了？哦，姜前輩三封密柬，還有一封邀約的是誰呢？」

凌千青道：「晚輩尚未開拆。」

商子畏含笑道：「老夫這裏，沒有外人，凌少兄不妨拆開看看，邀約的是什麼人，老夫也好有個準備。」

凌千青應了聲「是」，取出第三封密柬，打了開來，只見上面只寫着六個字：「武當借玄武劍」。

商子畏雪白的濃眉忽然皺了起來，說道：「這麼說，難道五行山的幾個老魔也被斗姆搧動了不成？」

凌千青想問，但是又不好意思向他多問。

「不對！」商子畏自言自語的道：「僅憑太白、玄武二劍，未必能破這個老魔的『五行眞氣』。」

說到這裏，忽然一拍巴掌，笑着道：「對了，老夫忘了凌少兄是木劍門下，是東方乙木，姜前輩的中央戊土，加上老夫太白劍，武當玄武劍，那還差南方丙丁一門……」

凌千青心中一動，訝道：「南海風雷門掌門人歐一峯歐前輩，已在朴樹灣了，不知是不是可當南方丙丁一門？」

「是的，南海風雷門自然是專攻丙火一功。」

商子畏笑道：「這麼說五門俱全，姜前輩果然是爲了對付五行山五個老魔的了。好，凌少兄覆上姜前輩，老夫遵諭準時前往。」

凌千青道：「商老前輩，姜老夫子只命晚輩前來向老前輩借劍。」

「哈哈哈……」商子畏大笑道：「姜前輩要凌少兄前來，就是要老夫親自赴會了。」

凌千青道：「能得老前輩親自前去，那自然最好沒有了。」

「哦！」商子畏又道：「凌少兄趕去武當，面見一清道兄，在解劍坡前不便說明來意，就說是老夫要你去的好了。」

凌千青感激的道：「多謝老前輩。」

說完，隨手把姜老夫子的密柬在掌心一搓，立即化成齏粉。

商子畏看在眼裏，心中暗暗讚道：「這位凌少兄出身木劍門下，年事雖輕，一身功夫，自己門下大概只有大弟子靈雲，差可相比！」

× × ×

武當山解劍坡，在武林中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江湖人到了此地，必須解下身邊武器，始能上山。

這一規矩，在當初原是江湖上人對武當派表示的敬意；但年代久遠，一直留傳下來，武當派的人，就視爲理所當然，你不解劍，他就把你當作藐視武當派，多少年來，在這解劍坡前，不知鬧過多少事。

凌千青當然不會有事，因爲他身邊是一支青藤劍，那軟劍，不用的時候，可以捲起來收在身邊。

因此他和遊山的讀書相公一般，一襲青衫，飄然行來，有誰知道他是身懷絕技的武林新秀？

解劍坡左邊有三間房舍，武當山派有值日的弟子輪值，以便武林人物上山，保管兵刃之處。

凌千青聽了華山商掌門人的指點，來至解劍坡三間小瓦房門前。

這裏面正有兩個年輕道人坐在那裏聊天，凌千青拱拱手，含笑說道：「道兄請了！」

武當門人派到解劍坡來值日的，都經過師長再三告誡，不得和人有什麼爭執，因此都是彬彬有禮，那兩個道人看到凌千青朝他們招呼，立即一齊站起身來，稽首還禮。

由一個年紀較長的說道：「施主有什麼見教？」

凌千青道：「在下茅山木劍門下凌千青，剛從華山雲台峯來，奉華山商掌門之諭，來求見貴派南岩觀主的，想請道兄給在下帶路。」

那年長道人聽說凌千青是木劍門下，又奉華山掌門人之命，求見大師伯來的，自然十分客氣，連連稽首道：「原來凌施主是木劍門下，小道失敬了，這樣吧！施主求見大師伯，小道不敢作主，師弟，你陪同凌施主到南岩宮去先行稟明大師伯再說！」

那年紀小的道人答應一聲，走出門來，躬身一禮，說道：「凌施主，請隨小道來。」

凌千青說了聲：「多謝。」就跟着那道人行去。

那道人脚下甚是輕捷，行約三里來路，便到了南岩宮，那道人一直把凌千青領到第二進東廂中，才稽首道：「凌施主請稍坐，容小道先去稟報大師伯。」

凌千青道：「道兄請便。」

那道人匆匆退去，不多一回，領着中年藍袍道人走入，說道：「這位就是凌施主了。」

那中年道人點點頭道：「你去吧！」

那道人恭敬的行了一禮，便自退去。

中年道人朝凌千青打了個稽首，說道：「小道元貞，忝主南岩宮，聽說凌施主是奉華山商掌門人之命而來，不知有何賜教之處？」

凌千青聽他口氣，原來就是南岩觀主，武當掌教門下的大弟子了，這就拱手道：「原來道兄就是南岩觀主，在下失敬，在下奉華山商掌門人之命，求見觀主，實在是想請觀主引見貴派掌教道長而來。」

元貞道人聽得一怔，說道：「凌施主要見掌教師尊不知道有什麼事麼？」

凌千青道：「在下求見貴派掌教，實有機密之事，必須當面奉陳，尚請觀主原諒。」

元貞道人身爲武當南岩觀主，武當門下大弟子，豈能僅憑你凌千青一面之詞，自稱是木劍門下，又說是奉華山派掌教之命而來，就相信了？一面含笑道：「凌施主既是奉商掌門人之命來的，可有商掌門人的信物？」

凌千青微微一笑道：「在下面謁貴派掌教，實有極爲機密之事，非見到掌教道長，不便明言，在下剛從華山來，爲了不洩露行藏，商掌門人交代在下，在解劍坡前，可說是奉商掌門之命求見觀主來的，實則在下並非商掌門人之命而來……」

元貞道人聽他一回說奉華山掌門人之命而來，一回又說不是奉華山掌門之命來的，顯然言詞吞吐，前後有了矛盾，心中不覺起疑，但是他依然耐着性子含笑問道：「那麼，凌施主究竟是奉何人之命來的呢？」

這句話說的雖然還算客氣，但語氣已是不耐了。

凌千青微笑道：「不知觀主對在下說的話，是否聽清楚了？在下木劍門下，奉一位前輩高人之命來見貴派掌教的，因爲

此事極端機密，故而華山商掌門人要在下先求見觀主，再由觀主給在下引見貴派掌教道長，至於在下奉何人之命，在下携有這位前輩高人的信物在此，觀主不妨先將此信物，送呈貴派掌教道長請示。」

說完，從身邊取出姜老夫子竹令符來，雙手當胸，遞了過去。

元貞道人身爲武當大弟子，縱然出生得晚，但姜太公的竹令符，他自然聽師父說過，目睹凌千青取出來的竟是昔年武林盟主的竹令符，不由一驚，急快肅然恭立，只看了一眼，就道：「凌施主原來是奉姜老前輩之命而來，請恕小道不知之罪，凌施主請隨小道上山去見家師，姜老前輩的令符，仍請凌施主收執，面交家師就好。」說罷，恭敬的遞還給凌千青。

凌千青也雙手接過，收入懷中，元貞道人道：「凌施主請。」

兩人跨出東廂，元貞道人朝殿前一名道人招手吩咐道：「爲師陪同這位凌施主上玉虛宮去。」

說完，就引着凌千青，出了南岩宮，一路在山上行去。

武當八宮，（淨樂、迎恩、五虎、遇眞、南岩、紫霄、玉虛、太和）均係明代重修，宮殿紅牆綠瓦，宛如故都宮殿形式，極恢宏之致。（如今僅存者，已只有南岩、紫霄、太和三宮了。）

玉虛宮爲武當掌教修眞之處，也成了武當派的中樞所在。

元貞道人領着凌千青來至玉虛宮，把他讓入一間精雅的客室，稽首一禮道：「凌施主請在此寬坐，容小道進去稟報過家師，再來相請。」

凌千青忙道：「觀主請。」

元貞道人又打了個稽首，才匆匆退出，一名道童送上一盞茶來。

凌千青就在椅上坐下，足足等了一刻工夫之久，才見元貞道人匆匆趕來，稽首道：「家師請凌施主入內相見，凌施主請隨小道進去。」

凌千青隨着他一直進入中院，來至乙清道長的靜室門口。

元貞道人脚下一停，躬着身道：「啓稟師尊，木劍門下凌施主來了。」

話聲甫落，只見一名小道掀簾走出，躬身道：「掌教有請。」

元貞道人回身道：「凌施主請。」

凌千青由元貞道人陪同進入。

這是一間相當寬敞，佈置雅潔的靜室，中間一張雲床上，端坐着一個頭簪白玉如意道髻，身穿青布道袍，面貌清癯，鬚髮微見花白的老道長。

元貞道人低聲對他道：「那就是家師了。」

乙清道長已從雲床上跨了下來，稽首道：「小施主遠來，貧道有失迎迓。」

凌千青連忙趨上一步，恭敬的作了一個長揖，說道：「晚輩凌千青，叩見老道長。」

乙清道長連說不敢，抬手道：「小施主請坐。」

元貞道人此時已經退了出去。

凌千青落坐之後，乙清道長含笑道：「貧道剛才聽小徒說，小施主是奉姜老施主之命，來找貧道的，不知姜盟主有何令諭，請小施主示知。」

凌千青慌忙站起，從懷中取出竹令符來，雙手呈上，說道：「姜老人家命晚輩隨帶竹牌信物，恭請老道長過目。」

乙清道長也立即站起，神色恭敬的雙手接過，看了一眼，就隨手遞還，說道：「姜盟主信物，貧道看過了，仍請小施主收起來，見此竹令符，如見姜盟主，有何差遣，武當派悉憑調遣。」

凌千青雙手接過竹牌，收入懷中，一面拱拱手道：「老道長好說，姜老人家命晚輩趨謁，是爲了重九五老峯之會，商借貴派玄武劍來的。」

「重九五老峯之會？」乙清道長訝異的道：「那是一個什麼約會？貧道怎麼沒聽說過？」

凌千青道：「這個約會，目前江湖上尚無人知道。」當下就把斗姆邀約姜老夫子之事，和自己之行，詳細說了一遍。

乙清道長微哼道：「憑她斗姆，居然敢向姜老夫子約期作會，那是有幾個厲害魔頭在幕後給她撐腰了，姜老施主密柬上雖然只寫了『武當借玄武劍』，但這是姜老施主謙遜之處，不好意思直接命令武當派，玄武劍是敝教掌門人使用之劍，貧道自然要親自趕去才行。」

凌千青拱手道：「能得老道長移駕，親自趕去，自然是最好了。」

乙清道長含笑說道：「斗姆蟄居了數十年，遲早必是江湖禍亂之根，有此一會，讓她看看咱們的實力，也是好事，小施主覆上姜老施主，貧道敬遵符令，重九必到。」

× × ×

凌千青趕回朴樹灣，已是八月二十日了，距離重九之會，只有十八天時間。

姜老夫子早已在中秋節前一天走了。

現在留在朴樹灣茅舍中的，只有歐一峯和五位女將，那是凌千青的妻子聶小香，和沈若華、畢秋雲、管秋霜、田玉燕。

大家因會期逐漸接近，盼望着凌千青早日回來，就好動身了。

凌千青剛跨進門，四位姑娘已經簇擁着挺着肚子的聶小香走出。

田玉燕搶先道：「好啦，大哥回來啦，現在四姐不用日也盼，夜也盼了。」

聶小香紅着臉道：「難道妳不在盼望嗎？」

田玉燕咭的笑道：「那可不同呀，我盼望的是大哥，妳盼望的是……」

小姑娘也紅了臉，一時間可說不出口來。

沈若華道：「五妹就是口沒遮攔，凌大哥剛回來，我們該聽聽他的此行經過才對。」

畢秋雲道：「對了，凌大哥，老夫子到底要你去了那裏呢？」

凌千青道：「老夫子沒告訴妳麼？」

管秋霜道：「我們問他老人家，他就不肯說，說什麼天機不可洩露。」

正說之間，歐一峯已經從裏面走出，含笑道：「凌老弟這一趟辛苦了。」

凌千青上前見了禮，大家就在堂屋中圍着凌千青坐下。

田玉燕道：「凌大哥，你快說呢，到底去了什麼地方嘛？」（未完・廿一）

易水寒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四大名捕之首無情和金銀二劍僮追尋劉獨峯擄走戚少商的下落，日已西斜來到碎雲淵附近一座小鎮，由土人帶去八重溪查勘，見一片焦土，倒塌的磚木瓦屋附近發現螞蟻覓食，心中大疑焦土下面另有天地，果然發現塌屋下面有出口，他精通奇門遁甲、五行異陣，可能裏面有人，想揭開地道鐵板，突然冒出刀尖，但這一刀之險，委實前所未遇，原來此人是雷捲，還有唐晚詞二人匿藏此處未走，唐晚詞將在溪邊戲水的兩劍僮制服，雙方經過問訊，誤會冰釋，雷捲是身懷肺疾、弱不勝衣，無情是兩腿殘廢，二人言語投契，相見猶憐，互道心曲……

奉命狙殺·名捕堪危

「我一直以爲劉捕神已押着戚少商，在返回京師的路途中；」無情微微有些興奮，「其實，他可能根本未曾離開過那兒。他算準可能有人在道上攔截，他既要不欲傷人，又不想與戚少商的朋友交手，最好的辦法，便是以靜制動，暫時不動，讓敵人撲空，一再無功，定必灰心，那時他再押人入京，可保平安。……劉獨峯畢竟是隻老狐狸。」

雷捲道：「所以，你已經可以追查得到劉獨峯的下落？」

無情道：「到目前爲止，我已發覺先前我追查的方向是錯誤的。」

雷捲咳了兩聲，道：「不過，我還是欠你一刀一指。」

無情微微一笑，問道：「你們因何在此？」

雷捲道：「養傷，報仇。」

無情打量了雷捲一陣子，道：「傷是要養的，病也是要養的。」

雷捲道：「傷不好，無法作戰，所以要養傷；我這個病已糾纏了我二十多年，我沒給它病死，它也沒給我醫好，誰也奈不了誰的何，我才不去管它！」

無情道：「如果要養傷，爲何不回到霹靂堂？」

雷捲淡淡一笑，道：「我幹這件事，江南霹靂堂不見得同意；這純粹是我個人的事，我已經連累了三位兄弟送命，一位最信重的人犧牲了。」

無情道：「既然如此，你養你的傷，我找我的人。」

雷捲道：「我要養傷，也要找人。」

他轉面向唐晚詞問：「妳的意思怎樣？」

唐晚詞道：「先時，我們不知道大娘他們在那兒，便只好在這裏養傷；現在，我們也該趕去青天寨聚合。」

雷捲道：「正是。」

無情拱手道：「既然如此，請你轉一句話給息大娘，戚少商的事，在下無論如何，都會給她一個交代。」

雷捲凝視着他，半晌道：「可惜沒有酒。」

無情道：「你想喝酒？」

雷捲道：「不，只是要敬你一杯，以壯行色！」

無情笑道：「酒留待我們再見面時才喝，以目下雷堂主的傷和病，也不宜多喝，而且，也不便在大庭廣衆共醉。」

雷捲道：「待他年乾坤事了，再與足下痛飲。」

無情微笑望了兩人一眼：「那時候我叨飲豈止一杯？」

無情坐在滑竿上，被金銀二劍抬走了之後，唐晚詞忽道：「江湖人都傳他辣手無情，當眞是傳言不可盡信。」

雷捲聲音忽似沉落了許多：「其實這個人最大的弱點，便是太重情重義，只不過外表發出一副冷漠態度罷了。」有些人，一旦沒有了朋友，整個人便像站在虛空處。

唐晚詞忽轉過臉來，深深的瞧着他道：「你呢：」

雷捲苦笑道：「我？」

唐晚詞眨眨眼睛問：「你是無情？還是多情？」

雷捲道：「我？我已經沒有情了。」

唐晚詞垂下眼來，幽幽的說：「我早就知道你會這樣說。」

雷捲笑道：「我的情都給了你，自己不是什麼情都沒有了嗎？」

唐晚詞美麗而嬌嬈地笑了起來，用手去揉他的胸膛。

「你也會貧嘴！」

「因爲要你想不到我會這樣說。」

「不要臉，誰要你的情了！」

「「那我可是無臉又無情了。」

唐晚詞又笑着擂他。

戀愛中的女子最美麗。

唐晚詞在這時一顰一笑，都美艷得還比殘霞奪目。

雷捲看了一陣心痛。

他眞願就這樣跟她靜靜而親親地，渡過下半輩子。

可是他不能。

男兒漢有他的事業和志業。

雷捲還有很多事要做。

要重建霹靂堂。

要光大雷門。

要救朋友。

要報仇。

×　×　×

昏鴉起，夕陽低，無情在晚風裏起程，去繼續他那無情但有義的追逐。

×　×　×

第二天，略經易容的雷捲與唐晚詞，就到了碧鷄縣。他們繞道而走，目標是拒馬溝。

傍晚時分，他們已到了南角口，這是一個市鎮，離小子灣的環西城不過十八里路，按照道理，兩人是要再趕一程的。

將靠近南角口鎮時，兩匹快馬，自官道疾馳而至！

一般來說，馬匹到了鎮上要道，無論怎麼趕路，都該放慢下來才是，以免誤傷人畜；但這兩騎，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不過馬上的人騎術十分精嫻，也沒撞着什麼，兩騎經過市場之時，同時彎身向左右彎身一抄，一個在路旁攤口抓了一隻鷄，一個則在店門前拎了一罎酒，揚長而去。

雷捲和唐晚詞早已閃到一旁，他們耳力甚尖，除了攤店主人在怒斥吆罵之外，也聽到了馬上的兩人在笑着說。

「你那隻鷄可不夠胖，咱們還有兩個師兄妳在前面等着——」

「有肉有酒，逍遙快活，只要別談師父的事，就……」

聲音漸遠，再難以分辨。

唐晚詞以爲除了馬上兩人特別慓悍，語音不大像中土人氏外，也不過是普通武林黑道上的惡人，要在平時，她早已掀他們下馬，好好的教訓一頓了。

可是她發現雷捲臉色變了。

雷捲按低草帽，疾行入鎮。

唐晚詞緊緊跟隨，沒有問。

走了好一會，到了一家客棧前，雷捲道：「我們進去住。」

唐晚詞點頭。

兩人走了進去後，掌櫃見二人行動有點古怪，顯然有些疑慮。唐晚詞一錠銀子就擲在桌上。

掌櫃登時改了態度，一張臉皮全漲滿了笑容：「兩位要一間上好乾淨光猛雅緻豪華舒服的大房，還是兩間？」

雷捲一怔，一時不知怎麼回答是好。

唐晚詞即道：「一間。」

掌櫃更加眉花眼笑，忙不迭的道：「剩下的銀子，小號就爲兩位客官保留着，俟結賬時一起——」

唐晚詞截道：「不必了。我們住一晚就走，替我準備上好的酒菜。」

掌櫃臉上的笑容更擠得滿滿的，道：「是，是……」樂得什麼似的，一面大聲吩咐伙計準備酒菜，一面叫人打掃房間，捧上熱水供二人洗臉，還親爲二人領入房間。

雷捲一見那又窄又小又髒又亂的房子，不禁失笑道：「這就是上房？」

掌櫃的怕兩人稍不稱心，掉頭就走，哈着腰道：「小店是本鎮字號最老、服務最好、房間最大的客棧，客官要是認爲不滿意，旁邊還有兩間，請移步過去參觀參觀。」

雷捲看旁邊那三、四間房間，也不會好到那裏去，而這間客棧，不過六、七間房間，不想多作計較，不耐煩地道：「去吧。」

掌櫃的歡天喜地的去了，不一會夥計小心翼翼的捧酒菜入房來，唐晚詞特別給他們一些碎銀，他們感激得什麼似的，唐晚詞吩咐道：「小心收着，不要讓你們老闆瞧見，又分了去。」

夥計離開後，唐晚詞向雷捲柔聲道：「是不是嫌我太會花錢？」

雷捲笑道：「怎會？」他跟唐晚詞這些日子來，臉上已漸可常見笑容。

唐晚詞道：「所謂『狗眼看人低』，又云『人靠衣裝、佛仗金裝』，多給一些錢，待遇也會好一些；至於這幾個苦哈哈兒，才是該多給他們一點，只怕他們藏不妥當，還是給掌櫃的勒詐了去。」

雷捲微微笑道：「應該的。」

唐晚詞仰着紅唇，問道：「既是應該

的，為什麼連笑的時候，也皺着眉心？」

雷捲沉吟不語。

唐晚詞省覺地道：「你有心事？」

雷捲負手望向窗外。

唐晚詞立即會意，道：「剛才道上的兩騎……？」

雷捲點點頭，道：「妳可知道他們是誰？」

唐晚詞問：「誰？」

雷捲憂心怔忡地道：「狐震碑與鉄蒺藜。」

唐晚詞秀美的眉光一蹙，道：「是些什麼人？」

雷捲眼望窗外，一字一句地道：「九幽神君的兩名徒弟！」

唐晚詞突然一驚，失聲道：「九幽神君？」

雷捲沉重地道：「常山九幽神君是個極為可怕的人。聽說，當年朝廷要請國師，諸葛先生與九幽神君掀起一場鬥爭，兵部侍郎鳳鬱崗、御史石鳳旋、左右司諫力薦諸葛先生，傅宗書力主起用九幽神君，兩人經過一場明爭暗鬥，九幽神君功敗垂成，遁迹天涯，使得傅宗書掌握大權得以延後一十六年。」

「可是九幽神君仍跟傅權相暗中勾結，九幽神君可以說是傅宗書在武林中伏下的一記殺着。」雷捲平素沉默寡言，但與唐晚詞在一起，話也說得比平時多了九倍，「九幽神君收了九個徒弟，他們在江湖上都大有名頭。」

「他們是：孫不恭、獨孤威、鮮于仇、冷呼兒、狐震碑、龍涉虛、英綠荷、鉄蒺藜和泡泡。」雷捲附加一句道：「孫不恭外號『土行孫』，獨孤威則有『人在千里，槍在眼前』的稱號，他們兩人都喪命在四大名捕的手裏，於是九幽神君和諸葛先生的怨隙更深了。冷呼兒與鮮于仇則是當上了將軍，這次攻打連雲寨與毀諾城便有他們的份兒！」

唐晚詞則頗好奇地道：「鉄蒺藜？泡泡？」

「妳別小看這兩個名字，」雷捲道，「鉄蒺藜是什麼？」

唐晚詞道：「是一種暗器呀。」

雷捲道：「鉄蒺藜通體有刺，使用不嫻熟者，常未傷人，先傷己。這種暗器，體積雖小，攻擊敵人時呼嘯旋轉，不易抵擋。」他頓了頓又道：「泡泡是虛幻的，你去抓它，它就碎了，然而它偏又神奇奪目，令人防範鬆懈。」

「這些年來，武林中因為疏於防範而死在泡泡手上的人，實在不能算少，就算武功比他高的人，也一樣着了道兒。」雷捲道：「至於英綠荷，是九幽神君九名徒弟中唯一女性。」

唐晚詞又問道：「他們到來這兒幹什麼？」

雷捲長嘆一聲，捂胸，咳嗽，皺起了眉頭。

唐晚詞扶着他，看着他，柔和的笑道：「不管他們來做什麼，你都要把傷還有病養好再說。」

雷捲點頭，用手輕輕搭住她摻扶他肩上的手背，苦笑說道：「妳的傷也還沒復原。」

唐晚詞道：「已經不礙事了。」

雷捲望着她，問：「還痛嗎？」

唐晚詞一笑，收回了手，道：「我們來比賽，看誰好得快些？」

兩人正在吃飯的時候，忽然間，樓下傳來一陣嚷嚷，唐晚詞側耳要聽，雷捲道：「樓下可能來了不速之客。」

不一會，即聽到有人大步走上樓來的聲音。兩人以為來人是冲着他們來，但步子走過她們房前，進入了隔壁房間。隨而還聽到夥計們被大聲斥喝的聲音，伙計只敢唯唯諾諾，不敢反駁，唐晚詞悄聲道：「這人步子好重，他一個人走，比三個伙計份量還重？」

雷捲聚精會神地道：「還有一個人，步子好輕，使人完全察覺不出來。」

唐晚詞「哦」了一聲，微覺詫異。聽了一會，忽聽到隔壁房多了一個女子的聲音：「滾出去吧，拏上好的酒菜來，省得教人生氣！」唐晚詞聽了，向雷捲點了點頭，表示還是他的耳力好。

只聽「劈拍」，「劈拍」幾聲，接着是「哎唷」夾着「叭登」連响，敢情幾名伙計，都給這一男一女兩人打下樓去。

唐晚詞低聲道：「那有這麼霸道的人。」肩膊微微一起，雷捲的手即按在她的肩上，用手指湊近唇邊，輕「噓」了一聲。這時兩人站得極近，雷捲見唐晚詞眉目姣好，一雙俊俏的眉和一雙多情的眼，教他看了心裏一蕩。唐晚詞用舌尖舐了舐微乾的紅唇。

這時，隔壁傳來那豪壯的男子語音：「看來，鐵師兄和狐師哥剛去不遠，咱們為何在這間小客棧停留，不趕路去？」

那女音說話十分的輕細，要不是雷捲內力精湛，唐晚詞耳力極佳，根本不可能分辨得出她在說什麼。可是那男子的一番話，令雷捲與唐晚詞大為震動，知道這兩人跟九幽神君必有淵源，於是更加留心聆聽。

「七師哥，咱們這麼快趕去會合，這又何苦呢？這一趟要取的是四大名捕中的老大老二的性命，必有傷亡，咱們何必衝鋒打頭陣呢！」

「英師妹，這麼說，我們就就在這裏，違抗師命了？嘿，什麼四大名捕，我龍涉虛可從來沒怕過誰來！」

「誰敢違抗師父意旨？誰又要違抗來着？小妹只是覺得，不妨拖上一拖，況且，咱們也可以多敍上片刻……師哥，你不喜愛我嗎？怎麼老是這般粗暴！」

「我怎捨得對妳粗暴呢……不過，妳對其他師兄弟，却一視同仁，妳是因為狐師哥拋了妳，妳才對我好——」

「拍」地一聲，似有人被摑了一記耳光，只聽那女子尖聲道：「你說什麼？老娘對你稍假顏色，你就臭美語言上來侮辱老娘！你不知好歹啊你！」

只聽那男子訕訕然的說道：「我……我……」

隔了半晌，那女子又怩聲道：「我打了你，你可惱我不？」只聽咿唔有聲，顯然女子正在挑逗那漢子，兩人動情而呻吟起來。

雷捲和唐晚詞聽了，却有些不自然起來，唐晚詞笑着低啐了一口，道：「不要臉……」

只聽那龍涉虛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聲音也較先前溫馴得多了。「那麼，我們幾時才趕上去？」

「你急什麼？」英綠荷喉頭發出了一陣蕩人心魄的呼聲，這句話也不知是指龍涉虛急着趕路。還是急着做別的勾當，停了一陣，她才接下去，說道：「師父的旨意，是取無情和鐵手的狗命；但傅相爺更進一步，他還要劉獨峯的人頭，最好是劉獨峯跟四大名捕拚個玉石俱焚，這樣，皇帝的手上紅人出事，龍顏大怒，自然遷怒到諸葛先生身上，兩人有了芥蒂，傅相爺便可以乘虛而入了。咱們也學學他們的榜樣。」

龍涉虛呻吟似的，問道：「怎麼個學法？」

英綠荷又道：「讓幾位師兄弟先跟他們硬拚幾場，咱們再過去收拾場面，豈不是好？記得以前將大師兄和孤獨老二嗎？跟四大名捕硬碰硬，結果不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咱們可不這樣子笨法！」

龍涉虛道：「是呀。」語音已經心不在焉，並傳來兩人哼哼唧唧的聲響。

唐晚詞與雷捲乍聞有關四大名捕與劉獨峯的消息。不禁份外留意，屏息聆聽，却只聽到那對男女胡混的聲息。忽聽英綠荷道：「慢着。」

龍涉虛粗聲粗氣道：「我不管了，妳又——」

英綠荷聲音甜糯糯地道：「嗳，不是呀，要是我們剛才的話，給隔壁住的人聽去了，該怎麼辦？」

雷捲和唐晚詞都是一震。

只聽龍涉虛說道：「當然不能給人聽去。」

英綠荷又道：「萬一給人聽去了怎麼辦？」

龍涉虛不耐煩的說道：「在這山村小鎮，有誰會聽到？誰會在這兒留意咱們說什麼？聽到了，也不關他們的事，理他作甚。」

英綠荷道：「話不是這樣說。隔牆有耳，小心駛得萬年船。萬一這番話傳到師父耳裏，咱們可有全屍之望？」

雷捲與唐晚詞對看了一眼，心中同時都昇起了一種感覺，這個只聞其聲未見其人的英綠荷，確是個謹慎辣手的角色。

只聽龍涉虛的口氣也急了起來：「怎會有人聽到我們談話？」

英綠荷道：「我的聲音小，你的嗓門大，事情要是傳出去，都是你誤事。」一下子，她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龍涉虛道：「這……這……怎麼辦是好？」

英綠荷笑道：「很簡單，到左右隔壁去，不管有無聽到，殺了便是。師父不是常教我們：『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寧可殺錯，不可放過』麼？」

唐晚詞向雷捲望了一眼，意思是問他：要不要逃走，或者先下手為強？雷捲搖了搖頭。

只聽龍涉虛道：「既然如此，不如把這店子的上上下下，一概殺光，放把火燒乾淨才走。」

英綠荷笑道：「這就是了。這才是萬無一失，況且，我們手上銀子不夠花用了，趁此撈一筆也好。」

雷捲與唐晚詞都覺得這人當眞是心狠手辣，幾句話下來，便定了這一客店裏的人的生死。

却聽英綠荷又道：「剛才我們在樓下打聽到，左邊那間房裏那對夫婦，手上很闊綽，我們先去下手。」

唐晚詞知道兩人要冲着這邊來，低聲向雷捲疾道：「怎辦？」

雷捲指了一指窗口，道：「妳先出去，這兒由我來應付！」

唐晚詞不解，問：「為什麼？」

雷捲道：「我們不能殺死他們，他們一死，九幽神君一定會把箭頭指向我們，我們非他們之敵。也不能逃。兩人都逃走，便是表示已聽到他們的對話，一定不會放過咱們。眼下之計，妳先走，我來應付。妳放心，他們不知我會武功，我還應付得了。」

唐晚詞還是不放心。

雷捲道：「妳去那鎮口小橋墩下等我，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要過來。」

唐晚詞眼色依依：「你……」

雷捲一字一句的道：「我一定會來找你。」

唐晚詞輕歎一聲，一雙美目，望定雷捲，咬着下唇，才說道：「你一定要來找我。」

雷捲用力地點頭。

「嘎」的一聲，隔壁那對男女，已開了房門。

雷捲伸手往唐晚詞背後一送，道：「快去！」

唐晚詞輕盈地掠出窗外，落在地上，半空還回眸，看了雷捲一眼。

雷捲已望着窗外，但窗外一片灰瓦和黯穹，已不見了唐晚詞的身影。

這時候，門房已响起了敲門聲。

雷捲把毡帽壓低了一些，裝出一口粗濃混濁的聲調，他本來說話就有些上氣不接下氣，而今刻意說來，更像一個癆病多年的語音：「誰呀？妳回來了？」

對方只是敲門不應。

雷捲先把懷中一包銀子放在桌下，然後一面蹣跚的走過去開門，一面嘮叨着說：「我囑妳去拾幾劑藥，是要妳化銀子去找藥局裏的行家，把藥煎好熬好，省得拏回這兒，讓這些店裏不懂事的小伙兒亂攪一通，這些藥材是很貴的，萬一給人摸走了一些，就不夠效力了……妳怎麼這麼早就回來？」把門打開，這假裝咳嗽着沒瞧見，加問了一句：「是不是有些藥材沒買着？」

門口站的是一男一女。

雷捲很倉促的瞥了一眼。

因為他知道自己必須要記住這兩個人的容貌。

門前那男的，熊背虎腰，滿腮虬髯，眉粗眼大，樣子倒有七份威武英挺，可惜眼神有點痴呆。

女的却像個粉團娃娃，頭髮齊短，彎月眉，眼瞇瞇的，整張臉上，粉樸樸的，給人很馴良的感覺，整個看去，都軟糯糯的。

那男的向女的瞥了一眼。

女的點點頭。

那男的馬上出手。

× × ×

龍涉虛要出手之前，雷捲已經知道。

可是他沒有躲避。

一躲，對方就會知道他有武功。

他也沒有用內力護體，因爲這樣做，結果只有比躲避更壞。

他只暗自用眞氣護住心脈。

「砰」地一聲，龍涉虛一脚踢在他胸口！

他悶哼半聲，口吐鮮血，直飛出丈外，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龍涉虛冷笑道：「窩囊廢！」然後一個箭步過去，把桌上的包袱折開，看見有銀子就往懷裏揣。

龍涉虛裏外搜了一下，再往雷捲身上翻，一摸雷捲鼻息，笑道：「這癆病鬼，要了他的命，倒帮了他不必活受罪！」又搜走了一些銀子。

英綠荷道：「死了？」

龍涉虛笑了笑，道：「他怎受得了我一脚！」又道：「可惜那婆娘出去買藥沒回來。」

英綠荷啐道：「可惜什麼！你以爲我不知道你心裏打的是什麼鬼主意！」

龍涉虛忙道：「那有，那有！」

英綠荷道：「我們再到別家去，殺光了再放火！」

龍涉虛大步走了出去。英綠荷走在後面，跨過了地上雷捲的身軀，突然間，拔出一把鐵如意，閃電般向雷捲背上拍落！

雷捲當然未死。

他只是詐死。

他要龍涉虛和英綠荷不虞有他，以爲已殺人奪銀而去，這樣才是萬全之策。

但他沒料英綠荷悶不作聲，突然施辣手！

他發現時，鐵如意已近背心！

他只有三個選擇：

一是避。

二是反擊。

三是硬受。

第一點和第二點反應，會使他前功盡棄。何況他已硬受了龍涉虛一脚，這時候才跟這兩人拚命，實力已然受挫，不如一開始，就聯同唐晚詞，力戰這兩大煞星的好。

雷捲並不閃躲，默運玄功，硬受了一擊。

「拍」的一聲，鐵如意擊在雷捲背門上。

英綠荷擊實一記，淡淡地道：「眞的死了。」

龍涉虛這時已步出門房，聽到背後異响，回過頭來，問：「他已經死了，妳還打他幹什麼？」

英綠荷道：「小心駛得萬年船。」又喃喃地道：「我見你踢他一脚，飛出去時的身子未免太輕了一些，所以不放心，爲安全計，補他一下，沒料他眞的給病癆虛了身子。」

說着再跨過雷捲的「屍身」，跟龍涉虛走到樓下去。

× × ×

慘呼，哀號，求饒，呻吟之聲不絕於耳。

這些聲音，很快的從樓下到樓上，遍佈了這客棧的每一角落。

而且很快的就逐一微弱下去。

這對煞星，當眞是殺人不眨眼，無論老幼都不放過。

雷捲咬着牙。

他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身上所受的傷雖然痛楚，但周遭所發生令人髮指的事更令他痛苦。

可是他要强忍。

他一定要忍。

忍到那一天，自己才可以爲自己，爲這些人報仇！

——只是，這一日何時才到來呢？

× × ×

殘忍的殺虐，持續了好一會，才告平息。

接下來是熊熊的火焰，吞噬着整個被血腥充滿的客棧。

雷捲在火光冲天時，才靜悄悄的躍出火塲，他一面走，一面吐血，他一定要走到橋墩下，會合唐晚詞，他不能倒下，他絕不能倒下，他要報仇，他一定要報仇，要報仇就一定不能倒下去。

他不能倒下。

他要報仇。

他一定要報仇。

他一定不能倒下。

× × ×

在橋墩下守候的唐晚詞，在暮晚裏看見客棧那兒的濃烟，跟着便是衝天而起的火光。

她幾次想折回去，可是她記得雷捲說過什麼話，她都强忍住。

她知道雷捲說的話一定算數。

她認識他，雖然不深，但却完全相信他。

他外表看來那麼堅忍冷靜，但她却知道他有一顆正義的赤子之心，還有對人世間如火般的熱誠。

就在這個時候，兩匹快馬，疾馳過橋上。

她在深暮中辨認得出來，這一男一女在馬上說話的聲音：

「今兒的銀子可不少……」

「咱們在前面城裏，可以住得舒服一些……」

唐晚詞不知客店那兒發生了什麼事，雷捲如何了？可是他却知道，無論發生的是什麼事情，犧牲都定必慘重。

她突然覺得很忍辱。

她自從加入「毀諾城」，跟着息大娘，確實快意恩仇，行俠仗義，好些時候，而今落難，到處躲藏，實在不像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可是再大的侮辱，也比不上她現在對雷捲的担心。

她看着熊熊的火光，眼淚不覺淌在臉上。

——捲哥，你快回來。

——我們還要在一起，報這個大仇！

× × ×

就是爲了「報仇」這個意念，戚少商才會活到現在。

「報仇」是寃寃相報，無時或了，但

對於某些人來說，却未嘗不是好事，而且還是活下去的主要根源。

有很多人是依靠這個意念而奮發向上，用驚人的意志力，完成普通人不能完成的事業。

有些人也依憑這個心願，忍人之所不能忍，渡險歷練，終於在生死邊緣中熬煉出一個堅忍不拔的人物。

戚少商便是因此而活下去。

沒有這個强烈的願望，他早就死了一百次了——不管是別人殺了他，還是他自己殺了自己。

可是他要復仇，就不能死。

× × ×

開始幾天，他不知道劉獨峯要拿他幹什麼？

劉獨峯抓住了他，封住了他的穴道，與張五、廖六，連夜趕程——但却沒有趕出很遠，只到了思恩縣旁的南燕鎭，直入衙門，便不再行動了。

以劉獨峯尊貴的身份，來到南燕鎭，自然是件大事，那身份差不多只是「三老」的小官兒賓東成，嚇得幾乎要三跪九叩，把鎭裏的有見得人的東西都奉上去孝敬劉獨峯。

可是劉獨峯只要他做一件事。

不要鋪張。

——萬萬不要鋪張，不許驚動任何人。那姓賓的小官唯唯諾諾，心裏以爲這是得要盡其所能，招待這位皇上跟前的佩劍紅人。

劉獨峯却眞的做到「不擾民」。

他對賓東成的「招待」毫不假顏色，斥責退回，他只要一席乾淨舒適的行居之所，同時，也要張五、廖六和戚少商有舒服的下榻處，對其他一切應酢酬宴，一概嚴拒。

賓東成是地方小官，職掌一向只負責收稅和賒貸，最多只兼管管地方罪案，開墾廢田，先修水利，建立堤防，修繕墟塲的事兒，而今見到這位素來辦要事破巨案劉神捕來，當眞是束手無措，慌了手脚。

劉獨峯把戚少商封了要穴，使其無法行動。

從此以後，他讓他吃得更好，用自己珍藏的金創藥爲他治傷，還時時照料他的傷口，甚至運用自己的內功，助他恢復元氣。

此外，也並不跟他多說什麼。

戚少商不知道劉獨峯因何這般善待自己，而又滯留在南燕鎭，始終不走。

他心中疑團雖多，但只問過劉獨峯一次。

劉獨峯一笑不答。

戚少商沒有再問。

次日，他開始絕食。

絕食到了第三天，劉獨峯便過來和戚少商面對。

劉獨峯道：「你這樣是什麼意思？」

戚少商反問道：「你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劉獨峯瞇起了眼睛。

戚少商道：「你抓我，旣不回京，又不啓程，不如痛痛快快殺了我！」

劉獨峯笑道：「我爲什麼要殺你？」

戚少商說道：「你不殺，又不押，也不放，所以應該是我問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沒別的意思。」劉獨峯道：「是維護你，也是在保護你。」

戚少商道：「保護我？」

劉獨峯撫髯笑道：「你不明白？」

戚少商憤然笑道：「剷平區區一個連雲寨，京城各路人馬盡數出動，未免太瞧得起我戚某了，我從頭到尾都不明白！」

「單憑連雲寨，還不成氣候，不足爲大患，的確犯不着動用那麼多人來抓你。」劉獨峯道，「不幸的，是你所知道的事情着實太多了一些，你所認識的朋友也太雜了一些。」

戚少商冷哼道：「不錯，認識到像顧惜朝這種人，是我自己瞎了眼睛，連累了大家。」

劉獨峯淡淡地道：「也不只是顧惜朝，還有楚相玉。」

戚少商微微一震，失聲說道：「楚相玉？」

劉獨峯點頭：「絕滅王。」

戚少商瞠目，道：「這跟他有什麼關係？」

劉獨峯道：「當然有關係，因爲楚相玉知道皇上一些重要的秘密，而他在被鐵手殺死之前，曾上過連雲寨，而且，楚相玉一向極爲賞識你，器重你，這些秘密，很可能會向你提過。」

他有條不紊地道：「有人不希望你把這些秘密說出去，所以便下令全力剿滅連雲寨，傅宗書派出了顧惜朝來臥底，結果眞的從你口中得悉，楚相玉的確曾告訴了你一些事情，傅宗書本已派出文將黃金鱗和武將鮮于仇、冷呼兒圍剿你，因要探知這個秘密，再派出心腹文章來暗中主理此事，打算從你口中探得一切之後，必要時就地滅口。至於當今王子也知道你得悉秘密一事，便命我來抓你回京。」

戚少商恍然道：「原來眞的有……嘿，嘿，嘿！」

劉獨峯不愠不火的望向他，道：「你這三聲『嘿』算甚麼意思？」

戚少商哂然道：「我本來根本不知道那是個眞的秘密……這昏君這麼一攪，倒讓我明白了實情的眞相！」

劉獨峯問道：「那秘密你原本並不相信？」

戚少商說道：「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劉獨峯忙道：「謝了免了。如果是那樁秘密，我可不要聽，我不想惹來殺身之禍，同時也並不好奇，更不想知道太多，知道太多的人便不會快活。」

戚少商苦笑道：「說的是。我便是因爲知道太多……」

劉獨峯接道：「還有交友不愼……」

戚少商道：「便落得如此下塲！」

劉獨峯微笑望着他，道：「誰要知道眞相，都要付出代價。誰有太多朋友，定必帶來許多麻煩。」

戚少商道：「不過，我不是要告訴你什麼秘密，而只想告訴你，楚相玉雖然是我的朋友，但我對他的心狠手辣，不擇手段，務求奪位掌權的做法，一向並不以爲然。」

劉獨峯道：「哦？」

戚少商說道：「不錯，他是義軍的領袖，也是我們的前輩，不過，大家行事的方式不同，他跟連雲寨也並無太密切的關係。」

劉獨峯道：「但在他遇難逃亡的時候，你們連雲寨還是庇護他？」

戚少商道：「那是義所當爲，理所當然的事。不過，我們僅只阻了追兵一陣，並沒有全力護他。他後來被殺，我也自覺歉疚，但爲了大局着想，我不想把連雲寨全爲他賠了出去。」

劉獨峯道：「你沒想到結果連雲寨還是爲他賠掉了。」

戚少商道：「眞是沒想到。」

劉獨峯目光發亮，道：「可是，當日楚相玉逃入連雲寨的時候，告訴了你一些話，你姑且聽之，並不相信，現在，却不由得你不信了。」

戚少商道：「惄動天顏，勞師動衆，要他說的不是事實，何庸這般陣仗？我敢不信麼！」

劉獨峯嘆道：「所以，皇上要我抓你回去，是有道理的。」

戚少商坦然道：「旣巳抓到，定立大功，還不回京，流連此地作甚？」

劉獨峯說道：「那麼我也無妨告訴你，亦要現在回去，不是不回去，而是回不去。」

戚少商訝然道：「回不去？」

劉獨峯道：「現在，傅宗書想先一步知道這秘密，文章巳然運到，傳達了密令，一定先要逮住你，逼你說出機密，再必要時殺人滅口，免得皇上追查，傅丞相則可以此秘密相稟皇上。」

戚少商恍然道：「你怕文章、黃金鱗、顧惜朝等兜截到我，搶了你的大功——沒想到我這條命倒還值錢！」

劉獨峯搖首道：「隨你怎麼說。我旣受命來抓你，就決不能讓你半途落于他人之手，或死得不明不白。而且，我倒不是怕這幾個人……」

戚少商怪有趣的問道：「還有更厲害的脚色來了不成？」

劉獨峯點頭。

戚少商發現劉獨峯神色凝重，禁不住問：「誰？」

劉獨峯道：「當年，要不是諸葛先生僅以一招之勝，恐怕早在二十年前就要天下大亂。」

戚少商動容道：「常山——」

劉獨峯沉重的道：「九幽神君。」

戚少商道：「這倒是個魔君。可是，你是奉旨抓我，九幽神君雖然暴戾兇殘，但一向聽從皇命，不致公然抗旨罷？」

劉獨峯搖首苦笑道：「其實皇上有沒有命九幽神君出動，我也不知曉，到目前爲止，都只是揣測而已。不過，九幽神君表面聽命于皇上，但實則俯從於傅相，故此，九幽神君是奉皇上之命而行傅相之事，如果皇上派九幽神君來抓你，無疑是正合了傅宗書之意。你落到他手上，比死都不如。」

戚少商道：「我知道。九幽神君不是人，他當人更不是人。」

劉獨峯道：「壞就壞在他手上可能有聖旨，見着了他，我只有避一避，不能硬碰。」

戚少商道：「你這是爲我着想？」

劉獨峯忽然靜了下來，半晌才道：「你不怕？」

戚少商笑了起來：「我有什麼好怕？我是一隻飛不上天躲不進河的跛足兔子，誰抓到我的下塲都是一樣，只不過，你可以給我死得舒服一些，他們要我死得百般痛楚——不過這也不算什麼，我見風勢不對，自戕在先就得了。你們之間爭這白兔子，我橫竪不過一死，見有機會就逃，還担心些什麼？」

劉獨峯盯住他一會兒，才道：「說的也是。」

戚少商道：「不過，我奇怪的是，旣然你知道九幽神君爲非作歹，助紂爲虐，攀附傅宗書的權勢，爲何不跟皇帝稟明，由他敵我不分的胡混下去呢？」

劉獨峯道：「你要我廷前諫君，臚擧失政麼？」

戚少商道：「難道不應該麼？」

劉獨峯嘆了一口氣，道：「有四件事，你有所不知。你不知道皇上多寵信于傅丞相，此其一。我曾欠傅相之情，不想作違背他之事，此其二。皇上不是個可以接納忠言的人，我不想因此牽連親友，此其三。皇上其實也有意跟九幽神君保持實力，以制衡諸葛先生與我。此其四。」

戚少商大笑。

劉獨峯瞪住他。

戚少商一面笑一面道：「便是這樣……便是這樣……你怕死。所以不敢直諫……：你顧全情面，不想得罪小人。你怕別人說你爭寵，清高自重。你眼見昏君自以爲是，自作聰明，將你們勢力劃分，互相對峙，但又不圖阻止，不敢力挽狂瀾，便由錯誤繼續下去……像你這等獨善其身，貪生怕事的人，我倒是高估了你！」

劉獨峯臉色一沉，道：「你自命不凡麼？你與衆不同麼？如果你在官塲，浸得久了，只要還活着，只怕比我更滑不溜丢，比我更沒有作爲！」

他冷笑道：「你們這些自以爲俠義之士，爲民請命，不惜發動叛變，以爲萬民之福祉而啓戰禍，結果，流了多少血，犧牲了多少人命，換得來什麼？就算給你們當上了皇帝，一朝得了大權，身在高位之後，不也一樣殘民以虐，草菅人命，那有將百姓放在心上？說的好聽，滿懷理想，不一定就能成大事，能担大任！」

戚少商道：「你說的對。我就是這樣，領導了一羣兄弟，看來是使到他們團結在一起，過的熱鬧快樂的生活，以百姓福利爲己任，結果，只是害苦了他們，害死了他們！」

劉獨峯心裏一怔。他沒想到戚少商如此坦然地承認他們領導組織「連雲寨」所帶來破壞性的一面；隨即他便省悟：在這般逃亡受辱的日子裏，戚少商身邊兄弟幾乎傷亡殆盡，而且連累了不少英雄好漢，這些殘酷事實在在都逼使他早巳作出深刻的反省。

劉獨峯有點懊悔自己用語過重，使在話題上轉了個彎回來：「便是爲了這些煞星，我們一動不如一靜，免得給他們截着

，拚上數塲，都不是好事。」

戚少商道：「我明白了。」

劉獨峯道：「那你還絕食不？」

戚少商道：「說來，你是一個人，他們是全部？」

劉獨峯道：「也不是全部，他們之間，彼此也不和。」

戚少商道：「看來，在這些抓我的人當中，落在你手上，是我的最好收塲。」

劉獨峯道：「這點倒沒有說錯。」

戚少商道：「你知道我活下去是爲了什麼？」

劉獨峯在等他說下去。

戚少商道：「報仇。」他說這兩個字時不見得有如何激動，彷彿這兩個字巳根深蒂固得與生俱來一般。

劉獨峯微嘆了一口氣，道：「其實，冤冤相報何時了？你實在不必爲了——」

戚少商斷然截道：「你沒有親身經歷這些禍害，當然不知其苦！就算我不報仇，我那些被害得家破人亡的兄弟朋友又何辜？你身置事外，要說什麼話都可以，但我深受其害，活着不報仇，就不是人！」

劉獨峯不跟他爭辯，只說道：「好，也許你便是這樣一股意志力，才能活下去的。」

戚少商道：「旣然你們之間會爲了我自相殘殺，我便樂意繼續活下去，所以，現在我餓了。」

劉獨峯笑道：「這是句好話。」

於是他們結束了這次友善的談話。

劉獨峯吩咐張五去弄一點好吃的回來，廖六則繼續看守戚少商。

可是，張五去了好一段時間都沒有回來。

× × ×

劉獨峯深知張五的辦事能力。

張五幹練，精警，胆大而心細，反應奇快，雖略衝動，暴躁一些，但遇大事亦能忍耐，在這小縣鎭裏，武功肯定是無對無匹的。

除非有特殊的意外，否則張五不可能會出事。

劉獨峯覺得奇怪的時候，廖六便進來要求去接應張五。

劉獨峯同意。

他親自過去「監視」戚少商。

這一等，又是等了個來把時辰。

戚少商忽道：「這次我恐怕想吃也不一定有得吃了。」

劉獨峯似乎沒有什麼表情，只坐在窗旁借着下午的陽光看書。

戚少商喃喃自語道：「你那兩位弟子一去這般之久，只怕難免遇到了事故。……你不担心麼？」

劉獨峯緩緩地放下了書，道：「我不担心，因爲……」

他接着道：「他們巳經回來了。」

× × ×

張五，廖六等跟隨了劉獨峯多年，劉獨峯自然分辨得出他們的步伐：張五在慓悍迅捷中略嫌輕浮，但遇大事時極能忍辱負重，廖六在沉穩中略爲遲鈍，但在遇變時甚能鎭定，劉獨峯都瞭如指掌。

他常常感嘆：人生的際遇，可以有不同的變化，但人的性情，却說什麼都難以改變。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每個人的天性，再怎麼掩飾，最多只不過是埋藏在內心深處，骨子裏也是沒有變更，有日一旦引發，反而變本加厲，一發不可收拾。

他因人施敎，所以他的六名部屬，都有不同的武功和特長。

就這一點上，他覺得人是非常公平的。張五聰敏性急，所以武功上手得很快，但功夫底子就紮得不夠深，他能忍，但不堪激；廖六功夫學得慢，練成的更少，但根基却紮得極好，他爲人淡泊，但胆氣較弱。

自從雲大，李二，藍三，周四死後，劉獨峯更加痛惜剩下的兩名部屬。雲大平實敦厚，李二勇悍急進，藍三以柔制剛，周四手辣心狠，加上張五反應快捷，負重堅忍，廖六步步爲營，本來這是最好最完善的搭配了。

可是，沒想到在這一塲追捕裏，六去其四，想到這裏，劉獨峯直恨不得一劍殺了戚少商。

其實張五、廖六也痛恨戚少商。沒有他，雲大李二藍三周四就不會喪命。

劉獨峯曾用了頗大的心力，來壓制自己不能因私怨而殺人的衝動，同時也抑制住張五、廖六的報仇之念。

他心裏有時候也閃過：自己不殺亦無妨，只要讓戚少商給顧惜朝等逮着，不是什麼都報了……？

他又立刻制止自己想下去。

故此，當他聽到戚少商口口聲聲要報仇的時候，他心裏也吶喊着一個聲音：——如果我也要替四名部下報仇呢？

但他並沒有喊出來，也並沒有做出任何復仇的行動。因爲他知道，戚少商是被迫抵抗，他沒有別條路可走，同時他也沒有親手殺死自己的部屬，眞正殺人的兇手是這個「案件」。從一開始，直至現在，在這件事裏就犧牲了不少人。

而且好像還要犧牲下去。

他想到這裏，就看見張五、廖六兩張大異常態的臉孔。

張五和廖六進了房中，互望一眼，向劉獨峯揖拜道：「爺。」

劉獨峯點點頭。

張五、廖六二人又互望一眼，張五道：「屬下因事躭擱，致令爺爲屬下操心，伏乞降罪。」

廖六也道：「屬下也沒遵照爺的吩咐，因事躭待了一些時候，特來請罪。」

劉獨峯靜靜的坐着，他的座椅舒適，舖着白狐裘毛，似望着他倆，又像誰也沒看。

廖六和張五又互覰一眼。

劉獨峯道：「可以說了。」

張五和廖六臉上都掠過了一絲驚詫之色，劉獨峯笑道：「你們跟了我這許久，有事難道我還看不出來嗎？心裏有話，就說出來罷，——是不是在這兒不便說？」

他指的是戚少商在塲，是不是有些不便？張五口齒便給，即道：「不是的。爺的是明察秋毫，今回先出去，的確遇上一些不尋常的事兒。」

（未完・廿一）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老鼠和岳小玉、小公主來到洛陽，見到了自己的行家蔡吉，他對鐵老鼠執弟子之禮，要作東道爲他們洗塵，因爲跟着豪賭公子下注，贏了二千兩，因此闊綽起來，岳小玉也不客氣，由鐵老鼠帶去最豪華的玫瑰苑，岳小玉見蔡吉充闊，有意戲弄他，這小無賴從前出身市井之中，對於吃喝之道，居然也甚有研究，聽說書先生從俠義故事，和關於吃喝的學問也知道不少，點的都是高貴的菜，使蔡吉吃驚不少，二千兩銀子恐怕不够，幸好這頓酒菜被一個不知名的人結好了帳。衆人到賭場，岳小玉要找的豪賭公子原來就是南宮業……

香車載胖婢 樂得享溫柔

鐵老鼠認得，南宮業認得不認得？正當岳小玉不斷猜測之際，南宮業已開始了今天第一次的賭博。

他賭牌九。

這時候，當莊的本來是個黃臉胖漢，他是一間藥材局的老闆，家產極多，但這幾年來已輸掉了七七八八，所以相應地，他近來的賭注也漸漸縮小了。

豪賭公子一來，他這莊家立刻就做不下去，也不是有人要搶他的莊，而是他自己不敢跟南宮業那樣的豪客對賭。

按照這賭坊的規矩，倘若沒有賭客願意當莊，那麼就由賭坊來當莊，但賭坊當莊，每一門賭注就規定不能超過一千兩銀子。

一千兩銀子一把的賭注，在一般賭客來說，自然是絕不細小的了，但對於一些揮金如土的闊客，又或者是那些不惜孤注一擲，賭性兇狠的賭徒來說，這個限額未免是太細小了。

但這也不必怪責賭坊，因爲倘若有人嫌賭注細小，他大可以當莊，以一門對三門（開四家牌計），賭注自然就可以大了起來。

而且，賭坊規定，倘若由賭客當莊，只要莊家賭本充裕，就算有人押注一萬兩以至一百萬兩銀子，都是無任歡迎的。（反正賭坊志在抽頭錢。賭客賭的愈大，賭坊所得的利益也就愈大。）

黃臉胖漢既不敢再當莊，就該輪到另一位賭客來當莊了，倘若再也沒有人願意當莊，那麼賭坊就會再担起當莊的責任。

其實，「賭博要當莊，本錢要相當。」只要賭本雄厚，當莊永遠都是佔勝一籌的。

黃臉胖漢一看見是豪賭公子，不但不再當莊，而且索性不賭，掉頭便離開了賭坊。

原因很簡單，他每次在這裏遇上了豪賭公子，都是有輸無贏，但實際上，也不是豪賭公子贏了他的錢，只是他近來運氣甚壞，就算那天豪賭公子輸了大錢，他也決不會是個贏家，而是陪着豪賭公子一塊兒輸個不亦樂乎。

然而，豪賭公子輸得起，但這個倒霉的黃臉胖漢却是今非昔比了。

在他心目中，豪賭公子已成爲他的尅星，最近幾天以來，只要有豪賭公子在，他就馬上離座，決不肯再多賭一兩手。

這人離開賭桌，無關大局，現在，問題是由誰來當莊？

蔡吉雖然只是靠邊站的脚色，但此刻却很緊張。

因爲他一直都相信，豪賭公子第一口賭注，是必贏不輸的，但倘若今天他第一口賭注賭牌九，而當莊的乃是賭坊，那麼他就算想搭注也不行了。

因爲，每門限賭一千兩，就算豪賭公子只下注一百兩，蔡吉極其量也只能賭九百兩而已，但實際上，豪賭公子絕不會只下注一百兩那麼少。

即使豪賭公子眞的只賭一百兩，餘下來的九百兩「差額」，也必定很快有人補足，這就要看看誰的手快了。

無論怎樣，想贏大錢，必須另有闊客當莊，那才有機會。

但黃臉胖漢一走，誰也不願當莊，看樣子，若不是豪賭公子抓住個莊來做，就是由賭坊做莊的局面了。

蔡吉也不希望豪賭公子當莊。

因爲豪賭公子一旦當莊，蔡吉就不能跟着他去賭，除非桌面上的賭注太大，而莊家本錢又不夠大，那才可以「帮莊」陪賭。

但豪賭公子是賭得起大錢的，他又怎會需要別人來「帮莊」？

蔡吉心裏不禁很是失望，心想：「這一次沒有機會了。」

那知心念未巳，却有人大叫一聲：「把莊牌拿來，老子今天賭興忽發，非要做莊好好大賭一塲不可！」

本來，另有闊客當莊，對蔡吉來說，應該是正中下懷的，但蔡吉一看見這人的臉，不禁更是大爲失望，暗道：「沒得賭了。」

原來這個大叫的人，正是岳小玉。

× × ×

岳小玉當莊，居然也是一副威風凜凜的樣子。

在賭桌上，贏家永遠都是這副樣子的，現在，岳小玉雖然還沒有贏，却也沒有輸，他此際之所以能夠威風凜凜，那是因爲自己賭本十足，縱使明知豪賭公子來了，也是全然無所畏懼。

錢，本來就是人的胆子。

初時，賭坊的荷官並不看得起岳小玉，誰也想不到，他居然胆敢在這個時候嚷着要當莊。

想當莊，最主要的當然是賭本，尤其是這種形勢裏，賭本少一點的人，就算只是想做一口頭莊也不可以。

所以，岳小玉這麼一嚷，牌九桌上的荷官登時臉色一變，雖然咀裏還沒有說出甚麼話，但一對閃爍不定，充滿着狐疑的眼光，巳使人體會得到，他的心裏正在怎樣想法。

岳小玉雖然從來沒有遇上過這種情況，但他本來就是在江湖市集，三教九流混雜之地長大成人的，荷官這種眼光，這種心思，又怎瞞得過他的眼睛？

一句老話，這荷官是「門縫裏瞧人」，一眼就把人瞧扁了。

岳小玉也不生氣，這種地方的這種人物，若不是這個樣子，那才是一件稀奇的事。

所以，他既不生氣，也不着忙，只是慢條斯理地從懷裏取出一叠銀票。

一看見這叠銀票，荷官的臉色馬上改變了，他不但對岳小玉刮目相看，而且也暗自鬆了一口氣。

最少，這年輕人並不是存心胡鬧，甚至是來找痲煩的。

但蔡吉却認爲痲煩極了，他從來沒想到，岳小玉會在這樣時候當莊。

本來，岳小玉當莊，就讓他當個夠好了，但他遲不當莊，早不當莊，偏偏在豪賭公子甫出現之際才當莊，那麼蔡吉的一切預算，都得變成落空了。

蔡吉一早就認定豪賭公子第一注會贏，只要跟着豪賭公子下注，那二千多両賭本立刻就可以變成四千多両。

但是現在，莊家不是別人，而是岳小玉。

由於岳小玉當莊，所以豪賭公子一下注，就是跟他對賭的了。

蔡吉一直都相信豪賭公子會贏，也希望他可以贏，但如今形勢驟變，蔡吉又怎能下注。

要是他跟豪賭公子下注，豈不是變成跟岳小玉對賭嗎？

他又怎能贏岳小玉的銀子？

所以，他只好不賭了。

可是，岳小玉雖然當莊，豪賭公子也一直只是站在桌邊微笑着觀看，既不下注，也一言不發。

岳小玉只佯作沒瞧見這個人，正是你看你的，老子賭老子的，就當作沒有他這個人的存在。但他最留意的還不是眼前的牌九和厚厚的銀票，而是身邊的小公主。

小公主一直都靠在岳小玉身旁，岳小玉發現，她再也沒有去看南宮業。

倒是南宮業的眼珠子，不時直盯在小公主的俏臉上，就像是一隻餓狼盯着一隻肥兔子。

「他媽的雜種！」岳小玉忽然怪叫一聲，站在他身邊的小公主登時給嚇了一跳，以為他在罵人，但接着，岳小玉却哈哈一笑，把手中兩張牌翻了出來，原來是一對小雜五寶子。

「寶子之中，這對最小了，但連地九王大天槓遇上了它，也得乖乖跪下，眞是雜種！」他翻開這兩張牌之後，不斷自言自語的說。

鐵老鼠乾笑一聲，道：「是不是小寶子在前頭，至尊寶子在後？」

「哈，這還了得，」岳小玉大笑了一陣，再把另外兩張牌翻開。

一張梅牌十，另一張也是十點，但卻不是梅牌，而是屏風十。

「梅花一開，張燈結綵，屏風一擋，石壁處撞！」岳小玉嘆了口氣，道：「怎麼不來隻八八九九？眞邪？」

一個賭徒忍不住冷笑道：「有了寶子還有八九點在前頭，那才是邪門的緊。」

這賭徒牌氣甚壞，人的心腸也不好，正是在家裏欺負妻兒出到外面損人利己，凡是認識他的人都抱着遠而敬之的態度，可算是神憎鬼厭，是個不折不扣的壞蛋。

岳小玉對這傢伙也瞧得很不順眼，世間上本來就有些人——雖無過犯，面目可憎。

但岳小玉卻也沒有向這傢伙怒目相視，只是淡然地輕輕一笑，說：「確是邪門得緊，若要抓住寶子，那就只得以鱉十擺在前頭了。」

——賭大牌九就是這樣費神，既要思前，也要想後，擺得大頭，後面不見了一截，老縮大了尾巴，前面的牌又會往往細小得可憐，眞是傷透了賭徒的腦筋。

岳小玉擺牌，向來快如閃電，他這一次已可算是想得太久了。

一般而言，這種牌該擺鱉十寶子，雖然頭道連一點也沒有，但尾道有寶子把關，除非遇上了別的寶子，否則頂多打和。

誰知岳小玉心念一動，不知如何居然把一對雜五拆開擺出一手五五的怪牌來。

這太冒險了，有寶子不要，而且拆開來的牌又不怎麼大。

雖然賭徒往往把至尊以至雙天都拆開來擺，通常都是拆開之後能夠把頭道牌擺得很大，最少也有八九點以上才化算的。

但現在，岳小玉把寶子拆開後，這手牌才不過是五點頭五點尾，可說是很壞的一副牌。

眾皆愕然，但這些人也只不過是感到詫異而已，只有一個人，他不但愕然，而且還很是憤怒。這人就是那個雖無過犯，面目可憎的傢伙。

原來他的牌是鴛鴦六加鴛鴦八，倘若他擺二、六，還可逃過這一刦，但他擺四、四，結果恰恰就給岳小玉的五五吃掉。

這一口莊，每一門都贏，就只有這傢伙輸掉，他生氣極了，忍不住罵道：「該死的，怎麼連寶子都不要，却擺出這副臭五五出來。」

岳小玉淡淡一笑，道：「老子高興這樣，否則又怎吃得掉你這一門牌？」

那人還想撒野，賭坊裏的打手早已拖他拉開，其中一個兇巴巴的大漢說：「過來慢慢的談，且先別動氣……」

那人好像還想說些甚麼，但却已給幾個打手你推我拉的趕了出去。

岳小玉若無其事的一笑，招手道：「別管這個那個，咱們繼續繼續。」

豪賭公子突然叫了一聲：「且慢！」

岳小玉微微一笑，道：「這位兄台，有甚麼賜教？」

豪賭公子道：「賭牌九不夠爽快。」

岳小玉沉吟了一會，道：「四張牌的牌九，的確不夠爽快，不如賭小牌九，兩張牌一翻立刻就定贏輸，比黃豆撒落屋簷上還更爽快千百倍。」

豪賭公子搖搖頭，道：「不，我的意思是說，最好不賭牌九。」

岳小玉皺皺眉，道：「不賭牌九，賭甚麼？」

豪賭公子道：「賭劍！」

「賭劍？」岳小玉淡淡一笑，道：「你有劍嗎？」

豪賭公子道：「當然有。」

岳小玉道：「要怎樣賭法？」

豪賭公子道：「很簡單，誰的劍快，誰就贏了。」

岳小玉道：「怎樣才分得出誰的劍快？誰的劍慢？」

豪賭公子道：「這很容易，只要把兩張牌九牌放在桌上，大家一起發劍，誰首先把牌九牌削開兩邊，誰就贏了。」

岳小玉又皺了皺眉，道：「尊駕自信得過劍法很高明嗎？」

豪賭公子道：「高明不高明，我不知道，但自信還不會比一般學劍之士為差。」後面這句話說得甚是籠統含糊，但却也傲氣得緊。

他身邊的一個藍衫隨從忽然「哼」了一聲，向岳小玉道：「你不敢賭了？」

岳小玉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語聲平靜地對南宮業說：「尊价能夠代替公子發言，想必有過人本領，小弟眞是又佩服，又羨慕。」

他這一着，是明裏稱讚，暗在挖苦，豪賭公子不是笨人，自然一聽就懂。

這南宮業本來就是個使慣了脾氣的公子哥兒，那裏忍耐得住，一氣之下，這口烏氣立刻便宣洩在那隨從身上，只聽得「啪」一聲響，那隨從臉上便給打了一記重重的耳光。

「沒上沒下的，你連這點規矩都不懂得了？」南宮業目光嚴厲地瞪着那隨從。

那隨從討了一個天大的沒趣，只得噤若寒蟬，看他的樣子，就差在沒有立刻掉下了眼淚。

岳小玉却「喲」一聲叫了起來，道：「這位老哥，眞是很對不住，很對不住，唉，這都是在下口沒遮攔，連累了你老哥白挨這下耳括子……」

南宮業冷冷道：「不必多說這些廢話了，這場比劍，你怎麼說？」

岳小玉淡淡一笑，說道：「比就比，反正削開兩邊的是牌九牌，又不是腦袋瓜子。」

南宮業道：「話不是這麼說，還要得看看賭注怎樣定法？」

「你想怎樣賭了？」岳小玉眨眨眼，「總不成賭咱們的腦袋。」

南宮業道：「你我之間並無深讎大恨，自然不會賭命，但賭注若太細小了，也就缺乏了刺激。」

岳小玉微笑着道：「光棍眼裏不揉砂，你想怎樣，不妨直說。」

南宮業說道：「我下的賭注，是三萬兩！」

岳小玉又乾笑了一下，道：「不算多，奉陪！」

南宮業却伸一伸手，道：「且慢，這只是我的賭注。」

岳小玉一楞：「甚麼意思？難道你的賭注三萬兩，我的賭注却是另外一個數目不成？」

南宮業搖了搖頭：「閣下的賭注，沒有任何數目。」

「沒有任何數目？」岳小玉呵呵一笑，「這豈不是連一兩都不必嗎？」

南宮業道：「不錯。」

岳小玉嘿嘿一笑：「別哄我歡喜了，天下間那有如此便宜的賭局？」

南宮業道：「便宜不便宜，那就要看看你的想法和胆色了。」

岳小玉道：「別再吞吞吐吐兜圈子，老子若輸了，便該怎樣？」

南宮業說道：「只是一句說話：跟我走！」

岳小玉道：「是往哪裏？」

南宮業道：「去見一個人。」

岳小玉道：「甚麼人？」

南宮業道：「此刻不能說，你若肯，咱們馬上就賭，若不肯，拉倒算數，誰都不必向對方乾瞪眼。」

岳小玉冷冷一笑，鐵老鼠已截然道：「這種含糊不清可黑可白的賭約，只有蠢蛋才會答應！」

岳小玉聽得眉頭一皺，道：「鼠老兄，怎麼罵我是蠢蛋了？」

鐵老鼠吃了一驚，道：「你不是想答應這個賭約罷？」

「怎會不答應？」岳小玉兩眼一翻，笑道：「三萬兩銀子對走一遭，這種賭博，就算天天賭它十次八次都賭得過，為甚麼還要拒人於千里之外？」

鐵老鼠一跺脚，道：「就只怕走一遭之後，以後再也回不來！」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這位公子不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他說只是帶我去見一個人，可不是帶我去見閻王，見陰司厲鬼。」

鐵老鼠冷冷一笑，道：「人心隔肚皮，怎瞭得他不會把你帶上黃泉路？」

岳小玉露出了一副泰然置之的神情，淡淡地說道：「生死有命，愈是過慮的人，往往也就死得愈快，與其杞人憂天，不如抱着天塌下來還有長人頂之心，不論死死活活，貧貧富富，總要日子過得清爽快樂，方始不枉此生也。」

鐵老鼠聽得連忙搖頭不已，說道：「你愈說愈不着邊際了，這一次，你先聽我說……」

「賭了再說！」岳小玉語聲倏地轉硬，甚至連臉色也彷彿沉了下來：「大丈夫一言九鼎，說賭便賭，誰若半途改變主意，就是天下第一號忘八！」

鐵老鼠登時呆住，他的臉色立刻變了，好像馬上就要脾氣發作，但接着，他却只是輕輕的嘆了口氣，然後居然還露出了一個奇怪的笑容，道：「財來有如長江水，就算門門閉戶胸口鑲塊大鋼板，也是阻擋不住，他媽的！」

眾人一聽，都是不禁為之失笑，蔡吉更是捉狹，忍不住叫道：「話要說清楚一點，是阻擋不住錢財滾滾而來，還是阻不住那個他媽的？」此言一出，眾人笑聲更響。

鐵老鼠啐了一口，罵道：「阻不住你這個寃大頭，到了這關口上，還是只會懂得放屁！」蔡吉也任由他罵，只是笑口吟吟，毫不惱怒。

話說至此，南宮業跟岳小玉這一場賭博已成定局，蔡吉雖然吟吟在笑，但心中也好生失望，最少，他今天想贏二千多兩的願望已經落空了。

本來，賭坊的規矩，是絕不容許賭客在這裏比試武功的，但南宮業提出了這個賭約，賭坊中人也沒有斷然反對，也不提出任何干涉，顯見南宮業這位豪公賭子，必然很有點來頭，只是一般人猜之不透而已。

至於岳小玉，他這次比劍是否胸有成竹？這一點，旁人很難從他的臉色瞧得出來，而實際上，他心裏正在這樣想：「這五年來，老子劍法大有進展，那是不必說的，但這混雜種又怎樣？哼哼，這次眞是有得賭了。」

雖則這次比劍，只是在乎一個快字，但要怎樣才能快過對方，却是很難有十足把握的。

也許，南宮業的劍法不如自己，但說不定在這個「快」字的功夫上，他又會比自己稍差一點點，那也不是甚麼奇事。

倘若輸了，就得跟着南宮業走。

南宮業要帶自己去見誰？

見他的祖師爺？不，他的師父本來是自己的義父練驚虹，但南宮業早已不再是血花宮的人了，他是個叛徒，是個忘恩負義的混蛋！

不是見他的祖師爺，是不是見他的老相好？他的老相好又是甚麼人？

一想到這層，岳小玉腦海裏立刻凝起了穆盈盈的俏臉。

「穆師妹啊穆師妹，小岳子想妳想得好苦也！」他忽然大起相思之念。

穆盈盈在哪裏？在血花宮中嗎？她近來武功練得怎樣？臉蛋兒是不是比五年前又更嬌憨可愛了？

但有一點，岳小玉是可以肯定的：就算南宮業眞的有甚麼老相好，這個人也絕不會是穆盈盈。

而且，用「老相好」這種字眼跟穆盈

盈那樣清麗絕俗的少女連串在一起，根本就是笑話！甚至是荒天下之大謬的侮辱。

此際若非身在大庭廣衆之間，岳小玉說不定會自己給自己一個耳括子，以作自我懲罰。

「他奶奶的！」岳小玉又暗罵着：「這龜兒子究竟想帶老子去見誰？」

他是個好奇心重的人，一想到這個關節，不禁爲之牙癢癢的，决定非要弄個明白不可！

可是，要怎樣才能弄個明白？倘若贏了，三萬両銀子儘管可以馬上到手，但那時候，南宮業就沒有理由可以帶自己去見那人了？

總不成自己反過來開口，央求南宮業帶自己去見那人罷？縱使自己開得了口，這混蛋公子哥兒未必肯答應，就算他答應了，說不定他臨時要個花樣，把自己帶到另一個地方去見另一個人。這就眞是自作孽不可活，死了也沒面目見祖奶奶的乾媽了。

又要贏錢，又想解開這個啞謎，眞還不易。

看來，無論怎麼算法，這兩者只能擇取其一：要銀子耶？還是要見一見那個人耶？

對於岳小玉來說，這不但是一個抉擇，也是一個賭注。

也許，南宮業會把自己帶到一個地方，會見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但更可能的，是南宮業會把自己帶到一個陷阱，一個龍潭虎穴裏，然後才慢慢收拾自己……

「他媽的，老子又豈會怕了甚麼陷阱！」岳小玉一直心念電轉，但旁人再老練再聰明機警，也萬萬想不到他的念頭已轉到這麼遠去。

驀地，一陣幽蘭之香飄到他身邊，那是小公主又再挨近過來了。

她雖然沒有說出半個字，但從她的眼神裏，岳小玉已明白了她的心意。

她和鐵老鼠一樣關心岳小玉，甚至也許比鐵老鼠還更緊張一些。

岳小玉也回望了她一眼，而且這一眼望得很牢，很深，彷彿在說：「我會小心照顧自己了。」

穆盈盈、水瑩兒、小惡女，還有這個小公主……

「都是紅顏！都是知己！」岳小玉暗暗叫道：「都是前生欠下的勾揚債！」

×　×　×

比劍開始，衆皆拭目以待。

蔡吉心想：「小老虎遇上大頭貓，這番有得撕咬了。」但他心下依然認爲，豪賭公子必贏！

但這種賭博，怎麼說也是不能跟住發財的了，更何況即使豪賭公子贏了，他也不是贏了銀子，只是贏得岳小玉跟着走一遭。

也正因爲這樣，所以蔡吉雖然認爲豪賭公子會贏，但實則却很想岳小玉能夠一舉挫敗對手，把那三萬両銀子贏掉。

但結果却是岳小玉輸了。

岳小玉的劍也很快，而且也能夠把牌九牌劈開，但每一個人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見，豪賭公子的劍比他更快一點點。

賭博勝負往往也繫於那麼一點點。

多一點點便贏，少一點點便輸，就如同黑白分明，絲毫不能撒賴。

岳小玉沒有撒賴，輸了便拍拍屁股，嘆道：「命中註定該當走這一趟，夫復何言！」

鐵老鼠忍不住叫：「走不得！」

岳小玉的回答却是：「不得不走！」

鐵老鼠怒道：「這傢伙靠不住。」

岳小玉道：「別人靠住靠不住，我管不着，但我却不能做個靠得不住、言而無信的賭徒，要就不賭，既然賭了，就得賭直、賭公平、賭得連爛賭鬼的爛賭宗祖也貼貼服服！」

鐵老鼠爲之啞然了，小公主却眼圈一紅，差點就要掉下眼淚來。

就是這樣，岳小玉跟着南宮業走了。

賭坊門外，早就有一輛馬車恭候着，南宮業叫岳小玉登上馬車，而他自己却另自騎馬。

一進入車廂，岳小玉就看見了一個體態豐腴，年約二十五六，充滿着成熟韻味的紅衣女子。

「少爺，請進。」紅衣女子禮貌地一福。

「這個……方便嗎？」這一下，連岳小玉那樣的人物也不禁有點遲疑不决。

「奴家姓于，排行第五，名字叫艷艷，」紅衣女子落落大方地笑了笑，說：「大家都是江湖兒女，就算一塊兒坐坐車子，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

有了她這句話，岳小玉的胆子立刻就壯了十幾倍。

「原來是于五姐，眞是恭敬不如從命。」語畢，跳上車子，于艷艷隨即伸手把車廂門關上。

看見她那胖胖白白的手，岳小玉心中不由一蕩，忖道：「又胖又白又滑，還好像香得緊！」

「少爺高姓？」于艷艷凝視着岳小玉，不久，馬車就開動了，但由於路面平坦，車廂又造得穩當，坐在裏面倒也舒適得很。

岳小玉給她瞧得整個人都有點輕飄飄了，當下也不再隱瞞，便道：「在下姓岳，叫岳小玉。」

于艷艷「嗯」一聲，說：「這名字很好，相當秀氣。」

「一點也不好，」岳小玉搖了搖頭，說：「就是因爲太秀氣了，所以變得娘娘腔，若把那個玉字改一改，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于艷艷聽得興緻盎然，說：「照你說，該怎麼改法？」

岳小玉說：「譬如改爲小虎，小狼，小鷹之類，妳瞧怎樣？」

「虎是猛獸，狼是畜牲，鷹是飛禽，還是不如叫小玉雅聽得多。」于艷艷說。

岳小玉笑了笑，說：「但無論怎樣，還是于五姐的閨名最好。」

「怎樣好法？」

「艷上加艷，愈聽愈有味道，愈想下去愈是迷人。」

「當眞這樣？」

「當然是眞的，五姐不會怪我說話輕狂罷？」岳小玉試探地反問。

「怎會哪！」于艷艷甜膩地一笑，「年輕人，說話原本就該這副樣子，若是過份拘束，那就一點意思也沒有了。」

岳小玉哈哈一笑，說：「妳眞好，但五姐爲甚麼不去陪公子，却來陪我這個毫不相干的人？」

于艷艷詫異地看着他：「這是甚麼說話了？我家公子歸我家公子，你這位貴客又何嘗不是萬分重要的貴客？」

就在這時，馬車轉了一個急彎，于艷艷一個坐不穩，身子「噗」聲便向岳小玉這邊挨了過去。

「坐穩一點！」岳小玉輕呼。

便在他叫出這一聲時候，于艷艷的臉已挨在他的臉上。

她的臉好燙，又燙又紅，接着，岳小玉的臉也立刻和她一般燙紅起來了。

「對不起，」于艷艷低聲賠禮。

岳小玉忙說：「不打緊。」接着又問：「這輛車子往哪兒去？」

于艷艷搖了搖頭，道：「我也不大清楚。」

岳小玉說：「不大清楚，也就等於有點知道了。」

于艷艷說：「好像要出城外去。」

岳小玉說：「這麼晚了，還出城外幹嗎？」

于艷艷說道：「這種事，你最好去問我家公子，奴奴只是負責在這裏侍候少爺的。」

岳小玉嘻嘻一笑，拉長着嗓子道：「妳要怎樣侍候法？」

于艷艷說道：「只有盡心盡力，無所不爲。」

「唷，這就眞是乖乖不得了，」岳小玉頑皮地一笑，說：「五姐長得這麼好看，妳盡心盡力侍候我已吃不消了，還要加上『無所不爲』這四個字，這……這眞是教小弟弟難過美人關啦。」

于艷艷使勁地搖頭，說：「我長得一點也不好看，而且胖得不像話，跟美人這兩個字簡直相差十萬八千里。」

岳小玉說：「這是甚麼話來着？五姐只是長得豐腴飽滿一些，但身材還是漂亮得刮刮挺挺，唉，別人怎麼瞧小弟弟不知道，總之小弟弟一見，靈魂兒立刻統統出竅，連坐都很難坐得穩了。」

「奴奴知道，你是故意把話兒倒轉來說的，」于艷艷扁了扁嘴，說道，「剛才坐不穩的不是你，而是我這個不中用的胖婢。」

「甚麼胖婢瘦婢的，不中聽！不中聽！就算非要把個婢子拉在身上，也該自稱艷婢才對。」

艷艷「嗤」聲一笑，說：「那有這樣子稱呼自己的。」

岳小玉說：「做人最好能夠自創一格，倘若老是墨守繩規，那就不够意思了。而且，照我看，妳的相格也不像個婢僕，而應該是個大家閨秀，到了將來也一定是個享福宜男的少奶奶！」

艷艷嘆了口氣，說：「奴奴生來命苦，那有少爺說得那麼美滿了？」

岳小玉笑說：「話可不是這麼說的，別人胡說瞎扯，妳大可不必理會，但小弟弟這張嘴巴，往往一說就靈，不由妳不相信。」

艷艷也報以微笑，但這一笑却好像有點窘。

然而，雖是窘笑，但却又另有一番嫵媚，岳小玉心裏在想：「她是楊貴妃之美，雖然稍肥，實在不比其他標緻的妞兒遜色。」

但艷艷在這車廂裏，算是甚麼身份？她說：「是公子派來侍候少爺的。」

但岳小玉心裏明白，與其說是侍候，倒不如說是監視還更老實一些。

回想起剛才賭場的比劍，他知道南宮業的劍法比起五六年前，的確是大爲精進了，別的不說，就以出劍的速度來說，南宮業已和當年判若兩人。

但岳小玉是否眞的輸給了他？

在賭場上，人人都以爲他是眞的輸了，但只有他心裏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他根本就是瞧着南宮業的出手然後才發劍的。

他不在乎贏那三萬両銀子，只想跟着南宮業走，去見一見「那個人」！

他不知道南宮業會把自己帶到甚麼地方去，也不知道自己將會看見的是甚麼樣的人。

也許，這只是一個假局，但無論怎樣，他已决定裝輸，跟着南宮業看個究竟。

馬車行駛了大概個把時辰，終於停了下來。

「少爺，請下車。」艷艷把車廂門輕輕推開，岳小玉只覺車外燈火通明，眼前一片花木扶疏景象。

馬車原來已駛進一家院落之中。

「好地方！哈哈……」岳小玉讚了一聲，輕拍衣襟從車裏跳了出來。

南宮業就在他身邊不遠，兩眼有如石子般定定的望住他。

「到這時候，虧你還可以笑得出來。」南宮業冷冷的說。

岳小玉奇怪道：「爲甚麼不能笑？莫不是這地方有個規矩，是不准任何人發笑的？」

南宮業撇了撇咀，道：「你若喜歡笑，盡量笑個夠好了，但等一會只怕就再也笑不出來。」

岳小玉又笑了：「等一會是等一會以後的事，犯不着早早便傷腦筋。」

「說的甚是！」南宮業嘿嘿一笑，道：「請進內廳歇歇脚，待會兒給你引見一個人。」

岳小玉也不客氣，跟着南宮業便走。

這是一座佔地異常濶落的院子，兩人經過一道青磚石級，便進入了一間氣派豪華的大廳。

廳中有桌，椅，也有佳餚美酒，南宮業道：「隨便享用，不必担心。」

「府上的酒菜，我是絕對不會担心有毒的。」岳小玉笑着說：「就算眞的有毒，也很難可以毒死我這種人。」

說着，隨手一抓，從桌上銀盤子裏抓起了一隻烤鴨腿子，但却只是咬了一口便放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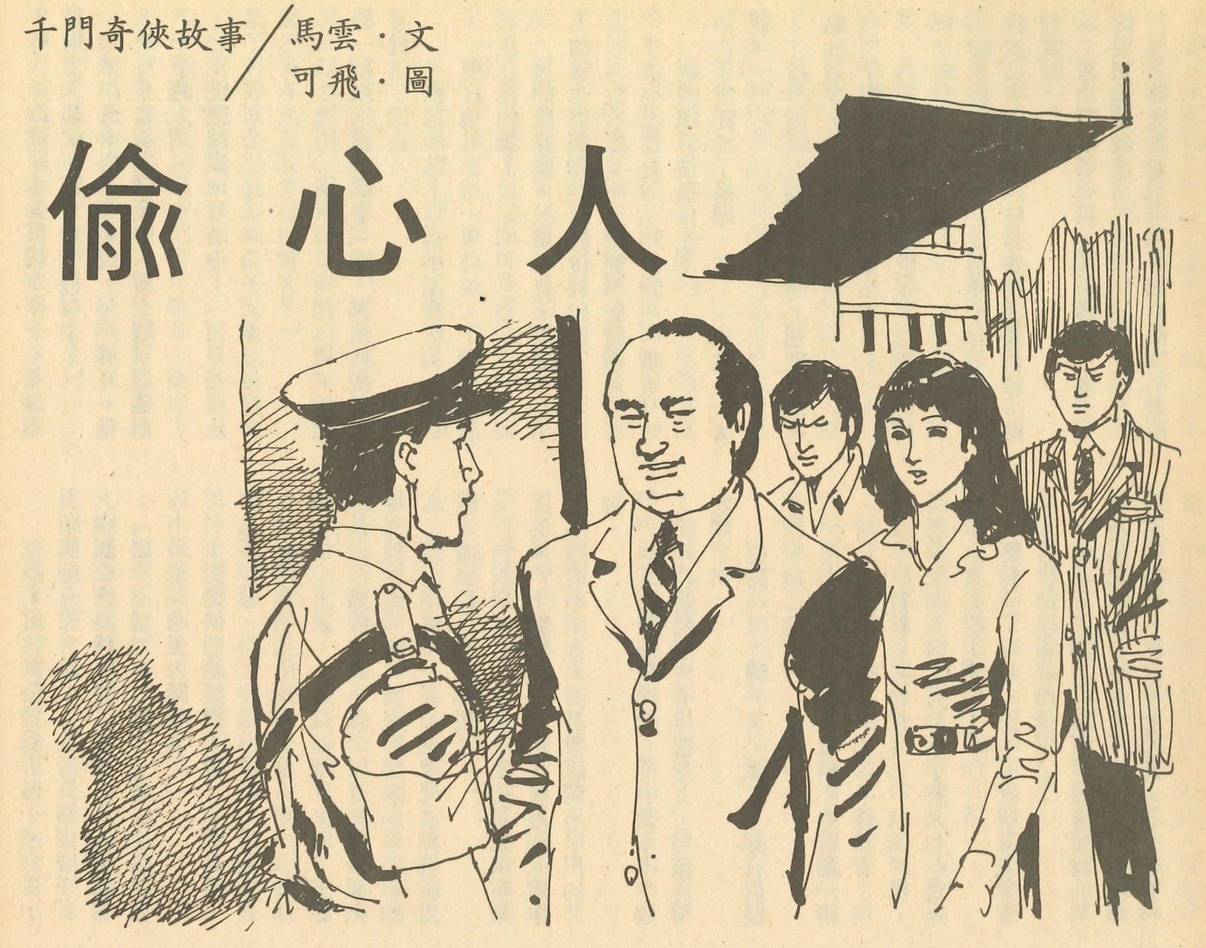
南宮業道：「怎麼了？是滋味欠佳？還是終究放心不下大咀大嚼？」

岳小玉搖搖頭，道：「都不是，是飽了。」

（未完・卅四）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偷心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本市鉅富何柏的女兒何晶晶喜歡交際、愛出風頭，這次她在自己家裏開舞會，參加舞會的人都化裝成歷史人物，例如楊貴妃和現代的嬉皮士共舞、埃及妖后和中國古代劍俠在一起，眞是中西合璧，突梯滑稽，這次晶晶化裝白雪公主和本市的「千門奇俠」起舞，奇俠變「情場大俠」，忽然又變了「盜俠」不是盜情，而是盜寶，偷去了何柏爲女兒妝嫁的東方之珠留下指模，與千門奇俠游天虹的指模一樣，使游天虹抓入警局拘留問話，小牛佈疑局，匪徒以爲游天虹釋放出來，又借他的指模作案，又模仿他的汽車搶刦珠寶店，陷害游天虹師徒……

眞假指紋　與論分析

位於平坦大路十字路口的非洲黑豹珠寶店，規模相當宏大，據調查結果，這次他們的損失，在六十萬元左右。被刦去的包括有鑽石胸針和鑽石手鐲名貴飾物。

林浩探長聞訊，立即趕返警局去，發覺這宗大刦案又與游天虹拉上了關係，爲之大感意外，儘管游天虹極力否認，他還是半信半疑。

在另一方面，辛尼經過千辛萬苦，才找到了富家女何晶晶，她是給辛尼在一間夜總會裏找到的，當時她正跟一位男朋友在那兒聽歌。

當初，何晶晶還是大發脾氣，後來聽說游天虹因案無辜被捕，要她去做個時間證人，這才乘坐她那輛豪華大房車，趕到警局裏來。

游天虹和小牛看見何晶晶，都爲之悄然鬆了一口氣。

林浩探長認得她是鉅富何柏的獨生女，跑過去跟她打招呼，同時問道：「何小姐，是不是你今晚約好了游先生，在馬可勃羅餐廳見面的？」

何晶晶橫眉看了游天虹一眼，答道：「是的，但結果他失約。」

何晶晶這答話，大出游天虹師徒二人意料之外，小牛更加生氣，叫喊着說：「你這瘋女，神經一定有點毛病，明明請你吃了大餐，怎麼說我師父失約？」

何晶晶吸咀說：「嘿，本小姐有的都是鈔票，誰稀罕你的大餐，我本來就是一片好意，想請你師父吃一頓豐富晚餐的，然後，我安排好節目，跟他準備到夜總會去聽歌，可是，誰曉得他爲什麼會失約呢？」

游天虹立即明白過來，原來這位富家小姐在故意向他報復，那只不過是因爲他不答允陪她去聽歌吧了。

這一着，不但令到游天虹師徒二人大感愕然，就是一心要協助他們洗脫罪名的辛尼也大感意外。

辛尼爲了找尋這位千金小姐，曾經出動了不少綫人，然後才在夜總會找到了她。當時她明明白白告訴辛尼，八點鐘和游天虹在一間大餐廳見面，怎麼現在反而又說對方失約？

現在，不但小牛懷疑這位富家小姐患神經病，就是辛尼也以爲她有點不大正常。

辛尼走到林浩身旁說：「探長，剛才她跟我說的，和現在的又是兩樣，我以爲，最好去

馬可勃羅找個侍者來問問。」

林浩探長說道：「好吧，那就先把小牛落案。」

小牛暴跳如雷，口口聲聲在罵警察是飯桶，弄得在場的探員大爲反感。

何晶晶却得意洋洋地笑了。

游天虹覺得這位富家小姐太過任性了，簡直是不知人間何世，心裏又好氣又好笑，幸而警方並未將他落案，否則就更是含冤莫白。

這時候，一位醫官走到林浩探長跟前，低聲對他說道：「那少女曾經服食過迷幻藥，她現在稍爲清醒過來了。」

林浩探長走過去，那酒帘女郎有神無氣的，瞪了他一眼。

林浩問道：「你可認得你的同黨？」

那酒帘女郎垂低了頭答道：「我沒有同黨的。」

「那麼，你剛才做過些什麼事，你可知道嗎？」林浩又問。

那女郎搖搖頭。

「你認不認識這兩個人？」林浩指着游天虹和小牛二人。

女郎瞥了他們一眼，又搖搖頭。

辛尼立即插一句：「從來未見過嗎？」

「是的，從來未見過。」那女郎說。

林浩問道：「你在酒帘工作了多久？」

「不夠一個月。」女郎垂下頭來。

辛尼說道：「怪不得你羞人答答了，看你也不似個歡場女人。」

林浩又說：「你怎樣跟一個男人去打刦珠寶店的？」

「我什麼也不知道，只是模模糊糊的，跟一個人客去遊車河。」那女郎回憶着說：「以後的事，我就像發着夢一樣，不清不楚的，也不知道做了一些什麼。」

一個探員插咀道：「她一定是吃了迷幻藥之後，陷於半昏迷狀態中。」

游天虹若有所思，低聲對何晶晶說道：「何小姐，可否給我一個賠罪的機會？如果我能夠平安離去，就讓我送你返家吧！」

何晶晶化怒爲喜，說道：「好吧。那我們一齊離開這裏！」

游天虹看見這位千金小姐喜怒無常，故意頓了頓，又說道：「要不要改一改你剛才的口供？」

何晶晶「噢」了一聲，回頭又對探長說：「我剛才說他失約是假的，我不過生他的氣而已。」

辛尼這一回眞的有點生氣了。他問道：「小姐，你可知道向警方作假供是有罪的嗎？」

何晶晶雙眼圓睜道：「你這算是什麼？我跟我的男朋友鬧別扭，關你屁事麼？」

林浩探長忙走過來把他們勸開，說道：「算了，何小姐，我們請你來，無非要你做個見證。現在請你再想清楚一點，游天虹是不是一直跟你在馬可勃羅大餐廳吃晚餐？」

「是的，當然，還有侍者可以作證。」何晶晶說得理直氣壯的。

林浩探長苦笑一下，道：「好吧！那麼，你可以走了。」

何晶晶又「哼」了一聲，指指游天虹，道：「我的男朋友呢？」

林浩道：「游天虹，你也可以走了。」

游天虹安慰小牛幾句便和何晶晶離開了警局。

游天虹那輛銀灰色的汽車，被列爲刦案證物之一，所以不能開走。他只好坐到何晶晶那輛豪華的大房車裏去。

「現在時候還早，我們去聽歌好嗎？」何晶晶坐上汽車之後，便問游天虹。

游天虹現在那裏還有心情聽歌？當他面對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富家小姐時，感到有點生氣，但他却忍耐着，說道：「到處兜兜風，總好過去熱鬧的地方吧？」

「也好！」何晶晶又吩咐前面的司機：「把汽車隨便開到各處兜兜圈子。」

司機答應了一聲。

游天虹道：「你還能回憶一下，化裝舞會那晚的情形嗎？」

何晶晶嘟着小咀說：「還談那些話幹什麼？」說着，整個兒挨向游天虹的胸前。

游天虹順手搭着何晶晶的肩膊說：「何小姐，難道你還不明白我目前的處境麼？幾宗大案都牽涉到我身上來，如果你當我是朋友，就必須盡力爲我設想一下。回憶當晚的情形。」

何晶晶終於坐直了身子，嘆一口氣道：「其實，你何必這麼緊張？我爸爸和警方的人很熟，大不了就打官司好了。我可以無條件的幇助你，請本市最好最好的律師，替你洗掉一切罪名。」

游天虹苦笑一下，道：「何小姐，你以爲這世界有錢就可以做一切的事嗎？不怕坦白告訴你，只要我眞有此需要，本市一切正義的律師，都肯義務爲我洗脫一切罪嫌。但是，問題並不在於這方面。而是在於我勢難放過你口中所說的情場大俠！」

何晶晶驀地興奮起來，問道：「那是說，你要替我找回那顆東方之珠，是不？」

游天虹點點頭，道：「當然把眞正的主犯抓着，賍物自然有下落了。」

「那麼，讓我想想……」何晶晶捧着頭，極力地思索片刻，又說：「對了，那晚他與我共舞的時候，自稱是『千門奇俠』，………

「後來他又開玩笑地說，要把綽號改爲『情場大俠』。然後，他含情脈脈的瞪住我，讚我美麗可愛，我感到渾身發軟，同時也感到他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男仕。坦白說，如果當時他就地向我求婚，我會毫不考慮的答應嫁給他……」

何晶晶像在上演一齣愛情話劇似的，說得表情十足。游天虹却打斷她的話柄，插咀道：「他有沒有給些什麼給你吃？譬如：像藥片之類的東西？」

何晶晶想了一想，說道：「沒有，似乎沒有。」

「可以肯定嗎？」

「不，我不敢肯定。因爲，我當時已經整個兒溶化在他的懷抱裏，昏昏欲睡，迷迷濛濛的，以後到底做過了一些什麼事情，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曾經開過你爸爸的保險箱，是不？」

「似乎是，又似乎不是。」何晶晶怔怔地說：「總之，當時我自己也感到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就像一個人飄飄然在空間，又像在發着夢似的。」

「當時，那男子手上是不是戴上了手套？」游天虹又問道。

何晶晶沉思道：「我倒沒有留意。」

游天虹漸漸覺得有一點頭緒，於是說道：「現在，我先送你返家，你有空隨時打電話給我。」

「那麼不去聽歌了？」何晶晶瞪着他問。

游天虹苦笑道：「此刻我那裏有心情去聽歌？我還有許多事情去做呢。」

何晶晶想了想，說道：「讓我設法將你徒弟弄出來好嗎？」

「你有辦法？」

「當然，我可以叫爸爸担保他出來。相信你也知道我爸爸在本市是個有地位的人。雖然

，你的徒弟對我沒有禮貌，但我這份人好好歹歹都不會放在心裏。」

「不，利用你爸爸的壓力，去令警方放人，這對誰都沒有好處。」

「唉！你這人眞怪！」何晶晶嘆氣說：「許多人要我帮他們的忙，我也未必答允，現在我自動帮你，你却不肯接受。」

游天虹道：「你沒有聽過，『無功不受祿』這句話嗎？」

「我們不是朋友嗎？朋友就應該互相帮助。」何晶晶柔聲的說。她斜着身子，含情脈脈地望着游天虹。

游天虹生性風流，只是有正事在身，無心情去應酬何晶晶。但現在他也按捺不住了，俯下頭去輕輕地吻了她……

汽車已駛向半山區。何晶晶忽然喝住那司機道：「誰叫你開車返家的？」

「小姐，時候不早了。」司機說道。

游天虹也說：「是的，時候不早了。」

可是，何晶晶却說道：「先送游先生返囘家。」

她從手袋裏拿出游天虹的名片，又對司機說：「把車子開往翠紅路十三號。」

汽車於是又在半山區一處路口拐了彎。

何晶晶的喜怒無常，雖然令游天虹也覺得有點啼笑皆非；但是，他經過這一連串談話之後，覺得何晶晶並非像小牛所說的一樣——她決非神經有毛病的人。

返到家中，連外衣也未解除，電話就已响個不停。

打電話來的，是香月山。

香月山在電話裏告訴游天虹說：「這時候打電話給你，不會太夜吧？我已打過幾次電話給你，都沒有人聽，這是第三次了。」

「是的，對不起，我們都出去了。」游天虹說：「我才剛剛返到家中。有什麼指教？」

香月山沉聲說：「我問過我的繼室了。昨晚我去赴朋友一個宴會，她却跑到隣街跟其他三個女人打麻將，大約十時左右收場，在返家途中，有個男子截住她的去路，跟她打起招呼來。她現在才說：她根本不認識那個男子，但對方却說是她的同學，談不上幾句，她便感到疲倦不已，以後的事，她無法記憶，一切就像發了一場夢一樣。」

「又是一場夢。」游天虹自言自語地說：「這傢伙眞是神通廣大，法力無邊！」

香月山又說：「她告訴我的，就是這麼多。游先生，請你別把這件事對人說；昨晚的事，我一直沒有把我繼室牽涉在內的，只是有人向我告密，說她開門揖盜。」

游天虹道：「香先生，千萬別怪尊夫人，她只是中了人家的魔道，你不妨相信她說的一切，也許這是眞的。」

「你怎麼知道？」

「有人的遭遇跟尊夫人完全一模一樣。」

游天虹不想告訴他太多，再說句「謝謝」，便掛綫了。

游天虹現在差不多可以肯定下來，那所謂「情場大俠」，必然是個身裁和自己差不多，而且面部輪廓相當吸引的男子。

同時，這傢伙必然也有一種迷藥或者技藝，可以令到神智不清的女人入迷，而且受他驅使！

但是，他又是誰？

游天虹從來也未有像現在這樣煩惱過，他的風流，他的玩世不恭，全都消失了。

他獃在沙發上，想得入了神，總想不出認識的人之中，有個近似的人。

電話忽然又再次响了起來。這一次却是林浩探長打來的。

「游天虹，你眞不幸。」林浩在電話中嘆了一口氣，指紋化驗部的報告，剛剛送到我手上，留在『非洲黑豹珠寶店』飾櫃上的指紋，竟然又與你的相符，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游天虹心裏一凛，終於也說道：「我也不明白。」

「汽車是你的，指紋也是你的，現在，你倒令我非常難做了。」

「探長先生，我不是巧辯；事實上，我是陷於含寃莫白的境地，那個自稱『情場大俠』的傢伙，十九是我的仇人。指紋是假的，汽車也是假的；當時他一定知道我在附近，所以利用一輛同類型，同一顏色的汽車，誘騙一個酒帘女郎去打刧。你也明白，改改車牌號碼並非一件難事。」

「但是，他爲甚麼要利用一個酒帘女郎來作案？」

「那是爲了他本身易於逃脫。」游天虹說：「他留下那女郎之後，店伴以爲有人質在手，自可交代，不會拚命地去追他。這，分明是一種相當高明的做法。」

「指紋是不可能假冒出來的。我做了這幾十年的偵探，也從未聽過有假指紋的案子發生過。」

游天虹苦笑道：「探長先生，現在已是穿梭機時代了，人是萬物之靈，科學可以創造一切。」

「不管怎樣，你暫時要留在家裏，看在朋友的份上，你可不能跟我捉迷藏啊！」

「你的意思是：警方要拘留我？」游天虹故意問道。

「是的，否則，我怎樣可以向我的局長交代？」

林浩說完，立即掛了綫。

游天虹呆在一旁，好一會兒才把聽筒放下來。

是的，他立刻就要決定：留在家裏等待警方的拘捕呢，還是躲避起來？前者可以保持他的清白，但却令他百詞莫辯；後者可以令人更易發生錯覺，以爲他是畏罪逃亡。到底應該怎樣做？

游天虹考慮了好一會兒，以時間無多，終於靜悄悄的，離開了他的家。他這樣做，主要就是爲了避免遭到警方逮捕之後，更加束手無策。

他學得一身好武功，決定獨自行走江湖，查清那個假冒自己的「情場大俠」到底是何方神聖。

× × ×

第二天，各早報的頭條新聞都刋出了：「千門奇俠游天虹畏罪潛逃」的消息。

過去游天虹曾挽救過許多被老千危害的人，也帮助過不少貧苦大衆。他這次逃亡的消息一經傳出，便立即哄動社會各階層。

小牛始終被拘留起來。但是，這小鬼知道師父還沒有落入警方手上，倒也舒了一口氣。

報紙刋登了游天虹的照片，電視也播映過他的照片，他終於成爲一名通緝犯人了。

可是，游天虹每晚仍然四處走動。因爲，他要找尋那個陷害他的「情場大俠」。他是决心不會放過這傢伙的。因爲他從未試過給人這樣陷於含寃莫白的境地；也從未見過這麼卑鄙手段的人。

然而，一連幾晚都毫無所獲。

直至到有一晚，奇事出現了。

這一晚，游天虹獨自躑躅於街頭，忽然看見一個摩登少女，獨個兒在一條街上走着。他心裏正爲這少女担心，在這樣僻靜的街道上，怎麼可以一個人走路？即使避得過夜盜，亦難免會遭油脂飛調戲。因爲，本市許多夜盜就是

專揀這種單身女子下手的。

就在這時候，一個人影迎面而來，與獨行少女打了一個照面。

游天虹在黑暗的騎樓底下走着。他無法聽到他們說些甚麼，但看見他們似乎是認識的。

那男子跟少女打了招呼之後，少女呆立道傍，兩人談了一會兒，然後並肩往前走。

游天虹不以爲意，但他仍向着同一方向往前行。因爲，前面再過一個街口，就是著名的富人住宅區。也就是一般市民所說的「高尚住宅區」。

其實，「高尚」却不能代表了富人；換句話說，富有的人，未必就是高尚。

如果照字面解釋，高尚是超越凡俗的意思。這顯然是指品格方面。因此，每一個有錢的人都是不是品格高尚的？那就大有疑問了。

所以，游天虹向來是最反對人家稱富人住宅區爲「高尚住宅區」。

轉眼間，前面那對男女，已經又越過了兩條街道。

游天虹正待與他們分道揚鑣，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他離遠看見那雙男女又站了下來。那個男的，還回頭張望，似乎担心有人跟踪他們似的。

游天虹身手矯捷，立即閃身於道傍樹影之後，避過了對方的視綫。

他這樣做，固然是因爲對方的行動鬼鬼祟祟。而另一方面，他覺得這可能就是他要找的人了。

那一男一女，迅速消失於黑暗中。

一陣狗吠聲傳了過來，這令到游天虹心裏爲之一凛。但是，瞬即又沉寂下去。

一切都顯得那麼神秘，沒有人想到會有甚麼事發生。

游天虹在那裏歇了一陣，正待有所行動之際，突然聽到有人尖聲呼叫：「有賊啊！……有賊啊……有賊。」

這尖叫聲立即劃破了黑夜的沉靜，附近人家的大狼狗，也都一吠百和的，高叫起來。

就在這刹那間，一條黑影自一所住宅內飛掠而出，行動快如閃電，就只有一個人，而且，游天虹看清楚了，還是個男的。

游天虹立即直衝過去，急忙攔住了他的去路。

現在，在路燈光的照耀下，他看得更加清楚了。那是一個三十歲左右身裁與自己差不多的男子；也就是剛才和那個女子同時消失於黑暗中的那一個。

只見這傢伙西裝畢挺，一表斯文，但是，誰會想到他是個身手敏捷的大盜？

可是，還有那個女的呢？

游天虹已無暇多想，喝了一聲，道：「不要走！」

但對方的行動比起他的說話更快，鐵拳轉眼經已揮出，直向住游天虹打來。

游天虹側身閃過，旁敲側擊，揚拳直上。於是兩條黑影，就在街道上大打出手。

游天虹一邊打一邊留意這傢伙的動作和神態，只覺得他的武功平平，但神態則令人驚奇。他喃喃自語，不知是在打架還是唸經。而那一邊，人聲嘈吵，顯然事主全家人都起來捉賊了。

游天虹知道再打下去，對方一定逃不了，自己當然也逃不了。但是，整個事件的眞相，也不能大白。因爲，游天虹覺得他沒有猜錯，這面對着的十九就是那個「情場大俠」。

這傢伙目光如電，瞪得游天虹幾乎不克自持。

但是，游天虹畢竟是個道行高深的高手，他知道這是身懷異術的人，不敢直視，但又不敢分心。即使如此，游天虹也漸漸感到視力模糊，神智有些沉沉欲睡似的，不禁大吃一驚。

幸而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一股人潮自一幢富人住宅之內，一湧而出，直向住他們奔馳而來。

那男子吃了一驚，隨即縱身跳出了數尺以外。

游天虹那肯這麼易放過他？大喝一聲道：「你休想再走！」

說着連縱帶跳，飛身而上！

豈料就在這電光火石的刹那間，路旁一輛跑車飛馳而至，來勢洶洶，朝住游天虹直撞過來。

游天虹爲顧全性命要緊，立即後退，跳回了行人道之上。

「刷」的一聲，跑車煞掣停下，車上坐了一個長髮女郎，看來頂多不過二十歲左右。一陣香風撲鼻，打扮得極之妖冶。

游天虹正感驚愕，已經看見了一條黑影躍上了跑車之上，女郎立即把車子開走！

游天虹握拳頓足，因爲那男子已經逃走了。如果他再不逃，可能再來上演一幕「李代桃僵」。

於是，他不敢與富人們接觸，向相反的地方逃走。

就只逃到街口，已經隱約聽到一陣警車聲，自遠而近。

游天虹立即由一條横巷穿出。避開了警車所經的大街。

警車是接到了無綫電報告，在巡邏中趕到現場的。

失竊的富有人家，打了電話報警，警方利用無綫電通訊系統，再轉知所有巡邏警車。所以才會這麼快便到達現場。

失主投訴說：「我家的一頭法國大狼狗，已經給賊人殺死了。」

「用什麼殺的？」一名警長問。

「一支飛鏢！」失主說道。

「飛鏢？」警長怔怔地說：「現在還有用這種武器？」

「我想這件事可能又與『千門奇俠』有關，他是用飛鏢的。」一個警探插嘴說。

「千門奇俠？」那個富人略有所悟，說：「我追出來時，就好像聽到他說：你再追出來，我姓游的不放過你！莫非眞的是游天虹？」

這時候，一個女子在兩名男僕人的挾持下，也帶了過來。

那富人說：「她也是同黨之一。」

「同黨？」警探說：「據我所知，游天虹只有一個同黨。」

警長說：「對了，那個同黨小牛，正給我們拘留起來。」

富人生氣地說：「這是我們親手捉到的，難道還會假的麼？」

警長只好取出記事簿來，記取各人口供。

這時，那富人問道：「你們可知道，我是誰？」

各人默然。

富人又說道：「我是你們局長的好朋友林有。」

警長笑道：「你的大名我們聽過了，你說說案情的經過吧。」

「我們正在熟睡中，有兩個黑影摸了入來，只聽得一陣狗吠聲，隨即沉靜下來。」林有說：「我覺得奇怪，立即想起身，就在那時候，有條黑影摸入我房中，在枱頭上把我的手錶和銀包取去。我隨即高聲叫有賊……」

警目插嘴說道：「要不是你及時發覺，損失一定不止此數。」

「當然。」林有說：「你們警方巡邏車太

少了，這些高尚的住宅區，怎麼可以這樣疏忽呢？」

警長說：「警察是保護每一個市民的，決不單純就爲了你們富人。」

林有生氣地瞪了他一眼，道：「你不保護我們有錢人，難道去保護木屋區的貧人麼？他們有什麼東西被人偷？」

警長說道：「我們是來查案的，不是來辯論。」

林有又說：「你的說話，我要保留。嘿！有機會我要在局長面前提出。」

警長也生氣了，說道：「開口局長，閉口又是局長，要不要我們替你把局長吵醒，叫他來親自辦理此案？林先生。」

林有瞪了他肩膊上的號碼一眼，說道：「我要留下你的號碼。」

「那最好不過。」警長又問：「請你繼續說被竊經過好嗎？」

「就是這樣，兩個賊人之中，給我們抓到了一個女的，男的帶了我的手錶和銀包，逃掉了。我那枚手錶，價值五千多元。」

「銀包裏有多少錢？」

「十多元。」

「那麼少？」

林有又睜大了眼睛，說：「我的錢都仔銀行裏啊！」

警長又笑道：「我們不敢說你沒有錢，只是怕你記錯了，益了保險公司罷了。」

擾攘一番，大批警探已乘着警車趕到現場調查。

至於那被捕的少女，事後查得她是隣近一位富家小姐，姓費名英。

根據費英說，當晚她跟一個男朋友吵了架，在附近一條著名的姻緣道上離開了她的男朋友，踱步返家，想不到迎面來了一個西裝畢挺的男子。這男子對她喃喃自語，雙目放光，漸漸她便感到乏力，一切似乎在不知不覺中，受了他的支配。

警探聽了她的說話，有點半信半疑，懷疑她的神經可能有毛病。可是，事後把她送返附近費家，她的父母及家人，却力證費英是個神經正常的人。但是結果仍難被落案檢控。控她糾黨行刦的罪名。

第二天，報刊紛紛爭刋這件事。

游天虹這時正躲在一個朋友汪用的家中。他看了報章的報導之後，對這件事已經明白了一半，可是，失去了昨晚那千載一時的機會之後，現在却又不知道到那兒去找那個神秘怪客——情場大俠。

他的朋友汪用是一個記者，可是昨晚汪用却被報館方面派到一處火災工場採訪，並沒有到富人住宅區去。因此，他根本也不知道有這件事發生。直到剛才看過了早報，才知道又發生了一宗奇怪的刦案。

汪用因爲昨晚返的是夜班，所以照例到今天上午獲得半天的假期，到下午才上班去。

游天虹跑到他這裏來，一方面是因爲他們是好朋友，汪用身爲記者，消息較爲靈通；另一方面，則因爲汪用還未成家立室，至今仍是王老五一名，家裏較爲清靜。

現在，他們一起吃過了早餐，也都讀過了早報的報道。汪用突然想起一件事，於是對游天虹說：「我記得我曾採訪過一件這樣的新聞，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人，是一個做義會的會首。一晚，她身懷巨欵，在歸家途中，遇上了一個男子。這男子用手帕在她面前一揚，然後喃喃自語，她就身不由主的，跟他走向一處黑暗梯間。結果，她準備翌早交給人家的那筆會欵，便不明不白的失掉了。事後當然是報警，警方甚至不相信她的話，以爲她有神經病。但我們訪問她和她的家人，却相信這是事實。秘密就在這男子的手帕裏。這傢伙可能有一種妖術，或者迷藥之類，能令人神智昏迷。現在看費英的神情也極之相似。」

游天虹沉思着說道：「他的確厲害，竟然每次都得手，難道每一個女人都是意志薄弱的人？」

「連帶這一宗，前後總共是四宗，每一宗都離不開女人。由此看來，這傢伙可能眞有一種能令女人馴服的神秘魅力。」

「他財色兼收便罷了，爲什麼却偏偏拖我落水？」游天虹若有所思，喃喃的近乎自語地說。

「你打算怎麼辦？」

「失去了昨晚的機會，相信很難再找到這傢伙。雖然經過昨晚的交手之後，我已經認出了他的面目，但是，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呢？」

汪用想了想，又說：「可惜警方不諒解你，否則，你大可以利用警方的拼圖認人法。」

「是的，如果利用那方法，我一定可以把他整個模樣拼出來。可惜，警方未必會相信我的話，你瞧！我跟那傢伙在街頭上大打出手，林有竟說我們分贓不勻，可能又是遇上了賊阿爸之流。」游天虹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又說道：「而且，現場上有沒有我的指紋，那還成問題。」

「據我所知，指紋是極難僞造的，也難怪警方一口咬定所有案子都是你做的了。」

「這是科學昌明的時代，一切不可能的事，也變成了有可能。」

「根據極普通的原理，指紋之所以留下在現場上，主要是我們的手指有熱力透過的緣故。故此，即使有辦法假冒，亦未必就能這麼輕易留下。這麼看來，這傢伙不但身懷妖術，而且，還有些科學頭腦，否則難以成事。」

「無論如何，他是有備而來的。而我呢，眼下就處於下風。」

「我們認識了不少時日，我當然相信你的爲人。」汪用沉吟着：「但是，我怎樣才可以帮助你？」

游天虹苦笑了一下，然後說道：「到了現在，除了我自己之外，只有警方，才可以帮助我。」

「你不是開玩笑吧？警方正在到處找你，他們又怎麼會帮助你？其實，只要他們放棄通緝你，你便立即可以獲得自由了。」

「所以，現在就只能靠我自己了。」

「那你打算怎樣做？」

「我還沒有想到辦法。相信以後也難有昨晚那樣巧合，給我再遇上他了。」

「那麼，現在相信你一定很希望有個警方的人可以帮助你。是不？」

游天虹又是一下苦笑道：「除非眞是天開眼，否則警方怎會帮助我！我現在正是他們的通緝犯呢！」

「但是，確實是有一個警探可以帮助你。只要你認爲有需要，他一定不會出賣你的。」

「他是誰！」

「林浩探長的助手。」

「你是說……辛尼？」

「是的，你一點也沒有猜錯。」汪用說：「他是我的好朋友兼同學，這個人很够義氣的。他一向都很崇拜你，他曾私底下對我說過：游天虹怎會做出那些鼠輩之事？他是一個聞名江湖的千門奇俠，素來行得正企得正，相信這次他牽涉入一連串的盜竊案子裏，一定是給人陷害的。當他說這番話的時候，還顯得有點激動呢。」汪用略爲停頓了一下，又繼續說：「要不要把他找來？」

游天虹想了想，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辛尼是林浩探長數名助手中，最年輕的一個，也是游天虹認爲最信任得過的人。他雖然身爲警探，却十分敬仰「千門奇俠」游天虹。但是，游天虹一直不知道他跟汪用是同學。直至到現在談起來，游天虹也覺得這個辛尼，可能會助他洗脫這不白之寃。

汪用打了一個電話，約好辛尼在一間茶樓見面。

閒談間，汪用旁敲側擊，知道警方對一連串涉及「千門奇俠」的案子，十分重視，他只怕辛尼爲了職責所在，會採取行動對付游天虹，那豈不是弄巧反拙？

於是，他臨時改變了主意，對辛尼說道：「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說話，也覺得事有蹺蹊。」

辛尼說道：「但是，警方辦案，最主要是現場證據，經過檢驗後，那些指紋的確是游天虹的，所以，縱使我相信游天虹的爲人，但指紋的事又怎樣解釋呢？」

汪用立即說道：「我就是懷疑那些指紋是假的。」

「沒有可能的，上帝造人，同一模樣的，却有可能，但是指紋要找一個相同的，决不可能。」

「我的意思是：可以利用科學的方法去僞造。」

「那更加不會，犯罪的人，只要戴上了手套，自可避免留下指紋，又何必傷腦筋去僞造別人的指紋！」

「這就值得懷疑了，要陷害游天虹的時候，這方法不是十分受用麼？」

「這問題我也想過了。」辛尼沉思着說：「甚至我們探長也懷疑，可惜上頭的壓力太大，弄得他不知該怎麼做才好。」

「你可以帮我做一件事嗎？」

「什麼事？」

汪用說道：「我想找兩份指紋的藍本，一份是屬於游天虹的，另一份是新近數宗案子，現場所錄得的。可以嗎？」

「本來這是不可能的事。上頭知道了，我的責任可不少呢。不過，你找這兩份指紋，相信一定與公事無關。如果我沒有猜錯，大概你想替游天虹翻案，是不？」

「坦白說，游天虹生平帮過不少人，雖然沒有帮過我，但是，難道你忍心看見一個好人含寃莫白嗎？所以，我一定要以記者的身份去查明白這件事。」汪用說。

「好吧！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我決定帮你這個忙，但是，你可不能洩露給第三者知道，否則，我會受到內部紀律處分的。」

「請你放心好了，我是不會對任何人說起的。」

兩個人離開了茶樓之後，辛尼後來回到警局中去，一個值日警員對他說：「你跑到那兒去了，辛尼，你的上司正在到處找你呢。」

辛尼推開了探長室的門，但見裏面空空如也。

那警員又說：「都拉大隊到垂楊大廈去了，就是少了你這一份。」

辛尼一怔，問道：「是不是垂楊大廈？是不是楊柳大路那一間垂楊大廈？」

「這個我怎麼知道？總之，探長接到了綫報之後，就匆匆帶隊趕到那兒去。聽說游天虹就躲在那兒的一層樓宇中，有人看見他在一個記者的家裏出現。」

「記者？」辛尼心裏暗叫不妙。

但是，他沒有再問下去，因爲，他現在才恍然大悟：那個做記者的老同學汪用，正是包庇游天虹的人；當然，他不會不記得汪用是住在楊柳大路垂楊大廈的。

顯然的，行動就開始於他和汪用喝茶的時候。

辛尼心裏想：警方人手衆多，相信這次圍搜工作，一定出動了武裝警員。姑勿論能否捉到游天虹，相信多了他一個人和少了他一個人，也沒有多大分別吧。不如就趁住各人大舉出動的時候，跑到指紋部去看看。

主意拿定，他就跑到指紋部去。

辛尼想清楚了。汪用要是眞的包庇游天虹，也絕不稀奇。因爲他也實在很敬佩「千門奇俠」，希望有辦法可以帮助他。

警方這一次如果捉到游天虹的話，他相信汪用更加需要去研究這兩份指紋藍本；相反，如果游天虹機警逃脫了，汪用同樣需要這些東西。

於是，辛尼假借一些公事爲藉口，三言兩語，便哄着指紋部的一個同事，替他找到了這兩份指紋藍本。

然後，他才趕到垂楊大廈去。

大隊警員，已經把附近街道，團團包圍住。尤其是那一幢垂楊大廈，前後門都受到嚴密監視，如果游天虹眞的是在這幢大廈裏，相信一定無法可以逃脫。

大廈裏，汪用正理直氣壯的，在跟林浩探長理論。

原來他和辛尼喝完茶返抵家門時，便看見林浩探長帶人在那裏撬門。汪用說：「這不是警察世界，你們這樣做，簡直是强盜行爲！」

可是，林浩强調，他們憑綫報來捉人，已經按了很久很久的門鈴，還是沒有人應門，所以他們才命人撬門；當然，他們是持有入屋手令的。

汪用這一驚非同小可。如果裏面不是眞的有着一個游天虹，他當然可以大大方方的，打開門讓他們進去搜個澈底。但是，問題却在於汪用自己心中有數；只怕游天虹在屋子裏避無可避！

這是十樓F座，窗外面對正街，而且這種新大廈，所有的窗門，都有窗花，游天虹即使有辦法撬毀窗框的鐵枝，相信也難逃得出警們的包圍。因爲這是日間，不但大廈的前後街有警察，附近幾幢大廈的天台，也駐有警探把守。

在這種情況底下，汪用知道，只要打開這度街門，警方便可將游天虹手到拿來。

雖然游天虹不會怪他，但汪用却不希望讓警方捉到游天虹。

就在雙方堅持不下時，辛尼跑到十樓的走廊上來。

汪用打着眼色，希望辛尼可以替他解圍，可是，想不到辛尼反而勸他說：「汪用，把門開了吧，否則，你可能會被控阻差辦公！」

「你們憑什麼理由來搜查我的住所？我要反告你們警方施暴！」汪用直叫起來。

「那你儘管去告好了。」林浩說：「剛才我已經清楚告訴你，我們懷疑府上有通緝犯人。你再不開門，我們只有撞開它！」

辛尼再低聲的勸道：「一切已成定局，但法律亦不外乎人情，開門吧！」

汪用無可奈何，只好把鎖匙掏了出來，把大門啓開，讓林浩等人入內。

即使如此，他仍舊衷心希望游天虹聽到他們在門外吵了這麼久，能够及時撬開窗框的鐵枝逃去；因爲屋子裏一廳一房，幾乎一目了然，根本就沒有可供藏身的地方，只有冒險從窗口逃去！

可是，所有的窗框的鐵枝窗花，都是十分完好的，根本就沒有留下被撬過的痕迹。這令到汪用一方面吃驚，另一方面又感到奇怪。

因爲游天虹逃不出這裏，勢被困在屋內，

被捕是另一回事，他却百詞莫辯。

這四百尺左右的小單位住宅，轉眼便搜完了，裏面鬼影也搜不到半個。

汪用固然悄悄鬆了一口氣，辛尼也替他鬆了一口氣。

但是，游天虹到底隱藏在什麼地方？汪用明知道他是躲在這裏；林浩也相信這綫報値得相信，否則，他也不會大舉出動，前來搜索。

可是，床底下，衣櫃等等可能收藏的地方，都小心搜完又再搜，都無法搜出游天虹的痕跡，除非有暗格。

對了，一定有暗格！

林浩探長於是跑到隣居去，那是E座和G座，這是F座相連之處。

根據林浩的經驗，如果有暗格，只要把尺碼度一度，很容易就會發覺破綻。但是，量度尺碼的結果，證明此中並無可能有暗格存在；因爲兩座與隣居相連的地方，就僅有數寸厚的水泥牆壁，那是不可能收藏得下一個人的。

除非，游天虹會縮形吧。

林浩探長親自搜查了一遍，仍然是一無所獲！

但是，林浩正待收隊歸去之際，局長竟親自趕到了現場。

這令到林浩有點意外，過去的更大規模搜查行動，未必有局長在場；這一次他御駕親征，可能是外間的壓力太大。因爲失竊的，有他的富有朋友在內。

於是，局長就地下令，將整幢垂楊大厦，作地氈式的搜索。

結果，足足鬧了大半日，一些兒收獲也沒有。

汪用上班之後，透過報館的關係，發動全市的行家，對警方的行動，大舉攻擊，輿論也一致認爲，局長在濫用職權。

那一天的晚報，都大字標題，指出警察局長不該爲了討好一些富人，便假公濟私，擅入民居。

這麼一來，却引起了市長的注意，立即把局長召來，罵得他狗血淋頭。儘管局長强調爲了治安問題，市長也認爲他做得太過過份。

汪用除了給這件事弄得怒火攻心之外，就是莫名其妙，因爲，他無法知道游天虹到底跑到那兒去了。照理，警方這種突擊性的行動，游天虹事前是很難獲悉的。

他一直沒有發覺，自己的外衣口袋裏，有兩份指紋的藍圖副本。直至到出差的時候，才摸着了。原來是辛尼偷偷放到他口袋中去的。

汪用於是跑到那一家他經常光顧的冲晒店去。那是他朋友開的。

他把這兩份指紋副本留下，然後告訴他的朋友說道：「全都給我放大——儘可能放到最大最大，但一定要清楚，三小時之後，我再來取。」

他的朋友是個冲晒專家，這些小事，自然不成問題。

待他辦完了公事，返到報館交差之後，又再跑到那間冲晒店去，取回那些指紋照片和底片這才匆匆趕返家中。

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鐘了。

汪用剛開門入屋，還來不及開燈，立刻就給一個人喝住：「不許動！」

汪用聽得這聲音，不禁又驚又喜，因爲，他認得這是游天虹的。

他笑道：「是我，我是汪用啊！」

「汪用，你聽着，你要裝作若無其事的，否則，對面的警探，就會起疑心。」游天虹沉聲說道：「你開燈，然後才把窗簾拉攏，明白嗎？」

汪用覺得也是道理，這兒窗口對面，是另有樓宇的，萬一有警探窺伺，那就厭煩。於是，他照足游天虹的吩咐去做。

當窗簾拉好了之後，游天虹才由黑暗中走出來。

「你猜猜看。」游天虹笑道：「我知道一定會把你嚇壞了的。」

「是的，我故意拖延，希望你有辦法可以撬毀窗框上的鐵枝，由窗口逃走。」汪用說：「可是，後來開門入來，却發覺一切都完好無損。」

「我老早想過了，即使能夠撬開鐵枝，只怕也會給下面的警探發覺。何況，對面也可能有警探窺伺，那辦法是行不通的。」

「那麼，你到底躲到那兒去？」

「當然不是這個單位，但却沒有離開過這幢大厦。你猜是那裏？」

「無論你在那裏，警方都作地氈式的搜查過了。」

「偏偏就是有一個地方，他們沒有搜查過的。」

「天台嗎？水箱嗎？」

「不，是電梯的頂上。」游天虹笑了笑，說：「我在那兒蹲了大半天，蹲得脚也有點痳痺了。」

汪用恍然大悟。但是，他仍然無法明白游天虹事前怎麼會知道警方來搜查？他問道：「你難道也有綫人？否則，你怎麼會知道麼他們來了？」

游天虹說道：「以我目前的處境，警惕性當然特別敏感的。我一發覺警車在門前街上停下來，便想到是怎麼一回事了。何況，警車的威勢，是人盡皆知的，車未到聲先到，這等於叫我快些逃而已。」

「你眞機警！」

「我給他們抓去了不要緊，最怕害苦了你。」游天虹說。

汪用又問：「你什麼時候返回這裏的？」

「天色入黑之後。」

「爲什麼你不把窗簾拉上？」

「你想想，萬一對面樓宇有警方的人監視這裏的動靜豈不是糟糕？」

汪用想想，覺得也有道理。是的，如果有人用望遠鏡窺伺這裏的動靜，只怕一定會懷疑起來。故此，游天虹既不敢開燈，也不敢把簾子拉攏。

汪用又問：「吃過了東西嗎？」

「只吃了一些麵包。」

「還好我帶了宵夜回來。」汪用把一包東西攤開，放在枱上。

可是，游天虹却沒有心情去吃，問道：「你跟辛尼談成怎樣了？」

汪用道：「當初我也懷疑他從中作怪，但後來想想，我們一起喝茶時他沒有離開過我半步。這次搜查，顯然與他無關。」

「可能有人跟踪偷聽你們談話。」

「不會的，我根本沒有告訴過辛尼，你在我這裏。」汪用說：「我臨時改變了主意，只向他討來兩份指紋的副本，一份是你以前留下的指紋；另一份則屬於新近在數宗刧案現場所錄得的。」

汪用說着，把一大叠放大的指紋照片，放在枱上。

游天虹未看那些照片，先問汪用：「你眞的沒有把我的行踪告訴過辛尼？」

「是的。」

「那麼，誰知道我在這裏？」

「你一向十分小心，沒有可能自露行踪的。」汪用忽然驚叫起來：「難道，又是那個傢伙？」

「誰？」

「就是那個僞冒你的人。」

「嗯……如果眞的是他，他也的確厲害得很。」游天虹說。

汪用把一大叠照片分作兩堆，說道：「這是你的——在你的個人資料裏找出來的；這些則是新近數宗刧案的現場資料。辛尼雖然靜悄悄放入我的口袋中，但是，我看見他在上面批了一些字跡，也分辨得出來了。」

游天虹看了一遍，道：「表面看來，兩者之間並無差異。」

汪用把一個放大鏡放在照片上，反反複複的看完又再看。

他最後把一張照片交給游天虹說：「你看清楚，並非沒有破綻的。」

游天虹在放大鏡之下，看出那些放大的指紋，印得十分清楚，正是身份證上所捺下的一樣——整整一個完整的指紋。

那是一隻食指的指紋。

可是，在同一的食指指紋上，却較爲模糊。但兩者都是屬於右手的。

游天虹想了想，說道：「你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嗎？」

「當然，這是故意印下來的，這是無意間留下的。」汪用說：「故意印下的，大概是你的，無意留下的，大概是僞冒的。」

游天虹笑道：「破綻並非在這裏。」

「那麼，在那裏？」

「你想想，有意給人捉住手指印下的指紋，當然是十分清楚的。至於他們在現場錄得的，當然是較爲模糊了，這不能說是破綻。」游天虹細心分析着，說：「主要是那些紋裏出了毛病。」

汪用怔了一怔，又問道：「在那裏出了毛病？」

游天虹一邊用放大鏡，一邊用一枝牙簽指示着那些放大的指紋說：「你看，這是皮膚上最幼細的紋，但這張就是沒有。朋友，你帮了我極大的忙，如果不是你把照片放大，恐怕警方也只憑表面來判定一切。現在我明白了。這傢伙可能戴上了一對膠手套，上面有我的指紋。可惜，經過細心分析，放大之後，皮膚和人造指紋，立即可以分別得出。」

汪用喜出望外。他現在比中了一條頭獎六合彩更加開心。

當初，他只以爲在放大了的指紋上，發現一些僞冒的痕跡。

例如：游天虹的眞正指紋，可能有些無法給對方仿造得十足的，那就是破綻。却想不到，指紋仿得十足，就是憑了游天虹的常識和觀察，發覺了破綻而已。

汪用又問道：「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

游天虹笑道：「運用一下你的頭腦吧！」

汪用想了想，說道：「就在報紙上公開分析，好嗎？」

游天虹拍拍他的肩膊，道：「相信只有記者才有這種權力。」

汪用立即打了個電話給報社方面。他對社長說：「我有極之重要的新聞，請留着頭條的位置給我。」

社長對汪用素來頗爲信任，終於等他趕回去。

汪用帶備所有的資料，跑回報社，直入社長室，分析着說：「這是游天虹被人陷害的重要證據。你瞧！這是軟膠製造的指紋，所以放大之後，再在放大鏡之下分析，那是沒有皮膚幼紋的，這是利用最新科學方法製成的人造指紋，完全不同前者。社長，報紙是人民喉舌，我們要主持正義。」

社長想了想，道：「資料來源呢？」

「報紙有權保守一切有關資料來源的。何況，經過今天全市晚報的反應，行家們都支持我們，可不是嗎？」

「嗯……」社長沉思片刻，終於說道：「好吧！連同警方濫用職權，搜查民居的那一段，連貫在一起，叫編輯發頭條。」

社長說着，在通話機上，按了一下按鈕，把編輯召到社長室來，面授機宜。

汪用在記者專用的辦公桌上，親自撰寫了一篇專文，分析指紋的常識，竟也是說得頭頭是道。

翌日，汪用服務的那份民聲早報，刊出了一大篇文章，令到警方極之尷尬。

當然，最憤怒的還是局長，他備受輿論攻擊，罵他和他的下屬是飯桶的字眼，在報章上幾呼之欲出。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這是個自由世界，報章固然也有言論的自由，何況報章上刊登的也都是事實。

於是，責任只好推到林浩探長的身上去。林浩有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

民聲早報上刊出的汪用特稿，是最惹人注意的。汪用指出眞假指紋的辨認仍不够清楚，以致冤枉了好人等等。林浩探長看看，亦以爲然，只是局長覺得報館方面故意與警方爲難，爲之大發雷霆。

游天虹在汪用的家裏，一口氣看了十份早報，有些刊出了汪用這裏的地址，說警方曾到此搜查；有些只是指責警方綫報失準，不該擅入民居等等。

這一次，游天虹覺得汪用因禍得福，不但大出風頭，甚至全市行家都在支持他。

事情似乎鬧大了。有些報章甚至公開質問警察局長：警察的薪金是誰支給他們的？警察局長是否由富有人家支給特別津貼？否則，爲什麼局長會爲富人失竊，而捉賊捉到無辜的民居？

諸如此類的問題，實在令到警察局長爲之啼笑皆非。

汪用又要返回報館去。游天虹一直不敢把窗簾拉開。但是這裏的食物，差不多都吃光了，所以游天虹要汪用在附近士多店辦些伙食回來。然後再上班去。

汪用拉開街門，正待離家外出，突然有人衝了過來，喝了一聲，道：「不准動，擧高雙手！」

游天虹因爲恐怕隣居瞥見，所以當汪用離去時，他先躱在門後的士多房裏。現在，聽到了這麼一聲呼喝，他還道對方可能是警探。

當然，那只是一時錯覺而已。

警探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人，根本不必這麼緊張的。

汪用則在錯愕中，給那手拿尖刀的陌生人，推進了屋子裏。

大門立即關上了。

「你是誰？」汪用本能地問道。

「你別理我是誰？」那人咬牙切齒地問：「我問你，你是不是姓游的朋友？」

「是又怎樣？」汪用知道他問的，一定就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你叫汪用，是不？」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在報紙上看到了這地址。」那人又問：「你怎麼知道游天虹是被人陷害的？」

「大概是冒充他的人，手法低劣了。」

「你在利用報紙造謠。」

「我寫的每一個字都是事實。」

「那麼，我又要問你。你可知道，我來找你幹什麼？」

汪用道：「我正要這樣問你。」

（未完・二）

珠緣佛劫龍鳳配

出師難報捷 施毒耍陰謀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一龍喬裝扮韓仲屏來到甘凉道上，遇到了白揚堡副總護法姜堃先殺他一個下馬威，姜堃懷疑是路雲鵬所幹，遇到自己屬下朴登，告知是韓仲屏所爲，因葉一龍事前和朴登說是韓仲屏聯合常鴻年爲首與五行院爲敵，原因是白揚堡主楊擎宇與達噶寺、五行院攸關，故先發制人對白揚堡不利，而事實上葉一龍喬裝韓仲屏更將達噶寺兩胡僧多顏和班都襲擊擄走，稍挫五行院的兇燄。另方面由天地雙丐、郝南鴻協助常鴻年對付五行院派出來的玄武堂主司空神機和金牛堂主歐陽懷慶，還有一殺手毒人黨天雄，他們出動是搜覓常鴻年、韓仲屏的下落，查探三才院主掌珠鳳郡主行踪，雙方相遇，展開惡鬥……

彭北壽嘆息一聲，說道：「老朽詫異梁院主爲何不將六合門主取而代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魚雁往返頻頻，梁院主答語隱晦，顯然是心有顧忌！諒另有叵測之念。」

毒人黨天雄向彭北壽狠狠的望了一眼，陰惻惻冷笑道：「尊駕究竟是那一邊的，爲何誣蔑敝院主心懷叵測？」

彭北壽淡淡一笑道：「老朽與梁院主乃昔年至交，那能誣蔑之理，事實上貴上目的志在訪覓返魂珠及武功秘笈兩物下落，其餘均是障人眼目之計，請問三位，貴上查出了沒有？」

司空神機道：「這尚未查明。」

彭北壽笑笑，注視了黨天雄一眼，道：「故而梁院主命你扮作毒人，一則嫁禍於苗疆，再可逼使返魂珠重現。」

歐陽懷慶大怒道：「彭老此話是何所指？」

彭北壽道：「難道這話說錯了麼？」當初在雙燕堡之時，擁翠山莊少莊主丘象賢及扶風嶺廖鐵獅首蒙毒害，無非是嫁禍於苗疆，志在逼迫郝南鴻找出解救之藥，豈料郝南鴻也在雙燕堡作客……」

話尚未了，司空神機已忍不住，大喝一聲，道：「彭老，你莫非與敝院主作對麼？」

「那倒不是！」彭北壽冷笑道：「不過志不同道不合而已！」

毒人一聲不發，突然疾射而出，立掌如刄猛劈彭北壽雙肩，勢如奔雷，端的快極。

他乃五行院中一等殺手，舉手投足無不殺氣凌厲，武功泛泛之輩一招必死，但飛天蜈蚣彭北壽凶邪巨擘，身形奇快閃入暗中不見。

司空神機見彭北壽不戰而退，心知有詐，喝道：「黨兄留神！」

語聲方落，眼前人影疾閃，四個面目森冷勁裝老者，手執一柄雪亮鋼刀將司空神機歐陽懷慶兩人圍住。

毒人那面亦有七人手持鋼刀分立七星方位圍在核心。

但不見彭北壽蹤跡。

這十一人，鋼刀振腕蓄勢，刀式各異，却幻出無數寒星，分明是一極厲害的刀陣。

司空神機三人均是武功上乘高手，那有瞧不出這刀陣威力無匹，涵蘊着極巧妙的變化，不禁心頭一沉。

匿在暗中的天地雙丐等人注視着雙方拚搏情形。

辛鐵涵道：「據老叫化所知，這飛天蜈蚣彭北壽與梁丘皇本是一丘之貉，但許多年來彭北壽一直避着梁丘皇，大概是彭北壽當年亦吃了梁丘皇暗虧。」

巧手翻天衛童頷首道：「辛老說得正是。」

薛海濤低噫了一聲道：「彭北壽今晚帶得人手甚多，這四外隱伏得不下數十人，看來今晚他們三人必凶多吉少，此乃梁丘皇始料不及的事。」

只聽司空神機大喝道：「彭老爲何藏身不出？方才始終不明白彭老何故反臉成仇？」

暗中傳出彭北壽冷冷語聲，道：「司空堂主自然不明白，但梁丘皇心內却明白得很，三位如願束手歸順，老彭願重用三位！」

司空神機冷笑道：「姓彭的，你做夢！歐陽兄！咱們上！」兵刃倏亮，振腕猛攻。

那面七人亦同時往毒人黨天雄攻去。

七人似久經訓練，刀勢疾逾奔電，表面上看來似雜亂無章，其實配合得天衣無縫，顯然專爲對付五行院殺手而訓練。

藏在暗處的天地雙丐等人均瞧出了這點。

鐵筆震九洲田非吾道：「那彭北壽是個有心人，訓練成這些人專爲尋求破解梁丘皇手下武功！」

「不錯！」六眼神獮霍元揆道：「我眞不懂，自古以來，邪正不能並存，却未聽得邪惡與邪惡之爭。」

笑面如來邱浩東嘻嘻一笑道：「霍老二，人怕傷心，樹怕剝皮，如非常鴻年彭北壽對梁丘皇恨到了極點，怎能如此！」

突然只聽一聲大喝，毒人黨天雄刀光疾閃，對方兩人胸前飛濺鮮血，刀勢之快，無與倫比。

其他五人亦自刀勢迅快，划過毒人軀體，立時生起一片裂帛之聲，受傷兩人猶自未退，劈刀砍向黨天雄肩頭。

只見毒人黨天雄外衣割破，內裏白布似鬆落的裹脚布般散脫滑下，肩頭亦被砍實，一陣劇痛，不禁喉中發出怒嘯，刀招更快，勢如山湧。

被毒人划傷胸口的兩人刀招砍出後，業已不支，暗中又竄出一雙瘦小矯捷漢子接替兩人，刀陣配合得嚴密無縫，存心使毒人黨天雄筋疲力竭，束手就擒。

那邊司空神機歐陽懷慶以二敵四，打成了平手，雖施展平生絕藝，但却佔不了絲毫上風。

司空神機心內憂急，大喝道：「黨兄，何不施毒！」

毒人黨天雄何嘗不知用毒，在激烈拚搏時業已暗中施展，怎奈宛如泥牛入海，一點動靜俱無，可見飛天蜈蚣彭北壽有備而來。

苗疆擅長用毒，飛天蜈蚣彭北壽亦以用毒精擅，有異曲同功之妙，黨天雄不禁暗暗震顫，暗道：「臨行之際，院主雖交一種奇毒，但不至萬不得已時絕不可施展，否則恐同歸於盡！」

人那有不怕死之理，尤其是這等凶邪，怎知大義凜然，雖死猶生的大道理，臨危之際猶存好死不如惡活之念，所以黨天雄也不例外。

約莫一頓飯光景過去，黨天雄刀勢更見犀利威猛，對方傷在刀下的已有六人，但對方增補者永遠是七人，捨死拚搏。

司空神機、歐陽懷慶也是一般，永遠是四面受敵，漸感力不從心。

藏在暗中的巧手翻天衛童道：「那黨天雄護身螢光因衣綻破漸滅，倘老朽料得不錯，黨天雄囊內尚貯有一種不可解救的奇毒，絕不能任它落入彭北壽手中。」

苗疆少主郝南鴻詫道：「黨天雄不會發出與敵同歸於盡麼？」

衛童搖首道：「黨天雄有貪生之念，必不致施毒，老朽意欲偷竊到手。」

田非吾道：「衛老不可輕身涉險。」

衛童道：「老偷兒自有道理。」

這時，雙方拚搏慘烈，彭北壽這方受傷倒地的不下十餘人，司空神機、歐陽懷慶及毒人黨天雄三人臂股等處鮮紅血液亦涔涔溢出。

黨天雄由於衣衫殘破，護體螢光漸滅，心中大感憂急，雙方拚搏只憑夜眼、雙耳聽風辨位。

驀地，螢光全熄，唯聞喝叱連聲，兵刄破風帶起刺耳銳嘯，黑暗似漆，不見人影刀光。

毒人黨天雄只感腰際微微碰撞了一下，肩頭一陣劇痛，情知不妙，不禁面色大變，一柄利刄脫手噹啷墮地。

暗中火光速閃，樹叢中忽亮起五支松油火炬，只見五人簇擁着飛天蜈蚣彭北壽緩步走出。

司空神機、歐陽懷慶及黨天雄三人肩背上各釘着一隻長約尺許紫黑鐵足毒蜈。

彭北壽哈哈揚聲大笑道：「梁丘皇門下武功着實不弱，但也有力拙成擒時！」

司空神機只覺肩頭奇痛澈骨，不禁面色慘變道：「彭老與敝院主交情莫逆，爲何反臉成仇？」

彭北壽面色一沉，道：「老朽不打算殺害你們二人，爲何成仇，梁丘皇心中自然明白，老朽這三隻天蜈專能咬破護身氣功，吸吮人血增長功力，你們二人能免去一死算是不幸之大幸。」說着兩指交彈擊出響聲。

兩隻毒蜈立即離開司空神機、歐陽懷慶肩背上飛向彭北壽而去。

彭北壽喝道：「兩位快走速轉告梁丘皇，他不能永龜縮在五行門內，及早露面一搏生死。」

司空神機、歐陽懷慶知不可久留，匆匆望了黨天雄一眼，轉身如喪家之犬般奔去。

黨天雄已是渾身戰顫，只覺毒蜈吮血吸力奇猛，令他無法禁受，暗中一咬牙，忖道：「不如同歸於盡。」反手探懷，發覺革囊空空如也，不禁面色慘變。

彭北壽尚不知他革囊已爲巧手翻天衛童盜去，見狀認爲他怕死，冷笑道：「老朽仇者只是梁丘皇一人，故而決不妄殺，只要尊駕能將五行院所知隱秘實話實說，老朽當敬你如上賓。」

黨天雄道：「在下所知不多，恐尊駕未能如願。」

彭北壽略一沉吟道：「這也是實情，只須盡其所知見告，老朽此舉端在使梁丘皇喪胆魂落，於願足矣。」反手一揚，毒蜈立時鬆噬，離肩飛投向彭北壽大袖中。

突然生起一陣狂風巨颷，火炬全滅，一片沉黑如漆，風勢之强猛，力能推山撼岳，人根本無法沉樁立住，不由自主地踉踉蹌蹌，東倒西歪，旋盪無定。

假使在大白天裏，那砂塵掀天翻湧，風雲之丕變，足以驚心動魄。

狂颷不到半盞茶時分倏地停住，飛天蜈蚣彭北壽在風起之際雙手抓緊一株古樹巨根，埋首伏身，耳聞呼嘯如潮，山崩地裂、樹木斷折之聲不絕於耳，那砂石打在他身上如受重擊，疼痛難耐，俟風定方立起身來，由於沉黑如墨，窮極目力不見有何動靜，呼喚數聲也不見回聲，皺了皺眉，掣出一柄夜行火摺。

啪的一聲，暗中頓時生起一道熊熊火焰，火光映射下，彭北壽已變成一個灰人一般，蓬頭散髮。

眼前的景物大變，到處都是斷幹折枝，黨天雄已沒了踪影，不禁一怔。

只聽暗中傳來常鴻年語聲道：「彭老師，此風也起得太突然，險境不可久留，咱們不如快走！」

彭北壽問道：「常總舵主，那毒人去哪裏？」

「不知何往。」

只聽常鴻年發出一聲長嘯，播迴夜空裊裊不絕。

彭北壽頓了頓足，振臂穿空騰起，迅即杳然。

× × ×

西北景物一到秋天景象中充滿蕭索蒼涼，黃葉凋飛，蘆葦翻白，雁唳長空，極目無際，一派肅殺氣象。

在那黃澄澄土道不遠土岡上，白楊圍繞着一座小小土屋院落，廂房內坐定葉一龍，愁容滿面，不住地長吁短嘆。

身旁依偎着蘋兒，柔情如水，含着如花笑靨，軟語輕聲道：「公子不用愁急，賤妾料定老夫人及二位姑娘均吉人天相，安然無恙，凡事欲速則不達，操功則亂，謀定後動才是。」

葉一龍凄然搖首道：「家母身在危中，豈有爲人子者坐視無動於衷？」

蘋兒嫣然一笑道：「賤妾知道公子心情，此刻一雙賊禿分開審訊，反覆對供，以明有無捏造虛詞，須知金塔寺不但天竺高手如雲而且步步都是死亡險域，若輕身涉險，萬一失閃豈非更使老夫人抱憾！」

葉一龍默然無語。

蘋兒又道：「賤妾已發出飛訊稟知衛童老前輩，不久即有回信到來！」

葉一龍長嘆一聲道：「在下不是不明白，只是方寸已亂而已！」

門外起了一陣急促步履聲，只聽傳來黎環語聲道：「稟蘋姑娘，衛老前輩有信到！」

蘋兒忙道：「有請！」她知此信必由丐帮高手帶來。

門外趨入一蓬首垢面老化子，向葉一龍、蘋兒抱拳躬身，道：「老叫化勝太乙參見少俠、蘋姑娘！」

葉一龍忙伸手一攔，道：「在下愧不敢當，老英雄少禮，請坐！」

勝太乙乃丐帮高人，一身武功內外兼修，爐火純青，已臻化境。見葉一龍丰神飄逸，溫文知禮，不禁大感驚喜，道：「難怪敝帮兩位長老，平日眼高於頂，向不服人，却對少俠器重有加，結爲小友，今日一見，果然不虛！」

葉一龍含笑道：「那是兩位老人家提携晚輩，過承謬獎，不勝汗顏，勝老英雄是剛剛到。」

勝太乙欠身坐下，道：「老叫化五天前即奉天地二老之命趕來相助少俠，但敝帮却有一套快速傳訊之法，老叫化趕至分堂，飛訊即接踵而至。」說着自懷中取出一函，並一束油紙緊紮包裹，遞向葉一龍，接道：「請少俠過目。」

葉一龍謝了一聲接過拆閱。

蘋兒却忙於準備酒食，擺設杯筷。

葉一龍看完衛童手書後，愁顏盡舒，微笑道：「天幸苗疆少主郝南鴻信服天地二老之言，聽從『以毒攻毒，先發制人』之計。」說着手指油紙包，接道：「這包內均是苗疆不可解之奇毒配製藥物麼？」

勝太乙道：「不錯。」

葉一龍頷首道：「天地萬物，相生相尅，不可解者必有其解，只是吾人不明究竟而已。」

勝太乙道：「少俠說得不錯，只要找出解法，便是梁丘皇授首之期。」語聲略略一頓，又道：「老叫化另奉天地二老密諭，說是少俠令堂陷身金塔寺內，命老叫化勸慰少俠勿須憂急，謀定後動，用調虎離山、聲東擊西之策，少俠以韓仲屛身份救出令堂並不太難，但俟尋出解開苗疆奇毒解藥後再說。」

葉一龍聞言不禁長嘆一聲，目中淚光瑩然欲滴。

蘋兒忙岔開話題，向勝太乙示一眼色，嫣然嬌笑道：「勝老英雄遠來相助心感，我先乾爲敬。」舉杯相敬一飲而盡。

勝太乙會意，酒到杯乾，忙道：「敝帮消息靈通，老叫化雖未親眼目睹毒人黨天雄與飛天蜈蚣彭北壽激搏情形，却詳情盡知。」遂敘出當晚情形，又道：「黨天雄被彭北壽毒蜈所嚙，力竭成擒後，衛老及敝帮天地二老正欲設計刦走黨天雄之際，忽起一陣怪風，草飛石走，又是深夜，輕而易舉地將黨天雄刦去，此刻常鴻年與彭北壽兩人猶蒙在鼓中，還認爲黨天雄趁隙逃去哩。」

蘋兒、葉一龍兩人聞言不勝驚異，嘖嘖稱奇。

勝太乙長嘆一聲道：「敝帮人手衆多，遍佈南七北六十三省，難免良莠不齊，五行院奸細混入敝帮內想來不少，故天地二老行事慎秘，除了二老深信之人諒無人察覺我等舉動，爲防萬一計望少俠在外相遇老叫化時務請故作不識，如有所命，請傳聲示知。」

葉一龍道：「這不是太冒犯了老英雄麼？」

勝太乙正色道：「不要說少俠是天地二老忘年之交，就是看在少俠是敝帮大恩人份上，也該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葉一龍忙道：「在下愧不敢當，舉手之勞何敢言恩！」

勝太乙似憶起一事，急道：「咳，老化子猶忘懷一件重大之事相告二位。」

葉一龍見勝太乙說得如此鄭重，忙道：「什麼重要之事？」

勝太乙道：「臨行之際，衛老託轉，說是鳳郡主等人已返回三才院去了。」

葉一龍與蘋兒不禁相顧呆住。

勝太乙道：「令師有信給衛老，說梁丘皇因鑒於事態嚴重，連遭重挫，必不罷休，又不敢擅離五行院，皆因畏忌三才院主狄洛，恐狼子野心，對三才院主狄洛暗算，老叫化也不甚清楚，但鳳郡主另託交一封手書面致少俠。」說着從貼身懷中掣出一函，遞與葉一龍，接道：「老叫化向須去白揚堡楊擎宇處一探，天地二老嚴命防患未然先發制人，不可任其坐大。」說畢立起告辭離去。

× × ×

天交申刻，血紅色的太陽斜懸天邊，映射茫無邊際草原，泛出眩目的異彩。

驀地，草原盡頭現出十數匹駿馬，風馳電掣奔來，爲首騎上人是一四旬左右中年人，面膚白皙，三綹短鬚，劍眉虎目，法令深勒，頭戴一頂方巾帽，身着一襲箭袖錦袍，英氣逼人。突然一勒繮轡，坐騎前蹄猛的高昂，揚了揚放下倏地頓住，手指土崗上土屋，道：「此處是何人居住？」語音宏亮聒耳。

後隨十數騎紛紛停鞍，一個彪形大漢答道：「回堡主的話，此屋僅住一雙土著夫妻，以畜牧行獵爲生，他們向不與江湖人物交往……」

爲首騎上人正是白揚堡主鐵臂書生楊擎宇，似是不耐煩，揮手止住此人說話，沉聲道：「那韓仲屛小賊神出鬼沒，越是顯眼不注意之處越要提防，倘非如此，本座急可親自出巡及拜望各處友好訂盟。」

只聽一老者道：「其實堡主無須親自拜望，只要書一請柬則可，韓仲屛小醜跳梁之輩，何足重視。」

楊擎宇面色一寒，冷笑道：「韓仲屛一身所學盡得梁丘皇院主眞傳，威名震動大江南北，姜埜等人生死不明，本座怎能掉以輕心。」立時命三人前往土屋一探。

三騎如飛而去。

楊擎宇突然感座騎驚蹶，情知有異，神色一變，一個身子猛地離鞍拔起三四丈高下。

只見那匹座騎四蹄癱軟歪倒在地，嘴吐白沫斃命。

其餘騎上人不覺大驚失色，紛紛躍下探視。

楊擎宇翔飛飄然落地，見狀神色大變，驚道：「罹受奇毒所致！」

但，不知這毒是何時何地何物所罹，爲何單單毒了楊擎宇座騎？其餘安然無恙？更爲何放過騎上之人？

分明意在殺鷄儆猴？

此是何人所爲？

是苗疆少主郝南鴻？還是飛天蜈蚣彭北壽？抑或玉面哪吒韓仲屛？

饒是楊擎宇一方梟雄，也不禁自心底泛上一縷奇寒，機伶伶連打了二個寒噤。

這時，那三人縱騎自土崗返回，稟明屋空無人，想是土著夫婦出外畜牧尚未轉回，但發現堡主楊擎宇座騎被毒斃，不禁面面相覷。

楊擎宇並非從白揚堡出來，而是出外返回白揚堡途中，任他雖是一方梟雄，見多識廣，却無法察覺那頭駿馬因何罹毒。

匪徒竊竊私議，仍不能找出一絲端倪來。

楊擎宇面色鐵青，目中威稜逼射，冷笑道：「楊某與你勢不兩立。」

一個紅臉老者佯咳一聲道：「堡主諒已知何人所爲？」

楊擎宇冷笑道：「必是韓仲屛所爲無疑。」

當然——

這猜測是對的，韓仲屛踪跡便落在邊塞，除了他還有誰？

有人應聲，說道：「堡主，既是韓仲屛小賊所爲，堡主是否傳信五行院主梁丘皇？」

「無須！」楊擎宇道：「梁丘皇院主已有書信到來，遇上韓仲屛格殺勿論！」

說時，去路白揚堡方向奔來一騎快馬，騎上人神色匆惶，楊擎宇認出本堡屬下，喝問何事。

來人滾鞍下騎，稟道：「堡內四名武師不明不白斃命，遍體不曾發現可疑傷痕，又未發現可疑人物，請堡主定奪。」

「什麼？」楊擎宇驚得面色大變，喝道：「咱們快走。」由手下讓出一騎，掠上鞍背率衆如飛奔去，轉瞬，人騎如豆，杳入夕陽餘暉中……

土崗上，忽現出葉一龍、蘋兒一雙身影。

葉一龍說道：「此必是丐帮高人勝太乙所爲，使楊擎宇自顧不暇，無力旁及外事。」

蘋兒道：「公子趁此良機參悟那苗疆奇毒解救之法，亦好早日去那金塔寺救出老夫人。」

葉一龍微微一笑，道：「在下幸遇醫聖，過蒙眷愛，得他老人家傾囊相授，稍諳醫藥歧黃之術，看似不可解者其實可解，俯仰都是，在下盡三日之期似可配好解藥。」

「眞的麼？」蘋兒嫣然欣喜不勝，嬌笑道：「公子怎有現成藥物。」

「嘉峪關內有一藥舖，配藥不難，但有三味主藥可在山谷墟墓間採集，天色一明，我等即可起程前往。」忽臉色一變，低聲道：「有人來了！」

兩人裝成一雙愛侶，並肩指點日落映照草原之美。

忽聞一冷沉語聲傳來道：「老叫化可否冒昧請問賢伉儷一句？」

葉一龍、蘋兒故作一怔，別面循聲望去，只見距身五丈開外一列橫身站着三個老叫化。

三老叫化都是蓬首垢面，臉色蠟黃，短衣褂褲，中立者是一麻面，掀唇蒜鼻，露出一口參缺不齊的板牙，各手執一根竹杖。

說它是杖，毋寧說棍更確切些，徑粗如臂，多年磨擦，色澤油光滑亮。

葉一龍抱拳略拱道：「不敢，三位想是丐帮高人？不知有何見問？」

中立老丐咧嘴淡淡一笑道：「賢伉儷諒亦是武林中人，老叫化名鐵極，其他二人名喚董清寧、原洛，諒必有所聞。」

葉一龍長長哦了一聲，面露驚異之色，道：「原來是卓著盛名的風塵三丐，在下有眼無珠，失敬失敬。」說着，長施一揖。

鐵極道：「無須客套，老叫化向尊駕打聽一人，係敝帮同門名喚勝太乙，不知現尚在尊駕處？」

葉一龍面色微寒，淡淡一笑道：「勝太乙之名在下頗有耳聞，但素昧生平，何至於落在敝處。」

鐵極不由放聲大笑道：「尊駕謊言委實編得不高明。」

葉一龍愕然道：「什麼謊言？在下不明閣下之意。」

鐵極冷冷笑，道：「敝帮行走江湖，別有留下訊號之法，只有敝帮中人自己知道。」

葉一龍道：「閣下是說勝太乙尚在敝處，但在下爲何要隱瞞三位，看來三位與勝太乙不和，追踪而來，可惜愚夫婦實未與勝太乙謀面。」說着面色一沉，冷笑道：「三位如不從速離去，可別怨我韓仲屛辣手無情。」

此言一出，風塵三丐不由心神猛凜，各各退後了一步，鐵極目中精光逼閃，說道：「原來尊駕就是韓仲屛！」

葉一龍沉聲道：「不錯，在下正是韓

仲屏。」

董清寧忽然疾如電閃向韓仲屏拍出一掌。

只聽啪的一聲脆響，掌力相接，董清寧身形震得躍了開去，面色一變，目露獰惡之色。

原來蘋兒不忿風塵三俠傲慢無禮，已按奈不住，一見董清寧出掌猝襲葉一龍，立即揮掌迎出。

葉一龍冷冷一笑道：「久聞風塵三丐生平行事專憑胸中好惡不問曲直，今日一見果然不虛，我韓仲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三位無事生非，如不略施懲處，傳揚開去，韓仲屏顏面何存？」

蘋兒道：「殺鷄焉用牛刀，賤妾代勞就是。」

風塵三丐性最狂傲，但韓仲屏之名已威震江湖，三丐也不敢大意，鐵極暗道：「這韓仲屏乳臭未乾，武功再好也未必如傳言之甚。」自恃成名多年，豈能望風而逃，頓時發出震天狂笑。

笑聲一止，風塵三丐倏地面色慘變，只覺胸口氣湧血逆，腹痛如絞，目泛驚悸之色。

葉一龍立時飛身出指點昏風塵三俠。

蘋兒不解其故，詫道：「他們也許是奉了天地二老之命趕來相助，公子爲何一開始就對風塵三丐懷有敵意！」

葉一龍道：「勝太乙與他們誼屬同門，但彼此水火難容顯而易見，蘋姐妳未聽鐵極說丐帮中人有其種別聯絡之策，三丐循勝太乙留下暗記追踪而來，但他們却不明瞭暗記圖訊究竟是何所指，可見勝太乙另有深意，倘非勝太乙心腹親信，即使本門中人亦不知情。」

蘋兒頷首道：「丐帮弟子衆多，難免良莠不齊，天地二老故不能不愼重，看來三丐亦被梁丘皇網羅收用。」

葉一龍道：「是以在下擇非常手段，何況我等有事在身，待勝老英雄返轉，一切自明。」

葉一龍將風塵三丐扶回土屋。

黎環烏雲飛葛林郝元霸立時趨前詢問情況。

葉一龍道出經過詳情，並道：「那楊擎宇雖趕回白揚堡，因座騎在此無緣無故被毒斃，胸中定難釋疑，必遣人重來查探，我等不能拖累屋主夫妻，贈金暫離將所養牲畜趕入關去賣掉，有勞四位把楊擎宇座騎移去爲感！」

黎環四人遵命離去。

蘋兒道：「我等如果離去，那風塵三丐也要帶走麼？」

「當然要帶走。」葉一龍道：「在下不能先入爲主，更不能越俎代庖，也許懷疑有誤，應由丐帮審問執法，諒勝太乙不久即回，免得在下多費一番手脚。」說着面現愉快的笑容。

蘋兒見葉一龍神態從容，面帶微笑，却掩飾不住眼神不時流露出憂慮之色，心知他爲其母姐躭憂，不禁暗嘆一聲，遂笑顏轉過話題，生似新婚燕爾，鶼蝶情濃。

果然爲葉一龍料中，不到頓飯光景，勝太乙在外匆匆趕回，一眼目睹地面躺着風塵三丐，不禁一怔。

葉一龍微笑道：「恭賀勝老英雄將楊擎宇引回白揚堡，肘腋之變使他不敢寸步稍離。」繼敘出制住風塵三丐前後經過詳情。

勝太乙大喜道：「天地二老眞乃料事如神，知敝帮有人暗中勾結梁丘皇，但無法查出，命老叫化趕來嘉峪關，故意放出風聲老叫化西北有事，沿途留下難明用意暗記，原來是他們三人。」說時目露歉疚之色，又道：「老叫化尙拿不準此計是否有效，是以暗記到此爲止，更未曾料到他們三人來得這麼快，幸少俠洞悉其奸將他們制住。」

葉一龍道：「既然如此，煩勞勝老英雄將他們帶去，在下等暫時撤離，三日後再行相見。」

蘋兒、葉一龍雙雙一抱拳，共道了一聲：「勝老英雄珍重。」並肩飄然出得屋外而去……

× × ×

三才院隱藏在邛崍西南深嶺絕壑中，鬱林蒼碧，古木參天，亘古難有人跡，險邃深僻已極，院外飛瀑流泉，琪花瑤草，四季如春，映掩紅牆綠瓦，丹甍崇簷，殿閣輝煌燦爛，宛如人間仙境。

林間，突現出一高挽髮髻，面如滿月，三綹黑鬚老者，飄然從容逕向三才院走去。

三才院前橫着一道廿餘丈澗谷，下臨百丈，隱聞澗水急湍隆隆如雷，跨越澗谷僅仗一座懸索竹橋，此刻竹索橋已懸起，無法飛渡。

老者走至澗岸，朗聲道：「煩勞通稟狄院主，就說屬下翟羽奉了梁院主之命，携來梁丘皇院主親手書求見！」

對岸隨風傳來語聲道：「候着！」

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翟羽暗暗心驚三才院表面安詳寧謐，其實戒備森嚴，難怪梁丘皇對狄洛憚畏。

半晌，才聞對岸傳來語聲，道：「有請！」

但見竹索橋緩緩放了下來。

翟羽謝了一聲登上索橋，甫自跨入三才院門，即見一垂髻小童迎面立着，躬身施禮道：「院主有命，請翟堂主客室用茶！」肅客前導，進入一間樸實無華佈置雅潔的軒廳。

垂髻小童獻上香茗後，垂手笑道：「院主現在習字，請翟堂主稍待。」便自躬身退出軒外。

翟羽微微一笑，立起瀏覽四壁條幅山水字畫，口中吟哦出聲，遇到畫筆絕佳處，信手虛劃勾勒，嘖嘖稱賞。

良久，三才院主狄洛由內飄然踱出，含笑說道：「讓翟堂主久候，本座殊感歉疚。」

翟羽聞得語音立即轉身施禮道：「屬下多年未曾拜謁院主，於禮不恭，院主仍是丰采如昔，屬下却已老邁不堪。」

「不敢，不敢，翟堂主謬獎。」狄洛含笑道：「快請坐下。」

翟羽告罪落座，道：「梁院主因情勢險惡，最近研習一宗奇絕武功無法分身，又不便飛書傳訊，恐孽徒途中攔刦，是以命屬下携函求見。」

狄洛愕然詫道：「韓仲屏已回至五行院外麼？」

「那倒不是！」翟羽答道：「韓仲屏逆賊行踪神出鬼沒，飄忽無定，卵翼黨羽不在少數，又地形稔熟，邇來五行院頻頻發現可疑人物，梁院主感覺勢孤力薄，故懇函求助。」說着取出一封密緘。

狄洛接過，嘆息一聲道：「因韓仲屏之叛，五行院精英傷在他手下的不在少數，心腹之患，不可不除。」說着拆閱來函，有頃抬面含笑道：「煩翟堂主轉告梁院主，本座一切聽從，只是小女不在江湖，倦鳥知還，已回到三才院內了。」

翟羽聞言呆得一呆道：「原來鳳郡主已回來了，難怪梁院主派出多人追踪韓仲屏逆賊，順道訪覓鳳郡主求助，均不知鳳郡主下落。」說着語聲略略一頓，又道：「梁院主三兩日後還要親自趨訪狄院主共商大計。」

狄洛道：「請轉告梁院主，本座恭候駕臨。」

翟羽告辭離去後，狄洛忽面現苦痛之色，身形晃了一晃，快步走向廳軒內面而去。

三才院外翟羽快步如飛走出十數里外，松林中一條人影疾閃而出，翟羽一見此人即躬身施禮道：「屬下參見院主。」

這人正是那五行院院主梁丘皇。

梁丘皇道：「如何？」

翟羽道：「屬下奉命施爲，待告辭時迄未見狄院主有何異狀。」

梁丘皇不禁一怔，道：「難道他功力精進如此，練成不畏奇毒，委實出乎本座意料之外。」

繼而搖首道：「這不可能，雖然功力精深，也難禁受得住，此必是發作緩延所致。」

翟羽道：「此係不可解之毒麼？有否解救之道？」

梁丘皇搖首答道：「無可解救，這毒雖出自苗疆，但苗疆毒龍及其子迄無能尋出解救之藥，不過你奉命施展的是最輕微的一種，尙須三者合用，你在四壁字畫上先彈粘一種藥粉，在信函又是一種粉末，二藥在空氣中觸合變成奇毒，狄洛距信函又近，在不知不覺吸入體內，故翟堂主你安然無恙。」

翟羽暗暗心驚，臉現欣喜笑容道：「院主神機妙算，智比諸葛，屬下臆料狄洛必已發作。」

「未必！」梁丘皇面色肅然搖首道：「狄洛是本座多年心腹之病，武功又高，比之本座尙稍勝一籌，毒性發作不能制他於死，最多令他頭暈血逆，手足微痲，功力漸減而已，倘或施展另一不可解救的奇毒，定毒發喪命。」

翟羽道：「屬下不明院主何以不用另一劇毒永除後患？」

梁丘皇目中忽逼泛懾人寒芒，冷笑道：「如此一來雙方同歸於盡，翟堂主尙能站在此處與本座說話麼？不過本座尙須問明甚多疑結，恐無人知悉，本座豈非弄巧成拙。」

翟羽悚然不敢再言。

梁丘皇長嘆一聲道：「假使狄洛練成不畏劇毒，本座圖謀又要改弦易轍，必須套出他何以不畏奇毒方法，哼，本座意欲後日趨訪他一探究竟！」言罷轉身偕同翟羽穿空而起，去勢宛如流星奔矢，瞬眼無踪。

林間驚鴻疾閃紛紛掠出婀娜身影，正是風華絕俗的鳳郡主率領七婢現身，星眸中泛出一抹怨憤之色望了梁丘皇，翟羽二人去向一瞥，揮手與七婢奔回三才院。

× × ×

第三日清晨，曙光甫現，三才院外一片青濛空翠，梁丘皇已自到了三才院被引進廳軒。

狄洛由廳後趨迎：「狄某適患小恙，未曾出迎請予見諒。」

梁丘皇早就察覺狄洛一臉病容，不禁心頭暗喜，面色一肅，歉然地說道：「狄兄素來體健，內功精湛，何以會爲風邪所侵？」

狄洛道：「想是昨晚功行周天之際，一時不愼眞氣岔入旁經，諒不妨事。」語聲略略一頓，又道：「前日接奉手書，已命翟堂主轉告一切如命行事。」

梁丘皇笑笑道：「小弟此來欲請教狄兄數事以釋胸中之疑。」

狄洛道：「賢弟有何事不明，只管請問，倘有所知敢不掬誠相告。」

「不敢，不敢。」易天行道：「當年天山奪寶功虧一簣，以致返魂珠、武功秘笈得而復失，狄兄並未參與，但門主曾親身趕往，尙未到達，便已遭受暗算，不知那暗算之人是何來歷？門主迄今仍守口如瓶麼？」

狄洛不禁莞爾，笑道：「當年門主雖遭受暗算，身負重傷，至今仍未癒，但門主臨危猶自施展金剛煞手，將對方震落萬丈懸崖之下，因變起倉猝，對方又是幪面，不知是何來歷，門主不知道，怎會守口如瓶。」

梁丘皇略略沉吟，問道：「門主尙安否？」

狄洛道：「門主杜門不出，居處之外設有先文禁制，狄某未經宣召不得一見，但却可奉告門主仍是原樣，似較前稍癒，請勿耑注！」

梁丘皇點了點頭道：「這小弟就放心了，請問小弟門下有一年少豐之人，與逆徒韓仲屏不和，年少豐逃返五行院途中突不知下落，據聞係奉令嫒之命，避往狄兄處？」

狄洛搖首道：「狄某聽小女提及年少豐其人，小女在韓仲屏劍下救了他，因年少豐在衡嶽窺探金府被炸斷一條手臂前往江夏覓醫續上假臂，故而力不支險些喪命，但他離去後便不明何往，爲何賢弟謂年少豐避稱逃來三才院？」

梁丘皇聞言一愕，道：「這就奇了！難道年少豐仍然未脫殺身之禍，在逆徒劍下喪了性命！」

繼又道：「聞得令嫒業已返山，不知可否一見令嫒？」

只聽屏後送來狄雲鳳嚦嚦鶯聲道：「梁叔父要見姪女麼？」

語聲未落，狄雲鳳面覆薄紗，蓮步姍姍走出來，檢衽一福，道：「姪女拜見叔父！」

梁丘皇微微欠身，含笑問道：「賢姪女少禮，年少豐與賢姪女見面詳情可否見告？」

狄雲鳳說道：「年少豐因炸斷一條手臂逃出金府，無意發現韓仲屏與一鬼祟行藏的人物說話，韓仲屏才起了殺人滅口之念。」

梁丘皇急道：「此一鬼祟行藏人物是何來歷？年少豐可告知賢姪女麼？」

「未曾，年少豐說在深夜，又負創奇痛，無法瞧見是何形像，話意却聽得淸淸楚楚，韓仲屏與那人勾結密謀將五行院一切隱秘毫無所隱吐露。」狄雲鳳淡淡一笑，道：「韓仲屏本有念及師恩深垂之意，怎奈叔父派遣殺手取他性命，是以毅然叛門。」

梁丘皇嘿嘿冷笑兩聲，道：「賢姪女當時如果擒住這逆徒，也免得愚叔今日焦頭爛額。」

狄雲鳳道：「叔父太看重了姪女啦！姪女有這份能耐能夠制服他麼？此乃姪女臆測之詞，自救下年少豐後便未見過韓仲屏，也許叔父說得對，年少豐依然逃不掉韓仲屏劍下喪生之禍。」

梁丘皇暗暗慶幸年少豐未將身懷醫聖信物之事說出，但却又憂心如焚那枚信物萬一落在韓仲屏手上怎麼辦？當下默默忖思，沉吟不語。

狄雲鳳道：「倒是于冰堂主對梁叔父忠心耿耿，就因爲如此，兩三次幾乎被韓仲屏所殺。」

梁丘皇狠狠一頓足，咬牙切齒厲聲道：「愚叔日後如不將逆賊挫骨揚灰，難消此恨！」

狄雲鳳說道：「恐梁叔父尚不知情，韓仲屏已去西北道上，掀起了一塲腥風血雨。」

梁丘皇面色一變，忙道：「賢姪女速見告詳情。」

狄雲鳳將詳情見告，此均是葉一龍所爲，却諉之在韓仲屏身上。

梁丘皇不禁失色，望了狄雲鳳一眼道：「六合本門危在眉睫，前日小弟命翟羽携函求見狄兄，蒙狄兄首肯借調三院才一半人手……」

狄洛接說道：「賢弟的事就是狄某的事，何分彼此，慢說一半，就是悉數調用也無妨，無奈奉賢弟函件之前，小女實遣出五分之四人手，半數追覓韓仲屏行踪，另外趕往江夏查明常鴻年有何異動，先發制人……」

說時狄洛忽面色蒼白，汗流如雨，身形欲向後傾倒。

狄雲鳳急掠前扶住，喝命婢女何在。屏後立時驚鴻疾閃掠出一雙美婢，將狄洛攙掖往內室。

狄雲鳳道：「姪女本意今晨出山，因家父之病故而留住！」

梁丘皇嘆息一聲，道：「逆徒黨羽已在五行院外頻頻現踪，恐三才院亦難免侵擾。」

狄雲鳳冷笑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有何可懼！」

梁丘皇哈哈大笑道：「賢姪女豪氣干雲，不讓鬚眉。」忽地臉色一變，驚道：「不好，愚叔差點疏忽了，方才令尊楔樣似非行功不愼，恐是罹受暗算所致，容愚叔察視令尊脈象如何？」

狄雲鳳嬌軀一顫，忙道：「這如何是好？叔父請隨姪女來！」

隨即領着梁丘皇轉向向屏後，跨入內室。

只見狄洛已擁被而眠，面色蒼白如紙，目睹易天行、狄雲鳳雙雙進入，咳了一聲道：「鳳兒，爲父眞氣不愼，將息數日也就好了，妳不陪梁叔父告知迴來江湖亂象，勞動梁叔父則甚？」

梁丘皇道：「不關姪女的事，小弟心疑狄兄遭人暗算，並非行功不愼之故。」說時五指伸出，抓起狄洛右臂扶扣寸關尺上，凝神察視脈象。

約莫一盞茶時分，只見梁丘皇面色頻頻變異，陡地高聲驚呼道：「不好！」

狄雲鳳聞聲嬌軀猛震，大驚失色……

×　×　×

梁丘皇故作驚駭道：「果然不出小弟所料，狄兄乃罹受極爲奧妙陰毒手法暗算，莫非三才院有奸細麼？」

狄洛搖首苦笑，說道：「三才院人手雖多，都是老人，忠順不二，看來並非如此。」

梁丘皇太息一聲道：「狄兄待人寬厚，太信而不疑了，但人心難測，就拿逆徒韓仲屏而言可知其他。」

狄雲鳳憂形於色道：「叔父，家父有否解救？」

梁丘皇猛搖其首道：「難！難！不過尚不致命，但漸漸筋枯髓乾，功力全廢，要知解鈴還須繫鈴人，此人向令尊暗算必有所圖，賢姪女不妨靜俟其變，這數日內此人必然現身！」

狄雲鳳冷笑道：「若叔父所料不差，此人若一現身，姪女必讓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說時，三才院內忽傳出噹噹傳警語聲，隱隱可聞山外隨風送來森厲長嘯，怵目驚心。

梁丘皇跺足驚道：「聲東擊西，捨強攻弱，老朽怎不早慮及此！」低喝道：「賢姪女，速去禦敵！」

狄雲鳳道：「來人只是虛張聲勢而已，並不敢侵入雷池一步，不過姪女要瞧瞧來犯者是誰？梁叔父請隨姪女來。」

傳警鐘聲已嘎然而止，院外嘯聲仍是此落彼起，更見森厲刺耳，飄𢌞山谷。

梁丘皇一路隨着狄雲鳳飛掠而出，發現三才院中景物俱爲一片薄霧所籠罩，似隱似現，分明設有奇門禁制，却無法察出是何奇門，不禁暗暗一驚，忖道：「任憑三才院有何神奇佈設，狄洛生死已操在老朽手中，不怕你不俯首就範！」

竹索吊橋猶自放下尚未懸起，對岸靜蕩蕩地闃無人影。

梁丘皇詫道：「怎還不把橋懸起？」

狄雲鳳道：「只有這處易於攻入，但來犯者亦必死無疑！」

「貴院手下爲何一個不見？」

「他們各守着要口內，雲霧蔽體，難以發現。」

忽見對澗緩緩現出十數人，油彩繪臉，獰惡無比。

梁丘皇冷哼一聲，道：「果然是惡鬼門下！」

狄雲鳳冷冷一笑，神色似對梁丘皇厭惡無比。

惜薄紗遮住狄雲鳳面目，梁丘皇無法曾見。

只聽梁丘皇詫道：「賢姪女妳瞧見了麼？苗疆弟子也隨着來了，他們如果施展無形奇毒，委實防不勝防！」

狄雲鳳幽幽的道：「姪女之從三湖江夏返回，聽說有人假借苗疆之名，扮作苗疆弟子，魚目混珠引起江湖一塲混亂，爲此苗疆少主郝南鴻毅然獨任其難，約束門下，業巳脫離常鴻年，看來未必眞是苗疆弟子！」

梁丘皇不由自主地駭然色變道：「此事怎麼愚叔未曾聞訊？」

狄雲鳳答道：「姪女返回三才院前一天才聽說，大概這幾天于堂主便有訊息稟明叔父。」

梁丘皇鼻中微哼一聲道：「訊息爲何如此緩慢　須知制敵機先需訊息靈通，眞是誤事得很。」

狄雲鳳道：「于堂主遇事謹愼，萬一此爲障人眼目之計，于堂主不是犯了謊言不實、矇騙之罪。」

梁丘皇不禁語塞。

此時，對澗來敵越聚越多，除了惡鬼門、苗疆外僧俗道及男女老少不下數十人之多，却對竹索橋望而却步，分明心有畏忌之意、七嘴八舌，竊竊私議。

突見一面色獰惡塗繪油彩老者遣出十數人循着澗岸奔去，意在迂𢌞侵襲。

梁丘皇道：「賢姪女現在應該如何處置？」

狄雲鳳道：「他們意在迂𢌞擾攻，正面還是不免强迫侵入，不過他們是自投羅網而已！」

驀地——

遠處忽先後隨風傳來數聲凄厲慘嘷，不言而知來敵巳有數人慘死非命。

梁丘皇不由暗暗心驚。

狄雲鳳忽道：「姪女料想匪徒侵襲三才院，叔父處也將不免，不如請叔父趕回五行院，此處姪女自信有力保全。」

梁丘皇搖首答道：「愚叔臨來之際巳作縝密安排，此刻尚未見飛訊傳來，五行院定安然無事，賊人認爲愚叔尚在五行院內，他們之計侵襲三才院愚叔必聞訊率衆趕來救助，那時必向五行院猛攻。」一沉着冷笑一聲道：「我梁丘皇豈會中了你們詭計！」

突見一雙勁裝漢子各持雪亮鋼刀掠上竹索橋飛掠而來，奔至索橋之半，突感身形望下一沉，那一雙勁裝漢子只道索橋沉斷，不禁大驚，雙足忙踹拔騰起，那知這一着力，橋面竹管立時射出一片牛毛飛針。那兩旁護欄竹管內亦同地激噴出雨點般黑絲，與飛針碰撞冒出一片烈焰。

一雙勁裝漢子身在懸空，爲烈焰罩及，不禁發出慘嘷，身形翻出橋外墜下百丈深澗而去。

遠遠望去，只見兩團火球流星疾瀉帶着凄厲嘷聲快若殞星沒入無底深淵中，令人胆寒心悸。

梁丘皇暗中大驚道：「料不到三才院竟有如此厲害的佈設！」

此刻，對岸匪徒等早料定一雙勁裝漢子必不能安然飛渡竹索橋，就在一雙勁裝漢子尚未被烈焰罩沒之際，又有四人施展最上乘輕功搶上竹索橋，沾足即騰，像蜻蜓點水般飛掠對岸，算準飛針黑絲射出之際，身形巳疾騰飛掠而過。

但，其中一人却無法避免，亦被烈焰捲沒墮入無底深澗而去，僅餘三人巳掠越索橋。

梁丘皇身藏奇門中不禁暗喜，却突不見狄雲鳳身影，由不得呆了一呆，暗道：「這丫頭到何處去了？」

只見所來三人正要闖向三才院而去，忽聞傳出一聲嬌叱道：「站住，你等是何來歷？强闖三才院爲何？聽姑娘之勸及早回頭，前進一步必死無疑。」

所來三個匪徒聞聲不禁面色一變，僅聞其聲却不見其人形影。

梁丘皇聽得却不是狄雲鳳語言，自己也無法瞥見那少女的身影，暗感三才院內外佈伏必與自己所想像的厲害更甚，不禁爲來人躭心。

一個面色森冷的中年漢子四顧了一眼，冷笑道：「姑娘，兄弟等奉了總舵主之命要見狄院主。」

「你等總舵主是誰？」

「常鴻年！」面目森冷中年漢子冷冷一笑道：「姑娘必是鳳郡主，請帶我等去見令尊。」

「本姑娘並非鳳郡主，狄院主從未在江湖走動，與常總舵主全無過節，尊駕等要見狄院主做甚麼？」

「常總舵主與貴門五行院梁丘皇有血海深仇。」

「那麼尊駕應去五行院尋仇，來此未免多此一舉。」

「誰說多此一舉！」面目森冷漢子厲喝道：「難道五行院主不是六合門中的人麼？我等請狄院主求見六合門主還有什麼錯？」

只聽奇門中響起一串銀鈴嬌笑道：「你們總舵主常鴻年之名我似曾聽過，但不知你等是何帮派，多言無益；狄院主亦不在三才院，請速速離去，不然別怨本姑娘心辣手黑。」

面目森冷漢子回顧了一雙同伴一眼，低喝道：「咱們衝！」

反臂疾撤肩頭兵刃，掄出一片護身寒芒，三人如弩矢離弦撲出。

驀地，只聽三聲啪啪掌擊聲響，三條人影撲出二丈開外，似遇重阻疾如輪轉震了回來，無法沉樁定住，紛紛跌坐于地，左掌扶胸，面色慘變，張口吐出一灘紫黑瘀血，昏倒在地不起。

梁丘皇不禁大驚，忖道：「這三人並非庸手，爲何無一擊之能便身受重傷，看來力不能，敵不如挾制了狄洛再說，免得夜長夢多。」惡念陡萌，急急轉身返回三才院內。

後軒榻上巳不見狄洛身影，梁丘皇不禁一呆。

忽聞狄雲鳳傳來語聲道：「多謝梁丘叔父關心家嚴安危，姪女早命婢僕把家嚴移往靜處，敝院手下探得另一批賊匪巳趕往五行院外，梁叔父請趕回相救。」

梁丘皇故作驚容道：「眞的麼？那麼愚叔務必趕回五行院，只是……」

（未完・廿一）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藍田玉・文
可飛・圖

鬼谷天魔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武家騏將天魔敎主派來少林寺做掌門的施全趕走，同來的司閣堂堂主岑參原是少林寺普光長老，被叛僧普明脅迫掌門除去僧籍，逐出山門，他忍辱負重，投身天魔敎臥底，企圖挽救武林危難，和武家騏志同道合，武家騏受祖師遺命，担負整飭少林，挑選掌門人之責，取出佛像玉牌，傳位普光爲掌門人。武家騏和獨孤木蘭下山，來到太行山南麓的三馬驛，原是查探鐵胆僧下落和丐帮等人，無意中碰到賣卜老者，誤將其致死，從賣卜者口中叫他速去東麓傲天峯下，二人繼續前行，發現天魔敎匪徒，獨孤木蘭不愼被擄，武家騏到處搜索，又發現萬刼門的司徒青陽……

相對先豪飲　賭酒論英雄

武家騏微微一笑，又道：「那麼定是老丈認爲在下不足爲用了！」

他聲調一沉，道：「在下不才，頗想討敎老丈兩招！」

司徒青陽搖首道：「這又何必……」

但武家騏不待他把話說完，又沉聲叫道：「老丈小心，請恕在下有僭，先行出掌了！」

右掌平推，一掌劈去！

表面看來，這一掌十分平庸無奇，而且去勢緩慢，一副遲滯之象，但武家騏却暗隱了十成大乘禪功在內。

司徒青陽嘻嘻笑道：「老朽不與人交手多年，壯士既有雅興，儘請出手打個痛快，老朽在……」

他原想說在十招之內絕不還手，但話未說完，却忽然出了變化，只覺武家騏緩緩推來的一掌竟如山嶽橫移，硬把他推出了三步之外。

司徒青陽老臉變色，啊的一聲大叫道：「壯士今年高壽了？」

武家騏忍不住噗哧地笑道：「高壽兩字，在下萬萬担當不起，今年已是弱冠之年！」

「弱冠之年！……」司徒青陽拐杖一頓，大叫道：「弱冠之年怎會有這樣雄渾的內勁？」

武家騏嘆口氣道：「這只是在下機緣湊巧，先蒙數位老前輩移注了數十年功力，又蒙先師授予了一種特殊修習內功之法，故而略較常人爲佳！」

司徒青陽大感興趣的道：「來……來……老朽也討敎一掌！」

武家騏頷首微笑：「請老丈出招！」

司徒青陽沉忖了一下，道：「也好，這次是老朽有僭了！」

同樣的平胸一掌，推了出來！

武家騏存心使他心服口服，一面暗運大乘禪功，一面把白氏武粹之絕式中的一掌施了出來！

司徒青陽那一掌已蓄足了畢生功勁，一擊之下，勁風厲嘯，凌厲刺耳，連一旁

的樹木都被牽動得簌簌而抖。

而武家騏的一掌却平淡如前，毫無威勢，而且出掌迎擊的掌式也顯得笨拙異常，表面看來這一掌與司徒青陽有天壤之別，勢非必敗無疑。

然而，掌力一接，情勢却大爲出人意外。

只聽蓬的一聲大震，司徒青陽身形踉蹌而退，七八步外方始勉强拿樁站穩。

十分顯然，這笨拙的一掌，比之方才的一掌，威勢更大了許多。

司徒青陽喘了一口粗氣，仰天大叫道：「罷了！罷了……」

探手一掌，就向自己天靈之上拍去！

武家騏大吃一驚，急忙伸手攔住道：「老丈這是爲何？」

司徒青陽舉起的右掌無法拍下，只好嘆氣住手道：「老朽生機已絕，不願活下去了！」

武家騏困惑不解的道：「這是爲什麼呢？」

司徒青陽苦笑道：「老朽畢生苦研師門遺學，雄心勃勃，欲圖尋獲師門故物之後重振萬刼門，但因你之故，却打消了這一念頭！……」

武家騏歉然的道：「這倒是在下害了老丈了，但……」

司徒青陽接口說道：「老朽雖然不自詡爲天下無敵，但並沒把一股武林人物放在眼中，料不到如今却這樣折騰在你的手上……」

武家騏爽然一笑道：「老丈若是如此而頓絕生機，那豈不……顯着你的氣量太小了一些麼？」

司徒青陽嘆口氣道：「話不是這般說法，你可知老朽意欲重振萬刼門，目的何在麼？」

武家騏忖思了一下，道：「那自然是由老丈自任門主，行道江湖了！」

司徒青陽雙掌一拍道：「不錯，老朽要使萬刼門發揚光大，更勝往昔，使之成爲天下武林中的第一强門大派……」

聲調突然嘶啞，接下去道：「試想一個年方弱冠的少年之人，就能在一招之內，擊敗老朽。老朽這萬刼門主還有什麼幹勁？」

武家騏朗然一笑道：「在下從不曾說過大話，但現在却不得不向老丈說上一句，能像在下這般迭獲奇遇，造詣非凡之人，雖不敢說絕後，但可稱空前……」

司徒青陽猛的拍一拍前額，說道：「這話不錯，倒是老朽老昏了頭了！像你這等年青之人，當眞是空前絕後，世無其匹了……」

微微一頓，大笑說道：「幸虧方才老朽沒有自戕而死，否則那可是寃枉透頂的了！……」

武家騏一笑道：「老丈重振萬刼門的壯志又恢復了麼？」

司徒青陽大笑道：「當然！世上具有如此奇才絕學的少年之人，只有你一個，又不是人人如此，老朽何必因此息去了胸頭的壯志！……」

武家騏忙把話鋒一轉道：「如此老丈所担憂的就只有同門之人！」

司徒青陽面色頓時又陰沉了下來，喟然一嘆，說道：「不錯，那尚不知鹿死誰手？」

武家騏笑道：「倘若在下相助老丈，不知……」

司徒青陽幾乎跳起來叫道：「壯士此言可是當眞？」

武家騏莊重的道：「在下年事雖輕，但却從無戲言！」

司徒青陽以手加額，說道：「如此說來，老朽重振萬刼門，已是指日可期的事了！」

武家騏輕聲道：「不過，在下也有條件？」

司徒青陽忙道：「不論什麼條件，老朽都會答應！」

武家騏道：「在下的條件十分簡單，由老丈策動貴同門，加入俠義道，對抗天魔敎之戰！……」

司徒青陽眉頭微皺道：「這個……老朽沒把握必能獲得敝同門的同意！……」

輕吁一聲，接道：「溯自兩百年前敝門傳世之寶的碧玉神龍寶玦遺失後，萬刼門因而中道式微，同門不相隸屬，互無來往！」

武家騏笑道：「這個在下已經知道，不過，可以另外設法使他們同意。」

司徒青陽面色一整道：「武壯士計將安出？」

武家騏道：「老丈不妨告知貴同門，在碧玉神龍寶玦到手前必須同心協力，消弭天魔敎，奪回傳世之寶，然後由貴同門各以武功高低取決，決定誰是萬刼門之主，誰是萬刼門之屬！……」

司徒青陽忙道：「好計好計，練武之人最早是無法拒絕這種條件，敝同門等自然會樂於接受，不過……」

武家騏忙道：「到時在下可以暗中助老丈一臂之力，包使碧玉神龍寶玦到手，使老丈穩穩坐上萬刼門主之位！」

司徒青陽大喜道：「如此你我一言爲定！……」

目光一轉，笑道：「是否此刻就趕去天魔敎太行山別宮之前，等候與敝同門連絡？」

武家騏搖搖頭道：「老丈對太行山勢是否熟悉？」

司徒青陽道：「不知武壯士要問什麼地方？」

武家騏道：「有一處傲天峯及一處絕命崖，老丈可知道？」

司徒青陽笑道：「傲天峯距此約有二十餘里，絕命崖就在傲天峯旁，相距不過三里！武壯士爲何要問這兩處所在？」

武家騏忖思良久，才說道：「老丈先行到太行山別宮之外去連絡貴同門，在下先去一趟絕命崖，然後再去與老丈相會如何？」

司徒青陽皺眉道：「武壯士因何要去絕命崖？」

武家騏苦笑道：「不瞞老丈說，在下原是與拙荊同行，不幸她忽遭歹人綁擄，留字要在下去絕命崖相晤……」

「啊！……」

司徒青陽叫道：「有這種事？」

武家騏微感愧赧的道：「祇因在下一時疏忽，才有此失！」

司徒青陽道：「那歹人是否屬天魔敎的人？」

武家騏道：「依在下推斷，大約十有九成！」

司徒青陽略一沉忖，捋着長長的蒼髯道：「要不這樣吧，老朽先同你去一趟絕命崖，再去太行別宮如何？」

武家騏大喜道：「有老丈相陪，那是最好不過，只是……」

司徒青陽朗聲大叫道：「老朽收回師門重寶，及重振萬刼門之事，都要落在老弟台身上，老弟台還和老朽客氣什麼？」

武家騏連忙拱手笑道：「那就有勞老丈了！」

司徒青陽目光一轉，道：「老弟台營救令正心意，諒來也不願休息一時了？」

武家騏苦笑一聲，說道：「最好是立即啓程！」

司徒青陽笑道：「也好，咱們說走就走……不過，老朽還有一件簡單的行李，要到洞中取來。」

武家騏頷首示意，只見一旁不遠之處果有一座山洞，司徒青陽到洞中取出一個小小包裹束在腰間，即刻與武家騏攀山越嶺，向前走去。

大約走出二十餘里路程，已到了黎明之時。此刻已走到一座深澗之旁，水聲潺潺，深可千丈，兩岸峭壁如削，十分巍峨險峻！

司徒青陽對山路似是極熟，伸手遙遙一指道：「看到那座山峯了麼？」

武家騏依着他所指之處看去，只見在羣峯之中果有一座特別高大的山峯直矗天際，白雲飄渺，高不可攀。當下忙道：「想必那是傲天峯了！」

司徒青陽道：「正是，絕命崖就在傲天峯之左，形勢更較這山澗險峻得多！」

武家騏目光四掠，皺眉道：「莫非要由這山澗橫越過去麼？」

司徒青陽道：「別處雖也有路可通，但要多走上四十餘里，繞過數重山峯山谷，由此而過，只有五里即達……。」

微微一頓，又道：「這山澗雖險，但老朽却知道一條秘路，走起來十分安全穩妥！」

武家騏大喜道：「那就全憑老丈指引了！」

司徒青陽傲然一笑，繞着羊腸小路，當先走去。

武家騏亦步亦趨，順着山澗絕壁向下游走去。

大約五十丈外，有一道石壁缺口，古藤蔓生，有如張在山壁上的一面大網，但下面霧氣濃重，看不出任何景緻。

司徒青陽微微笑道：「這下面是一條十分平坦的小路，直達對岸，只要攀下百丈左右的危崖，就可安抵那面。」

雖說是百丈危崖，但有那許多蔓生的青藤，攀援而下却是十分簡捷之事，故而武家騏從容一笑道：「老丈請！」

司徒青陽並不推辭，當先攀援而行，武家騏相繼而下。

默算高度，大約已達百丈左右，然而俯視下面，却毫無可以落脚之處，但見雲霧茫茫，巨石嶙峋，倘若失足摔了下去，那可不是好玩的事。

武家騏大感驚愕，只聽司徒青陽大叫道：「不對了，原先在這裏的一堵山壁爲何不見了？」

語聲微微一頓，隨卽叫道：「快些上去！……」

武家騏也已覺出不妙，方欲騰身而上，忽覺那蔓生的古藤竟然一下子滑了下來，勢如飛瀑流泉，再也留身不住，但聽耳際風聲呼呼做響，身子愈墜愈快速，直往深澗之中跌去！

武家騏大叫道：「老丈留神！……」

一面將大乘禪功運出護體，一面手足併用，打出一股股的勁風，以緩和下落之勢。

但那山壁實在太高了一些，任憑武家騏如何用力拍擊掙扎，身子也如流星一般向澗底疾瀉而落。

匆遽之中，一縷悲哀之念襲上心頭，暗暗嘆道：「完了……」

但就當身子快要碰到澗底之時，耳際間忽然聽到一片嬌若銀鈴般的喊叫之聲道：「接住他們……小心……」

武家騏聽得出那是許多女子之聲，但此刻腦際間已無暇深思，就在喊聲入耳之時，身子已經蓬然墜地。

然而那並不是眞的墜落在嶙峋的巨石之上，像是無數隻手掌同時把他接住，然後耳際間又是一片鶯聲燕語的狂叫高喊，只覺眼前一黑，昏了過去！

武家騏司徒青陽不愼跌入深澗，雖然似是被許多人在澗底以托出的掌力接了一把，但由於山澗過深，下降的速度愈來愈快，仍然震得五腑離位，一時眼前金星亂冒，昏了過去。

但武家騏很快的就醒了過來，睜眼看時，不由吃了一驚，大爲錯愕。

原來在他身旁鶯鶯燕燕，一共圍了八個女人。

八個女人年齡大多在二旬至三旬之間，粉白黛綠，妖妖嬈嬈，但一個個俱都鬢髮凌亂，眉鎖重憂，同時，一雙雙目光困惑而又驚異的齊齊投射在他的臉上。

武家騏揉揉雙眼，立刻認出了其中一個穿着紫衣的婦人，原來那正是天魔敎主的三夫人郭蕊馨。

一時之間，他眞疑心自己是夢境之中，天魔敎主的三夫人怎會來到這山澗之中，另外的七個女人又是些什麼人？

轉目四顧，只見司徒青陽就在他身外丈餘之處，正在趺坐瞑目調息，臉上有劃破的血痕，衣服也撕破了一條長長的裂口，形狀比自己狼狽得多。

三夫人已經認出了武家騏，神色間掠過一片驚喜之情，終於失聲尖叫道：「你是……武……少俠？」

武家騏雙拳一拱道：「是……三夫人出掌相助在下的麼？」

三夫人搖搖頭道：「憑我可沒有這麼大的本領……」

眸光向另外的七名女人一轉，接道：「要謝也該謝我的姊妹們！」

武家騏怔怔的道：「這幾位是……」

三夫人忽然仰天爆出一串狂笑，道：「不說你也該想得到了……」

接着一指身旁的一個半老徐娘，道：「這是二夫人……」

「哦……」武家騏吃驚的拱拱手，說道：「二夫人……」

在太行別宮中，武家騏雖曾見過所有的夫人一面，但匆匆一顧，加上並未留心注意，腦海中並沒留下什麼印象，是以並不認識！

半老徐娘的二夫人也仰天一陣狂笑道：「此時此地還什麼夫人不夫人……」

指指另外的那些女人道：「老四、老五、老六、老八、老十、十一，除開老大老七被殺，和老九逃走之後，我們這些被翁旋坤侮弄過的女人都到齊了……」

眸光狠狠的盯到武家騏臉上，笑道：「你們爲什麼要自殺，那個老傢伙是什麼人？」

「自殺……」

武家騏怔怔的笑道：「二夫人誤會了，我們爲什麼要自殺……」

三夫人雙目大睜，接口道：「旣不自殺，爲何要來跳這深澗？」

武家騏皺眉道：「不是跳，是失足掉下來的……」

指指司徒青陽，又道：「那位老丈對這裏山路極熟，據說上面該有一條可走的小道，誰知這山澗的兩壁似乎忽然變了樣子！」

三夫人不禁大笑，說道：「這個，你就要拜謝翁旋坤之賜了，他爲了囚禁我們這羣可憐的女人，已經把兩面的通路都炸平了！」

武家騏奇道：「這是爲什麼呢？」

三夫人道：「爲什麼？因爲他如今恨透了天下的女人……」

自嘲般的一笑，又接下去道：「大夫人，七夫人與人通姦被殺，九夫人被你拐走，連他手下的能員迷心壇主綠蕚妖姬也不辭而別，就是爲了這些，使他連帶着也恨透了我們！」

二夫人接口道：「對了，九夫人呢？被你甩掉了麼？」

武家騏搖搖頭，嘆口氣道：「目前我也不知她究在何處，但總在這太行山之內吧！」

三夫人奇道：「這又是怎麼回事，莫非她被天魔敎擄回來了麼？」

武家騏皺眉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目前我正是要去找她……」

目光轉動，困惑的道：「果爾翁旋坤恨着妳們，爲何他不乾脆把妳們殺掉，或是用別的方法折磨妳們，却要把妳們弄到這山溝之內？」

三夫人叫道：「這才是他狠毒的地方，他要我們在這山澗中啼飢號寒，受蛇虫的騷擾，受猛獸的威脅，在恐怖飢寒中慢慢死亡！」

武家騏道：「他把妳們弄到這裏多久了？」

三夫人道：「五天了！幸而這澗中有的是山水可喝，另外……」

得意的一笑，接下去道：「澗中的每一塊石頭之上，幾乎都生長石骨皮，可以用來充飢……」

武家騏好奇的道：「石骨皮是什麼東西？」

三夫人格格笑道：「只要在晚間用澗水把石頭洒濕，經過一夜之後，那石面上就會長出一層菌狀的破皮，清脆可口，百吃不厭，看樣子就算在這裏呆上一年，也不會把我們餓死，這一點翁旋坤大約是當初沒有想到……」

二夫人哼了一聲，接口道：「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得意的地方，再過幾天，翁旋坤必定知道我們沒有死，也必定會另外再想法害死咱們。」

武家騏接口道：「諸位夫人都也是練武之人，難道一條山澗就能把妳們困住了麼？」

三夫人狂笑一聲道：「翁旋坤是何等樣的人，如果不能囚住我們，他又怎會這樣做法……」

眸光幽幽的一轉，道：「方才你們墜崖之處的山勢如何，就以你武少俠來說，要想攀爬上去，能做得到麼？」

武家騏苦笑道：「確然很難，要爬了上去，倒是大費一番手脚！」

三夫人哼聲道：「這就對了，對面的一道山壁，可能比這邊還要險上一些，至於澗水的上游，那更是難以攀越的峭壁高峯！」

武家騏道：「那麼至少妳們可以向下游走，離開太行山，遠避天魔敎！」

「下游……」三夫人大笑道：「難道翁旋坤是死了，下游共有兩道關卡，第一是三道毒陣，第二是四十名天魔敎高手，誰也別想走得過去！」

武家騏皺眉道：「這倒是很難……芳駕可知翁旋坤現在何處？」

三夫人道：「五天前，他親自把我們趕到此處，而後他去了那裏，不得而知，不過，想來總不致離開太行山吧……」

忽然——

正當武家騏傾聽三夫人等談話之際，只聽一陣脚步傳了過來。

此刻雖然已是天色大亮，但山澗中光綫幽暗，加上晨霧濃重，數丈之外，依然難見景物。

武家騏耳聰目敏，可以聽得出那脚步聲是由下游而來，估計距離，至少尚在五十丈之外。

當下不由悄聲的說道：「下游有人來了！」

「有人……」八位夫人俱都驚呼一聲，道：「那一定是翁旋坤！」

一時皆凝神傾聽，滿面憂怖。

武家騏微微一笑道：「在下可以聽得出來，那絕非翁旋坤！」

三夫人面色驚疑不定的道：「雖然不是翁旋坤，也必然是他派來之人……」

轉向二夫人等悽然一笑道：「咱們死期到了！」

二夫人略一忖思，忽然急急的道：「眼下惟一的辦法，是先僞裝飢寒交加，騙他一時再說……」

轉向武家騏沉聲叫道：「你快些躱藏一下，別叫他發覺你才好！」

於是東倒西歪，八位夫人俱皆裝萎頓不支，隨地倒了下去，武家騏輕吁一聲，也向一塊巨石之後藏去。

不久。

脚步聲終於由遠而近，一條人影在晨霧中慢慢出現。

武家騏由巨石後悄悄看去，只見來者

只有一人，身材細瘦，白髮拂肩，背後插了一柄拂塵，一襲蔴布長衫，破破爛爛，脚上穿着草鞋，似是一個流浪江湖的落魄老人。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去，這人却絕非天魔教中之人。

他不由大感愕然，三夫人曾說在下游有毒陣與四十名高手把守的關卡，這說法諒來絕不會錯，但這人是自何而來？

那人脚步甚慢，而且也落地甚重，踏着山石亂響，顧自垂頭而行，似是對身外的任何事都引不起興趣。

正當武家騏忖思着應該如何向這位來歷不明的老人攀談之際，却見他忽然在三丈外的一方石塊上坐了下去。

俯臥在地的八位夫人，想是也都看到了，但却遲疑着不敢站起身來，仍然各自爬伏在地。

那老人在石塊上坐了一會，忽然悠悠的嘆了一口長氣，慢吞吞的唸道：「萬事不如杯在手，不可一日無美酒……」

抓起繫在腰間的水袋，湊在口唇上咕嘟咕嘟，連飲了幾口，想是那水袋之中都是美酒。

武家騏暗暗尋思，這人這樣以酒解愁，萎靡不振，看來當眞是個窮途落寞，落魄江湖的可憐老人了。

但他關心的不是這些，而是這老人究竟是如何來到此處的。

正思量間，只見那老人忽然猛地站了起來，挺胸凹腹的吸了幾口長氣，猛然放聲大叫道：「好兔崽子，果然有毒！」

接着雙手一按小腹，哇的一聲，一股酒箭射了出去。

武家騏暗中看得清楚，那酒水顏色烏黑，有如墨水，心中不由愕然爲之一驚！

只見那老者揉揉肚腹，又吸了幾口長氣，忽而仰天狂笑道：「用這種手段對付老夫，那可就有些不自量力了！」

武家騏心神爲之一震，這老者看來老病坎坷，實則却是一位身負絕技之人，更可想見的則是他與天魔教必然並不友善。

那老者說完之後，收住狂笑，又仰天長嘆了一聲，自言自語的道：「老了！老了……」

緩緩起身，又朝前走來。

忽然——

一直瞑目跌坐的司徒青陽猛然站了起來，大步迎來，顯然他被摔的創傷已經自療復元。

那老者忖了一忖，頓時收步喝道：「什麼人？」

司徒青陽在那老人一丈收住脚步，縱聲大笑道：「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微微一頓，又道：「你不是人稱實心老的柳長枯麼？」

那老者啊了一聲道：「不錯，老夫正是柳長枯，但你……」

司徒青陽豪笑道：「不記得三十年前終南之會了麼？」

柳長枯手指輕敲前額，忽而恍然大悟道：「司徒青陽！」

司徒青陽開心的笑道：「你的記憶力也很强！這些年來……」

柳長枯嘆口氣，道：「當年壯志早已消磨殆盡，而今老邁無能，更無餘勇可賈了！」

司徒青陽不以爲然的，說道：「單以你命駕太行看來，就足以證明你豪壯不減當年……此來自然也是爲了本門傳世之寶了！」

柳長枯嘆道：「老朽畢生確曾以尋回失寶，重振門風爲己任，但現在……」

黯然搖搖頭接下去道：「老朽却已消去了這一念頭，眼下就要離開此處，永隱天涯，再也不問本門興衰的事了！」

由他們談話之中，武家騏已可聽出他們不但彼此認識，而且還是萬刦門中之人，到此的目的，自然也是爲了那碧玉神龍寶玦，只不知他何以忽然如此頹廢傷感起來？

只聽司徒青陽奇道：「這又是爲了什麼呢？」

柳長枯聲調低沉的道：「爲了重振萬刦門，老夫若干年來一直未敢稍懈，自忖在武技薄有成就，不料……」

長嘆一聲，又復住口不語。

司徒青陽奇道：「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你息去了壯志雄心，難道……」

柳長枯吶吶的道：「老夫已會見了天魔教主翁旋坤！」

此言一出，匿藏在巨石之後的武家騏不由心頭一震，略一忖思，立刻由石後大步走了出來。

柳長枯咦了一聲，道：「這位壯士是什麼人？」

武家騏忙趨前幾步，抱拳一禮道：「在下姓武名家騏，見過柳前輩！」

司徒青陽從旁接着說道：「這位是老朽途中結識的朋友，人雖年輕，武功却是高人一等，老朽曾經與之比拚了一下，結果……」

柳長枯精神一振，緊盯着問道：「結果如何？」

司徒青陽老臉一紅，道：「不怕你見笑，老朽敗得很慘！」

「啊……」柳長枯驚異的啊了一聲，又把目光移注到武家騏臉上，上下打量不已。

武家騏淡然地一笑，說道：「微末之技，不足以當高明，只是司徒前輩相讓而已……」

微微一頓，迫切的道：「柳前輩既是曾與天魔教主會過一面，可知他現在何處麼？」

柳長枯怔了一怔道：「武壯士問他爲何，難道你也是……」

武家騏雙手連搖道：「柳前輩不要誤會，在下絕非萬刦門中之人，只不過爲了匡正滌邪，要與俠義道羣共同誅除翁旋坤，蕩平天魔教！」

柳長枯雙掌一拍道：「壯志可嘉，老朽等應該慚愧……天魔教主若非在太行別宮，就是在傲天峯或是絕命崖！」

司徒青陽接口，問道：「既然你會過了翁旋坤，難道沒向他討取本門的傳世之寶麼？」

柳長枯神色黯然的道：「老夫臥薪嚐胆數十年苦修，目的就在於尋回傳世之寶，重振萬刦門百年前的雄風，既知重寶落於天魔教，又遇到了天魔教主，豈有不向他討取之理？」

司徒青陽道：「看來情形似是不順利了！」

柳長枯俯首道：「翁旋坤不但不允交付，而且還出言奚落，老夫氣憤之餘，登時與他交手互毆了起來！」

「噢……」司徒青陽頗感興趣的道：「結果不問可知了！」

柳長枯咬牙道：「結果老夫在第三招上就敗下陣來，受了重傷！」

武家騏頷首不語，司徒青陽微微一笑道：「這是意料中的事……」

「什麼……」柳長枯頓時勃然道：「你言中之意是藐視老夫了？」

司徒青陽大笑道：「老友，你誤會了，翁旋坤早年巧遇異人，一身藝業巧奪天地造化，我輩萬刦門人任誰單獨與之相搏，也是有若以卵擊石！」

柳長枯氣平了一些道：「這話也有些道理……」長嘆一聲道：「萬刦門歷刦兩百餘年，眼下雖已知失寶所在，但對手如此之强，豈非仍然復興無望！」

司徒青陽笑說道：「那也並不盡然……你可知本門中原尚有多少人，來到此處麼？」

柳長枯頷首道：「據老朽所知，至少有十人之衆！」

司徒青陽拊掌道：「萬刦門如欲復興，至少還有一個辦法。」

柳長枯緊盯着道：「什麼辦法？」

司徒青陽從容不迫的道：「眼下俠義道羣雄已因人口失踪之事與天魔教成了不能共存的强敵，天魔教擇定清明時節舉行人頭大宴，無非是要一舉將天下羣雄盡皆坑殺，或是盡皆降服，以遂其霸服武林江湖的野心……」

柳長枯接口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是要我萬刦門中之人協助俠義道羣雄同戰天魔教，而後再取本門傳世之寶？」

司徒青陽笑道：「愚意正是如此，除此而外，只怕碧玉神龍寶玦不易到手！」

柳長枯沉忖了一下道：「這事有一個極大的缺點，就算碧玉神龍寶玦能夠到手，只怕不但不是我萬刦門之福，反而會使當世萬刦門人再罹一場血刦！」

司徒青陽道：「你可是說本門中人勢將搶奪碧玉神龍寶玦，爭爲萬刦門今世之主，以致同室操戈麼？」

柳長枯板着臉道：「想我萬刦門兩百餘年來，各不相屬，一旦發覺本門傳世之寶，自然要你爭我奪，永無止休了！」

司徒青陽搖頭道：「老朽何曾沒想到過這一點，不過這也有適當的方法可以解決，當天魔教瓦解之日，碧玉神龍寶玦到手之時，不論是先到那位手中，都不必爭奪，可以由所有萬刦門人比武較技，最後獲勝者即爲當世本門之主，他人不得再有異議，這辦法是否公平合理？」

柳長枯沉忖了一下，忽然拍手大笑道：「好辦法，老朽熄去的壯志如今已重燃了！」

司徒青陽亦自十分得意，大聲豪笑道：「這樣一來，萬刦門的重振門風，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目光一轉，又道：「方才聽她們諸位談及，此澗下游之處有毒網與高手佈防，不知你是如何走了來的？」

柳長枯傲然道：「老夫只遇到了十名天魔教爪牙，結果被老夫的拂塵一招天篷散煞，俱皆把他們閉了穴道，眼下大約還保持着原狀哩……」

目光轉動了一下，道：「至於毒網，老夫當時並未查覺，而是方才才知道的，已被老夫以化酒吸毒之法，完全迫出體外了！」

司徒青陽忙道：「這些年來，你果眞並沒白費，單是這化酒吸毒之法，老夫就瞠乎其後，難以企及！」

柳長枯乾笑地道：「客氣了……這幾位……」

原來此刻他方才發覺那躺臥在地的八位夫人！

武家騏趨前接道：「這些都曾是翁旋坤的夫人，但在失寵之餘，又復橫遭迫害，要使她們活活的在此凍餓而死！」

柳長枯鬍子翹起老高，大罵道：「好一個喪心病狂的賊子，老夫拚着性命不要，再遇到他時也要與他二度拚上三招！」

八位夫人俱都姍姍的站了起來，二夫人忽然朗聲大叫道：「翁旋坤衆叛親離，眼前更與所有天下羣雄爲敵，咱們倖得不死，也要與這賊子拚上一拚，以解心頭之恨！」

其他七位夫人同聲道：「我們就舉二夫人爲首，與天下羣雄一路殺到太行別宮去！」

武家騏忙道：「這樣最好不過，但眼下羣雄未至，如果輕率出頭，只怕仍難逃得翁旋坤的毒手！」

二夫人道：「依武少俠說，是要我們覓地匿身，等到人頭大宴之期，再行動手麼？」

武家騏忖思着道：「那也難說，須知眼下四方豪傑有的已暗暗潛伏而來，眼下這太行山區也已成了藏龍臥虎之地，至於各大門派的羣雄，眼下正在某地密聚，至已邀請到不少歸隱已久的成名人物，他們……」微微一頓，沉凝的道：「也許要等到人頭大宴之期、也許會提前而至，因爲兵貴神速，最好是在翁旋坤準備未及之時先行動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二夫人道：「那麼我們呢？」

武家騏把目光轉向柳長枯道：「依在下之意，這倒要麻煩一下柳前輩了！」

柳長枯怔了一怔道：「要老夫怎的……只要與大局有益，而又是老夫能於勝任之事，老夫並不推辭……」

武家騏道：「各位夫人也都是武功卓越的高手，但眼下尚不宜露面，最好能與前輩同行，就在太行山中尋一處隱秘之地，暫時藏匿下來，俟機而動……」

柳長枯怔了一怔道：「這也容易，老夫可以先在澗口把佈上的毒網除去，再帶領她們離開此澗覓地匿身！」

武家騏忙道：「那是最好不過了…」

轉向二夫人道：「不知諸位夫人意下如何？」

二夫人應道：「只要柳老俠士不嫌賤妾等累贅，賤妾等願意同行！」

武家騏目光四轉，道：「此地不可久留，柳前輩與諸位夫人最好就此動身！」

柳長枯皺皺眉頭道：「你與司徒老兒呢？」

武家騏陪笑道：「在下尚需司徒前輩相陪去一躺傲天峯與絕命崖兩地，眼下只好暫時與柳前輩等分手了。」

司徒青陽微笑無語，柳長枯忖思了一下，道：「也好，待羣雄進攻天魔教之日，咱們戰場之上再見了。」

雙手一拱，轉身走去。

八位夫人也揮手道別，跟着柳長枯一路走去。

× × ×

武家騏望着他們一行人背影消失之後，方才微喟一聲，轉向司徒青陽道：「峭壁雖高，但在司徒前輩眼中大約還不會算是難題吧！」

司徒青陽頷首道：「老弟台可是要越澗而過？」

武家騏道：「最好如此，咱們還是直奔絕命崖！」

司徒青陽並不多忖，略一打量山勢，突然鶻飛而起，向崖壁之上躍去，那崖壁雖然直立如削，但上面幸而尚有不少可以攀援的藤蘿等物，施展開壁虎遊牆功，再藉籐蘿攀附，只要輕功身法高明，倒也不算太難之事。

武家騏待至司徒青陽攀上十丈左右時，方才提起一口眞氣，有如猿狸登山，三數個騰身之間，已經到了司徒青陽身後。

於有兩人有如兩隻山間靈獸，輕登巧縱，先後費了兩盞熱茶的時間，方才攀到崖壁頂巔。

司徒青陽熱汗蒸騰，雙手微抖，搖頭一笑道：「長江後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老朽畢竟是差得太遠了！」

原來武家騏神色自若，毫無疲色，在攀登中途，司徒青陽兩次遇險，若非武家騏自後相助，怕不已遭墜澗粉身之危！

武家騏坦然一笑道：「司徒前輩謬獎了！」

司徒青陽揩揩汗漬道：「傲天峯就在前面，但如去絕命崖就須繞峯而過，不知老弟台……」

話聲一頓，住口不語，顯然是等待武家騏自行抉擇。

武家騏心急愛妻安危，略一沉忖道：「沒有另外的通路麼？」

司徒青陽搖搖頭道：「由此而去，大約沒有！」

武家騏皺眉道：「那就繞峯而過也就是了。」

司徒青陽乂說道：「眼下太行山風雲變幻，神鬼莫測，倘若在傲天峯遇上耽擱，就難免要影響到老弟台去絕命崖的事情了！」

武家騏苦笑道：「那也是沒有辦法之事，有勞前輩帶路了！」

司徒青陽頷首無語，舉步當先行去。

武家騏一面相隨而行，一面暗暗觀察山勢，只見傲天峯巍然高聳，在羣峯之中有如鶴立鷄羣。

路徑更是難走，加上茂密的山林，視綫均受阻擋，有如落入迷魂大陣之中一般，一時幾乎難辨方向，不知身在何處？

經過半炷香的時間，已然接近峯下。

此刻不但霧氣未失，天色也陰沉了起來，一時雲霧難分，景物更是模糊難辨，較之深夜之中實在好不了多少。

忽然——

武家騏悄然一拉司徒青陽道：「前輩慢走！」

聲音放得極低，低到司徒青陽幾乎難以聽到的程度。

司徒青陽怔了一怔，也把聲音放得低低的道：「爲什麼？」

武家騏悄然一指道：「這裏有兩名暗樁！」

身形晃動，掩向一簇矮樹之後。

司徒青陽定神看時，只見他所指的是一片雜林前的兩株高大榆樹，但見枝葉茂密，青翠葱蘢，看不出有什麼不對。

而且兩下距離至少也還有三十餘丈，但武家騏的言語肯定，人已向矮樹叢中匿下身形，使他無法不信，當下只也晃身而至，再低着嗓子道：「老弟台可看出是什麼人了麼？」

武家騏搖搖頭道：「在下只能確定那兩株樹上各有一人匿伏，但却未曾看出是什麼樣的人物。也不知是何方的暗樁。」

因爲他記起三馬驛中那賣卜人的遺言：「速去太行山東麓傲天峯下……」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那賣卜人究竟是那一方面的人物，他最初不疑他是天魔教中之人，但其後立刻推翻了那一想法，現在，他已到了傲天峯下，遇上了兩名暗樁，他應該如何處置？

倘若不把這兩名暗樁除去，勢必驚動了其他之人，若除去這兩名暗樁，則是敵是友尚難分曉，乂怎可魯莽行事。

司徒青陽目光盯注在他的臉上，沉吟不語，顯然在等他做決定。

武家騏忖思了一下，道：「眼下敵友未分，最好能制住這兩名暗樁而不傷害了他們的性命，然後再做下一步的決定。」

司徒青陽苦笑道：「這……似乎不是一件易事！」

武家騏皺眉道：「眼下藉濃霧掩蔽，最是不易被人查覺……」

微微一頓，道：「就請司徒前輩代在下掠陣……」

司徒青陽皺眉道：「果爾有暗樁隱伏樹上，老弟台再向前行，豈不被他們發覺了。」

武家騏伸手遙遙一指道：「在下想由左側峯壁繞了過去。」

司徒青陽不由把舌頭一伸，說道：「這樣一來，這險豈不冒得更大，這峯壁只怕從來就不曾有人能够攀登其上，倘聲萬一……」

他原想說倘若失足摔了下去，豈不要粉身碎骨，但乂覺得此言不吉，故而中途停了下來。

武家騏淡然一笑道：「事在人爲，在下願意冒險一試！」

不待司徒青陽答言，身形輕晃，向一旁的峯壁上躍去。

原來那峯壁雖不似方才由深澗攀登時的高聳，但却更加陡峭，而且，由於苔蘚層生，其滑無比，縱是輕功高絕，也是不易攀登。

武家騏自己也並沒有太大的把握，因爲他從來不曾有過攀爬這種危崖的經驗，但全副功力一經展開，竟也如履平地，眨眼之間，已到峯壁之上。

那峯壁蔓延過去，就是傲天峯主峯，前行不遠，就在那伏有暗樁的榆樹之上，垂直而下，或是以暗器出手，都可毫不費力的制住兩人。

忽然——

就當他將到達那兩株榆樹之上時，忽聞一絲異聲起自身後。

武家騏微微一驚，急忙身形斜飄，躲開三尺。

但聽風聲颯颯，三枚暗器俱皆釘入了方才立身之後的一株樹幹之上。

同時，只聽一聲冷笑一條身影倏然而逝。

奇快的速度，使武家騏都不曾看清他的身形面目，只在一晃之間就已隱入了一旁的樹叢之中。

武家騏不由沉聲大喝，道：「是什麼人？」

沒有應聲。

武家騏再度怒喝道：「有本領的快些現身一見，這樣藏頭露尾，算得了什麼英雄好漢。」

仍然沒有應聲。

武家騏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追趕亦是無益。

當下轉過身子，又向方才被暗器擊中的樹幹走去，想由那三枚暗器上查出這是那一路的人物。

詎料一看之下，不由不吃一驚。

原來那根本不是什麼暗器，而是三枚樹葉。

三枚樹葉，俱皆深深的嵌入了樹幹之內，顯示出此人不但已到了飛葉摘花皆可致人於死命的境地，其內力更是深厚得驚人。

這是誰？

武家騏略一忖思，拋開那片樹叢不顧，向傲天峯頂的方向撲去！

因爲這人的關係太大了，他定要查明是否是他所懷疑之人，若不是，這人是誰，乍見之下，就以這種手法欲圖致自己於死命，顯然敵意甚深。

是以他顧不得在峯下苦候的司徒青陽，與查探榆樹上的兩名暗樁，顧自向峯頂方向疾馳。

他奔出甫足半里，驀然一下子收步停了下來。

原來在一旁正有一人駐足佇候，迎着他微微而笑。

武家騏心頭怦的一震，有一份驚駭之情，也有一份欣喜之意。

那人陰陰的笑容一收，聲如寒冰的道：「姓武的娃兒，久違了。」

武家騏也冷冷一笑道：「武某欣幸今天能在此見到你！」

那人嘿嘿大笑，道：「更該欣幸的是老夫……」

聲調一沉，道：「老夫平生最後悔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麼？」

武家騏心頭一動，暗道：「莫非這老魔當眞知所悛悔，要改過遷善了麼？當下面色沉凝的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

原來那人正是天魔教主翁旋坤，不待武家騏說完，放聲嘿嘿笑道：「娃兒，你誤會老夫的意思了！」

武家騏微怒道：「那麼，你……」

天魔教主繼續笑道：「老夫是說養虎貽患，後悔當初沒把你殺掉……唉！這也是老夫過份盲目愛才之失，差幸這件憾事尚有可以彌補的機會，今天……大約你總難再逃過老夫的掌下了！」

武家騏從容一笑，道：「果爾死於你的掌下！武某死而無怨！……」

目光四外一轉，喝道：「翁旋坤，進招！」

天魔教主哈哈一笑，一言不發，忽而身形一轉，向傲天峯絕頂馳去。

武家騏微微一怔，大喝道：「翁旋坤，那裏走！」

縱身疾躍，追了上去。

兩人勢如流星趕月，奔行絕速，雖在極端坎坷險峻的傲天峯上，但並不影響兩人脚程，眨眼間已到絕頂之上。

武家騏駐足定神看時，不由又大感訝然。

原來傲天峯名實十分相符，峯尖挺拔直矗，有如突起的一支圓柱，白雲飄忽，時隱時現。

環目四顧，羣峯倚在脚下，令人心曠神怡，飄飄如仙。

然而，倘若俯首而視，却會驚出一身冷汗，因爲峯頂僅有一席之地，四面俱是滑不留手的巉岩，稍一不愼，就會跌落傲天峯底，深度何止萬丈。

他一路疾追天魔教主，並未注意四周景物，倘若他看清了這種險峻萬端的情形，也許不會這樣冒然追來。

使他更爲訝然的則是在那僅有一席大小的山尖之上，已有了一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佈置。

只見正中擺了一塊巨石，比圓桌面還要大，但却上大下小，只要略略一推，就會滾下峯去。

巨石上則擺了一個極大的酒罈，兩隻酒杯，在巨石四面，僅僅剩了三尺左右的一圈隙地，可供一人趺坐，另外，則是垂直壁立，深不見底的傲天峯下了。

天魔教主站在巨石對面，嘿嘿地大笑道：「娃娃，看來你與老夫是誓不兩立的了。」

武家騏咬牙恨恨地喝道：「你知道就好！……」

冷冷一笑道：「原來你在這裏早有佈置了！」

天魔教主傲然道：「拳脚掌指，兵刃暗器，不過是一般江湖武師所用，太以庸俗！……」

伸手一指面前巨石，接道：「在此賭酒論醉，更可一較胆識定力，不知你意下如何？」

武家騏雙眉微鎖，心頭不由爲之一沉，因爲他絕未想到會有此一着，他急於尋到天魔教主，目的是在於用白氏武粹三絕式與之一搏，但如今……

然而天魔教主的陰陰冷笑却激起了他的萬丈豪情，當下朗然一笑，說道：「既是你劃出了道兒，武某說不得要捨命相陪了！」

天魔教主舉手相讓，道：「請！」

武家騏無暇多顧，當下將三折大乘禪功悉數提聚了起來，一步步走了過去，在

天魔教主對面趺坐了下來。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奇異搏鬥，武家騏心懷戒意，那敢有絲毫輕忽之心，因爲他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個狡詐強悍的大敵，隨時都會有受他暗算的可能，身後徑丈之外就是萬丈深淵，失足而墜，難免粉身碎骨之死，是以始終將大乘禪功運聚護身，不敢絲毫鬆懈。

天魔教主神色從容，抓起酒罈，笑道：「這是老夫千里之外買來的『三杯倒』，平常之人只要飲上三杯，就會一醉而倒，你我都是內外兼修的絕頂高手，自非平常之人可比，但這一大罈喝了下去，大約也就差不多了。」

啓開封口，斟上了滿滿兩杯。一陣酒香隨風飄傳，濃郁襲人，果是好酒。

天魔教主將兩杯酒俱都擺在巨石中央，道：「老夫不是喜歡暗弄手脚的小人，但你若不放心，可以自行選擇一杯。」

武家騏朗笑道：「武某既敢上你的道兒，就不在乎你是否弄了手脚。」說話之間，隨手端過一杯，放於自己面前，道：「有勞尊駕千里買酒，武某倒該先向你說個謝字！」

天魔教主笑道：「那倒不敢當，只是老夫忽然憶起了一樁古時的盛事，當年曹操置酒宴請劉皇叔，泛論天下豪傑，目無餘子，曾謂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如今……」

微微一頓，目注武家騏道：「在老夫眼中，當世的武林豪傑，也不過只有你與老夫兩人而已！」

武家騏冷笑道：「你甘願自比曹操，武某却不敢比做劉備！」

天魔教主呵呵一笑道：「先飲三杯再談如何？」

端起面前酒杯，一仰而盡。

武家騏不便示弱，也把面前的一杯酒一口喝了下去。

一股辛辣的氣味直冲肺腑，使他頓感一陣燒灼之感，彷彿在胸中燒過了一把熊熊的烈火。

天魔教主笑聲不絕，第二杯酒又斟了過來。

不一時間，兩人俱皆乾了三杯。三杯下肚，武家騏只覺醉意朦朧，這酒果然厲害。

幸而他的大乘禪功已修習有成，定力深厚，那份醉意在功力運行之下，慢慢逐漸散失。

天魔教主醉眼迷離，又把第四杯酒滿滿斟了起來。

武家騏雙眉深鎖，冷冷一笑道：「武某想先動問一句，這番佈置是否你專爲武某而設？」

天魔教主大笑道：「老夫已說過，當今武林豪傑，除你我而外，尚沒有値得老夫重視之人誰又配使老夫費這番心機。」

武家騏朗然大笑道：「這樣說來，武某今天是雖死猶榮了。」

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

天魔教主大笑道：「豪人豪語，老夫不能不向你說句佩服！」

自己也把面前的酒杯飲乾，又斟上第五杯酒。

武家騏把酒杯向面前重重地一放，沉聲道：「那麼！你何以知道我會來到傲天峯？」

天魔教主仰天打個哈哈道：「老夫的奪命神卜之名，難道是被人白叫的麼？」

武家騏不禁朗聲豪笑，說道：「武某不信神鬼之說，也不信世上有未卜先知之人！……」

目光凌厲的迫視着天魔教主道：「說穿了這不過是你的陰謀詭計而已……大約你一直沒放鬆過我吧！」

天魔教主笑道：「老夫不願多所辯解，隨你去猜測好了！」

武家騏試探的道：「武某曾去過祁連山紅楓谷……」

天魔教主毫不驚奇的接道：「那麼，你一定見過白美凝了？」

武家騏倒想不到他會說得如此的平淡，不由咬牙說道：「你可知道她已經死了麼？」

天魔教主略現激動的道：「可憐的女人！……」

武家騏咬牙冷笑道：「她曾經是你的什麼人？」

天魔教主奇怪的看了他一眼，說道：「大約你早已知道的了，何必還要多此一問？」

武家騏怒道：「不錯，我是知道了，她就是你的結髮之妻，但你却昧着良心，使她受盡折磨而死！」

天魔教主搖頭一嘆，道：「這樣說來，你是只聽一面之詞了？」

武家騏冷笑道：「難道你還有辯解之詞麼？」

天魔教主沉忖了一下，道：「倘若你是已經成家立室之人，當你發覺了你的妻子另有姦夫之時，你會有何感想？」

武家騏震了一震，吶吶的道：「這……這……」

但他這了半天，也沒有這出個所以然來。

白美凝與獨孤寒之事他是知道的，是以對天魔教主所說之言，一時倒沒有可以反駁之詞！

天魔教主慨然一嘆道：「如果你站在客觀立場，也許會發覺我才是眞正的可憐之人！……」

武家騏失聲大笑道：「你可憐！……」

天魔教主凝重的道：「我的身世，大約你多少知道了一些，我曾受白氏夫婦大恩，對白美凝，我愛她如女神，她的一切都完全支配着我，白氏夫婦的許婚，對我來說，那眞是天大的喜訊，以我的絕世武功，再討得如花美眷，在江湖武林之中，該是最幸福與最値得驕傲的人了！……」

武家騏接口說道：「但你並未以此爲足！」

天魔教主搖頭道：「你並不了解我，當時我比誰都滿足，但一件沉重的打擊刺傷了我，使我因此發瘋，發狂！……」

雙目微瞑，慢悠悠的接道：「那就是白美凝的對我不忠！」

武家騏心神震顫，暗暗忖道：這是一齣悲劇，也許翁旋坤當年並不是如此邪惡之人，而是那件意外的刺激使他走上了極端。

（未完・廿二）

